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郭预衡 主编

宋辽金卷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宋 辽 金 卷）

郭预衡 主编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Ｊ8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宋辽金卷)
郭预衡 主编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科教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字数：403千
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1014-632-7/G·504
定价：12.00元

主编： 郭预衡

编写：（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编 写 说 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文学史的纲要。

（2）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有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先秦卷	熊宪光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万光治
隋唐五代卷	林邦钧
两宋辽金卷	赵仁珪
元明清卷	段启明

序　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者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和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

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师院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编　者

1991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文学总论 …… 1
第一节　宋代的世风、士风及文风 …… 1
一　宋代世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 1
二　宋代士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 18
三　宋代文风的主要特点 …… 33
第二节　宋代散文 …… 40
一　宋代散文的样式及总成就 …… 40
二　宋文的总特点及分期 …… 41
第三节　宋代诗歌 …… 47
一　从唐宋诗对比看宋诗的总成就 …… 47
二　宋诗的主要特点 …… 50
三　宋诗分期概述 …… 53
第四节　宋代的词 …… 58
一　宋词的成就 …… 58
二　宋词繁荣的情况 …… 59
三　宋词分期概述 …… 61
第二章　北宋初期文学 …… 67
第一节　柳开和王禹偁 …… 67
一　背景 …… 67
二　柳开 …… 68
三　王禹偁 …… 71
第二节　西昆派诗人 …… 79
一　《西昆酬唱集》其书 …… 79
二　西昆派的主要作者 …… 80

三　对西昆派的评价……………………………………………………81
第三节　穆修　范仲淹　尹洙　石介等反西昆派作家……86
一　穆修……………………………………………………………86
二　范仲淹…………………………………………………………87
三　尹洙……………………………………………………………91
四　石介……………………………………………………………92
第四节　晏殊等北宋前期的词人……………………………94
一　晏殊……………………………………………………………95
二　晏几道…………………………………………………………98
三　张先……………………………………………………………100
第五节　柳永……………………………………………………102
一　柳永其人………………………………………………………102
二　柳永对词的贡献………………………………………………103
第三章　欧阳修和北宋中期文学…………………………………112
第一节　欧阳修其人及文学主张……………………………113
一　欧阳修其人……………………………………………………113
二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116
第二节　欧阳修的散文………………………………………120
一　成就和地位……………………………………………………120
二　题材和内容……………………………………………………121
三　艺术特色………………………………………………………123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词………………………………………128
一　诗………………………………………………………………128
二　词………………………………………………………………134
第四节　梅尧臣和苏舜钦……………………………………138
一　梅苏的生平……………………………………………………138
二　梅苏的文学主张………………………………………………139
三　梅苏的诗歌创作………………………………………………141
第五节　王安石以及王令、司马光……………………………147

一　王安石的生平及政治思想……147
二　王安石的文学主张……149
三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151
四　王令……161
五　司马光……163
第六节　曾巩、苏洵、苏辙……166
一　曾巩……166
二　苏洵……171
三　苏辙……177
第四章　苏轼……181
第一节　苏轼其人……181
一　生平……181
二　思想及政治态度……183
三　性格……189
第二节　苏轼的文艺观……190
一　文与道……190
二　新与变……191
三　真与理……192
四　空与静……195
第三节　苏轼的散文……196
一　平淡与情韵……197
二　流转与新奇……199
三　雄浑与雅谑……203
第四节　苏轼的诗……204
一　内容特色……204
二　艺术特色……207
第五节　苏轼的词……215
一　认识上的突破……216
二　内容上的突破……217

三　风格上的突破……223
四　音律上的突破……230
第五章　北宋后期文学……233
第一节　黄庭坚　陈师道　张耒　晁补之……233
一　黄庭坚……233
二　陈师道……249
三　张耒……254
四　晁补之……256
第二节　秦观　贺铸　周邦彦……260
一　秦观……260
二　贺铸……270
三　周邦彦……274
第六章　两宋之交文学……282
第一节　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江西诗派……284
一　江西诗派的组成概况……284
二　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285
三　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286
四　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　吕本中、曾几、陈与义……287
第二节　朱敦儒、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297
一　朱敦儒……298
二　李清照……300
三　张元干……310
四　张孝祥……313
第七章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318
第一节　杨万里……318
一　生平及思想……318
二　文学主张及创作道路……320
三　诗歌的内容和题材……323
四　诗歌的艺术成就……324

五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330
第二节　范成大…………………………………………330
一　生平…………………………………………………330
二　诗歌的思想内容……………………………………331
三　诗歌的艺术特色……………………………………335
四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338
五　其它…………………………………………………339
第三节　陆游的生平、创作道路及文学主张…………339
一　生平…………………………………………………339
二　创作道路……………………………………………341
三　文学主张……………………………………………343
第四节　陆游诗的内容…………………………………347
一　爱国诗………………………………………………348
二　农村诗………………………………………………354
三　爱情诗………………………………………………357
四　其它…………………………………………………357
第五节　陆游诗的艺术成就……………………………359
一　渊源各家，风格多样，各体皆工…………………359
二　高度的抒情性………………………………………363
三　清新优美的风格……………………………………368
四　锤炼之功……………………………………………369
第六节　陆游的词和散文………………………………371
一　陆游的词……………………………………………372
二　陆游的散文…………………………………………376
第七节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与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379
一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379
二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381

第八章　辛弃疾以及陈亮、刘过、朱熹……383
第一节　辛弃疾其人……383
一　生平……383
二　思想……385
三　文学主张和渊源……387
第二节　辛弃疾词的内容……388
一　爱国词……389
二　农村、闲适、言情等其它内容……393
第三节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及其它……395
一　豪放词风的种种表现……395
二　表现手法的种种发展……402
三　苏辛异同……408
四　辛词的影响……408
五　辛弃疾的诗文……409
第四节　陈亮、刘过……410
一　陈亮……411
二　刘过……417
第五节　朱熹及其他两宋理学家……423
一　朱熹的生平和思想……423
二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文学观……425
三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创作……429
第九章　南宋末期文学……434
第一节　姜夔和骚雅词派及其他词人……434
一　姜夔……434
二　吴文英……448
三　王沂孙……455
四　张炎……458
五　刘辰翁……462
六　蒋捷……464

第二节　四灵、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465
一　江湖诗人的概念……………465
二　四灵诗派……………466
三　戴复古……………470
四　刘克庄……………473
第三节　文天祥等人的纪实文学……………477
一　文天祥……………478
二　汪元量……………482
三　林景熙……………485
四　郑思肖……………486
五　谢翱……………488
第十章　宋代文学的其它样式……………490
第一节　话本与民歌……………490
一　话本……………490
二　民歌……………500
第二节　诗话、词话、笔记……………501
一　诗话、词话的基本特点……………501
二　宋诗话的发展阶段……………502
三　几部重要的词话……………507
四　笔记……………508
第十一章　辽金文学……………512
第一节　辽代文学概述……………512
第二节　金代文学概述……………515
一　金代文学的概况……………515
二　金代文学的分期及代表作家……………516
第三节　元好问……………522
一　生平……………522
二　文学主张……………522
三　文学创作……………524

第四节 《西厢记诸宫调》……528
一 所谓诸宫调及董解元其人……528
二 《西厢记诸宫调》的渊源……530
三 《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就……530

第一章　宋代文学总论

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异常繁荣；表现之二是文学批评亦很自觉、发达；表现之三是出现了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表现之四是作家作品数量之惊人。仅据《全宋词》所载，就有词人一千三百多家，词作近两万首，比唐五代词多出近十倍；宋代诗人及作品，约有一万一千多人、二十余万首诗，亦高出唐代四五倍；宋代别集数量及散文数量亦数倍于唐人。

第一节　宋代的世风、士风及文风

一　宋代世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世风是文风形成的来自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因素。一代文学及文风的形成离不开这一客观环境。而世风的形成又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状况构成的。兹将对宋代文学发生影响的若干状况综述如下：

（一）宋代经济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的经济呈复杂的矛盾状态，即表面繁荣，实则贫弱；城市繁荣，农村落后；统治阶级占有大量财富，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矛盾的双方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繁荣的一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贫弱的一面，又为那些比较了解社会的进步文人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素材。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1023—1038）极矣。（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至天圣中）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上范舍人书》）

（欧阳公云）吾昔贬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四）

当时贫富对立的状况已达到这种程度：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许国公奏议·奏论都城水灾乞修省以消变异》）

国子博士李觉上言：“……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单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七）

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备对札子》）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1021)，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1056—1063)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1068—1085)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1189)，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

(司马光)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所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古者以暴赋横敛为非，尚有赋敛之名也；今则直夺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赋为非，尚有其半也；今则直尽而已耳。(汪藻《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扰，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辛弃疾《淳熙己亥论盗贼劄子》)

民之生于是时也(指南宋时)，不知何以为生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南宋取民无艺》)

但应着重指出的，是城市经济的日渐繁荣，直接影响了某些文学样式，如词、话本及其它市民文学的发展。

仆……癸未到京师，……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孟元老《京东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有)小唱……般杂剧枝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小掉刀筋骨上索杂手伎浑身眼、……毬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朴杂剧，……影戏、……刘百禽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杂班、……神鬼、……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

以上都是对北宋京城汴京的描写，至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后，城市依旧繁华：

柳永咏钱塘词曰："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前语也。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

翠帘销幕，绛烛笼沙。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周密《武林旧事·元夕》)

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骇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周密《武林旧事·西湖游幸》)

说不尽杭州好景，有东菜、西水、南柴、北米。自古建都之地，名贤隐迹之乡。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景。东西酒肆会佳宾，南北歌楼烟月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楼。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话本《钱塘梦》)

这种繁荣的景象自然经常成为文人讴歌的内容：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

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柳永《凤归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

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州。（僧挥《望江南》）

（二）宋代政治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政治状况是对文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最直接的世风因素。宋代的政治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国家机器始终庞大不堪，二是国家实力始终积贫积弱，三是国家政权始终纷争不和。庞大不堪，主要表现在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导致政治上的腐败；积贫积弱，主要表现在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劣势，导致版图日蹙，最终亡国；纷争不和，主要表现在党争——北宋的革新与保守，南宋的战与和——始终不休，导致政局的动荡不安。宋代的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更注重文治。政治的复杂状况，除少数因素外（如党争形成文字狱），一般都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文学创作更富有现实精神。

1. 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

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

（1）冗官

宋代官职名目繁多，上下重叠，互相牵制：

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马端临《文献通考·官制总序》）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论曹诵札子》）

为扩大官僚集团来源，宋王朝还扩大了科举取士和荫子制度。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县缺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荫子……未有如宋代之滥者。……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宋恩荫之滥》）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赵翼《廿二史札记·宋郊祀之费》）

最终造成官僚集团的空前庞大与腐败：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

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上三冗三费疏》）

庆元二年（1196）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1165—1173），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1191）……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洪迈《容斋四笔》卷四）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职官志》）

（2）冗兵

宋王朝军队日益庞大，但为了防止发生兵变，宋王朝采取了

一系列政策，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造成战斗力异常低下。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枢密院奏：开宝（968—969）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995—997）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1017—1021）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1041—1048）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宋史·兵志》）

皇祐之初(1049)，兵已一百四十万矣，……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耗于兵者常十八，……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王明清《挥麈录·余话·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

国家自景德（1004—1007）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之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欧阳修《原弊》）

（3）冗费

冗官、冗兵，再加上对外纳币，自然造成冗费，导致国家财政枯竭：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今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苏舜钦《诣匦疏》）

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养冗兵太多故也。（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冗官、冗兵、冗费等社会问题对文学的影响，一是成为文人

在创作中经常接触并探讨的主题，二是给文人造成一种积重难返，无可奈何的沉重的心理压力。

2． 宋代对外战争的屡败

有宋一代外祸不断，而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始终处于苟安屈辱的守势，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总以失败告终。

天下之势弱，而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叶适《论纪纲疏》）

北宋先受辽、夏侵扰，后被金所灭。与辽的主要战争有高粱河之战(979)、莫州之战(980)、涿州之战(986)，宋皆败绩。1004签订澶州之盟，1042年、1074年又增补条例：

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史·圣宗纪五》）

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辽史·兴宗纪二》)

神宗熙宁八年(1075)……遣……韩缜，如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一）

与夏的战争主要有1039年三川口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1042年定川之战，宋皆败绩。1044年两国和议，宋“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宋史·夏国传》上)至神宗时，战争复起，后因宋夏交敝，复归于和。

1126年金大举进犯，1127年北宋亡于金。金对宋的战争，显然带有侵略性质，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南宋与金之关系可以三次和议为线索。

1140年兀术南侵，在岳飞等爱国将领取得节节胜利时，绍兴十一年(1141)签订绍兴和议。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金兀术渡淮北去时秦桧力主和议）命宰执及议誓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何铸奉誓表往。表略曰："……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民，踣其国家，（《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

1161年完颜亮南侵，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大捷，1163年孝宗即位，起用张浚北伐，符离一败，导致隆兴二年(1164)的"隆兴和议"的签订：

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宋史》卷三三《孝宗纪》）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再度北伐，败，嘉定元年(1208)签定"嘉定和议"：

宋使柟至金，请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岁增币为三十万，犒军钱三百万贯，……璟（金章宗完颜璟）命匡索韩侂胄首，以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

南宋末又受蒙元侵略，1276年临安陷落，1279年，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死于崖山，南宋亡。

在强敌入侵面前，两宋最高统治者总以苟安为基本国策：

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不敢言。（《宋人轶事汇编》卷三）

3. 宋代的党争

北宋的党争始终围绕着革新与保守的问题展开，争论的重点在于如何解决冗官、冗兵、冗费及国力衰弱的局面。其大规模的斗争有二，一是庆历新政，一是熙(宁)(元)丰变法。庆历新政形成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新旧党争；熙丰变法形成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旧党中又有所谓川党(蜀党)、洛党、朔党之分，王安石、司马光之后更发展为无原则的派别倾轧，直到北宋之亡。

洛党者，以程正叔(颐)侍讲为领袖，……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诸党相攻击不已。……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岑海之外。(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三)

(蔡京)内结中宦，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传》)

南宋的党争始终围绕着和战之争展开。绍兴和议前后有以秦桧和岳飞等人为代表的和战之争；隆兴和议前后有以汤思退和张浚为代表的和战之争；嘉定和议前后有以史弥远和韩侂胄为代表的和战之争；南宋末又有以贾似道和文天祥为代表的和战之争。在这些党争中还夹杂着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

两宋作家几乎无不卷入这些党争之中，而他们作品的爱国精神和现实主义也因之得到加强。至于他们作品中好议论的特色更是直接导源于此。

4. 宋代的文治

宋代政治还有一个极明显的特色，即更注重文治，更重用文人。其重要表现是更重科举制度，除扩大科举名额外(已见前)，科举制度亦更平等开放，更注重实用；文人待遇亦比历代都优

厚，他们能掌握国家实权，因而使文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重实用，虽有轻视诗赋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宋代的这些文化政策为文学功用的扩大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因。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帝(太祖)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宋史·选举志》一)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于是宋祁等奏："……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考试分)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至王安石变法时)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宋史·选举志》一)

中山刘子仪为翰林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九)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喜而言志，……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容斋续笔》卷十六)

朱新仲云：唐之诗人，达者惟高适，适位不过常侍。本朝欧、王、苏黄出，徐(俯)、陈(与义)、韩(驹)、吕(本中)继之，八人……一相三执政，三(当作"四")从官，何其盛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

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引尹洙语)

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为了推行文治，皇帝每每亲自提倡：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人轶事汇编》卷三一)

(太祖)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他日，上谓左右曰："作宰相当须用儒者。"……又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太宗曰："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二年(977)春正月戊辰，帝亲试礼部举人。……常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三年，……立崇文院，凡古今书籍尽贮之。(《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七)

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

(三)宋代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的思想状况亦有其特点，其表现一方面在于新儒学——宋代经学、特别是理学的蓬勃兴起；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使文人的思想很少不制约于其中。其中尤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宋代的文网比起前代也较为严密，但又远不象明清那样令人恐怖，故文人既可以指摘时事，发发牢骚；又不能不有所顾忌。

1. 理学

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当以周敦颐为始，其后主要人物有北宋的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孟》并行。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宋史·道学传序》）

宋之理学，向分濂（周）、洛（二程）、关（张）、闽（朱）四派：

宗羲案：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黄宗羲《宗元学案》卷一二）

宗羲案：明道、伊川（二程）大旨虽同，……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敬……，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义须用敬，进学在致知。（黄宗羲《宗元学案》卷十六）

横渠先生（张载）……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三）

（朱熹）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朱熹《大学章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朱熹）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韶）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人博览。朱以陆之教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为支离，此颇不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

理学家的哲学派别虽各有不同，但在文学上都一致地重道经文：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周敦颐《通书·文辞》）

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程颐《伊川文集》卷五）

且如今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沉沉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道学思想的泛滥，扼杀了文学，扼杀了作者的真性情，扼杀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使作品中多头巾气、陈腐气、说教气，实是文学创作之一大厄运，也必然遭到人们的反对。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盛，其间假以欺世者，真可嘘枯吹生。凡治财赋，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字，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则斥为刀笔舞文。盖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诸家语录，自诡其学能正心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天地主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为州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及道统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近思录》等文，则可钓声誉，致通显。下而士子时文，必须引以竖义，则亦擢巍科而称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公，文章气节如东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违者，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气焰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顾，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是时为朝士者，必议论愦愦，头脑冬烘，弊衣菲食，出则乘破竹轿，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而知为道学君子。显达清要，旦夕可致。然其家囊金匮帛，至为市人所不为。贾师宪独持相权，唯恐有攘夺之者，则专用此辈，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实则幸其阘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驯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谓道学之祸不甚于典午之清谈哉！（周

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正叔（程颐）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一三）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谓之性命乎？（《宋史·陈亮传》）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习学记言》卷二三）

2. 禅宗

释教发展到宋代以禅宗最为兴盛。禅宗至五代及宋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其宗旨是指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参禅的办法有南宗的"顿悟"，北宗的"渐悟"，还有"看话禅"、"默照禅"、"棒喝"、"机锋"等。

善知识！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坛经》）

佛即是心，心外更无佛。（《楞伽师资记》卷一）

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古尊宿语录》卷三）

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坛经》）

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问：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景德传灯录》卷六）

一念悟，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坛经》）

僧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照破天地。曰：磨后如何？师曰：黑漆漆地。（《禅宗集成》本册十三）

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善于死蛇活弄，插科打诨的幽默机智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禅，心慧也；诗，心志也。慧之所之，禅之所形；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谈禅则禅，谈诗则诗。（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自序》）

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骂，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诗薮》内编卷三）

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青源惟信禅师语录》）

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出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林间录》卷上记白云禅师语）

所以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以禅论诗的最高成就要推严羽的《沧浪诗话》，其它如：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吴可《学诗诗》）

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话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曾季貍《艇斋诗话》）

以禅入诗更比比皆是，如：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王安石《读维摩经有感》）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轼《百步洪》）

3. 道家

传统的老庄哲学、道家思想在宋代依然很流行。真宗、徽宗等皇帝还亲自大力提倡。道教清静无为，因任自然的思想，一方

面影响诗文家如苏轼、姜夔、严羽等重空静，贵虚美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影响了很多作家的生活态度，使其在处理出世、入世的矛盾时，往往采取比较超脱旷达的态度，如欧、苏、黄等无不如此。

七年(1014)春正月，帝(真宗)将如亳州谒老子，……乙酉，谒老子于太清宫。(《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二)

徽宗崇宁四年五月，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清虚先生。大观二年(1108)三月，颁金箓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由是道家之事日兴，……益信神仙之事矣。……立道学，……又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一)

儒、释、道三教本来有许多相通之处，而宋，特别是皇帝，更有意识地提倡三教合流，如真宗作《崇儒术论》、《崇释论》，鼓吹佛与孔孟"迹异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又如：

三教本不相远，特所施不同。……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宋孝宗赵眘《三教论》)

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岐，不能混一而同归矣。(张伯端《悟真篇序》)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契嵩《镡津文集》卷二)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释智圆《闲居编》)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又有过于孔子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叹服。(《宋人轶事汇编》卷九)

即使最严肃的理学也无不受佛家禅宗及道家参同契之说的影响。

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宋元学案》卷八一)

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说，售佛老之私。(黄震《黄氏日抄》卷八二)

上蔡(谢良佐)以禅证儒……，上蔡既没，往往羞于言禅，阴稽禅学之说，托名儒学之说，其说愈高，其术愈精，人见其儒也，习之，不知已陷于禅，此其病则又甚矣。(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一)

二　宋代士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在特定的世风环境下，又必然形成特定的士风，这又是形成一代文风的主体因素，而士风又不外乎由文人对现实及人生的态度，文人的思想特征，文化修养及学术空气等诸方面组成。兹即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

(一)宋文人的现实精神

由于宋代扩大科举取士，且科举几乎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很多出身较贫寒的人有可能步入士大夫阶层，并且登上较高的位置，因而文人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人、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的现象较历代更为突出。他们更了解社会、更关心现实。其具体表现有以下诸特征：

1． 喜谈政事，尤喜谈吏事和兵事。不但政治家如此，就是理学家、经学家亦不例外。这一特点在北宋尤为突出。

张芸叟言："初游京师，见欧阳文忠公，多谈吏事。张疑之，且曰：'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循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年一言之报也。'"张又言："自得公此语，至老不忘。"是时，老苏父子，间亦在焉，尝闻此语。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能改斋漫录》卷十三)

时北鄙骚动，帝忧之，访群臣以边事。右拾遗王禹偁献御敌十策。……钱若水上疏曰："孙武著书，以伐谋为主；汉高将将，以用法为先。……"孙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来，训师择将，……"仲淹退而上十事，……(富)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韩)琦尝条所宜先行者七事，……继又陈救弊八事……。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意。……张载，……少孤，无所不学，喜谈兵。(《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二九、三八、八十)

师鲁(尹洙)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策。"(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

洵(苏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苏洵《上韩枢密书》)

2. 宋人谈政事又和汉唐人不同，受国力衰弱，冗官、冗费、冗兵等内外矛盾交加而无力解决的影响，心理上难免不受压力，因而缺乏自信和热情，而多流露出一种对盛世充满追恋向往，对现实感到沉重惆怅和无可奈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

调。另一方面，正由于文人和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一旦政治气候不适宜，特别是在党争发展为无原则的派别倾轧，甚至形成文字狱时，文人关心政治、关心现实的风气不能不受到打击和摧残，甚至变得噤若寒蝉。这一特点在北宋末期和南宋一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容斋四笔》卷十四)

徽猷阁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编，目为《西清诗》话，其论议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能改斋漫录》卷十二)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容斋续笔》卷二)

蔡京专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容斋三笔》卷十四)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容斋四笔》卷一)

苏文忠以作诗下狱，自黄州再起，历侍从，出守钱塘，来别文潞公。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临别上马，公笑曰："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时吴处厚取蔡安州诗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祸，故潞公有

"笺云"之戏。(《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

宝绍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拔扈,却缘郑五欠经伦。"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

秦氏专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容斋三笔》卷四)

(二)宋文人的人生态度

宋文人的人生态度有两大特征。

1. 对世态及人生看得较透,因而能对世态及人生的种种变化采取较前人更为旷达、冷静、恬淡的态度,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爽朗、超脱的态度对待之。比之于人,宋文人仿佛已进入中年,显得更为成熟。这是宋代文人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鸣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穽,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听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容斋随笔》卷十四)

(富)弼恭俭孝敬,好善疾恶,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范忠宣谪居永州,以书寄人曰:"此间羊麵无异北方,每日闭门餐馎饦,不知身之在远也。(《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

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赵汝愚题福州鼓山寺诗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

廖子晦为小官，遭长官以非理对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书晓之云：'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何。……'文公之意，盖谓心无愧怍，则无入而不自得，无心贪恋，则无往而不自安。此不于临事遇变之时，而在于平居讲学之际。讲之素精，见之素定，真知夫进退、得丧、死生、祸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则虽鼎镬刀锯，视之如寝席之安矣，况于一陟黜予夺之间哉！(《鹤林玉露》卷四)

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

有僧住山，或谋攘之，僧乃挂草鞋一双于方丈前，题诗云："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余谓士大夫去就亦当如此。杨诚斋立朝时，计料自京还家之里费，贮以一箧，钥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许市一物，恐累归担，日日若促装者。……(《鹤林玉露》卷七)

而宋人能有这样的人生修养，主要得力于禅学和老庄哲学。他们从中吸取其达观的一面，来调和自己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因而谈禅说道成为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

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张尚书方平，尤达性理，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张以偈答之，曰："自从无始千千劫，万法本来无一法。祖师来意我不知，一夜西风扫黄叶。(《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九)

元丰间，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

十八拍不成，夜间坐禅已就。"元大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黄苏皆好禅，谈者谓子瞻是大夫禅，鲁直是祖师禅。盖优黄而劣苏也。(表参坡《庭帏杂录》卷下)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为简净，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游。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觊以自售，时人为之"禅钻"。(《宋人轶事汇编》卷六)

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或曰：君子有终身之忧；又曰：忧以天下；又曰：莫知我忧；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义又是如何？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鹤林玉露》卷十四)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乐直钱多"五字题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对。一士友请以"富贵非吾愿"为对，公欣然用之。(《鹤林玉露》卷九)

宋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往往影响了创作的思想倾向——宣扬达观的哲学；而且往往影响了创作的风格——经常呈现出旷达、爽朗的格调。

2. 生活腐化，享乐之风盛行。即使出身贫寒者，政治上卓有建树者，莫不如此，这是因为赵宋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地以优厚的俸禄和提倡享乐来换取文臣武将对他的服从；再加上两宋一直以苟且偷安为基本国策，君臣常以"百年无事"自我麻醉，因此流连诗酒，酣饮歌舞，蓄养声伎的腐化现象遂漫衍成风。

上(指太祖，对石守信等人)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原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度易制，使主亲军。(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官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皆供帐为游息之地。(《梦溪笔谈》卷九)

寇莱公有妾曰茜桃，公因宴会赠歌姬以束绫。茜桃作二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宋人轶事汇编》卷五)

宋庠在政府，上元夜在书院读周易，闻小宋(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翼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齑饭是为甚底？"(《宋人轶事汇编》卷七)

韩魏公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苑》卷八)

杜祁公两帅长安，其初多任清俭，宴饮简薄，娼妓不许升厅，服饰粗质，袴至以布为之。及再至，事体皆变，筵会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系红裹肚勒帛。长安父老见公通变，皆曰："杜侍郎入两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枢密，遂为相焉。(《能改斋漫录》卷十二)

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

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非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非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非笑刚者；兢进成风，反相与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非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非笑谦默者。……风俗一至于如此，岂不可哀！(《鹤林玉露》卷七)

士大夫若爱一文，不直一文。陈简斋诗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杨伯子尝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鹤林玉露》卷十四)

(南宋末年)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齐东野语》卷十)

因此，宋代作品中描写歌舞升平、歌筵酒宴、酬宾赠妓的作品特别多。而生活的闲适使他们更有闲暇去精琢文辞，品藻艺术，并导致诗话、词话、笔记等文学形式空前繁荣。

（毛滂）其令武康，东堂《蓦山溪》词最著。……迄今读《山花子》、《剔银灯》、《西江月》诸词，想见一时主宾试茶劝酒，竞渡观灯，伐柳看山，插花剧饮，风流跌宕，承平盛世。试取"听讼阴中苦自绿，舞衣红"之句，曼声歌之，不禁低徊欲绝也。（张宗橚《词林纪事》）

但这也激起正直文人的不满与愤慨，特别是在政局动荡、民族危亡时更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警告统治者应居安思危，批判他们醉生梦死的人生态度，揭露他们文恬武嬉的腐败士风。这又促进了文学现实主义因素的发展。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文及翁《贺新凉·游西湖有感》）

（三）宋文人的思想特征

宋文人思想活跃，见识深刻。他们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不迷信古人，不囿于古人的成见，敢于大胆地发展自家的观点，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和大胆的疑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 经学的发展与创新

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被后人称为"宋学"。宋学和传统的"汉学"有很大不同，内容上从重名物制度发展到重性命义理；方法上从重章句训诂发展到重缘词生义；指导思想上从重笃守家法发展到独抒胸臆，甚至敢于把怀疑的眼光直接投向古之圣贤，大胆地疑传、疑经、以至改经。对经义的解释更注重简明实用，为现实服务。

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

意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阳）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毛诗本义》）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宋刘敞撰）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王安石撰）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王柏的《诗疑》）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诗疑》）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彼（指汉儒）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容斋随笔》卷一）

永叔不以系辞为孔氏书，又不取文中子书。（《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王安石以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上进，……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灭国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一也；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赖胖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是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鹤林玉露》卷四）

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繁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鹤林玉露》《补遗》）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

2. 议论之风的形成与盛行

喜议论、善辩驳，是宋文人的普遍风尚，而宋代的政治制度又极力培植这种风尚。因而宋人的见解得以充分表达，思想界较为活跃，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哲学思想，往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叶水心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用事，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论如此。余谓……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最号敢言，及为执政主濮园称亲子议，诸君哗然而攻之，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则欧阳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两篇，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恭俭，举动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鹤林玉露》卷十四）

史臣曰：……故金人尝语宋使曰：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战者不决于战，和者不一于和，至于城已破，祸已至，而议犹不一，心犹不决，终始一岁之中，多变若此。……庆历元祐专任君子而去小人，绍圣、崇宁以来专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际君子小人杂用焉。呜呼，可不戒哉！（《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3. 道学的兴起与泛滥

道学的形成是宋学对传统经学的巨大发展，是宋人思想深刻的重要体现。但道学在士大夫中的流传，使士风变得迂腐而不近人情，压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和浪漫气质。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容斋三笔》卷六）

刘元城每言哲宗皇帝尝因春筵讲罢，移坐小轩赐茶，自起折一柳枝。

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宋人轶事汇编》卷九)

刘后村为吴恕斋作文集序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八)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

又数年以来(指王安石的"王氏之学"兴起后)，伊川之学行，谓读书作文为妨道，皆绝而不为。今有人于此，终日不食，其腹枵然，扪以示人曰："吾将轻举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指王氏与程氏)，天下之宗师也，其文章过人万万，议之者非狂则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学之之过也。(汪藻《答吴知录书》)

及王氏(指王安石)用事，以周孔自任，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之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

(四)宋人的文化修养

宋人的文化修养要远高于前代。这一特点是在宋代文化高度发达的客观基础上形成的。

宋代特别注重文化教育，除扩大官学外，还建立了大量的私人书院。

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

又赐"石鼓书院"敕额。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

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

八年，赐潭州“岳麓书院”额。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宇，以待四方学者。

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以上均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宋代印刷业空前发达，文集大量应运而生。

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先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

书籍刊行大备，要自宋开始，校雠镌镂，讲求日精。（《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宋人文化修养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的全面繁荣。除哲学、文学外，宋代的史学、文艺学、考据学都很发达。史学最有名的著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

臣……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釐。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郑樵《通志·总序》）

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同，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首《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

文学批评则出现大量的诗话、词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其端，它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王灼《碧鸡漫志》、葛立方《韵语阳秋》、严羽《沧浪诗话》、张炎《词源》等。

考据之学及其它学术亦很发达。很多文人都兼为学者，应运而生的是一系列重要的笔记著作。

考据议论之书，莫备于两宋。然北则三刘、沈括，南则文敏兄弟。欧曾辈似不及也。（马元调《重刻容斋随笔纪事》一）

2．艺术的全面繁荣。宋代的书、画、音乐等艺术都很发达，其共同之点是都更重神韵，文人气质更浓了，且更自觉地强调各种艺术的相互融合，这对形成宋人有较高的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张邦基《墨庄漫录》）

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缅缅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杨慎《升庵合集·书品》）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攲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赵德麟《侯鲭录》）

宋世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宽三人而已。尝评之，董元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曜古今，为百代师法。（汤厚《古今画鉴》）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凡书画当观韵。（黄庭坚《题摹燕郭尚父图》）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引姜夔语）

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

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总三百九十。（《文献通考·乐考》）

3．重才学风气的形成。重才学是宋代文学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形成乃来自宋人崇尚学问的风气。

欧阳文忠公曰：刘敞文学未甚佳，然博学可称也。（《能改斋漫录》卷二）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乐天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

王荆公作《字说》，用意良苦，置石莲百许枚几案，咀嚼以运其思。迨尽未及益，即啮其指，至流血不觉。(《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武人党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宋人轶事汇编》卷四)

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黄庭坚语)

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4. 馆阁气的形成。随着文人文化修养的提高，随着社会的逐步安定，随着统治阶级有意地提倡及文饰太平，把文学当作一种风雅清高的揖让应酬手段的风气必然增加，于是文学艺术的贵族化、台阁化的风气必然在士大夫之中越来越流行。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词者，悉与之酬和。(《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

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常、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

欧阳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好诵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句。(《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5. 宋人的门派观念。中唐始出现“韩门弟子”这类的文人宗派。入宋后这种风气在士大夫中愈演愈炽。在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朱熹、姜夔、文天祥等人为首下，形成了许多文人团体，而不同的团体往往又形成不同的流派，于是诗文革新派、江西诗派、江湖派、四灵派、骚雅词派等应运而生。

文正公(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范仲淹子)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分不寝。(《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苏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元咎，则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则少公之客也。文潜诗云：“长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可以见一时文献之盛。(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图序》数百言，大略云：“……唯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

程、苏当致斋，厨请造食荤素。苏令办荤，程令办素，时馆内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宋人轶事汇编》卷九)

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鹤山全集》)

三 宋代文风的主要特点

在特定的世风与士风下，必然出现特定的文风。两宋文风在上述的背景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高度的现实性

由于宋代的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宋代文人又极其关心政治、国事与民生，因而宋代文学现实主义特别强烈。这既体现了宋代文学对前代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又体现了宋代文学独特的时代面貌。其现实主义精神的强烈、广泛与一贯性都超出了前代，因而宋代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相当充实的。其具体表现又可分为以下三点：

1．及时而广泛地反映政治斗争与政治事件。这是宋代文学作品现实主义精神强烈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宋代文学较前代文学内容上最具特色的地方。没有哪一朝代的文学作品能象宋代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性、时事性。文学创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而出现的。

范希文为诗，不徒然而作也。有《赠钓者》诗云："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又《观渡》诗："一棹轻如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率以教化为主，非独风骚之将，抑又文之豪杰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

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唐庚《白鹭》)

胡忠简(胡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与之立谈。独王卢溪庭珪作诗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他年公论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原非一木支，欲将独立拄倾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

(按：围绕胡铨乞斩秦桧事件，尚有许多名作问世，如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人闻之，以千金求其书，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金使来，犹问胡铨今安

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

戊寅，有总江南浮屠杨琏真伽，……发赵宋诸陵，……唐（珏）闻之……作《冬青行》曰……夏有梦中诗四首……由是唐之义风，震动吴越。……宋太学生林德阳，……其诗有梦中作十首。……又有《冬青花》一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

按：因此事而出现的作品远不止此，南宋末年许多著名诗词家如王沂孙、张炎、林景熙等都有佳作咏叹此事。

2. 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与人民苦难。

（1）宋人笔下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除了反映人民生活和士大夫自身生活的传统题材，宋人还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发展、以至民风民俗，因而使宋代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极具有时代的气息。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苏轼《石炭引》）

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范成大《劳畲耕》序）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2）宋人在描写民生苦难时，不但写到一般农民，而且写到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城市贫民；不但写到一般的阶级压迫，而且具体写到大大小小各种官吏对人民的欺压，社会面也有所拓宽。而且表现这方面主题的愿望更强烈、更自觉。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

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句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五)

……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门限，叫骂嗔纳晚。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文同《织妇怨》)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怜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吾君务复古，旦旦师黄虞。……书求节妇，许与旌门闾。(李泰伯《哀老妇》)

3． 强烈而真实地反映爱国思想与抗敌斗争。其特征又有二，一是贯穿于两宋始终，从北宋初的王禹偁到南宋亡的文天祥，甚至到宋亡后的遗民，都有许多爱国之作。二是作者作品极多，题材非常广泛，北宋以感慨国力不振，不能抗敌御侮为主。南宋更扩大为有哀惋亡国之苦的，有抒发报国之情的，有歌颂英雄业绩的，有批判丧权辱国的。风格也多种多样。总之，以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体现的高度现实主义成为宋代文学，特别是南宋文学内容上有别于其它朝代的一大特色。兹举几首无名氏之作以见一斑：

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壁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颜以中书右相统兵入杭，宋谢、全两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仪者，题满江红词于驿云："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

（二）平淡自然的风格

为了配合文学创作要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目的，宋代作家自然要本着适用务实的精神，提倡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从文学主张上看，几乎所有重要的宋代作家都提倡平淡自然的风格。这似乎已成为特定目的下特定的美学风尚。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王禹偁《答张扶书》）

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除去文饰，归彼淳朴。（欧阳修《斫雕为朴赋》）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苏轼《与侄儿书》）

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陆游《读近人诗》）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姜夔《白石诗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常借行政手段提倡与贯彻这种风格。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七）

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宋人轶事汇编》卷九）

2． 从宋人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也确实普遍实践了这种风格，当代和后代的评论者多从平淡自然方面去评价他们的作品风

格。

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

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欧阳修《六一诗话》）

执事（欧阳修）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陆游）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戴复古《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朱熹《答徐载叔》）

（三）多种风格的开拓与创立

除平易自然的基本风格外，宋人还注重对各种风格的开拓与创新，因而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且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使宋文学的风格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繁荣局面。这也是宋代文学的显著特征。

这首先来自宋人的创新精神。他们一方面善于继承前代的文学成就，一方面又不囿于前人的范围，敢于在“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胡应麟《诗薮》）的背景下，继续开拓，大胆创新，建立自家的风貌。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杨万里《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二）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家诗。宋人生唐后，开辟其难为。（蒋心余《辨诗》）

具体地说，诸如在谐谑、寄托、议论、才学、技法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其（指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

按：此条虽为欧阳修称赞韩愈之话，但足以说明宋人对这种风格的自觉追求。

（梅尧臣）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

（苏轼）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叶燮《原诗·内篇上》）

张文潜言："昔以党人之故，坐是废放。每作诗，尝寄意焉。有云'最怜杨柳身无力，付与春风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能改斋漫录》卷十）

范文正公气节忠劲，知无不言。仁庙朝，屡献章疏，数见斥逐。故梅圣俞作啄木鸟诗以见意，曰："啄尽林中蠹，未肯出林飞。不识黄金弹，双翎堕落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

益公（周必大）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字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鹤林玉露》卷六）

作诗要健字撑住，活字斡旋。……撑住，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鹤林玉露》卷六）

第二节 宋代散文

一 宋代散文的样式及总成就

前人对宋代散文的毁誉不一，褒之者认为：

盖建隆雍熙之间（960—987）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998—1007）其文博，天圣明道（1023—1033）之辞古，熙宁元祐（1068—1094）之辞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呼，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周必大《宋文鉴》序）

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平畅：永叔情致纡徐，故虚字多；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即作古文者，亦以两家为初桄。（蒋湘南《七经楼文钞》）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孰先。（王十朋《读苏文》）

贬之者认为：

宋之文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宋文）流易，不如汉唐人厚重。（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

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袁枚《与孙俌之秀才书》）

欧苏曾王之文大都出于韩子，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余每读诸子之文，盖几不能终篇也。（屠隆《文论》）

平心而论，宋文的成就和唐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唐宋八大家，宋人独占其六，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宋代散文的样式以古文为主，但骈文也并行不废。在古文运动之前，西昆诸人善长此体，在古文运动之后，它仍是一种应用文体，特别是在制诰表奏一类文体中更流行，只不过多增加了一

些散文笔法而已。其影响直到清代汪中等人的骈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散文中的文赋有相当高的成就，梅光臣、苏轼、杨万里等都有不少佳作。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陈善《扪虱新话》）

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程杲《四六丛话》序）

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姑摭前辈及近时缀缉工致者十数联，以诒同志。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穽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向，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文正公微时，尝冒姓朱，及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雎、范蠡，皆当家故事。……（《容斋三笔》卷八）

二　宋文的总特点及分期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从艺术特色上看，一是长于议论，二是平易自然。现分期论述如下：

（一）北宋初起，骈文较盛，但"不失唐人矩矱"（清孙梅语），较少特色。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这一运动的兴起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就是唐古文运动失败后文坛

上古文势力的衰落。

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陈师道《后山诗话》）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邵博《闻见后录》）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取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无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口言仁义忠正之士岂独多出于古而鲜于今哉？亦由时风众势驱迁溺染之，使不得从乎道也。（穆修《答乔适书》）

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余年，其间文人数以千计，而斯文寂寥缺坏，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尽不贤于唐之人，尽不能为唐之文也，盖其弊由朝廷敦好时俗，习尚染積，非一朝一夕也。（石介《上赵先生书》）

其代表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人。

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王元之画像赞》）

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文者，必曰穆参军。（《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

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

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柳开《应责》）

其（石介）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

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是理论上都提倡平易自然，而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古文者，非谓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柳开《应责》）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同时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沈括《梦溪笔谈·艺文》）

（二）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时期。欧阳修实为此期的领袖。这时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内容上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上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使宋文最大的特色得以确立，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文学性。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一》）

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

宋兴七十余年，……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固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居士集序》）

但此时也有逆流，一是程氏的道学体，二是专讲艰涩的太学体，而王安石用事后"好使人同己"（苏轼《答张文潜书》）的作风也多少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之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

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三）北宋后期著名文人多以诗词名，散文成就不高，基本上是初、中期散文的自然延续。

世言杜子美长于诗，其无韵者，辄不可读；曾子固长于文，其有韵者，辄不工；东坡词如诗；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名儒之才，俱不免有偏处。予谓山谷亦然。山谷诗律精深，是其所长，故凡近于诗者无不工，如古赋与夫赞铭有韵者率入妙；他如记序散文，则殊不及也。（刘壎《隐居通议》卷十八）

黄集有云："吾诗在东坡下，文潜、少游上，杂文与无咎伯仲耳。"（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一）

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散文发展到南宋，从内容上仍可分为三类，即政论之文，讲学之文，纪实之文。但此时的政论之文多围绕和战之争展开，时事性更强；讲学之文多演变为理学家的“鸣道”之文。派系与壁垒更加森严，但也引起反理学者的抗争；纪实之文如野史、笔记等也多打上时代的烙印。传统观点认为“南渡文气不及东都”（见《宋史·文苑传》），但南宋散文亦未可厚非，特别是政论文，其高度的现实性和精密的哲理性比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唯其艺术的精美不及北宋。

（四）南宋初期散文充满爱国激情，爱国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谏诤性和战斗性，其文风亦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如宗泽《毋制地与金人疏》、李纲《议国事》、陈东《上高宗第一书》、岳飞《五岳祠盟记》、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石公揆《弹秦桧第二章》等，皆是此类佳作。而纪实之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更是传世名作。

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习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抒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可谓盛矣。（陆游《陈长翁文集序》）

今时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才，如胡邦衡（即胡铨）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字。（《朱子语类》卷一〇九）

（五）南宋中期，又是散文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为代表。朱陆之间纯是理学内部的争论，陈、叶的论辩又是以反理学为目的。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又有共同特点，即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文更富有

论辩力和逻辑性。

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叶）适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水心集》）

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六）南宋后期的散文呈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委靡文风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又出现文天祥、王炎午、邓牧、谢翱等一大批作家，他们都留下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显得更加悲慨沉痛。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太学文变》）

按：此条虽主要指科举时文之弊，但也能看出其一代文风之凋丧。

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山集》）

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翱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晞发集》)

第三节 宋代诗歌

一 从唐宋诗对比看宋诗的总成就

宋代诗歌数量之丰是举世共睹的，但如何评价其成就则分歧甚大，这里面主要牵扯唐宋诗比较的问题，而这种比较不外乎下列三种情况：

（一）认为宋诗劣于唐诗，甚至元诗。

(宋)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钜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刘克庄《竹溪诗序》)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王若虚《文辨》)

宋人自苏、黄、陆三家外，绝无能自立者。(李慈铭《越缦堂诗话》)

(宋)一代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

宋绝无诗。(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六)

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沈雄《古今词话》上引陈子龙语)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指明前后七子)，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原诗·内篇》)

有些人还能从多方面分析造成宋诗弊端的原因：

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饾饤；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刘绩《霏雪录》）

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矣。（杨慎《升庵诗话》）

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

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诗道衰。（王世懋《艺圃撷余》）

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黄太史必于奇，苏学士必于新，荆国丞相必于工，此宋诗之所以不能及唐也。（吴澄《王实翁诗序》）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二）认为宋诗优于元诗以至唐诗的亦复不少，历代皆有此论，而以清人为多。

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过之，然真无愧色者也。（都穆《南濠诗话》）

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袁宏道《雪涛阁集序》）

南宋陈简斋、陆放翁、杨万里、周必大、范石湖诸人诗，虽则尖新，

太露圭角，乏浑厚之气，然能铺写情景，不专事绮缋，其与但为风云月露之形者大相迳庭。终在元人之上。世谓元人诗过宋人，此非知言者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

今之言诗者，多主于宋。（朱彝尊《橡村诗序》）

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厉鹗《宋诗纪事·序》）

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则宋非其宋，以为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曹学佺序宋诗谓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然则诗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代之，斯神奇矣。（吴之振《宋诗钞·序》）

前此三四十年（指《瀛奎律髓》刊布前三四十年。按：《瀛奎律髓》刊于康熙五十二年），远近竟尚宋诗，见读唐人诗辄笑之。（沈德潜《方重华勺湖集序》）

（三）其实以上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唐宋诗各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互有优劣派是比较公允的。既然如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下一个孰优孰劣的绝对结论，而在于发现其异同，以便对唐宋诗做科学的比较。

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袁宏道《与丘长孺书》）

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专长，岂宜沟而出诸外，若异域然？（黄宗羲《张心友诗序》）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

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阴，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叶燮《原诗·内篇》)

宋元人诗，风调气韵，诚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徐乾学《宋金元诗序》)

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调，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乎?(乐雷发《说诗菅蒯》)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唐宋诗醇》卷四七)

伟丽变为清新，浑厚沦于馋刻，有宋一代之诗遂与唐分道扬镳矣。(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四)

二　宋诗的主要特点

(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比历代诗歌所反映的都要广阔，和当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特别是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1． 直接以诗歌议政。杜甫、白居易虽写过这样的作品，但宋人写得更多，其针对性更为具体明确，往往就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的，堪称地地道道的政治诗。如梅尧臣《书窜》就是记录一次朝廷之争。又如王令的《兵器》咏澶渊之盟和澶渊之盟后文恬武嬉、国势日衰，以至遭到西夏的不断入侵的。

2． 描写人民的苦难生活。这样的作品在唐诗中虽然很多，但宋诗仍有所发展、突破。一是反映的面更广了，不但描写一般田夫织妇之苦，而且扩展到纤夫、渔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如：梅尧臣、范成大于这方面成就尤高。二是揭示得更深了。不但揭露了贫富不均的表面现象和苛捐杂税加给人民的各种苦难，而且对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反映，如土地兼并和屯积居奇；不但揭露一般统治者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罪行，而且更具体到某些丑恶人物，如那些地保、里正之类。

3． 表现爱国思想。因为时代关系，此内容成为宋诗的一大

特色。早在北宋初中期就有很多这类优秀之作。仅如歌颂杨业的就有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苏辙《古北口杨无敌庙》、刘敞《杨无敌庙》等。至南宋，几乎所有较知名的诗人都有这方面的佳作，陆游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4．描写经济生产、民风民俗等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新式农具、医疗技术、年节风俗、占卜、说书等，无所不包，其内容之广，远超过前代，为我们保留了很多有益的经济资料和民俗资料。

5．评诗、评书、评画、评音乐等论艺之作。唐时虽已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但宋人更多，水平也更高，表现了宋人高度的美学修养。知名诗人多有这类佳作，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更是这方面圣手。

（二）从艺术特色上看，宋诗亦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前引严羽、刘克庄等人对宋诗的评价已触及到这一问题，兹再分述如下。

1．议论化，即严羽所说的“以议论为诗”，刘克庄所说的“尚理致”。此外，还有很多人亦以此论宋诗，可以说这已成为公论。

宋人率以议论为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叶燮《原诗·外篇》）

但如何评价这一特点却历有分歧：

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屠隆《文论》）

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

应看到在矛盾重重的宋代，直正的文人以诗为武器，议论时事，干预政治，是历史的必然。至于议论的优劣当视具体情况而言。那些优秀的“有理趣而无理障”(刘熙载《艺概·诗概》)的哲理诗，无疑是宋诗的一大成就。

2. 才学化。即严羽所说的“以才学为诗”，刘克庄所说的“或逞辨博”。其主要表现在广征博引，多用故实。此亦有利有弊。

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八)

二公(黄庭坚、陈师道)之诗……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后生晚学，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难知。(许严《黄陈诗注序》)

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鲿鲨也。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

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冯班《钝吟杂录》卷四)

赵昌父云：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掐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鹤林玉露》卷九)

3. 散文化，或曰以文为诗。即以散文句式、句法入诗，这和严羽所说的“以文字为诗”，刘克庄所说的“或负材力”，即讲究用险怪生僻，但又有来历的词语入诗押韵，虽不完全相同，但仍有一定联系，即都着眼于其语言特点而言。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方回

《刘元晖诗评》)

4．“小结裹”的表现手法。所谓“小结裹”可用欧阳修《试笔》中的话作解释：“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主要体现在求细、求新、求透、求活、求精等诸方面。

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沈德潜《清诗别裁》凡例)

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

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大抵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六)

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划掉换，无所不极。(叶燮《原诗·外篇》)

兹举几例：

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冲将起，众叶纷自举。(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李觏《获稻》)

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梅尧臣《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

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陈与义《雨晴》)

三　宋诗分期概述

宋诗流派众多，前人已按时间顺序多所排列，并大致勾划出其发展线索。

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

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说者多有贬辞，然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后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六)

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棅)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元丰、元祐前为)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方陈、杜、沈、宋，……由二元(元丰、元祐)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肖、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翱、郑所南辈则如唐之韩偓、司空图焉。(陈衍《宋诗精华录序》)

兹再按六期说撮述如下：

(一)北宋初主要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三派，其代表作家则有王禹偁、杨亿、九僧等。其共同特点是沿袭唐风，没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因此可称为沿袭期。

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方回《送罗寿可诗序》)

白体的主要特征是"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续资治通鉴长编》评李昉语)，但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骑省集》)

晚唐体宗法贾岛、姚合，意境清幽，“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杨慎《升庵诗话》)最著名的如林逋的《山园小梅》：

林和靖梅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为欧阳文忠公称赏。大凡和靖集中，梅诗最好，梅花诗中，此两句尤奇。(《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五)

西昆体宗法李商隐，讲究辞采丰赡华美。

组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自杨文公、刘子仪始。(方回《瀛奎律髓》卷三)

本朝诗自杨、刘为一节，昆体也。四瑚八琏。烂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盘自然高古。(方岳《跋陈平仲诗》)

(二)北宋中期是诗歌全盛期，前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他们共同发起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述宋诗的总特点都在他们诗中得以形成；后有王安石、苏轼，特别是苏轼堪称北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宋诗的基本特点，在他们身上臻于成熟，且能扬长避短，使宋诗更加完美。

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刘克庄《江西诗派·黄山谷》)

(三)北宋后期的诗以黄庭坚、陈师道及江西诗派著称。他们的诗虽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甚至被称为宋诗之正宗，但实际成就

远不如中期。黄、陈等人虽不失为有特色的作家，但他们往往把宋诗中的一些弊端，如过分的才学化、散文化、书卷气推向极端，因此，他们只能代表从宋诗中分化出来的一种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可称为宋诗的分化期或蜕变期。

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口笔，穿异穴，间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刘克庄《江西诗派·黄山谷》）

余尝谓宋人之诗，黄山谷为冠，其体制之变，天才笔力之奇，西江诗派世皆师承之。夫论诗至宋，政不必屑屑规摹唐人。……山谷之诗，力可以移王、欧之席，而其盘空硬语，更高踞于梅苏之上，所谓西江诗派也。（田雯《芝亭集序》）

（四）南渡初期的诗人从诗法上大多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从社会经历上，又都惨遭靖康之变，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发生了矛盾。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宋诗的再变期，为宋诗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汪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真，……皆大家数。（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

陆游为（曾几）作墓志，云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后几之学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又陆游跋几奏议稿曰："绍兴末，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归，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据此，则几之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故发之为文章，具有根柢，不当仅以诗人目之，求諸字句间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茶山集》）

（五）南宋中期是宋诗又一繁荣期，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活跃在这一时期内，其中陆游的成就

最高，因此可称为“中兴期”。这些人最终摆脱了江西派的羁绊，诗歌的思想内容又趋于广阔，特别是爱国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所以诗中能充满真情实感，具有强烈的感发性；由于受江西派的濡染，有较深的艺术功底，所以表现手法也有进一步的提高，精致、工稳，充满“活法”。

近过梁谿，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

杨诚斋诗，力求超脱，范石湖诗，力求精工，却不道诗从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脱而自超脱，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此妙惟陆放翁先生得之，南渡以后诗，断宜推此老为第一。(徐晓亭《麈谈笔存一则》)

(六)南渡后期的诗比较复杂，一方面在亡国前的苟安期内，随着抗战意志的消沉，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创造力亦随之暗淡，虽然出现了一批以刘克庄、刘辰翁、戴复古、“四灵”为代表的江湖诗人，使诗坛表面上呈活跃状态，但其总成就并不高；另一方面，在亡国之际，又出现了一批以文天祥、汪元量等人为代表的爱国纪实诗人，再次唱出了爱国的最强音和时代的挽歌，为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因而这一期可称为衰落与反照期。

以诗道否于宋世，而国亡之日，乃有才志若诸子，亦一时之异也。(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

第四节 宋代的词

一 宋词的成就

如果在同一朝代内作横向比较，宋代的散文、诗、词都很发达；如果抽出一种文体与前后时代作竖向比较，则宋词的成就要高于文与诗。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

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钦定词谱》）

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一时之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毛晋《宋名家词序》）

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杨慎《词品》）

(宋人)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王又华《古今词注》引毛稚黄语）

宋词之所以发达一是因为唐人尚未来得及充分占领这块领域，二是因为词适于言情，宋人在诗中不善抒情，便将情移到词中。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

然宋人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引陈子龙语）

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

二　宋词繁荣的情况

（一）自上至下的普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全都雅好词章。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降笙箫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宣和遗事》）

宣和末，京师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莱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曾慥《独醒杂志》）

按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平，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柳永）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翔凤《乐府余论》）

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归曲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宋史·乐志》）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宋史·乐志》）

真、仁、神三宗俱晓声律，徽宗之词，尤擅胜场。……南渡以后，风流未泯，高宗能词，有舞扬花自制曲，……又复刻意提倡，奖掖词才，……孝、光、宁三宗虽解流传，而歌舞湖山，其游赏进御各词，至今犹有清响。则两宋词流之众，多由君上之提倡，非啻一时风会已也。（王易《词曲史》）

（二）新创词调的大量出现。词调始于唐，而大备于宋。至北宋后期，所唱的大都是宋时新声。

近时乐家，多为新声，其音谱转移，类以新奇相胜，故古曲多不存。顷见一教坊老工，言唯大曲不敢增损，往往尤是唐本。（蔡居厚《蔡宽夫诗

话》)

终宋之世，乐章大备，四声二十八调，多至千余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赚、有歌头、有促拍、有摊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田同之《西圃词说》)

葆酚辑《词谱》，辨析体制，以字数多寡为先后，最为精密，计一千调，编为三十卷。比年闻更增益。予所见《鸣鹤余音》《洞玄金玉集》，及他抄本，曲调异同，《词谱》未经采入者，约又百余。(朱彝尊《词综·发凡》)

这些词调大多是宋人所制，唐五代所用不足二百。当时新声竞繁的盛况，从柳永词中可见一斑：

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

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争妍。(《玉蝴蝶》)

(三)流派众多。宋金时就有“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体”、“吴蔡体”、“稼轩体”、“介庵体”、白石体”等等。后人又“以时而论”，“以人而论”，“以风格而论”，“以正变而论”，将词(主要是宋词)分成不同派别：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张綖《诗余图谱》)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王士祯《花草蒙拾》)

余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言之矣。其余子，非无单词只句可喜可诵，苟求其继，难矣哉！(汪懋麟《梁清标棠村词序》)

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高佑钜《陈其年湖海楼词序》）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窗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则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词。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也之变体也。（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

华亭宋尚木徵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若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介甫之刿削而或伤于拗，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田同之《西圃词说》）

三　宋词分期概述

宋词分期从大处着眼，可分北、南两期。"词至北宋而始大。""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朱彝尊《词综·发凡》）大致北宋词较清新质朴，南宋词多雕琢藻绘；北宋词令、慢并重，而南宋词多重慢词；北宋词较为含蓄蕴藉，南宋词多尽兴穷态，刻意直露；北宋词多就景抒情，而

南宋词多即事叙景。北宋词多应歌唱，故声调婉转，南宋词多应酬谢，故体制雅正；但南宋词内容范围要大于北宋。

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

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深。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刘熙载《艺概》卷四）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苏之大，张之秀，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然前人亦有按其它线索来分期的：

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划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尤侗《词苑丛谈序》）

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尔　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汪莘《方壶词自序》）

现再按六期说分述如下：

（一）北宋初期可称过渡期，一些作家以继承沿续晚唐五代词风为主，崇尚浮靡，受南唐词派，特别是冯延巳的影响极大。形式上多小令，内容上多写尊前花下，风格上多“香而弱”。对词的认识也承袭前人余绪，仍然把它视为“诗余小道”。代表作家有晏殊、张先等人。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刘熙载《艺概》卷四）

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善于写即景抒情的小词，善于用清丽的词语，描绘情景相融的画面。（从时间上讲，欧阳修跨居初、中两期之间，他的词能在某些题材上有所开发，这为下一期词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但也有一些作家对词的体制有所突破，为词的发展和解放垫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代表作家是柳永。

柳永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慢词以及与填写慢词相适应的一系列写作手法。词调的加长孕育了词的新生命，成为提高词表现力的物质基础。因此他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惜乎其内容及风格尚没有根本的突破。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陈师道《后山诗话》）

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二）北宋中期可称变革期。宋词之所以能蔚为大国，成为一代之文学，决定于此期。这期间最重要的作家是苏轼，他从根本上改造了词的体制，提高了词的地位，开拓了词的思想内容，并在风格上冲破了婉约的一统天下，开旷达与豪放之风，给词注入

了新生命。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元好问《遗山自题乐府引》）

（三）北宋后期的词，只有一小部份继承了苏轼的风格，如晁补之，黄庭坚的某些作品；大部份作家作品并未沿着苏轼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发展，反而又回到了婉约的老路上去，词的内容也缩到传统的言情和文人的抒怀的较小范围内，但制作得更为精致，韵律上也更趋于严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因此可以把这一期称为艺术发展期，如果采用传统之说，将婉约视为正宗，清旷豪放视为变体，那么这一期也可称为“归正期”。其最有成就的作家当推秦观和周邦彦。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追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美成负一代词名。（张炎《词源》卷下）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沈义父《乐府指迷》）

词法之密，无过清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四）南宋初期大部分词人都是由北入南的，他们在北宋末年

多写一些富艳婉丽之作，南渡后却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内容上多写亡国之苦，乡关之思，以及抗敌御侮之情，使这些词人之作判然划为两期，也使南宋词坛一开始就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中期的爱国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向子諲就把他的《酒边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两部份。黄昇《花菴词选》称曾觌"词多感概，如《金人捧露盘》、《忆秦娥》等曲，悽然有'黍离'之感。"因此，我们可称这一期为再变期。其中重要作家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而最优秀的作家当推女词人李清照。

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

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沈曾植《菌阁琐谈》）

（五）南宋中期，继初期之变，词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尤其是爱国词派得到了空前壮大，出现了大词人辛弃疾。他的作品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宋词中的第一流，而他的豪放词风又足以使豪放成为宋词中的一大流派。再加上陈亮、刘过为之羽翼，大诗人陆游也写下很多类其诗作的词作，为之推波助澜，宋词的创作，特别是爱国词作和豪放词作掀起了空前的高潮。由于他们用词写爱国、写政事，因而词在应用上真正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刘熙载《艺概》卷四）的地步，真正上升到与诗并驾齐驱的位置。

公（辛弃疾）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范开《稼轩词序》）

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六）南宋后期的词坛呈复杂状态，一方面在南宋中期已崛起的姜夔（姜夔只稍晚于辛弃疾，鉴于和后边的一些作家关系更密，故放在后期加以论述）以及他开创的以骚雅为主要风格的词派在此时显得更加突出，并且出现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的继起，内容上多抒发凄凉怨情，风格上更重骚雅、空灵与音律，“深加锻炼，字字推敲”。（张炎《词源》）另一方面辛派的继承人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也在词坛上相当活跃，内容上多写抗敌斗争和亡国之苦，风格上更为悲慨。所以这一时期可称为繁衍期。但盛极而衰，词“至南宋而渐衰”于此时已明显表露。

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宋七家词选》）

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汪森《词综序》）

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宋代的通俗文学，主要是话本小说，也很发达，其有关情况并入以后专论中，兹从略。

第二章　北宋初期文学

宋初文坛承唐古文运动失败之训及晚唐五代文风之弊，处于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重新反省和探索的阶段。其主要领域，首先表现在散文中，其次是诗，而词基本上尚未接触到这一变革。其具体发展过程大约有三：一是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古文家对“五代文弊”的斗争和改革，二是以杨亿等为代表的西昆体的盛行，三是以穆修、石介、范仲淹等人为代表的古文派对西昆体的批判和反对。探索和斗争的结果使宋初古文再次兴起，并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内容上多重道，二是文风上主平易。这又为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但除王禹偁外，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文学成就都不甚高。

时以偶俪工巧为尚，而我以断散拙鄙为高……怪迂钝朴，用功不深，才得其腐败粗涩而已。（《文献通考·经籍考·穆参军集》引叶适语）

第一节　柳开和王禹偁

一　背　景

柳开和王禹偁所面临的晚唐五代以来的“文弊”：繁富、雕琢、柔靡以至淫艳。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欧阳修《六一诗话》）

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九）

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王禹偁）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窔奥，繄公为之司南也。（《小畜外集序》）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欧阳永叔集》附录·叶涛《重修实录本传》）

（和㠓，历仕五代的和凝之子）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宋史·文苑一·和㠓传》）

邻几（赵邻几，后周时为秘书省校书郎，太平兴国中为左补阙，知制诰。）……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敛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宋史·文苑一·赵邻几传》）

彭年性敏给，博闻强记，慕唐四子为文，体制繁靡。（《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

二　柳　开

宋初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据《香祖笔记》卷十当作高弁）、梁周翰、柳开、范杲，而以柳开最为有名。

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宋史·文苑一·梁周翰传》）

先生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离其言于往迹，会其旨于前经，破昏荡疑，拒邪归正，学者宗信，以仰以赖。（张景《柳如京文集序》）

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范仲淹《尹师鲁集序》）

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

(一)生平

柳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开幼颖异，有胆勇……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俊。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贽，大蒙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开宝六年举进士。……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真宗即位，……上言曰：“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徙沧州，道病首疡卒。……有集十五卷。(《宋史》卷四四〇《文苑二·柳开传》)

(二)文学主张

柳开文学主张的影响，大于其创作实践的影响，主要包括尊韩柳而倡道统；文道相斥，重道轻文；主张平易等。

东郊野夫肩愈者，名也；绍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其中也……论曰：东郊野夫谓其肩斯乐古道也，谓其绍斯尚祖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东郊野夫传》)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杨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补亡先生传》)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

之文也。(《应责》)

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圣人之文章，诗书礼乐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学焉。……文学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士第三书》)

学者以名问为华，而事业为实。苟能于华而不能于实，曰妄于学也，学之下者也，圣人耻之，予亦耻之；苟能于华而兼能于实，曰通于学也，学之中者也，圣人可之，予亦可之；苟能于实而不能于华，曰达于学也，学之上者也，圣人多之，予亦多之。(《与范员外书》)

(三)文学创作

柳开的文学创作成就不很高，主要是缺乏文采，言而无文。这和他的理论主张有关，因此反过来也限制了他理论的影响。

予读开《河东集》，但觉苦涩，初无好处，岂能言之而不能行邪？(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七)

(柳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古文数十篇，拆南铺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李觏《答黄著作书)》

但他也有并不苦涩甚至颇有文采的作品。

剧其秦，谓恶甚也。焚《诗》，《书》，大宫室，起长城，巡天下，兼灭其宗周也曰剧也。美其新，谓其恶少异于秦也。虽其窃汉祚，与灭宗周同，且无诸秦之所大恶也，故曰美也。(《扬子〈剧秦美新〉解》)

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埸无侵渔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代王昭君谢汉帝疏》)

诗之佳作如《塞上》：

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三 王禹偁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最伟大的作家，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

（一）生平、思想及政治态度

王禹偁的一生可以三次被贬（商州团练、知滁州、黄州）为线索。其一生致力于改革弊政，尤以上真宗五事疏最为著名。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钜野县）人。世为农家，（按：《闻见录》、《西清诗话》等载王禹偁出身于磨家）九岁能文，……太平兴国八年(983)擢进士，……端拱初(988)，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

时北庭未宁，……禹偁献御戎十策："……臣愚以为：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989)……拜左司谏、知制诰。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

至道元年(995)，召入翰林学士。……（为孝章皇后事）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移知扬州。真宗即位，迁秩刑部，会诏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

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恰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

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999)，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上惜禹偁才，……命徙蕲州。禹偁上表谢，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上异之，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

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媿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有《小畜集》二十卷……。(《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按：王禹偁有《谪居感事》一首，堪称自传诗，可参阅。

王禹偁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勿谓乎天之在上能覆于人，勿谓乎人之在下不覆于君。政或施焉，乃咈违于民意，民斯叛矣。(《君者以百姓为天赋》)

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代伯益上夏启书》)

虎之搏人也止于充肠，官之税人也几于败俗！(《吊税人场文》)

且念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上太保侍中书》)

况臣曾为县吏。每督民租，为尺布斗粟之逋，行灭耳鞭刑之法，因知府库皆出生灵。(《进端拱箴表》)

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

士君子学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

三齐号难治，民瘼待良医。勿谓人多诈，须教吏不欺。(《送丹殿丞赴任齐州》)

王禹偁在政治上慷慨有志：

吾生非不辰，吾志非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吾志》)

屈于身兮不屈于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直正兮配仁义，期终身以修之。(《三黜赋》)

王禹偁性格刚直：

某褊狷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夫今之领蕃服，当冲要者，必先丰厨传以啗人口，勤迎劳以悦人心。无是二者，虽龚黄无善誉矣。某皆不能，唯官谤是待。(《答晁礼丞书》)

(二)文学主张

王禹偁文学主张和柳开相似，但批判性更强，见解更深刻具体，且明确提出"文以传道"、"易道易晓"等主张。

(唐)三百年间，圣贤相合，事业之大者，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贞元、长庆而已；咸通以下，不足征也。(《东观集序》)

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五哀诗·高锡》)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模其语而谓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答张扶书》)

子又谓六经之文，语艰而义奥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晓者十七、八，其艰奥者，非故为之语，当然矣。今子之文则不然，凡三十篇，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岂子之文也，过于六籍邪？若犹未焉，子其择也。……谓功用深者，取其理之当尔，非语迂义暗而谓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再答张扶书》)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舍是而称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

王禹偁不但只推崇道统中的人物，还推崇李、杜、白等大文学家，这说明他比柳开更看重创作实践。

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

多谢昭文李学士，劝教枕藉乐天诗。(《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

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

王禹偁还特别强调"感情"和生活遭遇在创作中的作用，这说明他比柳开更具文学家的气质：

君不见近代诗家流，胡为蹇滞多穷愁。孟郊憔悴死逆旅，浪仙斥逐长江头。张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轻薄万户侯。浩然无成鹿门去，李洞恸哭昭陵休。(《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圣人忧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杜甫奔窜吟不辍，庾信悲哀情有余。(《还杨遂蜀中集》)

(三)创作实践

和柳开不同，王禹偁能言亦能行，其诗文创作有相当高的成就，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诗文创作的共有特点是：

1. 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王禹偁的散文除多反映民生(如上引有关民本思想)外，最喜论政，且切实精当，有贾谊、晁错之风。如上疏五事其二及后人评曰：

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且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高枕而治矣。且开宝中设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此也。（引文见《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省官之说，昔人论之多矣，唯王元之两疏，最为切当。（洪迈《容斋四笔·王元之论官冗》）

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待漏院记》：

将千古贤相、奸相心事，曲曲指出，辞气严正，可法可鉴。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说，后将"慎"字作收。……末又说出一种苟禄全身之庸相，其害正与奸相等，尤足为后世戒。虽名为记，极似箴体。（《古文观止》评语）

王禹偁的诗也"多涉规讽（《本传》），未尝空言"（《小畜外集序》），多言民生疾苦、军国大事，且明确表示要以诗干政："寄语采诗官"，"传于执政者"。（《橄榄》）确实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感流亡》）

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羸蹄冻不行，

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对雪》)

安得十万枝，长驱过桑乾。射彼老上庭，夺取燕脂山。不见一匈奴，直抵瀚海还。北方尽纳款，献寿天可许……偶因儿戏为，痛念边事艰。临风自慷慨，素发冲儒冠。(《射弩》)

而长诗《谪居感事》详细记录了他所参加的政治斗争及感想，更是独具特色的作品：

遭遇诚堪惜，功名窃自悲。请缨无壮志，视草亦何为。未献东封颂，空镌北岳碑。深惭专俎豆，只欲议边陲。但可怀骄子，何须斩谷蠡。胸中贮兵甲，堂上有熊罴。成败观千古，施张在四维。……

2. 真切朴实的感情

不论关切民生还是议论国事，王禹偁多能把自己摆进去，做到反映社会与剖析内心相结合，这一点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特点。如：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支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对雪》)

峨冠旅进又旅退，曾无一事裨皇猷。俸钱一月数家赋，朝衣一袭几人裘！……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一家衣食仰在我，纵得饱暖如狗偷。(《对雪示嘉祐》)

民瘼不能治，恻隐情悲酸。(《扬州池亭即事》)

路旁冻饥者，颜色颇悲辛。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十月二十日作》)

又如反映其旷达情怀的：

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林有酒沽。(《初入山闻提壶鸟》)

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官谁知是胜游。南下阌乡三百里，泉声相送到商州。(《听泉》)

3. “简雅古淡”的文风

王禹偁论文主张易道易晓，并不等于排斥文采，其诗其文多呈一种“简雅古淡”之美。

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议论之故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

始全变五季雕绘之习，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四库简明目录》)

散文如：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冷淡萧疏，无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诸记。起结摇曳生情，更觉蕴藉。(《古文观止评语》)

诗歌之风格属白居易体，浅切而明畅：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村行》)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寒食》)

王禹偁不但不反对文采，还提倡“意不常而语不俗”(《送丁谓

序》)的创新，因此常有新奇警策之句。如：

两株桃杏映篱斜，粧点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春云如兽复如禽，日照风吹浅又深。谁道无心便容与，亦同翻覆小人心。(《春居杂兴》二首)

石危君子介，筍乱小人勇。(《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

明皇幸蜀杨妃死，纵有嫔嫱不喜看。(《芍药花开忆牡丹绝句》)

另外，王禹偁的诗已有某些议论化的苗头，有些议论较为生动得体，有些较为生硬苦涩，各举一例：

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阕，其乐何愔愔。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唱山歌》)

古人贵道德，岂以禄位拘。有道不在位，颜回舜之徒。无德殃且至，商受为独夫。以此固名节，富贵安足图。(《送戚维、戚纶之阆州、亳州》)

(四)影响

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林逋《读王黄州诗集》)

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欧阳修《书王元之画像侧》)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方是时，朝廷无大奸慝，然公犹不容于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有如不幸处于众邪之间，安危之际，则公之所为必将惊世绝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胆裂，岂特如此而已乎？(苏轼《王元之画象赞》)

学问文章……许以独步。(黄庭坚《王元之真赞》)

往时王黄州，谋国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夭避其锋。九鼎安盘石，一身转孤蓬。（黄庭坚《题王黄州墨迹后》）

独开有宋风气之先，而后欧公得以承流而接响。（吴之振等《宋诗钞》）

晁以道与三泉李奉议书云：“本朝王元之之后晏公，晏公之后欧公，欧阳之后东坡，皆号一代龙门。其门下洒扫应对之士，后为名公卿将相者，不可胜数也。”（厉鹗《宋诗纪事》）

第二节　西昆派诗人

杨亿将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本人及刘筠、钱惟演等17人在秘阁任职时期的唱和诗编订为《西昆酬唱集》，后世遂称此派诗人为西昆派或西昆体诗人。

一　《西昆酬唱集》其书

予景德中（1005），忝佐修书（指《册府元龟》）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钱惟演），秘阁刘君子仪（刘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置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居多，观海学山，欲知量而中止。既恨其不至，又犯乎不韪，虽荣于托骥，亦愧乎续貂。间然于兹，颜厚而已。

凡五七言律诗二百五十章，其属而和者，计十有五人，（指钱、刘外）。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按：据《山海经·西山经》载：“玉山，是王母所居。”《穆天子传》载：“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郭璞注：“即《山海经》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宋李长民《广汴都赋》亦云：“至若秘书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东壁之灵光。”杨亿等人奉诏在秘阁修《历代君臣事迹》，秘阁是帝王藏书册之府，有似西北昆仑之玉山策府，故名其唱和集为《西昆酬唱集》。），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耳。

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述。（杨亿《西昆酬唱集·序》）

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苏舜钦《石曼卿

诗集序》)

二　西昆派的主要作者

杨亿、刘筠、钱惟演是西昆派主要作者，共有诗202首。其次较有影响的是丁谓。其中杨亿较为刚介耿直，曾劝阻真宗封禅，不奉诏为册封刘后草制；丁谓则反之，善于阿谀奉迎。

(一)杨　亿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今福建省浦城县)……七岁能属文。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即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赐进士第。真宗……即位初，诏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奏亿参预，凡八十卷，而亿独草五十六卷，书成……拜左司谏，知制诰(993)。景德初……会修《册府元龟》(1005)，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其序次体例，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窜定方用之。三年(1006)，召为翰林学士，又同修国史，凡变例多出亿手。……亿刚介寡合，……当时文士，咸赖其题品。……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上素重亿，皆不惑其说。……《册府元龟》成，进秩秘书监。……(天禧)四年(1020)十二月卒，年四十七。

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十篇。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留心释典禅观之学，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二)刘　筠

刘筠字子仪，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诏知制诰杨亿试选人校太清楼书，擢筠第一，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理。帝垂意篇籍，始集诸儒，考论文章，为一代之典，筠预修图经及《册府元龟》，推为精敏。……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帝久疾，谓浸擅权，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请外补。

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三)钱　惟　演

钱惟演(?—1033?)字希圣，吴越王俶之子也。……预修《册府元龟》，诏与杨亿分为之序。……初，惟演见丁谓权盛，附之，与为婚。谓逐寇准，惟演与有力焉。谓祸既萌，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与机政，请出之。……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于书无所不读。(《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

(四)丁　谓

大中祥符初，议封禅，未决。帝问以经费，谓对"大计有余"，议乃决。(《宋史》卷二八三《丁谓传》)

及仪册皇后，上欲得(杨)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见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附录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　对西昆派的评价

西昆派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作为一个大官僚在秘府中的酬唱诗派，自然有较严重的脱离现实，追求形式的倾向。内容贫乏，

形式雕琢，但不管从内容到艺术，仍须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决不能一概否定。

（一）从思想内容上看，西昆派诗人的某些诗曾借古讽今，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宋真宗求仙祀神、大搞封禅、大兴土木的作法，如《汉武》、《明皇》、《南朝》等。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杨亿《汉武》）

（王）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意遂决……谓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至是，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

三月，诏议封禅。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余人，凡五上表，请帝封禅。帝意未决，诏丁谓问以经费，谓对曰："大计有余。"议乃定。……

未几……于醴泉亭北见黄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识，……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复梦向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即密谕钦若等，凡有祥异即上闻，今果与梦协。上天眷祐，惟惧不称。"……

冬十月辛卯，帝发京师，以玉辂载天书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诸神于山下封祀坛。……

四年(1011)春正月辛巳，以将祀汾阴……辛酉，祀后土地祇。……

时，天下乂安，王钦若、丁谓道帝以封祀，眷遇日隆。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而谓附会之，与陈彭年、刘承珪等蒐讲坠典，大修宫观。……（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二）

还有些诗从客观上揭露了帝王腐朽淫靡的生活，如《宣曲》：

上在南衙，尝召散乐伶丁香，昼承恩倖。杨、刘在禁林，作《宣曲》诗，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遂著令诫僻文字。（《西昆酬唱集注》引江休复语）

大中祥符二年(1009)春正月己巳，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事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励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西昆酬唱集注》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宣曲》见《东方朔传》。其诗盛传都下，而刘、杨（二妃）大幸，或谓颇指宫掖。又二妃皆蜀人，诗中有"取酒临邛远"之句，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西昆酬唱集注》引陆游语）

有些诗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寡恩和英雄之不遇，如杨亿的《旧将》：

平生苦战忆山西，抚剑临风气吐霓。戟户当衢容驷马，髯奴绕帐列生犀。新丰酒满清商咽，武库兵销太白低。髀肉渐生衣带缓，早朝空听汝南鸡。

但又不能不承认这些较有内容的诗篇，其意义也是极其隐微曲折的，至于那些颂圣之作、咏物之作、酬献之作、贵游之作更是贫乏苍白，无足可取，而象《初秋属疾》一类诗题则更属无病呻吟了。

（二）从艺术特色上看，西昆派主要师法李商隐，但失之偏颇，多在词藻华丽、对偶精工、用典繁缛、音节铿锵等外在形式上下功夫（如上引两诗皆可证），缺乏李商隐之气格，因而雕采太甚，失之浮艳。

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有以李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挦将去矣'。人以为笑。"（吴曾《宣斋野乘》）

为文好用事，自邹阳始；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王鏊《震泽长语》）

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余波，号为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

本朝诗自杨、刘为一节，昆体也。四瑚八琏，烂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盘自然高古。（方岳《跋陈平仲诗》）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质文不可偏胜。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刘熙载《艺概·卷二》）

但即使如此，对西昆派的艺术成就也不能一概抹杀，它对改变宋初诗坛某些白派诗人过于追求平易，以至走上芜鄙简陋的诗风以及某些晚唐派诗人过于追求小巧破碎的诗风，是一个冲击。

此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三）

《西昆酬唱集》主旨华丽，盖一变晚唐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自杨文公、刘子仪始。（方回《瀛奎律髓》卷三）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崇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他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田况《儒林公议》）

因此对西昆派要具体、客观地评价：

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

何害其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典，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欧阳修《六一诗话》）

公（欧阳修）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岂公特恶其碑版奏疏，其诗之精工稳切者，自不可废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昆酬唱集》）

由于西昆体有上述一些成就，故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欧阳修《六一诗话》）

杨亿等人除了《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其它诗作，风格和西昆集迥然不同，如：

方善云油布，俄闻叶螣生。田神何纵虐，稼政自非明。颍凤那充食，吴牛已绝耕。黄堂厌粱肉，惕尔自心惊。（杨亿《梁县界蚜螣虫生》见《宋文鉴》卷二二）

除了以诗著称外，杨亿等人还是著名的骈文家，有关资料已见《宋代文学概论》章《宋代散文》节中。其影响也很大：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第三节　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反西昆派作家

虽然西昆体从11世纪初风靡数十年，虽然西昆体有其一定的贡献和成就，但它毕竟是一个狭窄的、偏重形式的诗派，因此从产生后也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到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先后出现了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反西昆派作家，他们上承柳开、王禹偁，下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几个人也有偏颇之处，即除了范仲淹若干作品外，一般说来创作成就都不很高，理论上也并无新的建树，只是锐意改革、勇于批判的精神非常强烈。

一　穆　　修

（一）生平、文学主张及文学地位

穆修（？—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省郓城县）人。幼嗜学，不事章句。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明道（1032—1033）中卒。

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交结，往往拒之。……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庆历中，祖无择访得所著诗、书、序、记、志等数十首，集为三卷。（《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

穆修的文学主张以批判西昆，提倡道统，推崇韩柳为主。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

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无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噫，仁义忠正之士岂独多出于古而鲜出于今哉！亦由时风众势驱迁溺染之，使不得从乎道也。(《答乔适书》)

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指韩愈、柳宗元)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

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金募工镂板印数百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时学者方从事声律，未知为古文，伯长首为之倡，其后尹源子渐、洙师鲁兄弟，始从之学古文。……(四部丛刊本《河南穆公集》所附《穆参军遗事》)

(二) 创　作

穆修所留作品不多，其总风格正如苏舜钦《哀穆先生文》所云："独为古文，其语深峭宏大，羞为礼部格诗赋"。如《送鲁推官赴南海序》，即颇有韩愈之风：

为人之佐其难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长之所专也；从而辅之者，其佐之所守也。……今之从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于欺，则陷于随。居上者，其人果贤，其政果明，是宜顺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则曰：我为人佐，遂能无一为之损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强白黑以分乱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贤，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过；已则曰，我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专，力与为敌，徒速悔累，曷若附离唱和，取容免责，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随而何！予谓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当随；不欺不随，惟职所宜而已矣！……

二　范　仲　淹

(一) 生平及为人

范仲淹首先以政治家闻名，其次才是文学家。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少有志操，既长，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

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置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1036)，指其次第曰："……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夷简不悦。……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余靖……尹洙……欧阳修……三人者偕坐贬。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

元昊反，……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1040)……大阅州兵……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久之，元昊……因与仲淹约和，……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徙庆州(1041)。……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除参知政事(1043)。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倖，……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矣。

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1044)。……以疾请邓州……寻徙杭州……青州。……卒，年六十四。……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二) 文学主张

范仲淹论文切于"实"，对西昆派等人的浮靡文风也多有批判，并力主用政治手段改革文风。

近则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尹师鲁河南集序》）

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唐异诗序》）

臣闻国之文风，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奏上时务书》）

（三）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创作虽不甚富，但可喜的是文、诗、词皆有传世佳作。其主要特征是感情激昂真切，风格清雄悲壮，类其为人，亦和其文学主张相符。

散文如《岳阳楼记》，后人评曰：

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古文观止》评语）

范仲淹之所以有如许胸怀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

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疾革，口占遗表，其略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范仲淹《上执政书》)

(某)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

诗如《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词如《苏幕遮》、《渔家傲》，在宋初词坛可谓异军突起，开启来豪放派之先河。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

《苏幕遮》一调，前段都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将军白发征夫泪"亦苍凉悲壮，慷慨生哀。(彭孙遹《金粟词话》)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魏泰《东轩笔录》)

而《剔银灯》一词又开苏轼旷达词之先河：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中吴纪闻》卷五)

三　尹　洙

(一)生平及文学地位

尹洙(1002—1047)，字师鲁，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馆阁)校勘。……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卒，年四十七。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

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

(二)文学创作

尹洙最善议论，而且最善论兵，言而有据，简而有法。

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

师鲁早悟先识，言必中虑，同时莫能及。《叙燕》、《息戍》、《兵制》，与贾谊相上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洙亦善论事，非擅所长于空文者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如《兵制》曰：

古者中国鞭笞四夷而统属者有之，给缯布以怀来者有之，与之战或胜或负者有之。今厚赂以厌其求，惟恐不及；或与之较，未尝一胜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国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谓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

按：以“吏事而制戎事”，恰是有宋以来抑制武臣，专用儒吏以致使军事失策的弊政，尹洙所论可谓一语破的。

四 石 介

(一)生平及文学主张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县)人。进士及第……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鲁人号介“徂徕先生”。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

有《徂徕集》行于世。(《宋史》卷四三二《石介传》)

石介对西昆派的攻击最为激烈：

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俟杨亿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目唯见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闻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镂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石介《怪说》中）

自翰林杨公唱淫词哇声，变天下正音四十余年。天下聩聩晦晦，不闻有雅声，尝谓流俗益弊，斯文遂丧。（石介《与君贶学士书》）

今日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镂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石介《上赵先生书》）

今之文何其衰乎！……盖其弊由于朝廷敦好时俗，习尚染渍，非一朝一夕也。（石介《上赵先生书》）

（二）文学创作

石介创作的最大特色是内容上多论道言政，指切时事；感情上激愤慷慨毫无顾忌；表达上拙朴简直，甚至流于质木简陋。正象欧阳修、叶适所评：

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

以其忿疾不忍之意，发为偏当太过之辞。（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

九）

散文如上引《怪说》、诗如《汴渠》：

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万舸东南行，四海困横流。义旗举晋阳，锦帆入扬州。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邱。……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输公家，斗粟不敢收……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请君简赐予，请君节财求。王畿方千里，邦国用足周。尽省转运使，重封富民侯。天下无移粟，一州食一州。

但也偶有写得清丽可喜者：

吾家泰山徂徕间，浓岚泼翠粘衣冠。君来访我茅屋下，正值春色含春寒。终日把酒对山坐，几片山色落酒盘。峰头云好望无倦，瓮里酒多倾不干。临行再拜殷勤别，请我一言披心肝：吾贫无钱以赠君，门前峨峨横两山；愿君节似两山高，眼看富贵如鸿毛！（《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尉辟命》）

第四节　晏殊等北宋前期的词人

词自转入文人手中后主要沿着由无深意可言的歌者之词向言情写志、抒发作者主观情怀的方向发展，至南唐冯延巳、李煜其抒情成就已有相当水平，至宋初其创作主流仍沿着这条线索缓慢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推晏氏父子和张先等人。在他们笔下，词的抒情性又有所发展，风格也变得更为雍容秀雅。但在内容题材上、表现形式上均无根本性变化，所叙写之情事，大多仍不离伤春怨别，花间樽下，所使用之词牌，大多仍是《花间》以来所沿用的小令；风格上也仍是传统的婉约香弱，受南唐冯延巳等人影响最大。词人对词的认识也仍停留在诗余小道的水平上，正如后人所评：

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冯延巳）。（冯煦《蒿庵词话》）

（一）生平及文学主张

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词序》）

但这之中也有例外者，如柳永，详见下节。

一　晏　　殊

（一）生　　平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久之，为翰林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

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校自殊始。……改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谥元献。

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多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殊性刚简，……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文集二百四十卷。（《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

（二）晏殊词的成就

晏殊作为一个太平宰相，生活面狭窄，再加上他将填词看成"呈艺"，因此词的思想内容亦较为狭窄，多描写流连光景的阑珊意绪。

晏元献公留守南都，王君玉……为府签判。……宾主相得，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诗胜日，未尝辄废也。尝遇中秋阴晦，斋厨夙为备，公适无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曰："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公枕上得诗大喜，即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乐饮达旦。（叶梦得《石林诗话》）

晏元献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

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

但在这些题材中晏殊也有自己的创新和贡献。即对词输入更多的主观、个性色彩，将自己的身世、襟怀都有机地溶入传统题材中。

晏殊词在艺术风格上受冯延巳影响最大：

(冯延巳)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晏欧。(冯煦《唐五代词序》)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刘熙载《艺概》卷四)

晏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刘攽《中山诗话》)

但在艺术上晏殊也有创新，即更为俊洁典雅、圆融温润。正象王灼所评：

晏元献公长短句，风流缊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

可将其内容、艺术上的成就归为下列四点：

1. 能脱于鄙俗而写出"气象"，特别是善于以淡雅之笔写富贵之态，以清新之笔写男女之情，神清而气远：

晏叔原见蒲传正曰："先君(指晏殊)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曰："'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叔原曰："公谓年少为所欢乎？因公言，遂解得乐天诗两句：'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其言之失。然此语意甚为高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綵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作篆。"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

试再举几例，写富贵如：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浣溪沙》)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踏莎行》)

写艳情如：

此情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诉衷情》)
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破阵子》)

2． 善于捕捉对自然景物敏锐而纤细的感受，并善于抒发由此而产生的深蕴凄婉的感情。如：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
檭案：元献尚有《示张寺丞、王校刊》七律一首："上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梁园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中三句与此词同，只易一字。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情致缠绵，音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张宗檭《词林纪事》卷三)

3． 善于从景物描写中暗示出对人生所持的理性态度，尤善

于抒发对人生所持有的旷达之情，因而显得意境高远。如：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采桑子》）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鸾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蝶恋花》）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4. 音律和谐，语言精美。

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晏殊《玉楼春》）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咏(原作"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中山诗话》）

晏殊还是位诗人，有些诗作的风格和其词迥然不同。如：

平台千里渴商霖，内史忧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雪中》）

眼看飞雁手携鱼，似是当年绮季徒。仰羡知几避矰缴，俯嗟贪饵失江湖。（《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

二 晏几道

（按：晏几道辈份虽晚，但为叙述方便起见，姑并入此处）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曾任太常寺太祝（见欧阳修《观

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监颍昌许田镇。(《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

磊隗隽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旁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黄庭坚《小山词序》)

晏几道对词的评价也不高：

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言语，期以自娱。……吾三人(另二人指其友)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晏几道《小山词自序》)

小晏词有近似大晏的一面，如写妇人不作淫腻之语，写富贵不作猥俗之语；但其短处在不如大晏之深刻，少含蓄韵外之意；其长处在更觉风流妩媚，轻柔自然。虽更逼近花间，但感情却比花间真诚深挚，也较为健康，风格也显得更清丽典雅，可算是对韦庄及李煜词的发展。另外还善于在词中"多寓以诗人句法"(黄庭坚《小山词序》)。

晏氏父子仍步伍温、韦，小晏精力尤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字字娉娉嫋嫋，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红、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毛晋《宋六十家词·小山词跋》)

独《小山词》，直逼花间。(毛晋《宋六十家词·小山词跋》)

独可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之牡丹，《小山》其文杏乎？(况周颐《蕙风词话》)

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而措词婉妙，则一时

独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王灼《碧鸡漫志》)

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上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不减《桃叶》、《团扇》。(黄庭坚《小山词序》)

其代表作如：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

晁无咎言：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侯鲭录》卷七)

晏叔原工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

按："今宵"两句即化用杜甫《羌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

此词当是追忆蘋、云而作。(张宗𣶏《词林纪事》)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晏几道《小山词自序》)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杨万里《诚斋诗话》)

三　张　先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人。是宋代最高寿的作家，曾官至屯田员外郎、知渝州、虢州。

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华州西溪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又和余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盖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侯文灿刻《十名家词本安陆集》引苏轼语）

张先词虽多在小技巧上见长，无甚大成就，但在宋词发展上起到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以名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子野清出处，生脆处，味极隽永。只是偏才，无大起落。（周济《宋四家词选》）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耆卿而后，声调渐变，子野伏有古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张子野始创瘦劲之体。……（刘熙载《艺概》卷四）

张先词主要以清丽隽永善于炼字见长：

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

所谓"云破月来花弄影"者乃其《天仙子》词：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

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影"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人间词话》)

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祁)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甚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

此外，北宋初以词著称的还有潘阆。阆字逍遥，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其《酒泉子》一词气势豪放：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第五节 柳 永

柳永是一个专以词名的词人，他对词的发展贡献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晏、张等人。和晏、张等人不同的是，在沿着由歌者之词向文人的抒情之词发展的道路上，柳永更多地保留民间的、应歌的质朴俚俗的本色，更多地发挥早已出现，但不太被一般文人所重视的慢词的形式，对词进行了改革，堪称是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 柳永其人

柳永的生平材料留传甚少，姑摘录一二：

孙何帅钱塘，(按：据《宋史》本传，当在1000年)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至景祐元年(1034)方及第。(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登第后）调睦州团练推官，皇祐中（1049—1054）历任屯田员外郎。（《福建通志》卷一七五）

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名宦传》）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按：指应制所作的《醉蓬莱》）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下略，详见本章第四节晏殊词。按：晏殊于1032—1033任参知政事，"诣政府"或指此时。）

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文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欲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篦。及搜访摹本，铭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曰："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按：又据《余杭旧志》、《昌国州（今浙江省定海县）图志》等记载，柳永曾任过监晓峰盐场。

二　柳永对词的贡献

柳永对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创作态度及社会影响上的贡献

自从词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后，柳永又将词从士大夫圈中解放出来，使它走向市民和世俗。柳永通过采纳市井新声，自度曲及改造旧曲等手段，"变旧声作新声"，极大地扩展了词的影响范围，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市民文艺。历代文人出于正统的观念对此大加斥责是失之偏颇的。

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

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

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章集》)

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也正因为此，柳词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词也因而极大地扩充了它的影响：

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其实柳词不仅"市井之人悦之"，而且上层人物私下也很喜欢：

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陈师道《后山诗话》)

(二)内容上的贡献

柳永词在内容上虽无根本突破，仍多写舞筵歌席及倚红偎翠之作，但终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倾向。

1. 虽仍多从直接感观上描写女性，但却赋予她们以更多的现实感情和现实环境。如：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

正因所写之女性是现实的，非理想化的，所以较之前人缺乏含蓄感、典雅感，正统士大夫之攻击也往往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

康(与之)柳词亦自批风抹月中来。风月二字，在我发挥，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张炎《词源》卷下)

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指歌妓处)，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陈师道《后山诗话》)

当然，柳词确有不少淫腻之作，如：

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慢曲紬》)

2．“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柳永曾怀着失意的心情南游过苏杭、扬州，西游过长安、成都，并把这些都写入词中。

任越水吴山，似屏如障堪游玩。奈独自，慵抬眼。(《凤衔杯》)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少年游》)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州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掩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短墙吟倚闲凝竚。万水千山送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树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安公子》)

这种身世、心绪加景物的叙写是对词内容上的开拓，其名作《八声甘州》、《雨霖铃》都属此类作品。

3．描写都市繁华风光及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是柳永对词内容上的又一开拓。如：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

此词(指柳永描写杭州风光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和其诗曰：“杀胡快剑是清讴，牛诸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4． 柳永还有一些写景词和咏怀词：

骤雨新霁。荡原野，清如洗。断霞散彩，残阳倒影，天外云峰，数朵相倚。露荷烟芰满池塘，见次第，几番红翠。(《玉山枕》)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

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三变由此自称“奉旨填词”。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三)艺术手法上的贡献

柳词在艺术上的贡献要大于在内容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1． 发展了慢词，(按：“慢”，本指音乐而言，“盖调长拍缓，即古曼声之意也”。(《词谱》卷十)一般说来字数都比较多。)因而扩大了词的表现力。慢词本始于民间，唐文人偶尔为之，至柳永始大盛，占其全部作品十之七八：

慢词当始于耆卿(按：此说并不确)，盖起宋仁宗朝，中原兵息，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东坡、少游辈继起，慢

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

而与慢词相适应的手法，首推铺叙，亦即赋的手法，写出完整而分明的层次、场面，层层铺陈，力求意足而语畅。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自成一体。（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唐五代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

而铺叙的具体手法又有多种多样：

（1）结构上的多层次。柳永的慢调不再像前人小令那样只是单镜头地写一刹那的感觉和一景一物，而是开合起伏写出动作、心情、场面的进展过程及景物的多重组合。如前人评《雨霖铃》：

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刘熙载《艺概》卷四）

（2）表达上的综合化。即善于将叙事、抒情、写景进行综合表达。尤善于借景抒情，有时是借景生情，有时是化情为景。在借景抒情时又尤善于借秋天凄风苦雨之景来抒发自己失意幽怨之情。前举《雨霖铃》即是优秀例证。又如前人评《八声甘州》及《戚氏》：

情景兼到，骨韵俱高，无起伏之痕，有生动之趣，古今杰构，耆卿集中仅见之作。（陈廷焯《词则》眉批评《八声甘州》）

《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引）

（3）描写上的细致性。不管对景物、心理、动作，柳永都善于作具体的细节描写。如《雨霖铃》中的“执手相看泪眼”，《定风波》中的“针线闲拈伴伊坐”，《安公子》中的“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等即是。又如：

鹭落霜洲，雁横烟渚，分明画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檝夜泊，宿苇村山驿。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离愁万绪，闻岸草，切切蛩吟如织。（《倾杯》）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相笑语。（《夜半乐》）

2. 雅俗结合，丰富了词的语言表达手段。前人论柳永词的语言多着眼于俗，其实，柳词的语言是雅俗结合的：

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其俗的一面如后人所评：

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善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徐度《却扫篇》）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刘熙载《艺概》卷四）

其俗中带雅的一面除上引《碧鸡漫志》等引语外，又如：

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周济《宋四家词选》）

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语）

古人词有竟体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减色者，如柳耆卿，"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章，情景兼到，骨韵俱高，而有"想佳人妆楼长望"之句，"佳人妆楼"四字连用，俗极，亦不检点之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荃、兰畹之音，流入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彭孙遹《金粟词话》）

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如竹垞《词综》所录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余事为之也。（宋翔凤《乐府余论》）

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深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一词之命意所注，确有层析，如画龙点睛，神观飞越，只在一二笔，便可破壁飞去也。盖能见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神。（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

柳词的雅处还表现在喜化用前人诗句上。如：

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曲玉管》）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辞・九辩》）

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动几许、伤春怀抱。（《古倾杯》）

目极千里兮伤春。（《楚辞・招魂》）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

3. 音调优美，格律考究。慢词本来就音调悠扬。柳永所创

新声，又音律精工，“得音调之正”(《吴礼部词话》)。

慢曲不过百余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顿、小顿、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张炎《词源·音谱》)

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

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俞文豹《吹剑录》)

除上引所评之外，柳词还善于考辨四声，多用双声叠韵，及句中韵。如：

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静临烟渚。(《竹马子》)

倾城、尽寻胜去，……盈盈，斗草踏青……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木兰花慢》)

(四)在词史上的地位

评词者好借抑柳而扬苏，但这也客观反映出柳词对后代的开创之功，除前引徐度《却扫篇》外又如：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柳永词对周邦彦词影响最大：

清真词多从耆卿处夺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实不可及。(周济《宋四家词选》)

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特清真有时意较含蓄、辞较精工耳。细择《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数者，十居二三。……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慢词开阖变化，实间接自柳出。……（蔡嵩云《柯亭词论》）

耆卿写景无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真效之。故学清真词者，不可不读柳词。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迴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周词好以古人诗句入词亦受柳永影响。柳永影响所及还表现在：

坡遂云："不意别后，公（指秦观）却学柳七作词。"（黄升《花庵词选》）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碧鸡漫志》卷二）

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碧鸡漫志》卷二）

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

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况周颐《蕙风词话》）

柳七词多，堪称曲祖，精魂不肯葬蒿莱。（李渔《笠翁余集》卷八）

叶梦得《避暑录话》曰："永亦善他文辞"。如他在任晓峰盐场监督官时所写的《鬻（一作"煮"）海歌》即是一篇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的佳作。

第三章　欧阳修和北宋中期文学

经过北宋初期的探索，宋代文学已经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其一，散文要走古文的道路。晚唐五代以至宋初以来再度泛滥的时文，再次被证明不能成为散文的主流，而发展古文又决不能再蹈唐代古文运动越来越流于艰涩，最终导致失败的覆辙，因此发展言之有物，长于议论，易道易晓的古文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其二，诗歌要有自己的发展。继续走晚唐五代以来吟风月、弄花草的道路决没前途，而且为了和古文运动同步，诗歌必须在内容上更紧密地反映现实，干预社会；在表达上更显豁、更警策、更充分、更自由，因此古诗大量增加，议论成分加重，写作技巧更加讲究。这就揿开了北宋文学、以致整个宋代文学最繁荣的一页——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运动的领导者，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一批大作家则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苏轼则是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至于词，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原因，最初虽未与诗文同步合流，但词人们逐渐把握到它潜在的生命力。至苏轼，词亦发生根本性革新，进入其全盛期。

当然，北宋社会的安定繁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物质基础，而安定繁荣背后隐藏的一系列危机又是直接刺激诗文革新的社会原因。

第一节　欧阳修其人及文学主张

一　欧阳修其人

欧阳修的一生可以一次被贬（1036被贬商州）两次被诬（1045、1067）为线索，而其所以有这些遭遇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勇于改革，锐意进取。其改革的主要主张是反对因循保守，反对对外妥协，主张改革吏制、兵制、贡举制。而其反对王安石之青苗法也是事出有因的。欧阳修在思想上提倡道统，尤其推崇孟子之务实，因而绝不同于理学家惟言性理。他对佛老采取批判态度，这和韩愈有相近之处。欧阳修又是一个正直敢言，态度十分鲜明的人，这也是造成他不断被诬的原因。而当被诬遭贬后，欧阳修又能泰然处之，这又是他性格上的鲜明特色。

（一）生　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1030）。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1036）。……庆历三年，知谏院（1043）。……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遂知制诰。

奉使河东……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1044)。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1045)。居二年，徙扬州、颍州。……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1054)。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祐二年(1057)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1058)，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1060)。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

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

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1067)。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汙衊，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少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

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録》。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论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音。……

论曰：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另一人指韩愈）之力也。（《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二）思　　想

欧阳修关心政治，周达民事，反对因循。为人旷达，性格开朗。

某尝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与焦殿丞书》）

臣窃见朝廷作事，常有后时之失，又无远虑之谋，患到目前，方始仓忙而失措；事才过后，已却弛慢而因循。（《论京西贼事札子》）

臣伏思从来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责实效。故改更虽数，号令虽繁，上下因循，了无所益，（《论按察官吏第二状》）。

臣亦历考前世有国之君，多于无事之际，恃安忘危。……然未有于用兵之时而忘武备如今日者。（《论军中选将札子》）

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

臣伏见兵兴以来，天下公私匮乏者，殆非夷狄为患，全由官吏坏之。（《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臣伏见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以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之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论按察官吏札子》）

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详定贡举条状》）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

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与尹师鲁书》)

是以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送方希则序》)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高。(《答李诩第二书》)

千年佛老贼中国。(《读张李二生文赠》)

二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蓄道德而能文章”(曾巩《上欧阳修内翰书》)的欧阳修，对文学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主张。

(一)先道后文

欧阳修继承传统“先道德而后文章”的文道观，比较强调“道”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文”如果脱离了“道”，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指欧阳修)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

其充于中者(道)足，而后发乎外者(言辞)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与乐秀才第一书》)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

但欧阳修在继承这一传统时亦有自己的发展，即将“道”加以物化，使其更切于事实，进而提出“百事”即“道”的观点。

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

因此，欧阳修特别注重文学的实用价值。

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荐布衣苏洵状》)

(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赠杜默》)

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对不务实际的浮靡文风痛加批判，提倡追踪韩愈，进行诗文革新。只不过他批判的面更广，不但包括五代、西昆以来的不良文风，而且包括当时新出现的“太学体”(可参见上引《本传》)。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记旧本韩文后》)

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详定贡举状》)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

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欧阳修虽先道后文，但他并不因此而轻文、废文，这又使他与理学家论文有鲜明区别。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事须信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

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谢知制诰表》）

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试笔》）

因此，欧阳修提倡各种风格，而最推重的乃是平淡的、“简而有法”的风格，反对险怪之风。

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

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畜。（《再和圣俞见答》）

诗人之意，言之愈切，则其言愈缓。（《论尹师鲁墓志铭》）

此一句（指“简而有法”）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论尹师鲁墓志铭》）

当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在心也。（《与渑池徐宰书》）

元结……惟恐不奇……而气力不足，故少遗韵。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欧阳修《唐元结〈阳华岩铭〉跋尾》）

余尝思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跋唐书维善论政》）

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与石推官第一书》）

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与石推官第二书》)

正因为欧阳修亦重文，所以对西昆派也不一概排斥：

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答蔡君谟书》)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

(二)重视感情因素，提倡穷工之说

欧阳修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中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事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

(三)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

欧阳修不但才华过人，而且写作态度亦十分严谨。

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周必大《欧阳永叔集跋》)

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宋人遗事汇编》卷八)

永叔谓：为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 上"、"厕 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欧阳修《归田录》）

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缺名《南窗琐记》）

第二节　欧阳修的散文

欧阳修是一个全才的作家，其诗、文乃至其词都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以至开创性的影响。这正是他远远超出柳、穆诸人，成为诗文革新运动领袖的最主要原因。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内容深刻，现实性强，风格平易舒婉，个性鲜明。

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为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苏轼《居士集序》）

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一　成就和地位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多

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

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欧阳永叔集·附录》吴充《欧阳公行状》）

自唐室之衰，文体随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初，柳公仲涂，一时大儒，以古道兴起之，学者卒不从。景祐初，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惊，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競为模范。自汉司马迁，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欧阳永叔集·附录》韩琦《墓志铭》）

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踪汉唐，而文章之士，杨刘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欧阳永叔集·附录》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响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欧阳永叔集·附录》叶涛《重修实录本传》）

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艾南英《再与周介生论文书》）

景祐初，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超然独惊，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競为模范。（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二 题材和内容

欧阳修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

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抒情又是在北宋散文基础上的一大开创。

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如上举《答吴充秀才书》、《与张秀才第二书》，又如：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答李诩第二书》）

欧阳修论政直言谠论，洞达世情，且能身置其中，决不作局外语。如著名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等即是这方面文章的代表作。如《朋党论》即为范（仲淹）、吕（夷简）党争而发，而且直接与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诏书相对抗。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宋史》本传）

按：据《宋史》此文当作于1036年，但今人多以为此文作于1043年。

（庆历四年夏）帝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不可禁也。"（《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

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公既疏救，复上此论。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古文观止》

评语）

又如：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准诏言事上疏》）

夫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又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有一定之命，则官吏或相谓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官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纵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或闻而窃笑，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号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准诏言事上疏》）

欧阳修的抒情散文带有很深的身世之感，表现其放达性格极为鲜明，如著名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等。

三　艺术特色

欧阳修散文艺术上的总特色是既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即使在强烈抒情时亦如此。平易自然是宋代散文的共性，而委婉曲折则是欧阳修的个性。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

也。（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有欲效之，不诡则俗，不淫则陋，终不可及。是以独步当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欧阳文忠公集·附录》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娓娓不倦，盖非务奇古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

当然，他也有“豪健俊伟”、“清音幽韵”、“雄辞闳辩”的一面：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按：王安石所说的“怪巧瑰奇”，似乎并不是欧文的特色。

这一总特色在不同文体中又有不同表现，兹分述如下：

（一）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书信、序跋、杂文。正如《古文辞类纂》序目所称欧序是“序之最工者也”。这类文章大都委婉亲切，层层深入。如：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识其性，当复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按：此为第一层）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隽，亦善喻人者也。（按：此为第二层），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按：此为第三层）（《读李翱文》）

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按：此为第一层）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按：此为第二层）然犹自患怅怅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按：此为第三层）

修才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按：此为第一层）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假誉而为重，借力而后进者也。（按：此为第二层）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按：此为第三层）（《答吴充秀才书》）

这类文章对后代的笔记、尺牍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政论文亦有此特色，既有陆贽、韩愈的逻辑力量和充沛气势，又有曲折动人的韵味，即使是急言竭论也显得从容不迫，不疾不徐。如《与高司谏书》，是一篇谴责高若讷对范仲淹落井下石。"发于极愤而切责之"(欧阳修《与尹师鲁书》)的文章，但却从与高若讷交往的三个过程谈起，然后才转入辛辣的痛斥：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耶？……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耳。……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三）在记述人物时，也不乏娓婉生动、条达舒畅的描写，如：

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唏，相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谪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尝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辩雄伟，其气奔放，若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独其文章未衰也。（《黄梦升墓志铭》）

欧公叙事之文，独得史迁风神，此篇遒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六引刘大櫆语）

……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泷冈阡表》）

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事藻饰，而语语入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古文观止》评语）

这类文章对后代抒情性的记叙文有深远影响，如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归有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皆用此

笔法。

（四）欧阳修的抒情文更具有一唱三叹，摇曳多姿的特点，且常常借景生情，情景交融。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等。如《醉翁亭记》不但语气舒婉，情景相生，而且思想颇为深刻。

该文的主题并非像苏轼所云："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东坡志林》卷二），而是表现其在逆境（时作者新贬滁州）中"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尹师鲁墓志铭》语）的达观胸襟与气节：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欧阳修《题滁州醉翁亭记》）

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每登临览泉石之际，唯恐其去也。……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欧阳修《答李大临学士书》）

是以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欧阳修《送方希则》）

该文的写作技巧也很高，因而影响也极深远：

通篇共用二十个（按：当为二十一个）也字，逐层脱卸，逐步顿跌。句句是记山水，却句句是记亭，句句是记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古文观止》评）

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滁州志》）

（五）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总特点还表现在语言上。

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苏轼《居

士集序》)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的字换却那寻常的字。(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阳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

(宋祁)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详也；札闼洪庥者，谓书门大吉也。"宋不觉大笑。(《涵芬楼文谈》)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下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前辈为文不易如此。(范公偁《过庭录》)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词

一 诗

(一)欧阳修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欧阳修的诗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它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过奠基性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昆派等不良诗风的批判与廓清上。

宋太宗、真宗时，学诗者病晚唐萎苶之失，有意于玉台文馆之盛，饰组彰施，极其丽密，而情思流荡，夺于援据，学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巨公浸易其体，高深者极厉，摩云决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诸《国风》之旨，则蔑有余味矣。欧阳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悦愉悲慨之语，各得其职。(袁桷《书顾仲华诗后》)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叶梦得《石林诗话》)

杨、柳诸公倡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

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张綖《西昆酬唱集序》）

（二）欧阳修诗的内容

欧诗的现实主义相当强，内容相当广泛，最有意义的当属下列几类。

1． 反映人民生活，反映军国大事。写民生疾苦，这是一般进步作家常见的主题，欧诗的发展与长处乃在常和评论国事、国策联系起来。如：

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是以比岁屡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遂令一时暂不雨，辄叫困急号天翁。（《答杨群喜雨长句》）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巧。酒醅瀺灂如沸汤，东风吹来酒瓮香，累累罂与缾，惟恐不得尝。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食糟民》）

臣昨至忻州，见百姓人户，经臣出头怨嗟告诉，为转运司将十五年积压损烂酒糟，俵配与人户，要清醋价钱，缘已配纳了当。臣方欲奏乞今后不得仰配。……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虚为搔扰，以敛怨嗟，……（《乞不配卖醋糟与人户札子》）

2． 表现自己仕途中的各种遭遇，抒发自己袒荡的胸怀和旷达的精神。如他写自己被贬夷陵时的感受：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人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即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意难评，盖如此也。（欧阳修《笔说·峡州诗说》）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

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戏答丁判官》）

这种旷达的风格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初到黄州》等诗就是对这种情调的进一步发展。

3. 欧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经济生活、民风民俗、以及咏物之作。这些诗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欧阳修曾曰：

王建宫词一百首，多为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唐世一生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学琵琶，米嘉荣歌，皆见于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后，（《六一诗话》）

他自己也是这样作的，如《送王学士赴两浙转运》写漕运之便；《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写夷陵之风俗；《日本刀》、《葛氏鼎》等写文物。

(三)欧阳修诗的艺术特色

欧诗有像苏轼所评“似李白”的一面，也有学韩愈的一面，也有学唐人平淡处的一面。

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刘熙载《艺概》卷二）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刘熙载《艺概》卷二）

欧公诗，如闺中孀妇，终身不见华饰。（袁枚《随园诗话》五）

因此风格比较多样。

1. 似韩愈处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议论化与散文化的倾向上。这对形成宋诗的一代之风有很深远的影响。对此需作具体切实的评价。有些诗的议论能和较强的形象相结合，有些诗能和较强的抒情相结合，因而是成功的议论，如：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画眉鸟》）

前一篇，梅圣俞咏泥滑滑；次一篇，苏子美咏黄莺；后一篇，余咏画眉鸟。三人者之作也，出于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辄同归，岂非其精神会通遂暗合耶？（欧阳修《书三绝句后》）

我欲哭石子(石介)，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间，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重读徂徕集》)

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好议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但有些诗的议论显得很生硬。如：

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

按：如果和一些政论相较，即可看出此诗只不过是将一些抽象的议论韵语化而已，如：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

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本论上》）

至于散文化倾向，可参见前引之《食糟民》。

学韩愈还体现在超俗求新上，这也代表了宋诗发展的一种倾向。

六一居士守汝阴日，因雪会客赋诗，诗中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事见欧阳修《雪诗》自注）。……其后东坡居士出守汝阴，《祈雨张龙公祠，得小雪，……各赋一篇》，诗曰："……当时（指欧赋诗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九）

按：这和韩愈"赤手捕长蛇"极相似。又如：

永叔云："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宫为说，颇愿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几高出群类，然非老笔不可。（梅尧臣《重赋白兔》序）

其诗作如：

春阳著物大软媚，独有秋节最劲豪。……高楼精爽毛发竦，壮怀直恐冲斗杓。……（《送子野》）

乃知天巧夺人力，能使枯木生红颜。（《感春杂言》）

万古一飞隼，两曜双跳丸。（《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

2. 似李白处，主要指某些诗写得自由奔放，才气横逸，气魄瑰伟，如《太白戏圣俞》：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如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

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3．欧阳修还有很多继承唐风平淡清新、情韵深长的作品。

或疑六一居士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宋诗纪事》引《雪浪斋日记》）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叶梦得《石林诗话》上）

其作品如：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别滁》）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但欧阳修并非机械学韩、学李、学唐，而是各有所取，自成一家。

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

王荆公编杜少陵、李太白、韩昌黎、欧阳庐陵为四家诗集，以欧公居太白上，当时已有定评。按文忠公天分既高，而于古人无所不熟；故能具体百氏，自成一家。或曰学昌黎，或曰学太白，或曰不甚喜杜，或曰有国初唐人风气，能变文格而不能变诗格，皆非知公者也。公诗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如昔人所论杜诗，无可拣汰，亦无可称贺。（朱权《西江诗话》）

二　词

欧阳修的诗文在文学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但其词从总体来看却未能与诗文同步地对宋词加以革新，基本上仍延续宋初词的特点。历来论词者多以"晏欧"并称即是明证。（参见《晏殊词》有关评价）这既表现为在形式上仍多用传统的小令，也表现在内容风格上多以婉约之笔写柔曼之情，受冯延巳的影响仍很明显：

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王国维《人间词话》）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欧阳修《南歌子》）

因此有人将这些艳冶词作和其本传中所说的帷薄不修之事联系起来：

欧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曰：年七岁，正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历代小史·钱氏私志》）

因而也引起一些人的维护：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曾慥《乐府雅词序》）

陈氏书录云：一卷，其间多有与阳春，花间相杂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欧词之浅近者，多是刘煇伪作。（蔡絛《西清诗话》）

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其实，欧的私生活本有浪漫之一面，再加之受时代濡染，欧本未把词当作如诗一样的严肃文体，故有此类作品。

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西湖念语》）

吟咏之余溢为歌词。（罗泌《六一词序》）

但欧阳修作为一个学识修养很高的大作家，毕竟对词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虽然仍写传统的离别相思之词，但摆脱对体态服饰的庸俗描写而转向细腻的内心刻画，使词进一步摆脱歌者之词的地位而转向文人的抒情之作，如：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二）欧阳修还在某些方面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力。如歌咏自然风光，抒发自己仕宦遭遇、人生感慨、豪迈性格和怀古之情等。这样的内容在前人的词中是少见的，而这些发展变化的实质，乃是进一步加强词的抒情功能，使其成为更能表现个性的抒情言志的文体。写景如：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采桑子》）

一派潺湲流碧涨，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岭头明月上，迷俯仰，月轮正在泉中漾。（《渔家傲》）

抒怀如：

平堂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二）

怀古如：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浪淘沙》）

（三）随着词内容上的扩展，欧词在风格上也有创新。欧阳修的修养、学识、情趣都在词中打上烙印，因而除婉丽外还有深致、平淡、豪放、沉郁等不同特色。

深致者正如刘熙载、冯煦所评：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刘熙载《艺概》卷四）

（欧阳修）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冯煦《蒿庵词话》）

其词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花》）

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语，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李清照《临江仙》词序）

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此一层意也。（毛先舒《古今词论》）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张惠言《词选》）

按：张惠言所评固然有些"深文罗织"（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的嫌疑，但也恰说明此词确能生人联想，深致含蓄。

平淡如民歌，纯用白描手法者如：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青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长相思》）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渔家傲》）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生查子》）

豪放者如：

十二月严凝天地闭，莫嫌台榭无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气，直教耳热笙歌沸。陇上雕鞍惟数骑，猎围半合新霜里。霜重鼓声寒不起。千人指，马前一雁寒空坠，（《渔家傲》）

此词才情□余，它人不能道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三二附录朱松题记）

沉郁者如：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玉楼春》）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

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王国维《人间词话》)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
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采桑子》)
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沉着在和平中见。(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欧词的创新，给后代带来深刻影响：

宋至文忠公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第四节　梅尧臣和苏舜钦

梅尧臣与苏舜钦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作用可谓与欧阳修鼎足而三。他们三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一　梅苏的生平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人。……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知，……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历德兴县令，知建德(1034)、襄城县(1039)，监湖州税(1040)，签书忠武、镇安判官(1048)，监永丰仓(1051)。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1051)，为国子监直讲(1056)，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1060)。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撰……《宛陵集》四十卷。

尧臣家贫，善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少慷慨有大志，状貌伟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对偶，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1034)，知长垣县(1038)，迁大理评

事，监在京店宅务(1040)。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极陈灾变异常，时政得失，缅缅千余言，无所回避，群小为之侧目。

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1044)。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祀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1044)。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1045)，……二年，得湖州长史，卒(1048)。(《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二　梅苏的文学主张

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一样都激烈批判晚唐宋初以来的不良文风，强调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感情因素，主张文学应为现实服务，并赞同欧阳修的"穷工"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安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梅尧臣《答裴送序意》)

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惟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

诗本道性情。(梅尧臣《答中道小疾见寄》)

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过笔更雄。(梅尧臣《依韵和王介甫兄弟》)

文章本济时。(梅尧臣《送李逢原》)

作之文必经实，不放于世。(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

言者也，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也。(苏

舜钦《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古之达者，皆发于羁苦饿寒，盖必极困而后起，……坎壈埋废不自平，然后极心穷情，以入乎道术之渊。（苏舜钦《送外弟王靖序》）

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能者财之传于律，故其流行无穷，可以播而交鬼神也。（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

苏舜钦有时过于强调"道"：

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仲谏议书》）

和欧阳修一样，梅苏在重道——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并不轻文、废文，即使更为重道的苏舜钦也如此。他们都推崇创新，所不同的是梅尧臣更推崇平淡古雅的风格，而苏舜钦更推崇雄豪奔放的风格。

其诗二百篇，文字必己立。定应侔前人，未尝有蹈袭。（梅尧臣《读裴如晦万里集书其后》）

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慎勿惊怪奇，怪奇世多摈。（梅尧臣《和宋中道喜至次用其韵》）

圣俞常语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

圣俞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欧阳修《六一诗话》）

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惟秘阁石曼卿与穆参军伯长，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经实不放于世，而曼卿之诗，又特振奇发秀。盖取古之所未至，托讽物象之表，警时鼓众，未尝徒设，虽能文者累数十百言，不能卒其意，即以劲语蟠泊，会而终于篇，而复气横意举，洒落章句之外，学者不可寻其屏阈而依倚之，其诗之豪者欤！（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

三 梅苏的诗歌创作

梅尧臣、苏舜钦主要以诗歌创作名世。而梅尧臣的地位更高：

至圣俞遂以诗闻。自武夫、贵戚、童儿、野叟、皆能道其名字，虽妄愚人不能知诗义者，直曰："此世所贵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王文康公见其文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

突过元和后，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陆游《书宛陵集后》)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消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之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四》)

去浮艳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引龚啸语)

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

子美独崛兴于举世不为之时，挽扬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其才识尤有过人者。(宋荦《苏子美文集序》)

(一)思想内容

梅尧臣、苏舜钦诗歌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都注意表现民生，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了前人。在这一点上梅尧臣更为突出。著名的姊妹篇《田家语》及《汝坟贫女》前皆有序曰：

庚辰诏书，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郡吏畏，不敢办，遂以属县令。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岂助圣上抚育之意耶？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田家语》序)

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天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

陂，僵尸相继。(《汝坟贫女》序)

观此二诗与石壕吏等篇何以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

老稚满田野，斫掘寻凫茈。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厉，肠胃生疮痍。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天岂意如此？泱荡莫可知！(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

除一般农民外，他们还写到了縴夫，如梅尧臣《杂诗绝句十七首》；渔民，如梅尧臣《岸贫》；漆民，如梅尧臣《宣州杂诗十二首》；城市贫民，如梅尧臣《陶渠》；手工业者，如梅尧臣《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他们都注意密切反映国事。在表现抗击外侮方面，苏舜钦尤为突出，甚至可算北宋初中期首屈一指者，除《庆州败》外又如：

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苏舜钦《吾闻》)

近闻边方奏，中覆多沉没。罪者既稽诛，功者不见阅。虽使颇牧生，勇智当坐竭。或云庙堂上，与彼势相戛。恐其立异勋，欻然自超拔。(苏舜钦《己卯冬大寒有感》)

他们还写了许多密切反映国内政治斗争的作品。如1036年范吕党争中范仲淹一党失败，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同时被贬，他们写道：

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谪向蛮荆去，行当雾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梅尧臣《闻欧阳永叔谪夷陵》)

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梅尧臣《猛虎行》）

朝野蔚多士，衮然良可羞。伊人秉直节，许国有深谋。大议摇岩石，危言犯采旒。苍黄出京府，憔悴谪南州。引党俄嗟尹，移书遂窜欧。安惭言得罪，要避曲如钩。……横身罹祸难，当路积仇雠。（苏舜钦《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

他们还写了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生活、民风民俗的作品。如梅尧臣《铜坑》等作品写矿业生产，《青龙海上观潮》写捕鲸，《与仲文子华陪观新水碓》以及苏舜钦《观放牐》等写新式农具，以至瘿病流行，小贩鬻卖，民间祀神、民间技艺等都被写入诗中。

除了直接反映现实外，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也写有不少抒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还带有时代与身世的烙印。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当推梅尧臣几首哀伤亡妻、亡子、亡女的悼亡诗，如：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

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精爽此销磨。

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悼亡三首》）

按潘安仁诗，以《悼亡》三首为最，然除"望庐"二句，"流芳"二句，"长簟"二句外，无沉痛语。盖熏心富贵，朝命刻不去怀，人品不可与都官同日而语也。（陈衍《石遗室诗话》）

苏舜钦的抒情诗作多打上身世之感。如：

铁面苍髯目有稜，世间儿女见须惊。心曾许国终平虏，命未逢时合退

耕。不称好文亲翰墨，自嗟多病足风情。一生肝胆如星斗，嗟尔顽铜岂见明。(《览照》)

(二)艺术特色

梅尧臣和苏舜钦诗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梅以古淡著称，苏以豪放著称。

(梅)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驩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

方落笔时，置字如大禹之铸鼎，练句如后夔之作乐，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后之能者欲学而不得，欲赞而不能，况可得而讥评去取哉！(陆游《梅圣俞别集序》)

圣俞公之诗简古纯粹，华而不绮，清而不癯。(汪伯彦《梅圣俞诗集后序》)

舜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宋史·苏舜钦传》)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难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欧阳修《六一诗话》)

梅尧臣诗有"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之句，此即可视为其古淡风格的象征。其诗如：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鲁山山行》)

王介甫最工唐体，苦于对偶太精而不脱洒。圣俞此诗，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幽而有味。（方回《瀛奎律髓》卷四）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

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春日拜垅经田家》）

苏舜钦豪放之作如：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淮中晚泊犊头》）

但梅、苏二人在风格上，表现手法上也有相同之处。如都追求深警新奇的意境，"取古之所未至"（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这一点和欧阳修相同。他们一方面在立意上求新，如梅尧臣不写春催柳绿，丰颊锐减，苏舜钦不写喜春悲秋，而写：

柳条开眼共看春。（《次韵和江邻几送客回同过金明池二首》）

灯前相对语，怪我面骨生。（《宿安上人门外裴如晦胥平叔来访》）

众香爱春发枯荄，我知惟动儿女怀。……岂如秋风劲利剧刀剑，刮破天膜清光开。（《依韵和伯镇中秋见月九日遇雨之作》）

另一方面，在修辞上求新，如用一些新奇的比喻：

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梅尧臣《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

（此）十字，苦情写得出。（《宋诗菁华录》）

开缄朗咏毛发竦，痛夕噤痒睫不交。病膜谁将宝篦刮，痒背恰得仙人抓。长川奔浑走一气，巨镇截嶭上赤霄。又如阴云载雷电，光怪迸漏不可包。（苏舜钦《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

在表现手法上更为相似。更有意义的是都有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这一点和欧阳修亦同。这实在是他们太关切时局政治所

造成的，和欧阳修总要不自主地“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属同一倾向。

议论优者乃能和形象密切相结合，如：

惊凫虽避人，终恋旧所泊。尽背船头去，却从船尾落。须知取势高，不是初飞错。（梅尧臣《惊凫》）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和淮上遇便风》）

议论之劣者往往表现为“穿靴戴帽”式，即将生硬的议论嵌入诗中。如：

日色才出海，晓月无光彩，晓月在青空，不与日色同。诚知大君德，照耀无不通。（梅尧臣《朝日》）

天欢日无穷，臣谏莫放献。乐极哀继之，在理亦可见。……不有失德君，焉为穑夫佃。大国尚如此，小人易流转。（苏舜钦《升阳殿故址》）

散文化又有两种表现，一是内容上如同流水帐，如梅尧臣之《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苏舜钦之《游山》。二是句法、字法上的散文化，如：

昔闻醉翁吟，是沈夫子所作，今听醉翁吟，是沈夫子所弹。（梅尧臣《送建州通判沈太傅》）

南闽章其氏，傅名字传道。（苏舜钦《答章傅》）

有些甚至难以句读，连流畅的散文亦不如，不足为训。

梅、苏还有一些词作。苏舜钦传世之作只有一首，但写得颇为豪迈，开苏轼豪放之先河：

潇洒太湖岸，淡泞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丈夫志，当景

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鹭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水调歌头·沧浪亭》)

第五节 王安石以及王令、司马光

王安石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一 王安石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王安石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期。1069年以前是读书、入仕、准备变法的时期；1069至1076年第二次罢相为主持变法时期；之后是晚年退居时期。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1042)。……调知鄞县(1047)，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1059)，以为"今天下之财为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神宗……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1068)，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

二年(1069)二月，拜参知政事。……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置三司条例司。……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安石与（司马）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

三年(1070)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复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安石执不下。……（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1074)。

八年(1075)二月，复拜相。惠卿……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上颇厌安石所为。……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1076)。……封舒国公，……改封荆。……元祐元年(1086)，卒，年六十六。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可用《本传》中的“三不足”来概括。(按：“三不足”本非王安石自己明确提出的，而是司马光根据王安石的有关言论总结出来的，可参见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一)“天变不足畏”——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除《本传》所引外，又如：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原过》)

(二)“祖宗不足法”——有强烈的变革精神，而不讳言法制和理财，又是他变法思想的两大特色。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

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答曾公立书》)

(三)"人言不足恤"——有强烈的反潮流精神。

夫小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已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孙正之序》)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由吾身。(《众人》)

孔孟之所以为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答段缝书》)

夫谤与誉，非君子之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曰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

此外王安石还是一个在出处进退上存在深刻矛盾的人，晚年溺于佛释也和此不无关系。宋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

竭节初悲力不胜，赐环终愧缪恩临。病来气弱归宜早，偷取官多责恐深。膏泽未施空谤怒，疮痍犹在岂讴吟。黄昏信马江城路，欲访何人话此心？(《次韵张唐公马上》)

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高论颇随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偶成》)

二　王安石的文学主张

(一)王安石论文很重视"道"的作用，而他所说的道，比欧阳

修更明确，即指政治。为此他不以追求文字技巧为然，不以为抒情而抒情为然。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多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上人书》)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与祖择之书》)

非夫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巧。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邻。"其斯之谓乎。(《上邵学士书》)

学问比来多可喜，文章非特巧争新。(《夜读试卷呈君实待制、景仁内翰》)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

意会未宜轻感慨，文章犹忌数悲哀。(《李璋下第》)

(二)亦主"穷工"说，强调感情作用。

《诗》行于世先《春秋》，国风变衰始《柏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皆鸣球。先王泽竭士已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圣贤与命相楯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阨以身投，坎坷坐老当谁尤。(《哭梅圣俞》)

(三)强调作家人品道德的修养。

公材卓荦人所惊，久矣四海流声名。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义排纵横。(《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画象》)

(四)主神妙平淡之风。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三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

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亦是全才，尤以文、诗著名。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赠王介甫》)

……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命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欧阳修《再论水灾状》)

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未尝刻意，殆亦天授。陈九川《王临川文集后序》)

(一) 散　文

从思想内容上说，王安石的散文集中在议论上，少有写景与言情之作。议论中又以指论国事的政论，如《上仁宗皇帝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和表现自己远见卓识的杂议，如《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为主。从艺术风格上说，王安石散文的最重要特点是文如其人，处处显示出大政治家的胸襟气度和真知卓见。

立论极严，如其为人。（刘师培《论文杂记》）

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理。（刘师培《论文杂记》）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见地深刻，立论警绝。往往能见人所不能见，道人所不敢道，因而更能切中时弊，抓住问题的关键。

荆公之所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也；荆公之所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颜元《习斋纪余》）

如《乞制置三司条例》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

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条例》）

此篇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搏虎屠龙手。（《唐宋文举要》引茅坤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语）

纲举目应，章法高古。自首至尾，如一笔书，所谓瑰玮雄放也。（《唐宋文举要》引吴汝纶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语）

2．布局谨严，思路犀利，逻辑性强，能以深刻的思想高屋建瓴地分析问题、统率材料。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

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何谓裁之以法？……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架堂立柱，将胸中所欲言者，尽数纳入，随机大发，故议论愈多，头绪愈整，由其以一线贯千条也。（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二）

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极长篇之能事。（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九）

此书几万余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唐宋文举要》引茅坤语）

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作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唐宋文举要》引方苞语）

3. 口吻坚定，语气斩绝，文势充沛，明显地带有其傲岸倔强、睥睨凡众的个性，和其思想修养相应，因而尤善于驳论。如《答司马谏议书》，后人评曰：

固由兀傲性成，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不似上皇帝书时，尚有经生习气也。（《唐宋文举要》引吴汝纶语）

傲岸倔强，荆公天性，而其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见于此。(《唐宋文举要》引吴北江语)

4. 善于在短制中翻出大波澜。

短作尤悍厉绝伦。(刘师培《论文杂记》)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唐宋文举要》引楼迂斋语)

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唐宋文举要》引沈德潜语)

此文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真可谓尺幅千里者矣。(《唐宋文举要》引李刚己语)

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雄迈英爽，跌宕变化，故能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唐宋文举要》引吴闿生语)

5. 善于写杂议文章，能从生活中常遇到的一般现象中领悟出非一般的境界，生发出令人深省的议论。如《游褒禅山记》，后人评曰：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刘熙载《艺概》卷一)

一路俱是论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文观止》评语)

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或叙事，或诠解，或摹写，或论道，意之所至，笔亦随之。逸兴满眼，余音不绝，可谓极文章之乐。(《古文观止》评语)

6. 语言于平易之中有刚劲廉简之美。

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卷一)

半山文瘦硬通神。（刘熙载《艺概》卷一）
笔力简而健。（谢枋得《文章轨范》）

（二）诗

王安石的诗有相当高的成就。

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

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特推为宋诗中第一。其最妙者在乐府，五言古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稍厌安排，七言律尤嫌气盛，然佳篇亦时在也。（贺裳《载酒园诗话》）

向谓欧公思深，今读半山，其思深妙，更过于欧。学诗不从此入，皆粗才浮气俗子也。用意深，用笔布置逆顺深，章法疏密，伸缩裁剪，有阔达之境，眼孔心胸大，不迫猝浅陋易尽。如此乃为作家，而用字、取材、造句可法。半山有才而不深，欧公深而才短。（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

1. 王安石的诗从内容上说主要以下列四类最为著称：政治诗、咏古诗、咏怀诗、写景诗。大体说来，前三类诗主要集中在他前两期，即一〇七六年以前，后一类诗在晚年写得更多更好，因而其诗的前后期风格亦不尽相同。

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唯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严深刻，皆步骤老杜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独是议论过多亦是一病尔。（《宋诗钞·临川诗钞》）

（1）政治诗

王安石不是仅以一个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身份的人来写现

实、写民生，而是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眼光来探索其社会根源，寻求其政治出路。有些诗索性直接宣传变法，如《河北民》、《兼并》、《收盐》、《省兵》、《发廪》、《后元丰行》、《歌元丰五首》等。这些诗大多以议论入诗，以古文文法入诗，直陈其事，质朴无华，充分体现其以"适用为本"、"以文为饰"的文学观，如：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兼并》）

苏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飨上。有一不飨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此公异日引国服为息之证，以行青苗之张本也。（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后元丰行》）

但也有用寓言形式写成的，如李壁注《秃山》诗曰：

似言天下生齿日众，吏为贪牟，公家无储积，而上未尽教养之方也。

（2）咏古诗

王安石写咏古诗也不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表现自己超凡出众的见识和胸襟。这些诗常在古人未到处立论，或尽翻古人，另立新论。其《读史》诗可算他咏古诗之总精神：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

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其代表作如：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明妃曲二首》）

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如"家人（至）南北"，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 大多诗贵入情，不须立异。后人欲求胜古人，遂愈不如古耳。（贺裳《载酒园诗话》）

"低徊"二句，言汉帝之犹有眼力，胜于神宗。"意态"句言人不易知。"可怜"句用意忠厚。末言君恩之不可恃。"汉恩"二句即"与我善者为善人"意，本普通公理，说得太露耳。二诗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宋诗菁华录》）

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安石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

（3）咏怀诗

王安石咏怀诗大多写其抱负及出处进退之间的矛盾心理，感情深挚，格高韵远，既有政治家的风度，又有诗人的气质。如：

缺月昏昏夜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病身最觉风霜早，归梦不知山水长。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

黄。(《葛溪驿》)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尘土我家云。莫吹尘土来污我，我自有云持寄君。(《戏城中故人》)

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君难托》)

详此诗，则安石怨望之意显然。长编：绍圣四年五月，太学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于太学曰："神考知王荆公不尽，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骇其言，不知由于安石素来之怨望非薄其君也。(《王荆公诗文沈氏注》卷二)

另外象《思王逢原三首》、《示长安君》等，也都是感情深挚之作。

（4）写景诗

王安石还写过很多律、绝体的写景诗。晚年之作尤为精工，深得唐人风味。有些诗还深含禅意，颇似王维。

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诗人玉屑》卷十七引黄庭坚语)

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叶梦得《石林诗话》)

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曾季貍《艇斋诗话》)

其作品与评价如：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

读荆公集竟，摘句如下：数句及全首者，如"一陂"云云。以上荆公佳句，皆山林气重而时觉黯然销魂者。所以虽作宰相，终为诗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九)

末二语恰是自己身分。(《宋诗菁华录》卷二)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

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叶梦得《石林诗话》)

荆公晚年闲居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盖本于王摩诘"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而其辞意益工也。(吴幵《优古堂诗话》)

"细数落花"，"缓寻芳草"，其语轻清。"因坐久"，"得归迟"，则其语典重。以轻清配典重，所以不堕唐末人句法中，盖唐末人诗轻佻耳。(吴可《藏海诗话》)

王安石还特工六言绝句：

苏子瞻作翰林日，……见王荆公旧题六言云："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流水，白头想见江南。"又云"三十年前此路，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却寻旧踪都迷。"子瞻讽咏再三，谓鲁直曰："座间唯鲁直笔力可比尔。"对曰："庭坚极力为之，或可追及，但无荆公之自在耳。"(缺名《诗事》)

2. 王安石诗在艺术上有三个共同特点。

(1)以工取胜

大抵荆公阅唐诗多，于去取之间，用意尤精。(叶梦得《石林诗话》)

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陈师道《后山诗话》)

荆公晚年诗伤工。(《王直方诗话》引陈师道语)

介甫五七言绝，当代共推，特以工致胜耳，于唐自远。……至七言诸绝。宋调坌出，实苏黄前导也。(《诗薮》外集卷五)

其作品如：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泊船瓜洲》)

王荆公绝句云：(即上引,略)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容斋续笔》卷八)

(2)以才学取胜

宋人"以才学为诗"，也始自王安石这一代。

荆公诗及四六，法度甚严。汤进之丞相尝云："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此说甚然。(曾季貍《艇斋诗话》)

其作品如：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春来。(《书湖阴先生壁》)

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云云，皆汉人语也。(按："护田"出自《汉书·西域传》，"排闼"出自《汉书·樊哙传》)。"此唯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颙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意。尝有人向公称："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之句，以为的对。公笑曰："伊但知柳对桑为的，然'庚'亦自是数。"盖以十干数之也。(叶梦得《石林诗话》)

荆公尝有诗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或谓公曰："萧何万世之功，则功字固有来处，若'恩'字未见有出也。"荆公答曰："韩集《斗鸡联句》，则孟郊云：'受恩惭始隗。'则知荆公诗用法之严如此。然"一水"云云，乃以樊哙"排闼"事对"护田"，岂"护田"亦有所出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

(3)进一步将议论入诗发展到绝句等短制之中。如：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

（三）王安石虽不以词名，但其对词的发展亦有贡献。首先是对词的看法有所提高，不满意只把词当作一种倚声之作。

古之歌者，皆先为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王安石语）

王荆公初为参政，闲日阅晏元献小词而笑曰：“宰相为此可乎？”（魏泰《东轩笔录》）

其次，王安石亦有“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卷四）的力作，对宋词题材和风格的开拓都有影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桂枝香》）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于《桂枝香》者三十余家，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词林纪事》卷四引《古今词话》语）

有些小词的风格又颇似其晚年的小诗：

揉蓝一水萦花草，寂寞小桥千嶂抱。人不到，柴门自有清风扫。（《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

四　王　令

王安石之友王令亦有较高的创作成就。

(一)生平与为人

王令(1032—1059),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年稍长,倜傥不羁束。……更闭门读书,久之所得益以闳深。……是时丞相荆国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赋《南山之田》诗往见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与共功业于天下。……以足疾终。……先生德业之敏,如驾四马驭夷路,骎骎骤驰,虽健步者邈不可及。……平生为文多操纸立书,未尝有稿。(刘发《广陵先生传》)

王令为人慷慨有大志:

季鹰范蠡未足奇,待我为名千古归。(《吴江长桥》)

脱巾坐草踏地歌,花影落酒生红波。拔剑横膝仰面笑,醒眼不识天为何?平时尘土蕴英雄,却学弄笔为雕虫。太阿补履不足用,老骥捕鼠终无功。……(《快哉行》)

我有抑郁气,从来未经吐。欲作大叹吁向天,穿天作孔恐天怒。……丈夫身在不忧困,未必天心竟不回。(《西园月夜醉作短歌二阕》之一)

故其论诗亦主雄豪奔放:

子才希世珍,拔俗起孤峭。如解万里骏,不以羁縻要。篇章缀清新,霞电绚天影。(《送赠王平甫》)

文章喜以怪自娱,不肯裁缩要有余。多为峭句不姿媚,天骨老硬无皮肤。人传书染莫对当,破卵惊出鸾凤翔。间或老笔不肯屈,铁索缚急蛟龙僵。少年倚气狂不羁,虎胁插翼赤日飞。欲将独立跨万世,笑诮李白为痴儿。……(《赠慎东美伯筠》)

(二)诗歌创作

王令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为人及审美情趣相谐,不论何种题材,都以雄豪奔放、语健格高见称。其主要手段是奇特的浪漫主

义想象和奇特的夸张与比喻。如以蝗灾为题、反映民生疾苦的《梦蝗》，咏怀的《暑旱苦热》，送别的《蕲口道中》，写景的《赠黄任道》，论诗的《寄满执中子权》等：

上天未闻间，忽作遇蝗梦。……(蝗)问我"子何愚，乃有疾我诗？……"我时愤且惊，噪舌生条枝。谓此腐秽余，敢来为人讥？……蝗曰"子言然，余食何愧哉？我岂能自生，人自召我来。……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达官贵人)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诗，子言得无迂？(《梦蝗》)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暑旱苦热》)

维舟溯江流，人力与水争。回视东下人，恍如御风行。谁能倒长江，奔泻暂西倾。聊用快客意，何惮鱼龙惊。(《蕲口道中》)

长河之流几万里，骇若泻自天上来。奔湍冲山拔地去，直有到海无邪回。人之所观乃流沫，犹以激射忧天摧。想其根源发声势，如纵烈火烧千雷。(《赠黄任道》)

我爱子权诗，苦嚼味不尽。穷思欲名状，百比无一近。初如贪追兵，屡请忽许进。旗旄交叉幢，戟剑后先刃。方争奋擎先，忽睹斩乱绚。徐驱得平郊，万甲合一阵。偏裨走起颇，中坚坐吴膑。喊呀斗志酣，仿佛穷敌讱。前军奔交兵，后马走断纼。须臾声金休，万噪快一隽。……(《寄满执中子权》)

五 司马光

司马光虽更以政治家和史学家著称，但亦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一)生平与思想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也。……群儿

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仁宗宝元(1038—1040)初，中进士甲科。……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竟不获辞。……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

诏学士议，光与……王安石同见，……安石曰："……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斗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乃得请，遂求去。……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遂罢保甲团教，……废市易法……，元祐元年复得疾，……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1086)九月薨，年六十八。(《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指归，偏于保守，并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稽古录·燕论》)

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进五规状·务

实》)

夫中和之道，崇深闳远，无所不周，无所不容。人从之者如鸟兽依林，去之者如鱼虾去水。(《与花景仁论中和书》)

这种思想导致他在文学主张及学风上比较谨严：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藏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论风俗札子》)

(二)文学创作

司马光的文学尤以散文著称，而其散文又以历史散文，特别是《资治通鉴》一书，及政论散文成就最高。

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所宜提其纲目，撮其精英，然后可以见治乱存亡之大略也。(《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进通志表》)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逾之者焉。(梁启超《新史学》)

(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苏轼《司马温公行状》)

其代表作如《资治通鉴》中的《赤壁之战》、《肥水之战》及政论文《与王介甫书》、《谏院题名记》等。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谏院题名记》）

第六节　曾巩、苏洵、苏辙

一　曾　巩

（一）生平及思想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中嘉祐二年进士第。……加龙图阁、知福州。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加巩史馆修撰，……拜中书舍人，……卒，年六十五。……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名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大不用云。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曾巩具有正统的儒家思想，且有一定的理学气，但终不同于理学家。

盖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轲氏以来，未有臻斯盛者也。……先生生昆体浸淫之后，洛学未兴之前，识抱灵珠，神超象帝，致知诚意之说，率先启钥，功良伟矣。（宁瑞鲤《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

因此在文学观上主张先道后文：

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答李沿书》）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同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目录序）

（二）文学创作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其文学创作有相当高的成就，尤以散文名世。

执事（指欧阳修）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王安石《赠曾子固》）

师事欧阳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壮年，其文儇鸷奔放，雄浑瑰伟，其自负要似刘向，藐视韩愈以下也。晚年……赡裕雅重，自成一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矣。（曾肇《南丰先生行状》）

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曾巩散文从形式上说以杂记、序文、书启等体裁成就最高。

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曾肇《南丰先生行状》）

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战国策》、《列女传》、《新序》诸目录，纯古洁净，所以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刘大櫆《唐宋八大家百篇》引方苞语）

曾巩散文的风格受欧阳修影响较大，以古雅平正、雍容冲和见称，有同欧阳修委婉舒和的一面，但缺少欧文疏宕俊逸的另一面。

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嫡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善于叙事，能根据内容需要或详赡周密，或简洁凝炼，前者如：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越州赵公救灾记》）

叙琐事而不俚，非熟于经书及管、商诸子，不能为此等文。（《唐宋文举要》引方苞语）

详悉如画，有用之文，起处用管子问篇文法，极古。（《唐宋文举要》引刘大櫆语）

其简洁者如《秃秃记》，写孙齐与杜氏、陈氏合谋欺压周氏，并害死自己与周氏亲生儿子一事。

齐独之休宁，得娼陈氏，又纳之。代受抚州司法。归间周氏，不复见，

使人窃取其所产子，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与其弟来，欲入据其署，吏遮以告齐，齐在宝应佛寺受租米，趋归，捽挽置庑下，出伪券曰："若傭也，何敢尔！"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久之，以布衣书里姓联诉事，行道上乞食。

萧贯守饶州，驰告贯。饶州，江东也，不当受诉，贯受不拒，转运使始遣吏祝应言为复。周氏引产子为据，齐惧子见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惧，则收以归，扼其咽，不死。陈氏从旁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邓旺，穿寝后垣下为坎，深四尺，瘗其中，生五岁云。

2. 长于说理。曾巩的说理文一般都论点明确，论据周详而层层深入，还常常寓说理于叙事中，或借历史故事来说明现实问题。如《墨池记》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意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3. 风格刚柔相济。柔者委婉含蓄，刚者颇具气势。前者如《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开导李不必以柳州偏远为怀曰：

其风气吾所谙之，与中州亦不甚异。起居不违其节，未尝有疾。苟违节，虽中州宁能不生疾邪？其物产之美，果有荔子、龙眼、蕉柑、橄榄，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属，食有海之百物，累岁之酒醋，皆绝于天下。人少斗讼，喜娱乐。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故谓之不可；如有其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为一乡一县，其德义惠爱尚足以薰蒸渐泽，今大者专一州，岂当小其官而不事耶？(《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文来得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刘熙载《艺概》卷一)

后者如：

呜呼，平甫！决江河，不足以为子之高谈雄辩；吞云梦，不足以为子之博闻强记。至若操笔为文，落纸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穷，秘怪恍惚，亦莫之系，皆足以高视古今，杰出伦类。(《祭王平甫文》)

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道山亭记》)

前水陆二段，何减韩柳。(《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八)

4. 结构谨严，章法精妙。

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七)

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寄书致谢，多推重欧公之辞。然因铭祖父而推重欧公，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至其文纡徐百折，转入幽深，在南丰集中，应推为第一。(《古文观止》评语)

此书(指《寄欧阳舍人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唐宋文举要》引方苞语)

但曾文也有弱点：

其辞皆谄而哀。

其文与识皆未达于大通。(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

曾巩不以诗名，至有"曾子固短于韵语"(《后山诗话》)之说，但其诗吸收了韩愈、欧阳修的某些特点，尚有一些古朴典雅、格

调超逸的作品。

海浪如云去却回，此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西楼》）

云帆十幅顺风行，卧听随船白浪声。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还对纸窗明。（《离齐州后绝句》）

以句格求之，则其至者，直与陶、谢、鲍、韩并有千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

二 苏 洵

（一）生平及文学主张

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当至和、嘉祐之间，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1056），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间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无穷。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

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初，修为上其书，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苏洵思想上也有值得称述者，即敢于大胆突破儒家思想：

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

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苏洵文学观可称述者有三。一主“有为”：

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江行唱和集序》)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衰，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

二主“自然”，这是其美学观的核心。

……是水也，而风实起之；……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虵，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回，……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苏洵《仲兄文甫字说》)

三主“个性”：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指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上田枢密书》)

(二)散 文 创 作

苏洵的文学创作以散文见称，其中尤以议论见长。

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

得而读者皆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曾巩《苏明允哀辞》)

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苏洵对自己的文章也颇为自负：

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苏洵《上皇帝书》)

具体而言，苏洵的文章内容上“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邵博《闻见后录》引王安石语)(按：这句话在当时含有离经叛道的贬义。茅坤《苏文公文钞引》亦云：“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古六艺之遗。”)尤以言兵为擅场，指陈古今形势，颇能切中时弊：

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苏洵《上韩枢密

书》）

好为谋策，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曾巩《苏明允哀词》）

其代表作如：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权书·六国》）

谓此悲六国乎？非也。刘六符来求地，岁币顿增，五城十城之割，如水就下，直易易耳。借古伤心，淋漓深痛。（《唐宋文举要》引储欣语）

老泉原是借六国以讽宋，读者需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过珙《古文评注》卷十一）

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唐宋文举要》引茅坤语）

从艺术风格上看，苏洵虽自我标榜师法多门（见上引《上田枢密书》），但最突出的特点乃是"词辩闳伟"的纵横家色彩。具体说文章大多立论精辟，且能开门见山，发语惊人；论述开合变化，曲折深微，富有感情色彩和雄辩力；还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而其语言明朗畅达、警策犀利，踔厉风发，且多用排偶，既保留了策士、纵横家固有的色彩，又删汰其过分的夸饰而揉进宋人畅朗的特点，形成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炼的一家之风。

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曾巩《苏明允哀词》）

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然而有识之士，犹有讥焉，良以其立论之驳，而不能尽合古人之道也。（朱夏《答

程伯大论文》)

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苏洵《谏论》)

到底脱不得纵横习气。(李涂《文章精义》九九)

其学本于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古六艺之遗。(茅坤《苏文公文钞》引)

其作品如：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其祸蔓延，五公子争立，迄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管仲论》)

通篇总是责管仲不能临没荐贤。起伏照应，开阖抑扬。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紧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观止》评语)

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故忘覆溺之道也。(《审敌》)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心术》)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按："勇"者指"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而"无不谏"者；"勇怯半"者指"赏而后谏"者；"怯"者指"刑而后谏"者。)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谏论下》)

另外苏洵还有一些书启赠序之作，其中也不乏名篇，如《送石昌言使北引》、《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类文章大多宛转曲尽，感情真切。但有时因过于追求警策，以至发生“苏家立论，多自骋笔力，未必切当事情”(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六)的现象。

苏洵不长于诗，但非不能诗。

《后山诗话》载《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苕溪渔隐》引苏明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不傍醉中来”等语，以谓后山谈何容易，便谓老苏不能诗，何诬之甚。仆谓后山盖载当时之语，非自为之说也。所谓明允不能诗者，非谓其真不能，谓非其所长耳。(王楙《野客丛谈》)

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叶梦得《避暑录话》)

其作品如：

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将芹芷荐君盘。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拄杖挂经须倍道，故山春蕨已阑干。(《送蜀僧去尘》)

由于苏洵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有其相应的地位：

迹接庐陵如针芥之相合、水乳之交融者，尤必推眉山苏轼父子间也。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兄弟。(邵仁泓《苏老泉先生全集序》)

三　苏　辙

（一）生平及思想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1061)……置之下等。……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青苗法)不可，安石怒，将以加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1070)。……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1079)，五年不得调。……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1086)，为右司谏。……迁起居郎、中书舍人，……进户部侍郎，……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1089)，……使还，为御史中丞(1090)。……六年，拜尚书右丞(1091)，……落职知汝州(1094)，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1097)，……徽宗即位(1101)，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筑使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张方平《瑞桂堂暇录》)

苏辙亦反对王安石变法，亦不同意司马光尽罢新法，晚年笃信佛老。

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民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

而商贾皆病。(《自齐州回论时事书》)

身心本空，万物亦空，诸差别相，皆是虚妄。(《等轩说》)

合吾儒于老子，犹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逢之。(朱熹《杂学辨》)

苏辙在文学主张上最推崇“养气”说：

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上枢密韩太尉书》)

篇中以“激发志气”四字做个主脑，其行文错落奔放，数百言中有千万言不尽之势，想落笔时，正当志气激发之后也。(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六)

(二)文学创作

苏辙的文学创作以散文成就最高。可和其父、兄相媲美：

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

盘木根柢，轮囷离奇，老泉氏之文也；天半浮云，随意收转，又若好花美女，人人悦目，东坡氏之文也；汪洋淡泊，其意想态度，仿佛山林处士之言，颍滨氏之文也。(邵希雍《三苏文集序》)

议者谓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文忠亦尝称之，以为实胜于己，信不诬也。（刘大谟《栾城集序》）

其散文的艺术风格以平稳淡泊中时见波澜疏宕为主。

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气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书》）

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刘熙载《艺概》卷一）

子由之文，其奇峭处不如其父，其雄伟处不如其兄，而其疏宕嫋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定公文钞》卷八）

其在议论上则表现为反复曲折，穷尽事理，还常能做到铺陈譬喻，情理兼到，如：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黄州快哉亭记》）

《上太尉书》（即《上枢密韩太尉书》）高奇豪迈，《快哉亭记》汪洋若千顷波，皆次公集中第一乘文字。（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二）

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发，后幅俱从谪居中生意。文势汪洋，笔力雄壮，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古文观止》评语）

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之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偾。登坂崄而马不蹶。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尽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于弊车羸马而行丘山之重，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崄，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急于丰财。（《上皇帝书》）

其在写景上则表现为传神写意，疏宕有致。如：

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陁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武昌九曲亭记》)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嘉祐中，戍秦中。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与人，而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胀懑，无所不至。既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不死。(《孟德传》)

第四章 苏　轼

第一节 苏轼其人

一　生　平

苏轼的生平大致可分为四期：

（一）王安石变法前，名震京师、初入仕途，初陈政见时期。（1036—1069）

（二）熙丰变法时，出离中央、历任四州、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期。（1069—1085）

（三）元祐更化时，重回中央、历任要职，但又不苟合于司马光、连放外任时期。（1085—1093）

（四）哲宗亲政、新党复起后，贬至岭南、海南时期。（1093—1101）

苏轼（1036—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十年，……（母）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嘉祐二年（1057），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五年，调福昌主簿。……复对制策（1061），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61）。……直史馆（1065）。……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

四年，……轼上议，…… 即日召见，……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1071)。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1074)。……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 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徙知湖州(1079)，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1080)。……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遂手札移轼汝州(1084)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神宗崩(1085)，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 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不以为然。……寻除翰林学士。二年(1087)，兼侍读。三年，权知礼部贡举。……

四年(1089)，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馆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浚二河以通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六年(1091)召为吏部尚书，……改翰林承旨。……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七年，徙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

书。……

八年(1093)，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

绍圣初(1094)，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二 思想及政治态度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苏轼世界观、社会观的复杂性

苏轼的世界观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自然世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二是认为这一切变化又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三是这种变化的理论又"多切人事"。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策略一》)

阳至于午，未穷也，而阴已生；阴至于子，未穷也，而阳已萌。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苏氏易传》)

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日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

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问养生》)

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苏氏易传》)

这些观点必然导出相应的政治观，而这又集中体现在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如既对现实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因而反对因循苟且，主张变革，但又反对骤变而主张渐变；既讲法，但又反对仅讲法治，而更重人治和德政；反对开源理财，主张节俭重义。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策略一》)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天下常患无财，……天下常患无兵，……天下常患无吏。(《思治论》)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策略一》)

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策略三》)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思治论》)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上神宗皇帝书》)

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上神宗皇帝书》)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再上皇帝书》)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上神宗皇帝书》)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

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上神宗皇帝书》)

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神宗皇帝书》)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再上皇帝书》)

综上所举，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从总体来讲虽持全面反对态度，但他决不是顽固的保守派，至多是有一些保守的因素而已。更何况苏轼对某些新法持反对态度是事出有因的，而对某些新法又不是一概反对的。

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当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后有失陷之罚，为陛下官吏，不亦难乎？故臣以为既行青苗法，则不当禁抑配，其势然也。(《再上皇帝书》)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上皇帝书》)

(司马)光即与臣论当今之要，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首》)

由此观之，是其（指司马光等人）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辩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首》)

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

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辩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首》)

更何况评价苏轼的政治思想不能仅以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如何为唯一标准，而应看到更多的方面——苏轼是一个非常爱民爱国的良吏。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颍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策断一》)

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壖。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镮。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

(二)苏轼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复杂性

三教合一，既互相吸收，又互相否定的倾向在苏轼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苏辙《东坡先生墓

志铭》)

苏轼在政治思想上跳不出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刑赏忠厚之至论》)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志林·论商鞅》)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扬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子思论》)

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自汉以来，道术不出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六一居士集叙》)

苏轼虽对释、道思想有时予以批判，但释、道思想对其影响甚巨，"早岁便怀齐物志"，特别是在仕途上屡遭打击之后，释、道的出世和超世思想就越发严重，几乎成为其人生修养的精神支柱。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汙自落，表里翛然，

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答秦太虚书》)

但苏轼谈佛论道并非迷信其宗教思想，而是取其超然物外，排除苦闷的一面。所以他对禅宗和老庄思想格外感兴趣。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

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怡神遣日。(《与王定国书》)

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志林·雪堂问潘邠老》)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腊日游孤山》)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歇。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到得？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防熟歇。(《志林·记游松风亭》)

刘伯伦(伶)常以锸自随，曰："死即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椁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死矣，何必更埋？"(《志林·刘伯伦》)

总之，苏轼杂取各家思想，并将其相通之处融合成自家之思想。在政治态度上和任职时期多取儒家；在人生修养和贬居时期多取释、道；既"奋厉有当世志"，又能在失意时随缘自适，采取超脱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最终导出"安和"和尽人事而后知命的人生态度。

宰相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南华

长老题名记》)

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次韵参寥寄少游》)

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问养生》)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墨妙亭记》)

三 性 格

与其政治思想相一致，苏轼的性格也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是一个耿介正直，坦率直爽，绝不“缄口随众”，宁失其意，而决不失其正的人，其性格有极认真、极挚着的一面。

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府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倅厅题名记》)

余天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

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自称)与温相知甚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扬元素书》)

另一方面，苏轼又是一个随缘自适，处逆如顺的人，性格中又有极随便、极通脱、极放达的另一面。

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

仕路崎岖，群言摧沮，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登州谢

宣诏赴阙表》)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食荔枝》)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另外，苏轼还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和各类人亲密相处，且极幽默、风趣的人。

第二节　苏轼的文艺观

苏轼的文艺观极其丰富深刻。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深入探讨和认识，是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划时代贡献。而其美学理论的核心乃在于"和谐"。其具体论述围绕以下四方面。

一　文与道

苏轼在文道观上继承了"重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实用性，反对华而不实的不良文风。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

缅怀嘉祐初，文格变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调和椒桂酽，咀嚼沙砾碜。广眉成半额，学步归踔踸。维时老宗伯，气压群儿凛，蛟龙不世出，鱼鲔初惊谂。至音久乃信，知味犹食椹。至今天下事，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朕。(《监试呈诸试官》)

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

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与元老侄孙四首》)

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

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

但苏轼并不过分宣扬文学的道德作用，他能更自觉地以一个文学家自居，更自觉地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因而也才遭到理学家的不满。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引)

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答谢民师书》)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过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缘他都是因了作文渐渐地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朱熹《朱子语类》卷八)

二　新与变

苏轼的文艺观是建筑在求新求变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只有求新求变才能创一家之风。为此他提倡各种风格。

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唐氏六家书后》)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

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与鲜于子骏书》）

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谢欧阳内翰书》）

但苏轼又反对过分地求新求奇以至走向怪僻。

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尔。（《与鲁直二首》）

诗须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题柳子厚诗》）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三 真与理

对"真"与"理"的追求是苏轼论述文艺自身规律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苏轼对文艺规律的一系列深入探讨都是以此为纲的。他所追求的"真"与"理"不但指生活、自然中的真与理，而且指艺术上的"真"与"理"。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之不可不谨也。（《净因院记》）

苏轼还从多方面探讨了达到"真"与"理"的艺术手段。

（一）重"意思"，"取其意气所到"（《跋宋汉杰画山》）。

传神之难在目，……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吾尝见

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传神记》）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昔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中体也。（《评诗人写物》）

（二）要"得之于象外"，才能"咀嚼有味"（《邵茂诚诗集叙》）。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吴道子画》）

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唐末司空图……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书黄子思诗集后》）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白石诗说》引苏轼语）

（三）既重有我之境，多著自我之感情色彩，又重忘我，以便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石壁上……》）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

（四）既要苦于"经营"，又要抓住"兔起鹘落"间产生的灵感。

经营初有适，挥洒不应难。(《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

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书蒲永昇画后》)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

（五）要有纯熟的艺术媒介和艺术功力，对文学来说即是“词达”。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

今年适燕蓟，明年走蛮荆，东观尽沧海，西涉渭与泾。归来闭户坐，八方在轩庭。(《张寺丞益斋》)

读破万卷诗愈美。(《送任伋通判黄州》)

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次韵孔毅父集古人诗》)

大抵作诗当日锻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字。(《记王平甫诗》)

（六）多方面培养艺术鉴赏力。

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琴工。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授经台》)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怀西湖》)

四 空与静

空静观是苏轼文艺观中最具哲学意味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利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来探讨对生活的深入和对生活的抽离之间的辩证关系。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邱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送参寥诗》）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渠。（《读道藏》）

心闲诗自放，笔老语反疏。（《广倅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

为此，他特别推崇平淡自然、独得神韵的意境。而这种平淡有韵的意境，决非象宋初诸人提倡平易只为了实用而已，它已具备充实的美学内涵。

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仆曩于长安……》）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评韩柳诗》）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追和陶渊明诗引》）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

后》)

第三节　苏轼的散文

苏轼散文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部分集中在赋、论、策、序、记、书、杂著、史评、题跋、杂记中，既有高文典册，也有短章小品。尤善于议论与抒情。

苏文的议论又可分为政论、史论、文艺论等。其政论、史论的内容极为深刻，虽有时不免偏颇，但绝少空洞地议论，大多与经世治国有密切关系；也绝少政客作风，大多是其政治思想的直接表白。这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方法有关。而其文艺论的内容大多精辟之至，这又与他高度的艺术修养有关。苏文的抒情极具个性，是他坎坷遭遇及放旷性格的生动自白。

余尝谓坡公一切杂文，圆融精妙，千古无匹，活祖师也。惟说道理，评人物，脱不得宋人习气。(《三苏文范》引袁宏道语)

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长公合作》引袁宏道语)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苏轼《答李端叔书》)

苏轼散文的总成就，在于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独特发展。其文章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总风格在他所批判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与深奇迂怪之间；既有魏晋之自由通脱，又有唐宋之明白简练；既有欧阳修之纡余委备，又增加了变化流转；既有韩愈之气盛言宜，又增加了更多的自然清新。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吕本中

《紫微诗话》）

雄视百代，自成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引《御制文集序》）

（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宋濂《文原》）

庄之幻，马之核，陶之逸，白之超，苏氏盖集大成云。（《三苏文范》引商辂语）

高山巨川，崄岩万状，浩漫千顷，可望而不可意者，苏之大也；名园曲槛，绕翠环碧，十步一停，五步一止，而不欲去者，苏之细也；疏雨微云啜清茗，白雪浓淡总相宜者，苏之闲雅也；风涛烟树，晓夕百变，剡峦夷曲，精入转佳，令人惊顾错愕而莫可控揣者，苏之奇怪也。（《三苏文范》引杨士奇语）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具体而论，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以下列三方面最为显著。

一　平谈与情韵

苏文能于平淡自然、通脱畅达之中自带有一种超凡入化的情韵、排界雄浑的气势和直率深挚的感情。平淡自然是北宋散文的总特色，气势磅礴是韩愈散文的总特色，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又能从中带有如此天分和真情则是苏轼的独诣。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上梅龙图书》）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

文态如天际白云，飘然从风，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为而然，云亦不知其所以然。（金圣叹《上梅直讲书》眉批见《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

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刘熙载《艺概》卷一）

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王圣俞《苏长公小品》）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能触著耳。（刘熙载《艺概》卷一）

东坡天仙化人，其于文章，驱使惟心。无不如志，最为流俗所慕爱，学者纷纷摹拟，徒滋流弊。不知公文天马行空，绝去羁绊，固无轨辙可寻也。（《唐宋文举要》引吴北江语）

其文如《记承天寺夜游》，如诗如画，如置身于琼楼玉宇中：

东坡杂记有寂寥短章而函虚神于实叙。意到、笔到、神到，字里行间，自然韵流，有在笔墨蹊径之外者。如《记承天寺》，似约而丰，似寂寥而酣足，笔情萧闲，其原盖出《檀弓》，意在笔先，神余篇终。（《苏长公合作》引袁宏道语）

仙笔也。读之觉玉宇琼楼，高寒澄澈。（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九）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有深刻之议论，又有平凡之叙事，也有婉娩之抒情；有文、有诗；有哭有笑；既是文艺书札，又是悲痛挽歌。确实是篇如行云流水的文章。

自画法说起，而叙事错列，见与可竹法之妙，而公与与可之情，尤最厚也。笔端出没，却是仙品。（《三苏文范》引邱濬语）

戏笑成文，文中化境，公天才真不可及。（《苏长公合作内外篇》引）

诙诸游戏皆可书而诵之，此记其一斑也，须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学，学之辄俚俗村鄙，令人欲呕矣。明袁中郎诸人制作何如？不若且放让坡老独步。（《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

又如《答秦太虚书》，感情真挚、娓娓如村谈，但不失庄、禅

之意趣：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豫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

无一毫装点，纯是真率。他文如说官话，此等文如打乡谈。官话可学，乡谈不可强也。(《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引)

二 流转与新奇

于圆活流转之中，自有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纡余委备是欧文的特色，而富于新变，“每篇辄出新奇语”(苏轼《晁君成诗集引》)，追求最大的表达自由则又是苏文的独诣。

尝闻(按：当为闻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语)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密而不可窥；唐以后之文，不能无法而能不失乎法，故其为法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至眉山父子，有法不拘于法，无法而能自为法，此其所以独有千古。(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目》序)

奇正相生，冥明互藏，虚实代投，疾徐错行，歧合迭乘，顺逆旋宫，方圆递施，有无相君。(《三苏文范》引杨慎语)

长公文，犹云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淡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指。(《三苏文范》引茅维语)

六砚铭，俱相题发挥，无中生有，熟看之，悟作文法。自然小题大做，枯题润做，俗题雅做者，勿以铭言轻视之。(《三苏文范》卷十五引袁宏道语)

如《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写得高下抑扬，龙蛇变幻：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刑赏忠厚之至论》）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东坡平生极熟此书，故其为文驾空行危，惟意所到。其论刑赏也，曰"杀之，三"等议论，读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由来，将无作有，是古今议论之杰然者。（《三苏文范》卷五引罗大经语）

以"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二语作主，文势如川云岭月，其出不穷。……圆熟流美如是，宜后世墨卷不矜高格也。（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

又如《留侯论》即是一篇见地新颖，善从古人未到处入手的翻案文章。

一篇纲目在"忍"字。（吕祖谦《古文关键》）

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滚滚议论。（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

此文若继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引王慎中语）

博浪沙击秦，一事也；圯桥进履，又一事也。于绝不相蒙处，连而合之，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二）

意实翻空，辞皆征实。读者信其证据，而不疑其变幻。（徐乾学《古文渊鉴》卷五十）

此篇善于用虚，都是将无作有，空中结撰，文情缥缈，千丈游丝。至其引合着实处，亦如雄博鸷击。（吕留良《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

因其富于变化，所以很多文体在苏轼笔下都有发展，叙事、议论、抒情的结合更加紧密。如记中多带议论，这也正是宋文的普遍倾向，如《石钟山记》：

通篇讨山水之幽胜，而中较李渤、寺僧、郦元之简陋，又辨出周景王、

魏献子之钟音，其转折处，以人之疑起己之疑，至见中流大石，始释己之疑，故此记遂为绝调。(《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杨慎语)

此翻案也。李翻郦，苏又翻李，而以己之所独得，详前人所未备，则道元亦遭简点矣。文最奇致，古今绝调。(《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

记山水，并悟读书观理之法，盖臆断有无，而或简或陋，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体神行，末幅尤极得心应手之乐。(《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三)

又如论中多形象描绘和生动比喻，深受《战国策》之影响，有鲜明的策士之风。现以《教战守策》中一段为例：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教战守策》)

此篇文字绝好，词意之玲珑，神髓之融液，势态之翩跹，各臻其妙。(《三苏文范》卷九引宗臣云)

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觉切理厌情。中一段，可悟却疾，可悟防乱。(《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二)

以譬喻为正论。(《苏长公合作》卷五引钱文登语)

此段以养身喻治国，明悉婉至，神流词王，如叠峰层峦，种种争丽。(《苏长公合作》引李九我语)

又如将传统赋变而为散体赋，这是继欧阳修之后使赋从汉大赋，到魏晋骈赋，到唐之律赋，转而为散文赋的一大贡献。如

《赤壁赋》：

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

赤壁二赋，皆赋之变也。此又变中之至理奇趣，故取此可以该彼。（《三苏文范》卷十六引锺惺语）

以文为赋，藏叶韵于不觉，此坡公工笔也。凭吊江山，恨人生之如寄；流连风月，喜造物之无私。一难一解，悠然旷然。（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出入仙佛，赋一变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一）

予尝谓文章仙也。读此二赋，令人有遗世之想。（《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

又如营建之记，往往不记日月之久远，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人物传记，不写世系之生平，官爵之升迁，皆为"变体"。

苏轼这种圆活变通的手法颇得力于《庄子》、《战国策》以及禅学。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为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

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惠洪《跋东坡沉池录》）

苏长公通禅理，故其文荡。（袁枚《与友人论文书》）

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序，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钱谦益《读苏长公文》）

前段（指《日喻》一文）言道之不可求，后段言求之当以学，而皆喻言之。然前段从喻入正，后段从正出喻，使两喻相承而不排。（《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

未尝见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学而强求其得，是一意。前后两意，俱用设喻成文，妙悟全得《庄子》。愈浅近言，道愈明，所云每下愈况者耶？（《唐宋八家文读本》）

千古谈道者依附影响之习，被公一口打併尽。（《苏长公合作》卷八）

公之以文点化人，如佛家参禅妙解。（《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

三　雄浑与雅谑

除上两点外，苏文有时还具有气势雄浑、和善于雅谑的特点。这既继承了韩愈的特点，又不失苏文的本质。

永叔厚重渊洁，故其文委曲平和，不为斩绝诡怪之状，而穆穆有余韵，子瞻魁梧宏博，气高力雄，故其文常惊绝一世，不为鞔昆细语。（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

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三苏文范》卷七引杨慎语）

东坡之文浩如河汉。（王元构《修词鉴衡》引《横浦日新》）

大苏文一泻千里。（刘熙载《艺概》卷一）

东坡多雅谑。（曾敏行《独醒杂志》）

如《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公作韩公庙碑及诗，即如韩公作《樊宗师墓志铭》，不独文肖其人，抑且人摹其文。（《苏长公合作》卷七评语）

行文之排宕闳伟，即置之昌黎集中，几无以辨，此长公出力模写之作。（《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引唐介轩语）

此文止是一气挥成，更不用波澜起伏之势，与东坡他文不同，其磅礴澎湃处，与昌黎大略相似。（张伯行《唐宋八家文钞》）

文亦以浩然之气行之，故纵横挥洒，而不规规于联络照应之法。（《唐宋八家文读本》）

时出险怪，盖游戏三昧，间一作之也。（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第四节　苏轼的诗

一　内容特色

苏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唐宋两代的优良传统，充实博大，言之有物。

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叶燮《原诗》》)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着不得，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者，而其格亦渐粗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具体而言以表现自我，反映现实，歌颂山河，品评艺术，描写风俗诸方面最为突出。而其较前人创新处主要表现在：

(一)在表现自我时，突出地塑造了自己旷达的"坡仙"性格，这样的诗人主人公在以前诗人的笔下还是少有的。如：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云："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隐，故再迁也。(曾季狸《艇斋诗话》)

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

另外像《初到黄州》、《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自题金山画象》等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在反映现实时，直接把诗歌作为政治反对派的斗争工

具，"讥讽朝廷政事阙失"（《乌台诗案》引苏轼语），在以诗干政方面比杜甫、白居易走得还要远，最后竟导致"乌台诗案"的发生。如：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之二）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之四）

轼意言是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意言但将盐法宽平，令人不带刀剑而买牛买犊，则自力耕，不劳劝督也。以讥讽朝廷盐法太峻不便也。

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著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乌台诗案》）

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

所以前人评曰：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杨时《龟山语录》）

按：通过这些评价，恰能看出苏轼以诗干政的强烈针对性、斗争性。

当然，苏轼也有很多没陷入到新旧党争中而直接揭露社会弊端，同情人民疾苦的好诗，如《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

堂读书》、《荔支叹》等。

(三)苏轼歌咏自然的作品数量非常多，内容非常丰富，风格更是多种多样，还带有深厚的自我感情，美学情趣也显得更为高雅，这也是对前人同类题材诗的发展。如仅在通判杭州时就写下了《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望海楼晚景五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有美堂暴雨》等一系列名作。

(四)苏轼品评艺术包括诗、画、书法、音乐的诗作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达到最高水平。这是他对诗歌题材开拓上的重大贡献。可以说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修养都在这些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如：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

(前首)"直以诗画三昧举示来哲"。"次首言竹、言花、言雀、言蜂、又言花之枝、花之叶，花间之雨，雀之翎，蜂之蜜，合之广大，折之精微，浓淡浅深，得意必兼得格。(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

(五)描写民风民俗也是苏轼继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传统并加以发扬的特色之一。如描写过年风俗的《馈岁》、《别岁》、《守岁》,描写经济生活的《无锡道中赋水车》、《秧马歌》、《石炭》，描写医术的《赠眼医王彦若》等。现以后首为例：

针头如麦芒，气出如车轴。间关脉络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净眼，内景含天烛。琉璃贮沆瀣，轻脆不任触。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笑谈纷自若，观者颈为缩。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

二　艺术特色

（一）讲究才学

所谓讲究“才学”，当包括推重才气与注重学问两方面。苏轼诗对此都有所表现。

1. 在才气与学问二者之中，苏轼更注重前者，苏轼大量的诗歌理论都是强调这一点的。（可参见第二节所引）和黄庭坚相比，苏轼更重才，黄庭坚更重学，这是二人重要的差异。后人的评价也多从这方面立论。

东坡诗不可指摘轻议，词源如长河大江，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湖，读者幸以此意求之。（许顗《彦周诗话》）

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口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广、程不识之治军，龙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诘也。（晦斋《简斋诗集引》引陈与义语）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晬语》）

子瞻虽体格创变，而笔力纵横，天真烂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

坡公天才，出语惊人。（《容斋随笔》卷十四）

东坡诗纯以气运，振笔迅书，未尝于字句求工，古人所云“万斛源泉不择地出”者。（《苏辛诗话》）

苏轼的才气首先表现在生动活泼、丰富浪漫的想象上。如：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饱食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东坡作此诗，词格超逸，不复蹈袭前人。……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轼平生得意诗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

读前半竟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饱食"一转。此种诗境从少陵《乐游园歌》得来，寓其神理而化其畦畛，斯为千古绝作。（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

其次表现在他细致的观察力与细腻的表现力上。许多看似平淡的题材在他的笔下都触处生春，极尽深曲之妙。如：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苏轼《汲江煎茶》）

东坡煎茶诗云："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又翻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杨万里《诚斋诗话》）

细腻而出于脱洒。细腻诗易于黏滞，如此脱洒为难。（纪昀批点《苏

文忠公诗集》卷四三）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据《尔雅》）故坡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七字非泛咏景物，可见坡诗无一字无来历也。（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三）

非但风韵之妙，盖河豚食蒿芦则肥，亦梅圣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无一字泛设也。（王士禛《渔洋诗话》）

吹哇风馨，适然相值。（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

此是名篇，兴象实为深妙。（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六）

再次表现在构思布局的波澜起伏，变化莫测上。如《荔支叹》：

"君不见"一段，百感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本为荔支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六）

耳闻目见，无不供我挥霍者。乐天讽喻诸作，不过就题还题，那得如许开拓。（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九）

章法变化，笔势腾掷，波澜壮阔，真太史公之文。（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

2. 苏轼在讲究才气的同时也讲究学问，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使事用典上。这又是其诗很重要的特征。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施注苏诗·注苏例言》）

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王十朋《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序》）

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碑刻中事、州县图经事，错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类古人诗句用事有所不尽，引用一时小话不用故事而句法高胜，句法明白而用意深远，用字或有未隐，无一字无来历，点化古诗拙言，间用本朝名人诗句，用古人词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参差之语言，诗中自有奇对，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谣言，用经史注中隐事，间俗语俚谚诗意物理，此其大略也。（赵夔《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序）

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八）

世人皆学东坡，拉杂用事，顷刻可以信手填凑成篇，而不解其运用点化妙切之至于斯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

如《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有句云：

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道经以项肩骨为玉楼，眼为银海。起粟，谓冻起肉上为生粟。次公曰：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妆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苏轼诗集》卷十二引王文诰注）

（二）讲究议论

在诗中发议论非始自苏轼，但苏轼在继承前人，特别是韩

愈、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基础上于诗中善议论，且表现得更自觉、更成熟，却是事实。

子瞻以议论作诗。（张戒《岁寒堂诗话》）

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心地空明，自然流出。（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苏诗议论之优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1．不空发议论，或者能成功地借助于形象，使其议论增加了一种飘逸隽永、才气横溢、富有魅力的韵味，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梅、欧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毛病。或者能和叙述紧密结合，边叙边议，使这些议论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洞察作其坚实深厚的基础。前者如《王维吴道子画》：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王维吴道子画》）

道元（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通，此中极有区别。自宋元以来，为士大夫画者，瓣香摩诘则有之，而传道元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公（苏轼）画竹实始摩诘。（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

以史迁合传论赞之体作诗，开合离奇，音节疏古。道子下笔入神，篇中摹写亦不遗余力。将言吴不如王，乃先于道子极意形容，正是尊题法也。后称王维，只云画如其诗，而所以誉其画笔者甚淡，顾其妙在笔墨之外者，自能使人于言下领悟，更不必如《画断》凿凿指为神品、妙品矣。（汪师

韩《苏诗选评笺释》）

神品妙品，笔势奇纵；神变气变，浑脱浏亮。一气奔赴中，又顿挫沉郁。所谓“海波翻”，“气已吞”，“一一可寻源”，“仙翮谢樊笼”等语，皆可状此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

后者如《荔支叹》。“我愿天公”四句即是在叙述进贡荔支的历史上所发的议论，且转入对现实的批判。“吾君所乏”二句，又是在叙述进贡茶叶的基础上所发的议论，并转入结尾二句。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九曰：“此二句（指雨顺二句）王本所有，他本亦有无者。纪晓岚以为误增，非是。题既曰叹，自应落到此二句。”

2．议论本身新奇警策，富有启发性，充分显示了作者思辩的敏锐，识见的卓越，并创造了一批“哲理诗”。“哲理诗”虽不能说始自苏轼，但在他手下才形成局面却是事实。如《题西林壁》，后人评曰：

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

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三）

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三）

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陈衍《宋诗精华录》）

又如《琴诗》，意在阐发美产生于主客观之间，回答了自己所提出的“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听僧昭素琴》）的问题。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

《楞严经》：“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此诗宗旨，大约本此”。（冯景《苏诗续补

遗》)

(三) 善于雅谑

有意识地提倡谐谑风格始自欧阳修，而较多地在创作中体现此种风格的始自苏轼。

东坡公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也。然颇恨似东方朔谏，时杂滑稽，故罕见蕴藉。(《竹庄诗话》引《蔡百衲诗评》)

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浑入却打猛浑出也。(《苕溪渔隐丛话·东坡五》)

如《戏子由》：不仅用典巧妙，而且对新法充满讥讽，诙诡有奇趣。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戏子由》)

前后平列两段，末以四句作结，宛丘低头读书而有昂藏磊落之气，别驾画堂高坐而有气节消缩之嫌。其所齐名并驱者，独文章耳，而文章固无用也。中间以"画堂五丈容旂旄"对"宛丘学舍小如舟"，以"重楼跨空雨声远"对"斜风吹帷雨注面"，以"平生所惭今不耻"，对"先生不愧旁人羞"，以"居高志下真何益"对"头虽长低气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势，不独气节消缩者虽云自适，即安坐诵读者岂云得时？文则跌宕昭彰，情则欷歔悒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

心所痛疾而反言出之，语虽戏谑而意甚愤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四）善于比喻

比喻虽是诗人共用的手法，但苏诗却用得最好，堪称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之王。不但比喻妥帖、生动、形象、新奇，而且形式多样，有倒喻、博喻、长喻、曲喻、复喻。（按：曲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喻不是互相补充的，而是由此及彼的派生关系。复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喻既不是平行的，又不是派生的，而是复合在一起，生出一个新的含义。）

子瞻作诗，长于比喻。（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

如形容借酒浇愁、细浪彩霞、时日艰难、岁末光阴、人生短暂渺小分别为：

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有如辘轳索，已脱重萦绕。（《正月九日，有美堂饮……》）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游金山寺》）

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次前韵寄子由》）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守岁》）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

按：以上皆为长喻，且最后一例与律诗对仗相结合。

用博喻形容顺流而下的轻舟为：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

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之类是也。（《容斋三笔》《韩苏文章譬喻》）

联用比拟，局阵开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创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只用一"有如"贯下，便脱去连比之调，一句两比，尤为创格。（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

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用倒喻形容西湖之美为：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苏东坡不甚喜妇人，而诗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为戏谑耳。其曰："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乃评书之作也；其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乃咏西湖之作也。其曰："戏作小诗君勿诮，从来佳茗似佳人"，乃谢茶之作也。如此数诗，虽与妇人不相涉，而比拟恰好，且其言妙丽新奇，使人赏玩不已，非善戏谑者能若是乎？（袁文《甕牖闲评》卷五）

用曲喻形容月光，用复喻形容自己坎坷飘泊而守志不渝为：

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和李太白》）

风里扬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别子由三首》）

第五节　苏轼的词

苏轼的词在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

苏轼本是诗、文、词全才的作家。其诗、文、词的创作，从绝对水平来说本处于伯仲之间。但在苏轼以前，诗文都已达到很

高的水平，而词则不然，所以从相对水平来说词似高于诗、文，此其一。就词本身来说，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扩大到词的领域，对词的内容、风格进行了革命性地突破与创新，从此，词史走上了新的里程。此其二。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

苏轼对词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认识上的突破

苏轼对词的认识不同于前人。苏轼以前的人无不把词只看成诗余小道，如晏殊称填词为“呈艺”，欧阳修称填词为“聊陈薄技”，但苏轼则不然，他有意识地提高词的地位，将它看成和诗具有同等作用的新文体。

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继勉之。（《与蔡景繁书》）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也。（《与陈季常书》）

所以后人常用“以诗为词”之类的话评价苏词，不管其褒贬义如何，但客观上都说明词至苏轼笔下确已向诗靠拢。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

工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

（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词论》）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王灼《碧鸡漫志》）

二　内容上的突破

刘熙载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卷四）此语虽略有夸大，但基本符合实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抒情词

苏轼以前的词并非不抒情，但他们的抒情绝大部分缺少个性真情，像李煜那样的抒情佳作实在是太少了，更何况李煜之抒情局限在一个非常窄的范围内。苏轼则不然，其抒情面之广确乎前无古人，决非仅囿于传统的男欢女爱之情了。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新轩乐府》卷三六）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指词中传统的男欢女爱之情）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王若虚《滹南诗话》）

具体说来，以下四种严肃博大的抒情在前人作品中是很少有

的。

1． 从政之情。以词揭示入仕与归隐的深刻矛盾，当自苏轼始。如：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

按："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见《东坡乐府笺》所引）固不可信，但此词显系为王安石变法而发则是实情。

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蝶恋花》）

2． 爱国之情。这和李煜感慨一己王朝之灭亡还不同，因此也可视为苏词内容上的开拓。《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皆是，以后者下阕为例：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按：此词"西北望，射天狼"显系为辽与西夏而发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又显系以魏尚自比，自誓建功边陲的决心。

3． 怀古之情。苏轼之前已有若干怀古之作，但无论哪个作家，无论其质与量，皆不能和苏轼相比。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满江红·江汉西来》、《永遇乐·明月如霜》等皆为旷世之佳作，以后者为例：原序曰："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后人评曰：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坡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张炎《词源》卷下）

东坡守徐，移书彦升曰："彭城八咏如燕子楼篇，直使鲍谢敛手，温李变色也。"（《西清诗话》卷中）

4． 人伦之情。苏轼之前只有寥寥几首泛咏友情之作，而苏轼将它扩大到不但写朋友之情，而且写兄弟之情、师生之情、夫妻之情等严肃的感情，使词的功能和境界大为扩展。

写朋友之情的如《南乡子·送扬元素还朝》、《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江城子·别徐州》、《满庭芳·别黄州》、《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回。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

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者。词境至此观止矣。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贴之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写兄弟之情的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前有小序，特标明为和子由之作）、《西江月·黄州中秋》、《满江红·怀子由作》等。其中自以第一首为千古绝唱。

写师生之情（指怀念老师欧阳修）的如《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水调歌头·落日绣帘捲》、《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等。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

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张嘉父谓余曰：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惠洪《石门题跋》卷二)

自词产生后，词家多以它赠妓，所以人们在抒发夫妻之情时只用诗不用词。苏轼毅然打破之，写下千古名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二）咏物词

咏物词虽不始于苏轼，却盛于苏轼。敦煌词中已有咏物之作，但艺术上太粗糙，转入文人手中后，咏物之作数量少且格调低。入宋后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苏轼手下才蔚为大国。

其咏物之作约近三十首。

优秀的咏物之作不但要重形似，而且要重神似；不但要写出物象，还要写出寄托。苏轼恰能达到这一水平。

诗难于咏物，词尤为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张炎《词源·咏物门》）

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咏物矣。（沈祥龙《论词随笔》）

东坡《定风波》（按：乃咏梅之作）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按：乃咏荷之作）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刘熙载《艺概》卷四）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水调歌头》（按：当指咏琵琶的"呢呢儿女语"）、《卜算·雁》、《贺新郎》（按：当指咏梅的"乳燕飞华屋"）、《水龙吟》（按：当指咏柳絮的"似花还似非花"）诸篇犹为绝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其作品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

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蓼园词选》）

按：所谓"寂寞"之感当如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所云："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因此如按张惠言《词选》卷一所言，也未免过于深文周纳，穿凿附会：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东坡乐府笺》引)

又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亦是咏物佳作，后人评曰：

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张炎《词源》卷下)

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

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东坡《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杨花》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亦同此意。（刘熙载《艺概》卷四)

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首四句是写杨花形态，"萦损"以下六句，是写望杨花之人之情绪。二阕用议论，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蓼园词选》）

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沈义父《乐府指迷》）

苏轼的咏物词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史达祖等人都有很多优秀的咏物之作。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史达祖）《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王国维《人间词话》）

(三)农　村　词

苏轼以前描写农村生活的词极少，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也多是些假古董，真正的农村词，当从苏轼始。其作品有《望江南·春已老》、《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五首等共十余首。以后者为例，前有小序，其一、二两首曰：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三 风格上的突破

苏轼以前，婉约词风一统词坛，虽然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突破了婉约之风，但终未形成新的风格。到苏轼笔下，这种柔媚香软的单一风格彻底被打破，苏轼在婉约之外又树豪放与旷达两种风格，使词坛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

（一） 豪放风格

豪放风格的内含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以“豪放”作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始自唐司空图。唐宋人所说的“豪放”面较宽，包含“豪迈”与“旷放”两方面。凡音律、内容、风格上能突破常规者皆可曰“豪放”。到明代张綖以后豪放概念开始缩小，专指今之所谓豪迈奔放之意了。现代人所说豪放一般仍延续这种概念。本处所云亦如此。

继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渔家傲·十二月严凝天地闭》、苏舜钦《水调歌头·潇洒太湖岸》、王安石《桂

枝香·登临送目》等作，苏轼创作了一系列豪迈奔放、激昂磅礴、恢宏刚健风格的词。使豪放风格正式成为词中一品，这是他给词坛带来的最具有震动力的创新。

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东坡词当作如是观。（王士祯《花草蒙拾》引黄庭坚语）

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历代诗余》卷一一五引陆游语）

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张綖《诗余图谱》）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郭麐《灵芬馆词话》）

苏词豪放风格的艺术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将充沛激昂甚至悲壮苍凉的感情融入词中；二是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慷慨豪迈的形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三是以奔放雄豪的音调著称。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指《江城子·密州出猎》），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

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题是怀古，竟是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

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蓼园词选》）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徐釚《词苑丛谈》）

苏轼豪放词给后代带来巨大影响。北宋时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就有继作。至南宋则蔚为大国，形成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

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

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刘熙载《艺概》卷四）

晁无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沈咽则过之。（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二） 旷达风格

豪放风格虽是苏轼极具响影的创调，但鉴于数量较少，很难称得上是苏词的主要风格。而苏词数量最多，且能渗透到各种题材和风格，最能代表苏轼思想性格特点的，乃是那些表现其疏狂不羁，超尘拔俗，通脱豁达，潇洒飘逸，乐观开朗情怀的旷达词。

东坡之心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

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所谓“铜琶铁板”的高歌“大江东去”者，只能代表苏词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说苏轼给词带来豪放的风格则可，但豪放却不能概括苏词。……十之六七（属于）清旷。（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旷达风格的表现可从思想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两方面加以探讨。

从思想表现手法上看，又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忘掉自我，把自我化入到大自然中去，从而得到超脱；二是扩大自我，充实内心，从而包蕴万物，超脱世俗；三是淡泊明志，向往归隐，从而与尘俗隔绝，甚而以饮酒谈禅来麻醉自己。三者殊途同归，目的都在调整自己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在平衡与和谐中保持自己旷达的情趣和修养。

前者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西江月·照野瀰瀰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现以《水调歌头》为例，后人评曰：

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澒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

按通首只是咏月耳。前阕是见月思君，言天上宫阙，高不胜寒，但仿佛神魂归去，几不知身在人间也。次阕言月何不照人欢洽，何似有恨，偏于人离索之时而圆乎？复又自解，人有离合，月有圆缺，皆是常事，惟望长久共婵娟耳。缠绵惋恻之思，愈转愈曲，愈曲愈深，忠爱之思，令人玩味不尽。（《蓼园词选》）

“人有”三句，大开大阖之笔，他人所不能。（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中者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

桐》、《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等。如后人评《定风波》曰：

此足以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按：此词之情趣正如《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结句所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后者如《南乡子·苒苒中秋过》、《八声甘州·有情风》、《哨遍·为米折腰》、《无愁可解》、《满庭芳·蜗角虚名》、《行香子·清夜无尘》等。如：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主要有二：一是善于创造清空之意境，不管是写人、咏景、状物，都善于制造一种清新疏朗、闲适淡雅、具有神仙之姿的格调；二是善于虚实结合，借助浪漫主义的想象将心境、物境交错融和在一起，表现其超越时空的情怀。

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黄庭坚语）

落笔皆绝尘耳。（《溥南诗话》引陈师道语）

高处出神入天。（王灼《碧鸡漫志》）

具神仙出世之姿。（刘熙载《艺概》卷四）

北宋词唯苏文忠之清雄，敻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王鹏运《半塘遗稿》）

东坡之旷在于神。（王国维《人间词话》）

其作品如：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并序）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明月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水龙吟》）

突兀而起，仙乎，仙乎！"翠壁"句，奇崭不露雕琢痕。上阕全写梦境，空灵中杂以凄丽。过片始言情，有沧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云梦"二句，妙能写闲中情景。煞拍不说梦，偏说梦来见我，正是词笔高浑不犹人处。读东坡先生词，于气韵、格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匪可以词家目之，亦不得不目为词家。世每谓其以诗入词，岂知言哉！（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苏轼的旷达风格对后代也有深远影响，北宋毛滂、谢逸，黄庭坚、晁补之，南宋陈与义、张孝祥、朱敦儒等人都多此种风格：

（晁补之）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晁无咎词》）

陈去非……有《无住词》一卷，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

（陈去非词）笔意超旷，逼近大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

也。于湖紫微张公(张孝祥)之词，同一关键。……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哉！(汤衡《张紫微雅词序》)

(三) 婉约风格

苏词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婉约词。这些婉约词也达到很高水平，且在很多方面有所创新。

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意，《哨遍》一曲，檃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张炎《词源》)

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而《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令十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贺裳《皱水轩词》)

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苏轼对婉约风格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虽写传统情词，但少玩弄口吻而多怜惜口吻，甚至出以赞美。

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其次在写作技巧上更趋于成熟完美，富于变化，把很多作诗的手法运用到填词中。

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刘熙载《艺概》卷四)

其作品如：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髯(翁)直是轶伦绝群。(王士禛《花草蒙拾》)

“枝上”二句，断送朝云；“一声何满子，肠断李延年，”正若是耳。(《草堂诗余正集》卷二)(按：“断送朝云”指苏轼侍妾朝云之死，参见《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丛谈》)

柳绵自是佳句，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蓼园词选》)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贺新郎》)

换头处不欲全脱，不欲明黏，能如画家开阖之法，一气而成，则神味自足，有意求之不得也。宋人多于过变处言情，然其气已全于上段矣，另作头绪，便不成章。至如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其换头“石榴半吐”，皆咏石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其换头“缥缈孤鸿影”，皆咏鸿，又一变也。(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刘体仁语)

前一阕是写所居之幽僻，次阕又借榴花以比此心蕴结，未获达于朝廷，又恐其年已老也。末四句是花是人，婉曲缠绵，耐人寻味不尽。(《蓼园词选》)

颇欲与少陵《佳人》一篇互证。(谭献《复堂词话》)

四　音律上的突破

苏词正处于极讲音律的时代，但苏轼的总原则是让形式服务于内容，既照顾到词的音乐性，又不过多地受其限制，在词的音乐形式上也持一种大胆革新的精神。贬之者认为苏轼不懂音律；

平生不能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

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处，正以不能唱耳。（彭乘《墨客挥犀》）

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拘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沈义父《乐府指迷》）

其实大量的材料证明苏轼是精晓音律的：

苏在儋州时，常负大瓢，行歌田间，所歌皆哨遍也。（《历代诗余》卷一一五）

杨花词初若豪放不入律吕，得而视之，声韵谐婉。（朱弁《曲洧旧闻》）

读此词（指《醉翁操》），髯翁之深于律可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所以还是陆游等人所评最为中肯：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补之语）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老学庵笔记》）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

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阕，《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阕，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阕，《永遇乐·如此江山》阕等篇，其句法连属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出入……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按：腔调之突破词律处，今已不得知，句法连属处仍可得而闻，仅以《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为例：

"大江东去"词，三"江"、三"人"、二"国"、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到处，他字不可代，虽重无害也。（俞文豹《吹剑录》）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如《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语）

第五章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文学，诗词成就较高，散文成就较弱。而诗词又呈现出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内容上不如北宋中期诗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宽阔，因而思想意义相对薄弱。二是艺术上更刻意追求，因而造成诗词的艺术性有更趋于成熟的一面；但有时又因过于追求表现手法，又造成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反而有不如北宋中期文学自然完美的另一面。

这一时期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晁补之以诗名，而秦观、贺铸、周邦彦则以词名。

第一节　黄庭坚　陈师道　张　耒　晁补之

一　黄　庭　坚

黄庭坚在文学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一因他是诗、词、文全才的作家，并有自己一套独到的文学见解；二因他被后人推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之首。甚至被推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苕溪渔隐曰：余尝读《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此语盖本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叙》而言。（《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

江西诗社，山谷实主夏盟。（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

黄山谷、陈后山两家诗……乃本朝诗祖。（谢枋得《与刘秀岩论诗》）

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

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东都事略·山谷传》）

（一） 黄庭坚的生平、思想、政治态度

1． 黄庭坚的一生大致可以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较为顺利；后期除徽宗即位初年时，则长期被贬。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举进士，调叶县尉（1067）。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1072），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知太和县（1080），以平易为治。……

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1085)。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

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艰，……服除，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1094），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1094），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骫法。以亲嫌，遂移戎州（1098），庭坚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

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1100），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1101），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1102），至之九日罢，主管玉隆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1103）。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瓌伟之文，妙绝当世；善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2. 黄庭坚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圆融释、道两家，构成内心洞达世事，外表和光同尘的独特思想，尤其强调“正心”、“克己”、“静虑”、“主敬”等，颇受一些理学的影响。

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次韵答王慎中》）

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戏效禅月作远公咏》）

大概佛法与《论语》、《周易》意旨不远。（《与王雍提举》）

古人学问，亦别无用处，举其心以加诸彼而已。（《与胡少汲书》）

（黄云）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欲进道，须谢外慕，乃得全功。又云：置心一处，无事不辨。读书先令心不驰走，庶言下有理会。……又云：学问须从治心养性中来，济以玩古之功。（袁参坡《庭帏杂录》卷下引）

苕溪渔隐曰：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云：“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其苦。”可谓能坚忍者也。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于诗句中可见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

3. 黄庭坚的性格和政治态度都比较超脱，不以贬谪为意，虽属旧党，但对新旧党争持较公允的态度。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竹枝词》）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

鲁直于怡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学，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杨清亭诗后》）

横祸所加，随处安受，不悔不折。（包恢《跋山谷书范孟博传》）

（二） 黄庭坚的文学主张

黄庭坚有一套独到的、系统的、对后代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文学主张。后人对这些主张的评价有毁有誉，需要认真加以辨

析。

1。 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魄。即使格外强调继承，但其目的仍在创新，即“以故为新”(《再次韵杨明叔小序》)。

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听它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四首》之三)

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王若虚《滹南诗话》)

2. 强调创新的核心乃在于超俗。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书嵇叔夜诗与侄榎》)

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嵇叔夜诗与侄榎》)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

3. 尤其重视师法、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成就。黄庭坚毕竟是在繁荣的唐诗之后和宋代的欧、苏之后出现的作家，丰富的文学遗产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借鉴，努力向前人学习，提高诗歌的意境和语言表现力，本是无可非议，也是正视现实的表现；但在积极借鉴的同时，黄庭坚又过于强调从前人现成的诗句中“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过于强调对篇章、字句等外部形式的锤炼，而忽略了从社会生活这个创作源泉中吸取最丰富的营养，因而又造成了“重流轻源”的缺陷。对此，前人又有很多或毁或誉的评价。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又如李翰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然其病如前所论（指气不长）。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乐天诗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黄庭坚语）

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吕本中《紫微诗话》）

（黄庭坚）又云："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陈善《扪虱新语》上集卷三）

置一字如关门之键。（黄庭坚《跋高子勉诗》）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乎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黄庭坚《寄王观复书》）

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范温《潜溪诗眼》）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尔。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虽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见，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其妙处，不专在于是也。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后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王若虚《滹南诗话》）

4．黄庭坚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而且还曾明确地反对文学艺术直接干预社会生活，提倡温

柔敦厚、"不怨之怨"的诗风。这和他政治上比较超脱，思想上某种程度地受理学影响分不开。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世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过，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书》）

谓其怨邪？则其言仁义之泽也；谓其不怨邪？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不怨之怨也。（《胡宗元诗集序》）

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答王观复书》）

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耳。（《与洪驹父》）

但黄庭坚毕竟是关心社会生活、重视诗歌内容的人，因此在某些时候又能冲破自己设下的范围。

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题柳子厚诗》）

读老杜诗，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笔砚，玩岁月矣。（《与孙克秀才》）

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潘镎《潘子真诗话》)

(三) 黄庭坚诗的思想内容并不十分丰富深刻，主要以下列三方面为主：

1. 写得最好最多的当属那些表现诗人自我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揭示了自己孤傲高洁、卓行特立，但又不免陆沉的精神

世界和不幸遭遇，揭示了自己和社会的矛盾，以及如何超脱这种矛盾。如其名作《登快阁》、《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等都属于这类主题。又如：

仕路风波双白发，闲曹笑傲两诗流。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白头。（《次韵盖郎中》）

地偏未堪长袖舞，夜寒空对短檠灯。（《次韵几复》）

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卧龙偃蹇雷不惊，公与此君俱忘情。（《次韵黄斌老》）

2. 黄庭坚还有很多题画、论诗、咏物之作。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他高度的美学、文化修养，而且也从侧面表现了自己的节操和情趣。题画诗如《题竹石牧牛》，论诗诗如《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咏物诗如《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都是优秀之作。现以最后一首为例：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

先从猩猩引入，然后转入笔字，题径甚窄，不得不如此展步，冯氏讥其次句不入笔字，竟是不知艰苦语。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三四可以增人智慧，五句却太宽，结微近纤，然小题不甚避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七）

咏物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宋人《咏猩猩毛笔》云："生前几两屐，身后五车书。"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王士祯《分甘余话》）

3. 黄庭坚也有一些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有直抒所见所感的，如《上大蒙笼》，有借送别酬赠来表达政见的，如《送范德孺

知庆州》，有借咏史以抒发感慨的，如《老杜浣花溪图引》、《书摩崖碑后》。又如：

朔方频年无好雨，五种不入虚春秋。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復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地之划劃水 觱 沸，十户八九生鱼头。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刺史守令真分忧，明昭哀痛如父母。庙堂已用伊吕徒，何时眼前见安堵！疏远之谋未易陈，市上三言或成虎。祸灾流行固无时，尧汤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投胶盈掬俟河清，一箪岂能续人命？虽然犹愿及此春，略讲周公十二政。风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谈幸听之。(《流民叹》)

熙宁二年，河北干旱后又遭水灾，流民南渡，就食襄叶间。所云疏远之谋，老生常谈者，山谷是时必陈救荒之策也。(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十)

此外，黄庭坚还写过一些没什么社会意义的诗。

山谷最不爱集句，目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谓词人滑稽，未足深诮也。山谷知恶此等，则药名之作，建除之体，八音列宿之类，独不可一笑耶？(《滹南诗话》)

(四) 黄庭坚诗的艺术成就及艺术特色

黄诗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但前人的某些评价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口笔，穿异穴，间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口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

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今古，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

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现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

余谓宋人之诗，黄山谷为冠，其体制之变，天才笔力之奇，西江诗派世皆师承之。夫论诗至宋，政不必屑屑规摹唐人。当宋风气初辟，都官、沧浪自成大雅，山谷出，耳目一新，摩垒堂堂，谁复与敌？虽其时居苏门六君子之列，而长公虚怀推激，每谓效鲁直体，犹退之之于孟郊、樊宗师焉，矧其它邪！匡庐彭蠡之胜，不乏诗才，前乎山谷者有临川焉，有庐陵焉。山谷之诗力可以移王、欧之席，而其盘空硬语，更高踞于梅、苏之上，所谓西江诗派也。（田雯《芝亭记序》）

方纲按：坡公之外又出此一种绝高之风骨、绝大之境界，造化元气发泄透矣，所以有“诗到苏黄尽”之语。（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十）

但黄诗毕竟是极具个性和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尚奇，几乎成为论诗者对他众口一词的评价。（按：可参见《后山诗话》、《藏海诗话》、《围炉诗话》、《昭昧詹言》等。）这种特色使黄诗独具一种标新立异、超尘拔俗的个性。

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苏轼《东坡题跋》卷二）

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张耒《读黄鲁直书》）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人当永以为法。（吕本中《紫微诗话》）

鲁直颇能开辟，如虬髯客耻自从龙，要亦倔强海外耳。（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

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

但过于求奇，有时就不免生硬造作。

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知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远愈近。（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周亮工《书影》卷二）

山谷所得于杜，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以易夫向来一切意浮功浅、皮傅无真意者；其于巨刃摩天，乾坤摆荡者，实未能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

窃谓黄与苏同时，才力本不及苏，顾不肯自下，欲用间出奇以求胜，而不知其入于魔道，不徒老僧藜杖、瘦驴脚跟，全无生气也。缘其一意刻削雕镌，隐辞继语，自鸣得意，甚于狞狰恶浊，不可向迩。（张晋本《达观堂诗话》卷四）

按：以上诸条，除最后一条贬斥过分外，其余所言皆较中肯。

为了追求这种生新、深奇的意境，黄庭坚特别注重对篇章、字句、韵律、修辞的锤炼。其佳者使诗歌显得越发格高意远、挺健峭拔，其劣者又使诗穿凿拗折，太费安排。

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任渊《山谷诗内集注序》）

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盖其胸中有数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费衮《梁溪漫志》卷七）

山谷作诗，有押韵险处，妙不可言。如《东坡效庭坚体》诗云："我诗如曹邻，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气，拂拂意表。（刘壎《隐居通议·山谷诸作》）

后辈作花诗，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黄鲁直《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月烘荀令炷炉香。"乃比美丈夫。（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五）

（唐人）虽用助语辞，而无头巾气。宋人黄、陈辈效之，如"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流。"岂止学步邯郸，效颦西子已哉！（杨慎《升庵诗话》）

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风雅自此扫地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山谷……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未为大害。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是用主人三请事，如《咏竹》云："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残暑已趋装，好风方来归；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谓残暑趋装，好风来归，苦雨解严、诸峰现状，亦无不可。至如"提壶要酤我，杜宇赋式微"，则近于凿，不可矣。……（吴沆《环溪诗话》卷中）

现以《登快阁》的有关评价为例：

山谷元丰间宰吉之太和，秩满，有《晚登快阁》诗；（诗略）此阁一经品题，名重天下，前后和者无虑数百篇，罕有杰出者。近世文溪李公昴英一绝云："赋诗江阁凭栏日，伸足城楼濯雨时。逆顺竟殊同一快，先生学力岂专诗。"命意造句俱切。文溪自注云："山谷谪居宜州城楼，得热疾，病中以簷溜濯足，连称快哉，未几仙去。"（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

此诗见《山谷外集》，为太和宰时作。吕居仁谓山谷妙年诗已气骨成就，是也。山谷生于庆历五年乙酉，至元丰四年辛酉作邑，三十七矣。纪批：起句山谷习气，后六句意境殊阔，此佳人乃指知音之人，非妇人也。（方回《瀛奎律髓》附纪昀《刊误》卷一）

山谷《登快阁》诗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此但以"远大"、"分明"之语为新奇，而究其实，乃小人语。（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至宋之山谷，诚不免粗疏涩僻之病。至其意境天开，则实能辟古今未泄之奥妙，而《登快阁》诗亦其一也。顾诋为小儿语，不知何处有此等小

儿能具如许胸襟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十四)

起四句且叙且写，一往浩然，五六句对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谓寓单行之气于排偶之中者。姚先生曰："能移太白歌行于律诗。"愚谓小谢《冬日晚郡事隙》等篇，山谷所全本，可悟为诗之理。(《唐宋诗举要》引方东树语)

2． 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善于在诗中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其佳者确能做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其劣者缺乏生气，缺乏诗意，甚至饾饤罗列，点金成铁。

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缺名《南窗纪谈》)

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沈作喆《寓简》卷八)

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

一日，因坐客论鲁直诗体致新巧，自作格辙，次客举鲁直题子瞻伯时画竹石牛图诗云："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如此体制甚新。公(韩驹)徐曰："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盖是李白《独漉篇》也。(范季随《室中语》见《诗人玉屑》卷八)

山谷《咏明皇时事》云"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诗。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亦伤心。"全用乐天诗意。乐天云："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此所谓夺胎换骨者是也。(《曾季貍《艇斋诗话》)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吾尝作诗题其编后，略云："端求古人遗，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亦自有优劣：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呈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云，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瓯北诗话》卷十一）

黄庭坚这种作法对后代，特别是江西诗派影响很大：

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迳，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李屏山《西岩集序》）

黄鲁直诗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释氏语，牛揆随于㳌渍之中，本非其所长也。而乃字字剽窃，万首一律，不从事于其本，而影响于其末，读之令人厌。（吴莘《视听钞》）

兹举《寄黄几复》一诗的有关评论为例：

或称鲁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以为极至。鲁直自以此犹砌合，须"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此乃可言至耳。（吕本中《童蒙诗训》）

张文潜谓余曰："黄九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奇语。"（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鲁直寄黄从善诗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云云。初二句为破题，第三、第四句为颔联。大凡颔联皆宜意对。春风桃李但一杯，而想象无聊屡空为甚；飘蓬寒雨十年灯之下，未见青云得路之便，其羁孤未遇之叹具见矣。其意句亦就境中宣出，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知，直谓境句，谬矣。（普闻《诗论》）

亦是一起浩然，一气涌出。五六一顿，结句与前一样笔法。山谷兀傲

纵横，一气涌现，然专学之，恐流入空滑，须慎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

3. 但黄庭坚毕竟还有一些清新流畅、含蓄隽永、古朴自然、感情真切的作品。

读黄豫章诗，当取其清空平易者，如《曲肱亭》：……（原诗略）不堪娇揉，政自佳。（贺裳《裁酒园诗话》卷五）

"褰衣步月踏花影，烟如流水涵青蘋，"坡诗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鲁直诗也。古今描写月中物景，有此入神之笔？（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

又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馆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4. 黄庭坚的某些诗还带有一种诙谐的味道，这也是他对诗歌风格的某种发展。

山谷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五）

鲁直《乞猫》诗云："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虽滑而可喜，千载而下，读者如新。（陈师道《后山诗话》）

（五） 黄庭坚的词

黄庭坚的词亦有相当成就，在北宋后期具有相当地位，后人常以秦（观）黄并称，然平心而论黄不及秦，且风格上也有较明显差异。

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甚远。（彭孙遹《金粟词话》）

陈后山云："子瞻以诗为词，虽工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予谓后山以子瞻词如诗，似矣；而以山谷为得体，复不可晓。晁无咎云："东坡词多不谐律，盖横放杰出，曲子中缚不住者。"其评山谷则曰："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耳。"此言得之。（王若虚《滹南诗话》）

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冯煦《蒿庵论词》）

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苏，亦去耆卿远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黄词内容上更为狭窄，多描写流连诗酒的士大夫生活及感受，甚至有一些庸俗猥亵之作，但一些歌咏自然风光，表现自我胸怀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黄词似乎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豪放、奇横、清旷、婉丽之作皆有。豪放如黄庭坚自称其《念奴娇·断虹霁雨》"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又如：

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惟见雕弓白羽，铁面骇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　汉夫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作翠娥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水调歌头》）

奇横之作如：

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傲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云："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来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清旷之作如：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鹧鸪天》)

婉丽之作如：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清平乐》)

山谷云："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际春归，也过吴中路，君行到处，便快折河边千条翠柳，为我系春住。"三词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胜，终不若元梁贡父云："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为洒脱有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

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眼，汗浃瞢腾醉。"前三语犹可入画，第四语恐顾、陆不能著笔耳。黄又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贺裳《皱水轩词筌》)

黄词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时出俚语"，有时甚至"可谓伧父之甚"(贺裳《皱水轩词筌》)，以至有些词的风格颇似后世之曲。

山谷词酷似曲，如《归田乐》云："对景还消受。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儿有。忆我又唤我、见我、瞋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则勾，又是尊前眉峰皱。是人惊怪，冤我忒撋就。拼了又舍了，一定是这回休休，及至相逢又依旧。"撋，如专切，挼也。(李调元《雨村词话》)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刘熙载《艺概》卷四)

黄庭坚的散文成就不很高，他自视与晁无咎相伯仲。(见王

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

山谷诗律精深，是其所长，故凡近于诗者无不工，如古赋与夫赞铭有韵者率入妙，他如记序散文，则殊不及也。(刘壎《隐居通议》卷十八)

二 陈 师 道

(一) 陈师道其人

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年十六，蚤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留受业。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元祐初，苏轼……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家素贫，或经日不炊，妻子愠见，弗恤也。久之，召为秘书省正字，卒，年四十九。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财十一。……初游京师，踰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官颍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与赵挺之友婿，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绵，妻就假于挺之家，问所从来，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宋史》卷四四四《陈师道传》)

……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苏轼《荐布衣陈师道状》)

陈师道的文学见解有同于黄庭坚之处，亦重工力和诗法，讲究"无字无来处"(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下)

潘邠老云："陈三所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此语为得之。"然余见山谷有"学诗如学道"之句，陈三所得，岂其苗裔耶？(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陈无己先生语予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

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练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像之乎？”(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陈师道《后山诗话》)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杨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但他也能注意到另一面——自然：

然鲁直、后山论诗亦有极精者。……后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又曰："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耳。"(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七)

(二) 文学创作

陈师道以诗名，其诗曾享有很高的声誉，和黄庭坚、陈与义被合称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师道无己。……其才不可敌。……"(惠洪《冷斋夜话》卷二)

张文潜之诗曰："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是其可传真在此而不在彼矣。(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

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在苏门六君子中，亚于黄而高于晁、张也。(方回《瀛奎律髓》卷十

五)

其五言古诗出入郊岛之间，意所孤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处，则未脱江西之习。七言古诗颇学韩愈，亦间似黄庭坚，而颇伤謇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长也。五言律诗，佳处往往逼杜甫，而间失之僻涩。七言律诗风骨磊落，而间失之太快太尽。五七言绝句，纯为杜甫《遣兴》之格，未合中声。长短句亦自为别调，不甚当行，大抵词不如诗，诗则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则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论诗。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与义及师道为三宗，推之未免太过；冯班诸人，肆意诋排，王士祯至指为钝根，要亦门户之私，非笃论也。其古文在当日殊不擅名，然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下，殆为欧、苏、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弃短取长，固不失为北宋巨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山集》)

大抵说来陈诗有以下两种风格：

(一)讲苦吟，重锤炼，求新奇，斗工力，近似黄庭坚，虽有些力作，但多数情况却是想力逼杜甫而不至，"拆东补西裳作带"，以至弄得词涩而言苦。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

履常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每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婴儿稚子，皆抱寄邻家以避之。其用意精专如此。(毛晋《汲古阁书跋·后山诗话》)

章叔度宪云：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陈长方《步里客谈》)

少游在黄陈之上。黄鲁直意趣极高，陈后山文字才气短，所可尚者步骤。(韩淲《涧泉日记》卷上)

后山不及工部者，工部笔力霈然，如天涵地负，而后山则得之之难，此其一也。如杜诗，……所谓乾坤端倪，轩豁呈露者，后山则无之，此其二也。后山如……，皆可谓沉着痛快，然杜工部……其工处直与造化相等，

浑积而无迹，可见宋人力极其描摹，终不及自然之工，后山未免刻露，此其三也。工部诗所谓远则千里，近在目前，放去收来，无所不可；后山开阔处少，见有执着处，则不能开拓说，……此其四也，后山于诗尾多喜作一联对，其体反弱，此其五也。后山虽不及工部，然却是杜之气象，其好处却有味处可寻，故必得后山地位，然后可参工部。譬如孔子作圣工夫，无迹可见，善学者且学颜子，庶可下手处。（陈模《怀古录》卷上）

予读陈后山集，而叹杜之未易学，而不可以不学也。杜诗沉而雄，郁而透，后山只得其沈郁，而雄力透空处不能得之，故弥望皆晦僿之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

池塘青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后山诗则味如嚼蜡，读之令人气短。如"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二句，系集中五律起笔，竟成何语？真谓之不解诗可也。拥被呻吟，直是枯肠无处搜耳。（李调元《雨村诗话》）

现择其较佳之一例：

断墙着雨蜗生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珠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春怀示邻里》）

淡中藏美丽，虚处着工夫，力能排天斡地，此后山诗也。（《瀛奎律髓》卷十）

起二句言居处之荒凉，五六句言节候之暄妍，故两联写景而不为复。刻意镌削，脱尽甜熟之气。以为排天斡地，则意境自高，推许太过。（《瀛奎律髓》所附纪昀评语）

（二）陈师道终师事曾巩多年，故亦有平淡自然真率之作，这些作品虽非他的刻意之作，数量也不多，但往往反是其诗中的精华，特别是一些写给亲人的诗尤佳。

后山虽自见豫章之诗，尽弃其学而学焉，然其造诣平淡，真趣自然，

室豫章之所缺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又如"去国犹能别，途人始欲愁；非关遮极目，自是怯回头，"……读之一唱三叹，真能有可群可怨之风，其视李长吉等镂冰刻楮以为工，而不足以兴起人者有间矣。其《妾薄命》、《送内》、《送三子》、《忆幼子》、《喜三子至》等作，可与工部《石壕吏》、《无家叹》诸篇相表里，皆有补于风教。(陈模《怀古录》卷上)

孟东野但能作苦语耳，后山之诗，于淡泊中醇醇乎有醇味，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卢文弨《后山诗注跋》)

《送外舅郭大夫西川提刑》云："丈人东南行，复作西南去。连年万里别，更觉贫贱苦。王事有期程，亲年当喜惧。畏与妻子别，已复迫曛暮，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盗贼非人情，蛮夷正狼顾。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虑。万里早归来，九折慎驰骛。嫁女不离家，生男已当户。曲逆老不侯，知人公岂误。"《别三子》云："夫妇有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乎何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那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儿，我怀人得知？"《示三子》云："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此数诗沛然至性中流出，而笔力沉挚又足以副之，虽使老杜复生不能过。(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

陈无己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为无面饼"(巧媳妇做不得无面饦饦)，"不应远水救近渴"，"谁能留渴须远井"(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瓽间终一碎"(瓦罐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调"，"一生也作千年调"(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拙勤终不补"(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丈斧斫丁手摩娑)，"惊鸡透篱犬升屋"(鸡飞狗上屋)，"割白鹭股何足难"(鹭鸶腿上割股)，"荐贤仍借命"。……皆世俗语。(庄季裕《鸡肋篇》卷下)

三 张 耒

（一） 生 平

张耒（1052—1112）字文潜，楚州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人……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倡三叹之声。

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迁秘书省正字，……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坐党籍徙宣州，……徽宗立，……知兖州，……颍、汝二州，崇宁初，复坐党籍落职，主管明道宫。……

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作诗晚岁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

（二） 文学主张

张耒的文学观可称述者有二，一曰明理，二曰平畅，为此他特别反对刻意求奇，虽与黄陈等同为苏门学士，但论诗却有明显差异。

抑某之所闻，所谓能文者，岂谓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为主也。……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独传，岂独传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答李推官书》）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或者讥方回好学能文，而惟是（指词）为工，何哉？余应之曰：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

亦不自知也。(《东山词序》)

(三) 文学创作

由于张耒的文学主张明显地不同于黄庭坚、陈师道，所以其创作实践也明显地有别于他们。张耒以诗名，其最大特点是内容充实，主题突出，说教性强，极富关心人民的内容，文风平易而质朴，不管叙事或写景纯用白描，有如叙说家常，绝少使事用典，但有时似乎过于草率。这些特点在古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君诗容易不着急，忽似春风开百花。上苑离宫曾绝艳，野墙荒径故幽葩。惬心刍豢非杂俎，乘世江河自一家。(晁补之《题张文潜诗册后》)

晚爱肥仙(张耒之绰号)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杨万里《读张文潜诗》)

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其诗如：

城头日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北邻卖饼儿每五更未息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作诗且有所警示秬、秸》)

春郊草木明，秀色如可揽。雨余尘埃少，信马不知远。黄乱高柳轻，绿铺新麦短。南山逼人来，涨洛清漫漫。人家寒食近，桃李暖将绽。年丰妇子乐，日出牛羊散，携酒莫辞贫，东风花欲烂。(《感春》)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初见嵩山》)

其草率成篇者如《京师废宅》：

当道朱门自昼扃，高堂歌吹久无声。古窗雨湿昏残画，朽树缀阴长寄生。门下老人时洒扫，旧时来客叹平生。（按：此韵重复）艳姬骄马知何处，独有庭花春正荣。

四 晁补之

（一） 生平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今山东省钜野县）人。……十七岁……著《七述》以谒州（指杭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章惇当国，出知齐州。……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复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论起，……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大观末，出党籍，起知达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宋史》卷四四四《晁补之传》）

（二） 文学主张

晁补之认为文学只是政治的"缘饰"，因而倡导重质轻文说：

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言辞者，特以缘饰而行之耳。（《海陵集序》）

但他仍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他认为创作应源于自然，这对杨万里的理论有深远影响：

学有人民可尝试，诗须山水与逢迎。（《送曹子方福建转运判官二

首》)

莫嫌马上过春风，得句桃溪柳涧中。(《赴蒲道中寄洛倅王定国》)

自言春晚洞庭归，日落江南得佳句。(《复用前韵赠祠部陈元舆》)

他推崇自然平淡的风格，重神重意，强调“师心”与“独得”：

可是高才弃绳墨，自然采绣非针缕。(《送吕承奉至山从吕龙图晋伯辟秦州机宜》)

自昔博者，皆师心而不蹈迹。(《跋董元画》)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传，而妙必其胸中所独得。(《跋陈伯比所收颜鲁公书后》)

(三) 创作成就

1．诗歌。雄豪迈往是晁补之诗歌创作的主要情调，贯穿在他所有的题材中。

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隽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

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

如他抒发自我情怀曰：

平生倶豪气，见酒渴骥奔。(《次韵文潜病中作，时方求补外》)

吟诗作赋北窗调更妍，万言不直一杯何足怜，咿呦聊用穷岁年！(《依韵和子充杂言》)

司业高情勿寂寞，仲宣从军良可乐。欲看诗句出嵌崆，更饶酒量开磅礴。广文憔悴独何人，男儿三十四方身。相逢得意吐然诺，俸二百钱终不贫。(《次韵答叶学古》)

要过香炉蹑履步，却从彭蠡一帆飞。它年笑向张公子，应带烟霞满客衣。(《己酉六月赴上饶之谪，醇臣以诗送行，次韵留别》)

胸中正可吞云梦，盏里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自画山水寓春堂大屏题其上》)

写景曰：

江上秋涛喷玉岩，风镂月炼白云缄。为君一叩无人境，要听洪钟出万杉。(《钟山有石故名》)

江吞湖卷气俱豪，崛起孤峰百仞高。(《大孤山祠》)

2. 散文。"博辩俊伟，绝人甚远"是苏轼评晁补之《七述》之语，此语可视为晁补之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

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鸡肋集》)

舒而博，卷而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鸡肋集》)

这主要表现在铺张扬厉上，包括排句、比喻、夸张的大量运用。

左则如涛如云、如虎如蛇，腾涌挐蹙，杂袭而相羊，右则如车如盖、如人如马，逶迤雍容，离立而孤骧；中则平原绿野、桑柘禾黍，井闾沟洫，什伍而纵横。(《拱翠亭记》)

(读苏轼文)又如入深山，行大泽，以观风云之相遭，奔腾交会，窈冥昼晦，摇川震谷，蹶木发屋，忘其岐道之所以，城郭之所向。而顷之雷止雨息，光景复开，则四海一色，物象皆还矣。(《再见苏公书》)

3. 词。晁补之的词最能追迹苏轼，内容上尽可能反映与社会生活广泛联系着的胸襟怀抱和经历遭遇，词风上多豪放雄健之作，但较之苏词少超旷而多沉咽。语言拙朴自然，写人写景都多用白描手法。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苏轼对词的革新。

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王灼《碧鸡漫志》)

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刘熙载《艺概》卷四）

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况周颐《蕙风词话》）

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晁无咎词》）

晁无咎为苏门四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虽游戏小词，不作绮艳语。（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琴趣外篇跋》）

从他对苏词的某些维护上也能看出他对苏词豪放风格的推崇：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如《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晁补之的豪放词对辛弃疾曾发生过影响：

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按：晁补之《摸鱼儿·东皋寓居》（上阕）为：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

处，最好是一川月夜光流。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第二节 秦观 贺铸 周邦彦

秦观、贺铸、周邦彦是苏轼之后，北宋末年最重要的词家。他们的词在思想内容上远不及苏轼，在风格上也未全部继承苏轼所开创的豪放旷达之风，但在艺术形式上各有所臻，从而使词的艺术性更加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词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秦 观

（一） 生平及思想

秦观之一生大致可分三期，元丰八年(1085)前是读书求仕时期；元祐年间（1086—1094）是仕宦时期，绍圣（1095）以后是被贬时期。

秦观(1049—1110)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县)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选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1077)，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以养亲，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1086)，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

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1094)，……贬监处州酒税(1095)，……削秩徙郴州(1096)，继编管横州(1098)，又徙雷州(1099)。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卒(1110)。……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宋史》卷四四四《秦观传》)

秦观的思想杂有儒、释、道三家影响。

（尝自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秦观论文）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张綖《淮海集序》）

昔年淮海来，邂逅安期生。谓我有灵骨，法当游太清。（秦观《反初》）

秦观性格偏于感伤，对贬谪始终耿耿于怀：

少游谪雷悽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都长。安得此心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惠洪《冷斋夜话》卷三）

……田园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马之情，不能无悒悒尔。（秦观《与苏先生简》）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检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旁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秦观《自作挽词》）

（二）　秦观词的总成就

秦观最以词名，在词史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人常以"秦黄"、"秦周"、"秦柳"并称，甚至给予他更高的地位。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苏籀云：秦校理词，落尽畦畛，天心月协，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议者谓前无伦而后无继。（张宗橚《词林纪事》）

秦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李调元《雨村词话》）

（三）　秦观词的思想内容

秦观词的思想内容虽较狭窄，但有一定的深度，而且带有很

鲜明的惆怅伤感的个性色彩。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诗，其言清丽深刻，三反九复，一章乃成。大抵悲愁凄婉郁塞无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蛩、鹎鹅猿狖之号鸣也；霜竹之风，冰谷之水，楚囚之弦，越羁之呻吟也。（张耒《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

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贵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李清照《词论》）

1．写得最多的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之作，从总体上虽未跳出传统内容，但带有一些新倾向。

（1）对笔下的女性更多地取同情、信任、尊重的态度，少写色情，而多写细致的心理；少写水性扬花而多写她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王国维《人间词话》）

门外绿荫千顷，两两黄鹂相应。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静，人静，风弄一枝花影。（《如梦令》）

这类词一般都充满哀怨幽凄的色彩，唯一一首开朗明快的乃是《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河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2）“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语）因而这些情词也都带有他固有的感伤色彩。如：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

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减字木兰花》)

2． 秦观还有一些优秀的直接抒发自己贬谪之苦的羁旅行役之词，感情极为缠绵深挚。这些词大多作于晚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之后，一人而已。……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比。(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贬谪词)则变而凄厉矣。(王国维《人间词话》)

如：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如梦令》)

3． 秦观还有少数怀古、写景词。这些词所表现的心境较为开扩明朗，带有苏词的色彩：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满庭芳》)

（四） 秦观词的艺术成就

秦观词的艺术成就是相当高的，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高过苏轼，这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秦）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淮海词》）

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唯少游一人而已。（沈雄《古今词话》）

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此论极陋。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论古人词，不辨是非，不别邪正，妄为褒贬，吾不谓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张炎《词源》）

各家对秦观词风格的具体评价虽然各有不同，但将其归为婉约派之正宗则无异义。只不过他在婉约之中更多地带有悽幽的调子，与其为人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相谐，亦即蔡伯世所云辞情相称。

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神情在绛阙道山之间。（释惠洪《冷斋夜话》）

张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

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无此气味也。（《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

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张文潜赠李德载诗有云："秦文倩丽舒桃李"，所谓"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

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张綖《诗余图谱》)

少游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诵之回肠荡气，自是词中上品。(夏敬观《吷庵手校淮海词跋》)

具体而言，秦词的艺术特色有以下几点：

1. 擅长描绘凄迷感伤的意境，尤善将外在之景与内在之情作微妙的结合，以加强词的感染力，深得含蓄之妙。

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写景极凄婉动人。(贺裳《皱水轩词筌》)

其作品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

绍圣元年(1094)绍述议起，东坡贬黄州(按：此说有误)，寻谪惠州。子由、鲁直相继罢去。少游亦坐此南迁，作《踏莎行》。(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千古绝唱。秦殁后坡公常书此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王士祯《花草蒙拾》)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王国维《人间词话》)

2. 善于捕捉细节，作微妙而细腻地刻画。如：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画堂春》）

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著一实语，败矣。……秦少游："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深得此法。（田同之《西圃词说》）

3. 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写景、抒情更形象化、生动化。因而产生许多名句、警句。如其写愁或恨曰：

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刬尽还生。（《八六子》）
自在飞花轻如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露滴轻寒，雨打芙蓉泪不干。（《丑奴儿》）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虞美人》）

4. 善于运用精美而平易的语言。选词造句以典雅凝炼为主，然又时而嵌入一些非常贴切的俚语，显得格外传神。

晋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良卿曰："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其实后来作手，无不胚胎于此。（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

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楼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

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为“山抹微云君”。（《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

晁补之云：少游如《寒景》词云：“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苕溪渔隐曰：“其褒之如此，盖不曾见炀帝诗耳。（按：炀帝有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离离山抹云，窅窅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诗也。“山抹微云，天粘芳草”，此少游《满庭芳》词也。其用意在“抹”字，“粘”字盖屡见矣。……俗本以“粘”作“连”，益信其谬（《词林纪事》引钮琇《觚剩》）

“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王世贞《艺苑卮言》）

“粘”字工，且有出处，……（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人之情，至少游而极，结句“已”字，情波几叠。（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为了辞情相称，秦观很少用典，而特别喜欢使用某些最能表现凄婉幽怨的字眼，如轻、细、微、软等。如：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浣溪沙》）

“自在”二语，夺南唐席。（卓人月《词统》）

奇语。（《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轻”（“轻”当作“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但秦观词的风格有时失之弱：

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贺裳《皱水轩词筌》）

5. 音律优美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叶梦得《避暑录话》）

少游能含蔓声以合律。（贺裳《皱水轩词筌》）

（五） 秦观词和其他婉约词人的关系

秦观在婉约词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能博采众家之长而成自己一家之风，并对周邦彦以至陆游等都发生过影响。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异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刘熙载《艺概》卷四）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黄升《花庵词选》）

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少游疏而耆卿密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少游……比之山谷，诗不及远甚，词则过之。盖山谷是东坡一派，少游则纯乎词人之词也。（夏敬观《吷庵手校淮海词跋》）

周清真虽未离出，……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彭孙遹《词藻》）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然清真沉痛至极，仍能含蓄。（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沉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先导。（刘熙载《艺概》卷四）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刘熙载《艺概》卷四）

晏、秦之妙丽源于李太白。（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谭献《复堂词话》）

秦观诗的风格有和其词相通的一面：

智巧饾饤，只如填词。（陈师道《后山诗话》）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

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敖陶孙《臞翁诗评》）

如：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春日》）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但秦观的诗风格多样，也有清新放旷以至颇为豪迈的另一

面。如：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泗州东城晚望》)

二　贺　铸

(一)　生平及文学主张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省汲县)人，孝惠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檃括，皆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元祐中……奏换通直郎、通判泗洲，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

铸所为歌章，往往传播人口。……铸自裒歌词，名《东山乐府》，……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宋史》卷四四三《贺铸传》)

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

(二)　贺铸词的艺术特色

1.　贺铸词最突出的特色是风格多样，这与其所恪守作诗八法有关。

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张耒《东山词集序》)

北宋词以稹密之思，得遒炼之致者，惟方回与少游耳。（吴梅《词学通论》）

（1）盛丽妖冶者。这类词占贺词相当大的比例，如：

楼角初销一缕霞。淡黄杨柳带栖鸦。玉人和月摘梅花。　笑拈粉香归洞户，更垂帘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浣溪沙》）

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

此词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当时赏之，以为《花间》、《兰畹》不及，信然。（杨慎《词品》）

艳真多态，更明明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相许，与写宜男双带。记画堂斜月朦胧，轻颦微笑娇无奈。便翡翠屏开，芙蓉帐掩，与把香罗偷解。　自过了收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翻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暖，人间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薄倖》）

耆卿于写景中见情，故淡远；方回于言情中有景，故秾至。（周济《宋四家词选》）

（2）幽洁者。贺词常于浓丽中带出一副幽凄的情绪，此最为其词之胜境。后人常赞其词深得《离骚》雅韵。

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王灼《碧鸡漫志》）

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其作品如：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

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宋史·本传》)

贺方回初在钱塘(当作横塘)，作《青玉案》。鲁直喜之，赋绝句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集中如《青玉案》者甚众。大抵二公(贺与周邦彦)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语意精新，用心甚苦。(《碧鸡漫志》卷二)

(黄庭坚)常手写所作《青玉案》者，置之几研间，时自玩味。(《诗人玉屑》卷二一)

贺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谓之"贺梅子"。(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卷十)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此词《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稼轩秾丽之处，从此脱胎。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言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夏敬观《手批东山词》)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西风误。(《贺铸《踏沙行》)

上东门，门外柳，赠别每烦纤手。一叶落，几番秋，江南独倚楼。　曲阑干，凝竚久，薄暮更堪搔首！无际恨，见闲愁，侵寻天尽头。(贺铸《更漏子》)

(3)悲壮者。贺铸有若干作品奇思壮采，气度豪迈，最能继苏轼豪放之精神。

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碧鸡漫志》卷二)

如：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六州歌头》)

与《小梅花曲》同样功力，雄姿壮采，不可一世！(夏敬观《手批东山词》)

2． 贺铸词的另一特点是注重锻炼字面，善于点化前人语句入词。除上引本传所云“擸拾人所弃遗，少加檃括”云云，前人仍多有所评：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王铚《默记》)

贺、周语意精新，用心甚苦。(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张炎《词源》卷下)

贺方回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则亦可谓能事矣。(周密《浩然斋词话》)

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亦恒类晚唐人诗。慢词命辞遣意，多自唐贤诗篇得来，不施破碎藻采，可谓无假脂粉，自然秾丽。张叔夏谓“与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者，多于李长吉、温庭筠诗中来”，大谬不然。方回词取材于长吉、飞卿者不多，所以整而不碎也。(夏敬观《手批东山词》)

如：

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喷金衔，浣春衫。　苦笋鲥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梦江南》）

多以唐人成句入词，有天衣无缝之妙。（夏敬观《手批东山词》）

由于以上特点，又带来相应的两个特点。赞之者称其味“厚”，贬之者惜其“少真味”。

填词以厚为要指。苏辛词皆极厚，然不易学，或不能得其万一，而转滋流弊，如粗率、叫嚣、澜浪之类。东山词亦极厚，学之却无流弊。信能得其神似，进而窥苏、辛堂奥，何难矣。厚之一字，关系性情。“解道江南断肠句”，方回之深于情也。企鸿轩（贺书斋）蓄书万余卷，得力于醞釀者又可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四）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王国维《人间词话》）

除词外，贺铸还有一些其它形式的作品：

诗文皆高，不独攻长短句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三　周邦彦

（一）　生平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钱塘人。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余万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阁，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复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

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宋史》卷四四四《周邦彦传》）

（二） 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

1. 周邦彦词的总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

周邦彦词有广泛的影响，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

美成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

周邦彦虽有一些抒发自我感慨和咏物的佳作，但绝大多数词仍是专供歌女乐工传唱的表现别情离绪，春花秋月的泛咏，格调不高，故在思想内容上与苏轼的开创相较无疑是一个倒退。但也确有一些词寄托着较深的感慨。

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妓之别。（王国维《人间词话》）

周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

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刘熙载《艺概》卷四）

而他之所以在词史上仍占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对填词艺术有明显的贡献。然而前人对周词的总成就又有很多过誉之赞，甚至把他比成诗中的老杜，称其为奄有众制之长的古今一人：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沈义父《乐府指迷》）

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

不得不推为巨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陈匪石《宋词举》）

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

但如果把他评为集婉约派——亦即所谓"正宗"之大成，庶几近之。他吸收了温庭筠的秾丽，韦庄的清艳，冯延巳的缠绵，李后主的深婉，晏殊的蕴藉，欧阳修的秀逸。特别吸收并发展了柳永绵密的铺叙乃至淫冶侧艳的表现手法，最终形成自己富艳精工的一家之风，并对姜夔、吴文英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真之词，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妍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戈载《宋七家词选》）

耆卿写景无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真效之。……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屯田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美成词如会真记。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美成词如红楼梦。（陈锐《褒碧斋词话》）

殿北宋之末，而集其大成者，有二人焉：曰周邦彦、李清照。……美成词，诚能汇前此晏、欧、秦、柳之长，而成一大派；树后此姜、史、吴、张之鹄，而开其大宗。（王易《词曲史》上册）

词家正宗，则秦少游、周美成。……宋末诸家，皆从美成出。（先著《词洁》）

清真滥觞于其前，梦窗推波于其后，学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后竹屋、玉田、梅溪、碧山之传，递相祖习，精益多师。（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三）

2. 周邦彦词的风格

（1）善于铺叙，结构谨严；善于描摹，曲尽其妙，而较之柳

永又多得含蓄之美。

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抑。（刘必钦《片玉集注》）

美成结构天成。（张纲孙《美成结构天成》）

清真格调天成，离合顺逆，自然中度。（陈洵《海绡说词》）

美成词，抚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集序》）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王国维《人间词话》）

词之蕴藉，宜学少游、美成。（沈祥龙《论词随笔》）

其作品如：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槅。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攲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六丑·蔷薇谢后作》）

“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乃鹏羽自逝。（周济《宋四家词选》）

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周济《宋四家词选》）

“愿春”三句，逆入平出，亦平入逆出。“为问”三句，搏兔用全力。“静绕珍丛底”以下，处处断，处处连。“强簪巾帻”应“愿春暂留”，“莫趁潮汐”应“春归如过翼”。结笔仍用逆挽，此片玉所独。（谭献《词辨》卷一）

“蔷薇谢后”，言春去也，故直从惜春起。“留”字、“去”字，将大意揭出。“为问花何在”，犹言春归何处也。“夜来”以下，从蔷薇谢后指点，结则言蜂蝶但解惜花未解惜春也。惜花小，惜春大。“东园”二句，谢后又换一境。“成叹息”三字用重笔，盖不止惜花矣。“长条”三句，花亦愿春暂留。“残英”七字，“留”字结束；“终不似”至“攲侧”，“去”字结束。“漂流”七字，“愿”字转身。“断红”句，逆挽“留”字，“何由见得”，逆挽“去”字，言外有

无限意思，读之但觉回肠荡气，复何处寻其源耶？（陈洵《海绡说词》）

一气贯注，转折处如天马行空，所用虚字，无一不与文情相合。（夏敬观《清真词释引》）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苏幕遮》）

美成青玉案（按：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人间词话》）

（2）颇能得沉郁顿挫之精神，因而词风较之柳、秦、贺诸人显得更为浑厚和雅。

词至美成，乃有大宗，……然其妙处，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张炎《词源卷下）

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张炎《词源》卷下）

（毛先舒）又曰：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诸家所论，未尝专属一人，而求之两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备之。周之胜史，则又在浑之一字。词至于浑，而无可复进矣。（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美成之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之久，则舌本生津。（先著《词洁》）

其作品如《兰陵王·柳阴直》，后人评曰：

周美成《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一）

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

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毛幵《樵隐笔录》）

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如兰陵王云：“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设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觉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周济《宋四家词选》）

已是磨杵成针手段，“……斜阳”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谭献《词辨》卷一）

“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提起。（《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3）追求句法的奇警，尤善檃括前人诗句，因而辞气高华，造语精工。

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附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如美成风流子云：“凤阁绣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张炎《词源》卷下）

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刘肃《片玉集》注）

美成词多用唐人诗，檃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词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乐府指迷》）

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

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匳泛语，吐弃殆尽。（陈廷焯《白雨斋词语》卷六）

其作品如：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玉楼春》）

美成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白雨斋词话》卷一）

按：这首词不但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传说，还引用了顾况的诗意："水边杨柳赤栏桥，洞里仙人碧玉箫"（《题叶道士山房》），钱起的诗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道潜诗意："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口占绝句》）又如前引《六丑》之结句"飘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即是化用唐宫女诗："流水何太急，深宫竟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的。

3　精于声律，音韵优美

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词。……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张炎《词源》卷下）

（美成）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为豪放飘逸，高视古人，非攻苦力学以寸进者。及详味其辞，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

读先生之词，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

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词。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

字奉为标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片玉词》)

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亦莫细乎周。(邵瑞彭《周词订律序》)

周美成，柳耆卿，万俟雅言等之制腔造谱，皆按宫调，故协于歌喉，播诸弦管。(万树《词律发凡》)

清真《片玉》一编，承温、晏、秦、柳之流风，声容益盛。……《乐章集》中严分上去者，犹不过十之二三，清真则……严上去者，十居七八。(万树《词律发凡》)

但周邦彦的词限于内容的贫乏，限于多在文辞上下功夫，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北宋词质朴清新，感情纯真的特色，使词进一步才子化和文人化，对后代词的创作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第六章　两宋之交文学

1126年金人南侵，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这空前的社会动荡和民族的奇耻大辱，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活于两宋之交的作家无一不受这时代巨变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文体而论，诗歌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统治当时文坛的黄陈风格的影响，形成江西诗派，尤其是在靖康之难之前；而在国难当头之际又都很好地发挥了它传统的言志抒情的社会功能，突破了江西诗派的某些局限。词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举打破苏轼之后较为沉闷的局面，不复一味地讲究含蓄浑厚，亦成为言志抒情的有力武器。而从流传下来的名篇来看，抒情之强烈似乎超过了诗。散文中的论事之文与纪实之文，也围绕着靖康之难与南宋的军国大政等内容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就人而论，绝大多数作家如吕本中、曾几、张元干、陈与义、朱敦儒、李清照等都可以靖康之难为界，划成前后两期，两期之间的作品都有变化。有的变化更为剧烈，如张元干、陈与义等；有的变化相对温和些，如吕本中、曾几；有的变化更复杂些，如朱敦儒、李清照。就内容而论，他们后期作品，不论诗词或文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反映了国事，抒发了爱国激情，奏响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先声。就风格而论，诗多从讲究锤炼，注重字面的方向向平易通畅方向发展。词基本上改变了前期比较单一、比较圆柔的特点，变得或雄壮慷慨，或苍凉悲沉，为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文大多直抒胸臆，锋芒毕露，有很强的针对性及战斗性。

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

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广。……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温韦，非点水成冰时，安能脱口即是？南渡诸公，罕复从事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刘熙载《艺概》卷四）

如岳飞著名的爱国词篇《满江红》及胡铨著名的散文《戊午上高宗封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按：近现代学者余嘉锡、夏承焘等人曾认为该词非岳飞所作，其主要理由是此词并未见录于岳飞之孙岳柯《鄂王家集》，而突然出现于明代中叶，且不言见之何书，词亦不言作于何时何地，“深为可疑”。且“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与岳飞之宿愿直捣黄龙府“方向乖背”。余、夏两先生所论有相当道理，但似仍不能断其必伪，故本书暂依旧说，仍定其为岳飞所作。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招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备员枢属，义不共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第一节 吕本中 曾几 陈与义等江西诗派

两宋之交的诗坛以效法黄庭坚的江西诗派最为流行，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

陈简斋(与义)、曾文清(几)为渡江之巨擘。(方回《送罗寿可诗序》)

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刘克庄《茶山诚斋诗选序》)

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方回《瀛奎律髓》卷一)

一 江西诗派的组成概况

江西诗派大约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是产生期，其代表人是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他们虽未自称江西派，但他们创作理论与实践却成了后代的楷模；第二期为扩展期，以吕本中、曾几、陈与义为代表，他们虽然并未被列入二十五人的学派图中，但他们上承第一期，下启第三期，体现着江西诗派的成熟与变化，是真正典型的江西诗派。第三期为余波期，其影响波及到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的创作，但他们最终都能从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江西诗派到此宣告结束。虽然后人又增补了所谓的“江西续派”，但在文学史上已没什么影响了。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到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

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图序》数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唯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引）

按：关于江西诗派的成员，历来记录有所出入，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所列亦二十五人，无何觊，而将吕本中计入。林敏修，作林修。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江西诗派总序》曰："吕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按，此亦当将吕本中计入其内。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四记载方法与刘克庄同，首列黄庭坚，下注"宗派之祖"，最后列吕本中，下注"本中作图"。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曰"自豫章以下，列陈师道，……合二十五人"，但未将僧祖可计入。又，夏傀，他书多作夏倪。可参见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十七《异同》有关辨证。

至方回，又将陈与义与曾几列入江西诗派，并且放入很重要的位置：

简斋诗即老杜诗也。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诗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陈与义）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几）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余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瀛奎律髓》卷十六）

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

二　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

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主淹博，但他们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

于自然"（刘熙载《艺概》卷二）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

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曾季貍《艇斋诗话》）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在，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俞成《萤雪丛说》卷一）

夫诗贵活，其说出吕居仁；贵响，其说出潘邠老。（方回《滕元秀诗集序》）

三　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

江西派由于多注重从外部形式上学杜，所以创作成就一般不高，且往往变得生涩艰深，多因袭而少生气。

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王若虚《滹南诗话》）

古雅难得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王若虚《论诗诗》）

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

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李东阳《怀堂诗话》）

西江诗派，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凑，如贫人捉襟见肘，寒酸气太重也。（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

宋江西诗派祖黄、陈，其弊也郁轖槎枒，读之不快人意。（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

赵云崧咏庐山诗云："江西诗派江西人，从来多骨少肉筋。"则其为派，亦从可想已。（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一）

四　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

除北宋的黄庭坚、陈师道外，跨两宋之交的江西诗派代表作家当数吕本中、曾几、陈与义。

（一）　吕本中

1.　生平及思想

吕本中是一个温和的抗战派，不满秦桧，在和战两派斗争中主张明是非。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孙，……以公著遗表恩，授承务郎。绍圣间，党事起，公著追贬，本中坐焉。……

绍兴六年(1136)，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

七年(1137)，上幸建康，本中奏曰："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

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

初，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会哲宗实录成，鼎迁仆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桧大怒，……提举太平观，卒，学者称为东莱先生，赐谥文清。

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传》)

2. 文学思想

吕本中正式提出"江西诗派"这一概念，本人论诗也多发挥黄庭坚的主张，讲究篇章句字的安排、锤炼，用韵、使事的精工。但有时也能看到黄庭坚及江西派的一些弱点，对其过于注重书本，过于求新之处有一定的矫正，因而更多地强调"活法"、"悟入"、"圆弹"。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倖可得也。(吕本中《童蒙诗训》)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吕本中《夏均父集序》)

按：此说对后来有相当深远而直接的影响，如杨万里的诗即在"活"字上作文章，但此说其实来源于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而苏轼的许多诗作也直接开"活法"之先河。

渊明、退之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惟鲁直为能深识之，学者若能识此

等语，自然过人。(《江西诗社宗派图序》)

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模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藻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

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同上，第二帖)

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童蒙诗训》)

3. 学文创作

吕本中的创作特征和其文学主张十分和谐，在锤炼中不失平易圆活的特征，正象曾几等人所评：

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若脱兔。风吹青空云，顷刻多态度。锵然奏琴筑，间以八珍具。(曾几《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

东莱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之痕。(陈岩肖《庚溪诗话》)

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敖陶孙《诗评》)

吕居仁诗，清驶可爱，如"树移午影垂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残雨入帘收薄暑，破窗留月镂微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

吕紫微诗圆活，必然曲折有意，如"雪消池馆初晴后，人倚阑干欲暮时"，"荒城日短溪山静，野寺人稀鹳鹤鸣"，皆所谓清水出芙蓉也。如此二诗，末句却议论深复，非轻易放过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三)

其作品又如：

风声入树翻归鸟，月影浮江到客帆。(《晚步至江上》)

晚风号古木，高岸束黄流(《宿青阳驿》)

云深不见千岩秀，水涨初闻万壑流。(《柳州开元寺夏雨》)

吕本中在靖康之难后也有一些爱国之作，风格也较为悲凉，是学杜的上乘之作。正如曾季貍《艇斋诗话》所评：

围城中诗皆似老杜，靖康以后诸诗，悲感苍凉，学杜诗殊能得其神似。

如：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原注：近闻河北布衣范仔起义师)

万事多翻覆，萧兰不辨真。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无情。(《兵乱后杂诗》)

(二)曾几

1. 生平思想

曾几(1085—1166)字吉甫，其先赣州(今江西省赣州市)人，徙河南府(治所在今洛阳市)。……试吏部，考官异其文，置优等，赐上舍出身，……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徙广西运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侨居上饶七年。桧死，起为浙西提刑，知台州。……授秘书少监。……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阁待制。

金犯塞(1161)，中外大震，……几疏言："增币请和，无小益，有大害，为朝廷计，正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经武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帝壮之。

孝宗受禅，几又上疏数千言。将召，屡请老，乃迁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1166)卒，年八十二，谥文清。(《宋史》卷三八二《曾几传》)

某(陆游)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陆游《跋曾文清公奏议稿》)

2. 曾几的诗论及诗派归属

曾几虽未被吕本中列入江西宗派图，但从他“以杜甫、黄庭坚为宗”(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讲究参悟，讲究句律的倾向来看确实属江西派。

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推而上之，由黄初、建安，以极于《离骚》、《雅》、《颂》、虞夏之际。初与端明殿学士徐俯、中书舍人韩驹、吕本中游，诸公继没，公岿然独存，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

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曾几《东轩小室即事》之四)

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衍江西。(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

床头白酒新开瓮，案上黄诗屡绝编。(曾几《寓居有招客者戏成》)

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曾几《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

余既以吕紫微附宗派之后，或曰：派诗止此乎？余曰：非也。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后村诗语》前集卷二)

3. 诗歌创作

曾几后期诗亦有一些感时伤世的作品，但份量却明显不及陈与义。而且在这类诗中还可以明显看到江西派锤炼的痕迹。

几之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茶山集》)

如：

江湖逈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壖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自注：务观所结庵号小丛林云)

目送长淮去不回，登临万感集层台。波间定有隋渠水，曾向大梁城下来。(《长淮有感》)

曾几诗绝大多数是表现自己生活的闲适诗、咏物诗和"泛应漫与"(刘克庄语)的酬赠诗。其手法以白描为主，其风格以清淡平易、细腻工稳、活泼从容见长。达到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陆游《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的境界。这又是对江西诗风的创新与发展。在宋诗的转变——由江西诗派转向中兴诗派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过渡作用。

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赵庚夫《题曾文清公诗集》)

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方回《瀛奎律髓》卷一)

如：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三衢道中》)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三四已佳，五六又下得"应"字，"最"字，有精神。(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七)

精神饱满，结尤完足酣畅。(《瀛奎律髓》卷十七附纪昀语)

三四俱用杜诗作对。(《瀛奎律髓》卷十七附查慎行语)

但因过于追求平易，"生硬粗鄙"(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

浅露无味之处亦时有发生。

曾几的诗对南宋诗，特别是陆游诗和江湖诗有相当大的影响：

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赵庚夫《题曾文清公诗集》）

宋时江西宗派多主山谷，江湖诗派专主茶山。（吴乔《围炉诗话》卷五）

南宋诸家，格高韵远，可上接香山，下开放翁者，其惟茶山乎？（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卷首）

（三） 陈与义

1． 生平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迁洛，故为洛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累迁太学博士，擢符宝郎，寻谪监陈留酒税。

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绍兴元年(1131)夏，至行在。迁中书舍人，兼掌内制。……六年(1136)……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

七年正月，参知政事……明年，……以疾请，复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十一月，卒，年四十九。

与义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尝赋《墨梅》，徽宗嘉赏之，以是受知于上云。(《宋史》卷四四五《陈与义传》)

2． 文学创作

陈与义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成就为最高，且可以1126年汴京陷落明确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多是一些咏物写景，抒发个人情怀之作，风格上虽也学杜学柳，但并未学到精髓，有时不免明显带有太重锤炼、求生新的江西诗派特点，甚至被后人推为江西派三

宗之一，但他却从未机械模拟过前人。

陈简斋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陈与义《春日》)

简斋古体自东坡氏，近体自后山氏，而神化之妙，简斋自简斋也。(吴澄《震翁诗序》)

如：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雨》)

三、四妙在即离之间。(《瀛奎律髓》卷十七附纪昀语)

"恩"字似新而俚。(《瀛奎律髓》卷十七附纪昀语)

("一凉"二句)世所传诵，然其支离亦过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但陈与义的后期诗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巨大的社会变动、动荡的生活经历使他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很强的诗人，从此，他的诗内容上多描写时事，感慨国情，表现其爱国主战、抗金复国的思想，风格也更神逼杜甫，显得沉郁顿挫、慷慨悲壮，而江西派繁缛尖新的特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参政简斋陈公，少在洛下，已称诗俊。南渡以后，身履百罹，而诗益高，遂以名天下。(楼钥《简斋诗笺叙》)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律句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刘克庄《后村诗话》)

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

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斋集》)

诗风已上少陵坛。(杨万里《跋陈简斋奏草》)

陈去非宏壮在杜陵廊庑。(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

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方回《瀛奎律髓》卷一)

简斋诗气势浑雄，规模广大。(《瀛奎律髓》，卷二四)

宋之为律者，吾得二人：梅尧臣之五言，淡而浓，平而远；陈去非之七言，浑而丽，壮而和。梅多得右丞意，陈多得工部句。(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

陈去非诸绝，亦多本老杜，而不为已甚，悲壮感慨，时有可观处。(同上)

避虏连三年，行半四天维。我非洛豪士，不畏穷谷饥。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今年奔房州，铁马背后驰，造物亦恶剧，脱命真毫厘。(陈与义《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

其诗如：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伤春》)

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袍与山开。岸边天影随潮入，楼上春容带雨来。慷慨赋诗还自恨，徘徊舒啸却生哀。灭胡猛士今安有，非复当年单父台。(《雨中再赋海山楼诗》)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

陈与义的诗，还有一个总特点，即善于用平畅流丽而又工于锤炼的文学语言(其中尤善用宽对、活对)，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一些片断和细节，并在这些片断和细节中寄寓着丝丝哀怨，使其诗呈现出一种生新幽峭、闲中取神的风格。这是他对陶渊明和柳宗元等人的继承发展，也使他在宋诗中能独树一帜。

体物寓兴，清邃超特，纡余闳肆，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

瘤瘦藏具美，和平蓄余豪。（张嵲《赠陈符宝去非》）

陈去非诗，平淡有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三）

世称宋诗人句律流丽，必曰陈简斋。（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宋人罕学韦、柳者。有之，以简斋为最。（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三）

如：

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夏日集葆真池上》）

一时花带泪，万里客凭栏。日晚蔷薇重，楼高燕子寒。（《雨》）

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休日早起》）

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雨晴》）

燕子初归风不定，桃花欲动雨频来。（《对酒》）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柳柳州云："微风一披拂，林影久参差。"陈简斋云："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语有所见，而意不同。（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词意（仍指上例）新峭可喜，虽江西风格而能药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情一景，变化至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六）

（"客子"二句）宋朝警句。（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

陈简斋之"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诗中皆有人在，则景而带情者矣。（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四）

正因为陈与义诗有如此成就，所以在当时就颇有盛名，并对后代产生一定影响：

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

胸中元自有江山，故向巴丘见一斑。明月清风收拾尽，简斋诗遂满人间。（袁说友《东塘集·简斋》）

自刘孟会（辰翁）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程文海《雪楼集》卷十五）

诗者，性情之蹊也，有所感发，则轶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于《风》、《骚》，达于陶、谢，放于孟、王，流于韦、柳，而集于今简斋陈公。（胡穉《简斋诗笺又序》）

按：此说显然誉之过当。

陈与义虽仅存《无住词》七八首，但不乏佳作，在承苏启辛的环节中有一定的地位。

"语意超绝，笔力排奡，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杨慎《词品》）

吐言天拔，不作柳亸莺娇之态，亦无蔬笋之气，殆于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住词》）

其作品如：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

第二节　朱敦儒　李清照　张元干　张孝祥

两宋之交的词坛以朱敦儒、李清照、张元干最为著名，其中尤以李清照的成就最高。

一 朱 敦 儒

(一) 生平

朱敦儒(1081—1159①)字希真，河南人。敦儒志行高洁，号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高宗即位，……召之，敦儒又辞。避乱客南雄州，……

绍兴二年，……诏以为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敦儒始幡然而起。……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敦儒遂罢。十九年，上疏请归，许之。

敦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读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宋史》卷四四五《朱敦儒传》)

(二)朱敦儒的词

朱敦儒的文学创作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堪称两宋之交的杰出作家，在承北启南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有《樵歌》三卷。

其词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 朱敦儒虽以风流才子、独得全真自许，其大部分词作虽较脱离现实，但和张元干、陈与义、张孝祥等人一样，靖康之难也在其词的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促进了其词内容和风格的转变。在此之前他多写些自乐闲旷和沉溺享乐的名士浪子的生活，风格虽有高逸之处，但总显得放任疏懒，如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

阳。(《鹧鸪天》)

靖康之难后，特别是最初的数年间，他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写下了一些忧国伤世之作，境界开始变大，感情也更为真挚饱满，但不同于张元干等人的是，他缺少高亢激昂，苍劲深沉的格调，而多低沉伤感的情绪。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类作品又渐渐淡漠下去。如：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相映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采桑子》)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水龙吟》下阕)

忧时念乱，忠愤之致，触感而生，拟之于时，前似白乐天，后似陆务观。(王鹏运《樵歌跋》)

2. 朱敦儒的词风以学苏轼之旷达最为显著，其佳者确有空阔疏放的情趣，"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黄升《花庵词选》)，是对苏词的很好继承。但由于才气较欠缺，经历较平淡，感情较冷漠，所以很多词终缺乏苏词那种内在的飘逸、清旷、通脱、畅达的格调与气质。如：

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　　深夜悄悄鱼龙，灵旗收暮霭，天光相接。莹澈乾坤，全放出叠玉层冰宫阙。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消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念奴娇·垂虹亭》)

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担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朝中措》)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好事近》)

按：此词是晚年寓居嘉禾(今浙江嘉兴市)所作，既体现其清旷风格，也表现其晚年生活又逐渐远离了现实。厉鹗《宋诗纪事》引《澄怀录》云："陆放翁云：'朱希真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擢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篮缶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

3．以口语、俚语或散文化句式入词是朱敦儒词的又一特色。比起柳永来，这些语言显得更为通俗，且健康明朗，不涉浮艳。这一点和李清照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创新，且都为后来辛词的语言"导夫先路"。如：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　　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感皇恩》)

先生馋病老难医，赤米餍晨炊。自种畦中白菜，腌成瓮里黄齑。　　肥葱细点，香油慢炒，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痴。(《朝中措》)

二　李　清　照

(一)　生平

李氏名清照(1084—？)，号易安居士，礼部员外郎格非女，诸城翰林承旨赵明诚妻。……其舅(公公)挺之，相徽宗，清照献诗有云："炙手可热心可寒。"挺之排元祐党人甚力，格非以党籍罢。清照上诗救格非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正史书之失，清照实助成之。(《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济南人。……或曰：依弟远，老于金华。……而其时有学者不堪易安讥诮，改易安与綦学士(綦崇礼)启，……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按此为作者原注)(俞正燮《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

余建中辛巳(1101)，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给，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1126)岁，……闻金人犯京师，……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建炎戊申(1128)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1129)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葬毕，余无所之。……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1130)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1131)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三)文学主张

从李清照的《词论》中，人们可以看出她对诗词分畛的主张，和对作词的一些具体见解。

……五代干戈，四海爪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为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引自《苕溪渔隐丛活》后集卷三三）

按：此《词论》可能作于年青时期，李清照后来的创作很多都突破了这些理论，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始终未变。

（三） 文学创作

李清照是文、诗、词兼长的作家，而尤以词著称；其创作亦可以靖康之难为界分成前后两期，而变化之显著亦以词称。

1. 词

李清照堪称宋词中的大家：

李易安、魏夫人，使在衣冠之列，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徒擅名闺阁也。（黄升《花庵词选》）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

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漱玉词》）

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

李易安词，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陈廷焯《词坛丛话》）

（1） 李清照词的思想意义

对李清照词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从分期来看，李清照前后期的词确有变化，但这一变化又不是非常显露的，这又和她恪守词"别是一家"的主张相关，虽然国破家亡后感慨遂深，但她在词中绝无诗中"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那种直露的抒情。因此对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的评价不能过分拔高。但人品总要在作品中曲折地反映出来，因而对李清照词中的积极思想亦要予以充分地肯定。

李清照词的主要内容和情调可用一个"愁"字来概括，但前后期有所不同。

前期词的愁多围绕自己的闺阁生活来写。写自己与丈夫的离情别绪，有些还能结合写景咏物来表现，虽无重大的社会价值，但却打破了以男子代妇女作情的局限，因而感情极为真挚，弥为可贵，在客观上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冲击。这一点也可从某些反面的卫道评论上看出：

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王灼《碧鸡漫志》）

其作品如：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胡仔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不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伊世珍《瑯嬛记》)

语情则红雨飞愁，黄花比瘦，可谓雅畅。(《古今词论》引柴虎臣语)

深情苦调，元人词曲往往宗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前期词还有一首极豪放的作品，道出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渔家傲》)

此似不甚经意之作，却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自是北宋风格。(黄蓼园《蓼园词评》)

后期词的愁虽多写自己亡夫后的悲伤，"漂零遂与流人伍"(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的飘泊，对美好往昔的追恋，但这里面却包含了不少超出个人之外的对于国势的忧伤，对于乡关的思念，鉴于当时客观的社会背景，这些"愁"就具有了较深的思想意义，这正是她在坚持词"别是一家"的前提下，内心深处爱国思想的一种隐约而自然的流露。如下列词句：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采桑子》)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永遇乐》)

又，从刘辰翁作于临安失陷后的《永遇乐·壁月初晴》词的序言中亦可看出其爱国情绪对后代的感染：

余自己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2）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

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之风，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其主要特色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个性化的抒情和完美的意境。李清照词“善于言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善于塑造抒情主人公多愁善感、缠绵凄惋的自我形象，善于于“短幅中藏无数曲折”(黄蓼园《蓼园词选》)，含蓄曲折，生动细腻地传达作者丰富的有发展层次的自我感情。既善于写闺阁生活，又善于结合写景咏物，借以抒发美质难久，物是人非的感慨，使词极具个性化的意境和性格。如：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二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蓼园词选》)

词安顿二叠语最难。知否知否，口气宛然，若他“人静、人静”、“无寐、无寐”，便不浑成。(《古今词统》引《花间集》语)

韩偓诗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此词盖用其语点缀。(《草堂诗余别录》)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

李易安"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可谓憔悴支离矣。……此非深于闺恨者不能也。（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人未梳头。任宝奁闲掩，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明朝，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春晚，烟锁重楼。记取楼前绿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添，几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

写其一腔临别心神，新瘦新瘦，真如秦女楼头，声声有和鸣之奏。（李攀龙《草堂诗余隽》）

懒说出，妙；瘦，为甚的？千万遍，痛甚。（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痴语也。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古今词论》引张祖望语）

"新来瘦"三语，婉转曲折，煞是妙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其次是清新朴素而又精美的表现手法。李清照词善于运用极朴素，甚至是口语化但又不失精美的语言，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兴、比喻，拟人、夸张、用典、叠字，但又运用得非常自然而不见锤炼工夫，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刘熙载《艺概》卷四）的最佳效果。再加上音律悠扬，节拍铿锵，因而使词白描化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的感情完美和谐地得到统一。如：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

易安《武陵春》后半阕云："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又凄婉又劲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载不动许多愁"与"载取暮愁归去"，"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正可互证，"八桨别离船，驾起一天烦恼"，不免径露矣。（王士禛《花草蒙拾》）

李易安"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彭孙遹《金粟词

话》)

李易安"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又"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扬用修以其寻常言语，度入音律，殊为自然。(沈雄《古今词话》)

而李清照的许多佳作恰恰能将以上两种特色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试以《声声慢》和《永遇乐》为例，前人评《声声慢》曰：

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张端义《贵耳集》)

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彭孙遹《词藻》)

……其连下十四叠字也，此却不是难处，因调名《声声慢》，而刻意播弄之耳；其佳处在后又下了"点点滴滴"四字，与前照应有法，不是草草落句。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吴灏《历朝名媛诗词》)

……《声声慢》一词，顿挫凄绝。二阕共十余个叠字，而气机流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为词家叠字之法。(陆蓥《问花楼词话》)

《漱玉词》屡用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最为奇创，又"庭院深深深几许"，又"更挼残蕊，更燃余香，更得些时"，又"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又"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叠法各异，每叠必佳，皆是天籁肆口而成，非作意为之也。(况周颐《漱玉词笺》引《玉梅词隐》语)

从来此体，皆收易安所作，盖其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人若不学其才而故学其笔则未免类狗矣。观其用上声、入声，如惨字、戚字、盏字、点字、滴字等，原可作平，故能谐律，非可泛用仄字，而以去声填入也。其前结"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于心字逗句，然于上五下四者原不拗，所谓此九字一气贯下也。后段第二三句"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句法亦然。(万树《词律》)

双声叠韵字，要著意布置，有宜双不宜叠、宜叠不宜双处。重字则既双且叠，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凄凄惨惨戚戚"三叠韵，六双声，是锻

炼出来，非偶然拈得也。（周济《介存斋词选序论》）

《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杨慎《词品》）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评《永遇乐》曰：

易安……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言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张端义《贵耳集》）

正因为李清照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所以才被后人视为婉约派正宗，并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

张南湖（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王士禛《花草蒙拾》）

李易安时代犹稍后于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况周颐《蕙风词话》）

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曾植《菌阁琐谈》）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沈谦《填词杂说》）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徐釚《词苑丛谈》）

2. 诗歌

李清照存诗不多，但多是些感时伤世，抒发爱国情怀的作

品。风格苍劲古朴，沉郁悲凉，颇有大丈夫之气，而且往往从大处着墨，多以议论入诗，和当时某些只讲形式的江西派作品迥然有别，也和自己的词作判若两人。如前期的《〈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借安史之乱以讽今之奸雄：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赵明诚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尝和张文潜长篇二，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周煇《清波杂志》）

又如南渡后所作的一些诗：

……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漂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连昌宫里桃应在，华萼楼头鹊定惊。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

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略）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熹《游艺论》）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语，虽涉议论，是佳境出宋人表。用修故峻其掊击，不无矫枉之过。（王世贞《艺苑卮言》）

另外，从其逸句，如"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异，北来消息欠刘琨"（均见《诗说隽永》所引）也能

看出其对苟和偷安派的强烈批判。

3. **散文**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最著名的散文。描写细腻，感情强烈，将个人的悲愁与国家的沦落、社会的板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两宋之交时记叙乱离的第一篇文字。

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得此意。至萧绎江陵陷没一段，文人癖好图书，过于家国性命，尤极浓至。（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

阅赵明诚《金石录》，其首有李易安《后序》一篇，叙述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尤长于文藻。（陆游《老学庵笔记》引《才妇录》）

李易安，赵丞相挺之之子赵德夫之内也。序德夫《金石录》……夫女子微也，有识如此，丈夫岂无所见哉！（曹安《谰言长语》）

三 张 元 干

（一） 生平

张元干（1091—?）字仲宗，自号真隐山人、芦川居士、芦川老人，祖籍福建。

在政和宣和间（1111—1125），已有能乐府声。（周必大《益公题跋》）

徽宗时（1101—1125）已仕宦，钦宗时（1126—1127）已贬谪，但不知尝为何官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芦川归来集》）

（南渡后）不屑与奸佞同朝（指秦桧，时任宰相），飘然挂冠。（毛晋《芦川词跋》）

辛亥（1131）休官。（张元干《上平江陈侍郎十绝》）

仲宗名元干，闽人，以将作监丞致仕，年四十余，自号芦川老隐。（胡穉《送张仲宗押载归闽中》）

（1142年胡铨因反对秦桧，诏除名）生平亲属，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长短句送之。（曾噩《芦川归来集序》）

（数年之后）秦桧始闻仲宗之词，仲宗挂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

辛亥休官，忽忽二十九载，行年七十矣，日暮途远，恐惧失坠。（张元干《上平江陈侍郎》）

（二）诗词创作

张元干诗词兼长，尤以词著。其创作可以南渡为界，明显划成两期。前期创作内容较空泛，多是传统的"言情"之作，风格也以肩随秦、周，清丽婉转为主。

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毛晋《芦川词跋》）

其作品如：

飞观插彫梁，凭虚起，缥缈五云乡。对山滴翠岚，两眉浓黛，水分双派，满眼风光。曲栏干外，汀烟轻冉冉，莎草细茫茫。无数钓舟，最宜烟雨，有如图画，浑似潇湘。　　使君行乐处，秦筝弄哀怨，云鬟分行。心醉一缸春色，满座疑香。有天涯倦客，尊前回首，听彻伊川、恼损柔肠。不似碧波双剑，犹解相将。（《风流子·政和间过延平，双溪阁落成，席上赋》）。

南渡后写下了大量的鼓吹抗战，批判投降，怀念故土的爱国之作，其风格也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成为开陆辛爱国诗词先河的重要作家。

元干喜作长短句，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曾

噩《芦川词序》)

公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曾噩《芦川词序》)

这类内容、风格的代表作有《兰陵王·卷珠箔》、《石州漫·雨急云飞》、《满江红·春水迷天》、《水调歌头·举手钓鳌客》、《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觉扬州路，倚高寒，愁中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后，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待制胡铨谪新州，元干作贺新郎以送，坐是除名。(按：此说不确，详见下)又李纲疏谏和议，亦在是年十一月，纲斯时已提举洞霄宫矣，元干又有寄词一阕。今观此集，即以此二阕压卷，盖有深意。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然其他作，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芦川词》)

按：张元干慷慨悲凉之作决不只此二首。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依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绍兴戊午(1138)秦会之(桧)再入相，遣王正道(伦)为计议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邦衡上书(文略)，请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之头。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盖上初无深怒之意也。至壬戌岁(1142)，慈宁归养，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张仲宗元干寓居三山，以长短句送

其行。(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

绍兴议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请剑欲斩议者，得罪权臣，窜谪岭海。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长短句送之，微而显，哀而不伤，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非若后世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以训。(曾噩《芦川词序》)

张元干的某些词写的虽是个人的生活遭遇，但抒发的是爱国情怀，这种借身世之感来表现爱国思想的手法对后来的陆辛也是一种开启。如《陇头泉》：

少年时，壮怀谁与重论。视文章、真成小技，要知吾道称尊。奏公车，治安秘计，乐油幕，谈笑从军。百镒黄金，一双白璧，坐看同辈上青云。事大谬，转头流落，徒走出修门。三十载，黄粱未熟，沧海扬尘。　念向来，浩歌独往，故园松菊犹存。送飞鸿、五弦寓目，望爽气，西山忘言。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更有几、渭川垂钓，投老策奇勋。天难问，何妨袖手、且作闲人。

张元干的诗以律体为佳，五律尤似老杜，梗概而气长：如《感事》之三：

贼马环京洛，朝廷尚议和。伤心闻徇地，痛恨竟投戈。始望全三镇，谁谋弃两河。群凶未菹醢，吾合老江波。

四　张　孝　祥

(一)　生　　平

张孝祥(1132—1169)(按：张孝祥虽不能算两宋之交的作家，但考虑到他以词名，且略早于辛弃疾，故附录于此。)字安国，历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乌江镇)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第一。……考官已定埙(秦桧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埙策皆秦桧语，于是擢孝祥第一，而埙第三。……先是，上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

乃祁之子，……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系诏狱。会桧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狱释罪，遂以孝祥为秘书省正字。……迁尚书礼部员外郎，寻为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寻除知抚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复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张浚自蜀还朝，荐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为汤思退所知，及受浚荐，思退不悦。孝祥入对，乃陈"二相当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除中书舍人，寻除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领建康留守，……会金再犯，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宋史》卷三八九《张孝祥传》)

按：张孝祥还是以力主抗战为主，"两持其说"并不公允。

（二） 张孝祥的词

张孝祥的文学成就以词为最高，其内容多反映宋金之间民族矛盾和朝廷内部的和战之争，充满慷慨激昂的爱国思想。

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尚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词序》)

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足以使懦夫有立志。(况周颐《蕙风词话》)

张孝祥在词史上上承苏轼之才情横溢，风格清旷，下启辛弃疾之踔厉奋发，慷慨豪壮，是南北交会中重要的转折人物。

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微张公(张孝祥)之词，同一关键。……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哉！(汤衡《于湖词序》)

尝获从公游，见公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者，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汤衡《于湖词序》）

乐府之作，虽但得于一时燕笑咳唾之顷，而胸次笔力皆在焉，今人以为胜东坡。（谢尧仁《于湖词序》）

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于湖先生天人也……亦以天才胜者也。（汤衡《于湖词序》）

其表现在于风格多样，尤多豪放、清旷之作。

昔闻张于湖一传而得吴敬斋，再传而得郭遁斋，源深流长，故其词或如惊涛出壑，或如绉縠纹江，或如静练赴海，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矣。（滕仲固跋《笑笑词》）

所作长短句，凡数百篇。读之，冷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潇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词序》）

其"声律豪迈，气节振发"（查礼《铜鼓书堂词话》）的豪放悲慨之作，如作于1161年采石矶大捷后的《水调歌头》和《六州歌头》，既高歌了胜利后的激动，又抒发了对最高统治者苟安的悲愤，直开辛弃疾之先河：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水调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

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六州歌头》)

《六州歌头》感愤淋漓。他若《水调歌头》之"雪洗虏尘静"一首，《木兰花慢》之"拥貔貅万骑"一首，《浣溪沙》之"霜日明霄"一首。率皆眷怀君国之作。(《冯煦《蒿庵论词》)

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

所谓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张德瀛《词征》卷五)

张孝祥紫微雅词,汤衡称其平昔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却无一字无来处。一日在健康留守席上作六州歌头，张魏公读之，罢席而入。(《历代诗余》卷一一七引《朝野遗记》)

旷放之作，其风格直逼苏轼，其作品如：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阳，唤起鳞鳞细浪。

明日风回更好，今朝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拟岳阳楼上。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彻，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鬓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

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方其吸江斟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魏了翁《鹤山集》跋此词真迹语)

此皆神来之句，非思议所能及。(查礼《铜鼓书堂词话》)

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王闿运《湘绮楼评词》)

而清丽的写景小词亦和苏辛相近，如：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西江月》)

行尽潇湘到洞庭，楚天阔处数峰青，旗梢不动晚波平。　红蓼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夜凉船影浸疏星。(《浣溪沙》)

另外，张孝祥论文学强调"活法"，注重生活，这和杨万里与陆游有相通之处，亦可视为当时的一种倾向。

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束发事远游，周览天下山川之胜，以作其气，所与交者，又皆当世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

第七章　陆游 杨万里 范成大

南宋中期出现了所谓"中兴四大诗人"，但由于出处不同，所以最初所指亦不尽相同。以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后人又称为梁溪)所称，则为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陆游(见本章第七节所引姜夔语)；以杨万里所称，则为尤、萧、范、陆；元代后逐渐固定为尤、杨、范、陆四人。

近代风骚四诗将。原注：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萧千岩、陆放翁。(杨万里《谢张功父送近诗集》)

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但才悭于诚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验。同时独诚斋奖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陆放翁，(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早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南宋初诗人，推尤梁溪、萧千岩、范石湖、陆谓南四家。……萧集世不传，……后人乃以诚斋易之，称尤、杨、范、陆，而萧千岩姓名，世或有不知者矣。……按萧名德藻，字东夫，……姜白石之妇翁也。(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六)

第一节　杨　万　里

一　生平及思想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张)浚入相，荐之朝，……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

知漳州，改常州，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之。……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光宗即位(1190)，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1190)，兼实录院检讨官。……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宁宗嗣位(1195)，……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明年(开禧二年，1206)升宝谟阁学士，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万里为人刚而褊。……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万里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赐谥文节。(《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按：《宋史》所记杨万里卒于开禧二年（1206）不误，但言"年八十三"实误。据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杨公墓志》（见《杨文节公文集》卷末附录》）载：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岁（1127）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开禧二年丙寅（1206）五月八日无疾薨，享年八十。"

杨万里思想上可称述者，一曰有较强的爱国思想，力主抗敌御侮；二曰有较强的爱民思想，主张轻徭薄赋；三曰有较强的理学思想，终身服膺正心诚意之说。

陛上以今日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引)

臣愿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虏之所必攻者，巨镇如庐、寿、广陵者，则各择一大将，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于其他州郡，则多其壁垒，而葺其城池。城池坚则可攻而不可下，壁垒多则寇有牵而不敢越，有大将重兵以居要，则沿淮之州有所恃而无所惧。（杨万里《国势》中）

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宋史·杨万里传》引）

某初至（指知奉新县），见岸狱充盈，而府库虚耗自若也。于是纵幽囚，罢逮捕，息鞭笞，去颂系，出片纸书"某人逋租若干"，宽为之期而薄为之取，……盖所谓片纸者，若今之所谓"公据"焉，里诣而家给之，使之自持以来，复自持以往，不以虎穴视官府，而以家庭视官府。（杨万里《与张严州敬夫书》）

彼其初也，吾民之赋止于粟之若干斛，帛之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数倍其钱之名矣，而又有"月桩"之钱，又有"板帐"之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臣所知者也；至于蜀民之赋，其额外无名者，臣不得而知也。（杨万里《转对札子》）

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宋史·杨万里传》）

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公时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胜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会'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

二　文学主张及创作道路

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杨万里几经变化并积累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塈壬午，止有诗五百八十二首，其寡盖如此。……戊戌（淳熙五

年1178)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

可见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主要经历过学江西——学晚唐——辞谢诸人而师法自然三个过程，其诗论亦多围绕这三方面而发。

(一)沿袭发展江西诗论。杨万里在创作上虽最终跳出江西派，但对江西诗派那套讲法而不拘于法，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将古人成语"四处合来"(《诚斋诗话》语)，注重锤炼，讲究悟入的诗论却是始终推服的。

诗家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诚斋诗话》)

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诚斋诗话》)

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诚斋诗话》)

诗有实字，而善同之者以实为虚……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雅。(《诚斋诗话》)

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答卢谊伯书》)

今时士子见诚斋大篇钜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遂谓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

(二)推崇晚唐异味和半山风格。

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白、杜甫)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笠泽(陆龟蒙)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

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味未既而不胜其甘，……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刘良佐诗稿序》)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答徐子材谈绝句》)

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读诗》)

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诚斋诗话》)

"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杨廷秀诗也。一关殆言一膜之隔，未尽透彻者。又有《送彭元忠诗》："学者初学陈后山，霜皮脱尽山谷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此殆杨廷秀学诗法，故数以为喻。(叶寘《爱日斋丛钞》)

自作《江湖集》序曰："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

(三)跳出前人窠臼，师法自然。杨万里虽也讲"悟入"，但他最终悟出作诗不应只师法前人，而应直接师法自然的道理，较好地摆正了"源"和"流"的关系，因此能呈现出一种创新、求活，讲究才气、讲究含蓄韵味的精神。

问侬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酬阁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

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慕仲省干近诗》之三)

笔下何知有前辈，醉中未肯赦空瓶。(《迓使客夜归》)

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

学诗需透脱，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二首》)

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

诗家不愁吟不彻，只愁天地无风月。(《云龙歌调陆务观》)

今代诗人后陆云，天将诗本借诗人。(《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

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

千峰为我旋生妍。我为千峰一洒然。(《晨炊白升山》)

盍尝观乎列御寇，楚灵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彼(指列子)其于舟车，且乌乎待哉？……(灵均)盖有待乎舟车而未始有待乎舟车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江西宗派诗序》)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颐庵诗稿序》)

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诚斋诗话》)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袁枚《随园诗话》)

诚斋尝言古人之诗，天也；今人之诗，人焉而已。此二语包孕千古，不似讲翻案法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另外，杨万里也很注重诗传统的刺美作用。

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果宽乎？耸乎其必讥，而断乎其必不恕也。诗果不严乎？……诗人之言，至发其君宫闱不修之隐慝，而亦不舍匹夫匹妇"复关"、"溱洧"之过，歌咏文武之遗风余泽，而叹息东周列国之乱哀穷屈，而憎贪谗。(《诗论》)

三　诗歌的内容和题材

从内容和题材上看，杨万里最擅长的乃在描写山川风光，自然景色。

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

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高蹈之志，已不可违矣。尝自赞云："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

其次乃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片刻感受。

小阁明窗半掩门，看书作睡正昏昏。无端却被梅花恼，特地吹香破梦魂。(《钓雪舟倦睡》)

杨万里也有一些表现国事、表现民生的作品，但一般不如陆游、范成大等人作品表现得那样直率。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四绝句》之一、三)

大熟乃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升平。升平不在箫韶里，只在诸村打稻声。

问渠田父定无饥？却道官人那得知。未送太仓新玉粒，敢先云子滑流匙？(《至后入城道中杂兴十首》选二)

四　诗歌的艺术成就

杨万里是个极具创造性、极具个性的作家，其诗的艺术特色可用一个"活"字来概括。虽然提倡"活法"自吕本中始，但从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者要推杨万里。与此特征相适应，从体裁上讲，杨万里以绝句成就最高，古诗次之。

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张镃《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

诚斋万事悟活法。(周必大《次韵杨廷秀待制寄题朱氏涣然书院》)

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圜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吕本中)不及见耳。(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

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

醉语梦书辞总巧，生擒活捉力都任。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项安世《题刘都监所藏杨秘监诗卷》)

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葛天民《寄杨诚斋》)

句句多般都有格，篇篇出众不趋时。(韩淲《杨秘监江东集》)

李屏山……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刘祁《归潜志》卷八)

诚斋脱落皮毛，自出机杼，人每以俚晐笑之。"(姚壎评杨万里《云龙歌调陆务歌》)

其活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

(一)细腻小巧，如摄影之快镜，善于捕捉瞬间的景物、动作、心情、感受，于他人忽略或难见处提炼诗情，且能使之富有情趣和理致。如：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

坐看西日落湖滨，不是山衔不是云。寸寸低来忽全没，分明入水只无痕。(《湖天暮景》)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宿新市徐公店》)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

诗家谓诚斋多失之好奇，伤正气，若"梅子留酸软齿牙……(下略)"极有思致，诚斋亦自语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

杨诚斋丞零陵日，有春日绝句云(按：即《闲居初夏午睡起》，略)，张

紫岩(浚)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

诚斋杨氏乃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此静中见动意。(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

(二)想象奇特，立意新巧，在处理常见题材时，善于别出手眼，在别人意料不到处落笔。这一特点在写景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既不同于缺乏浑然气象的谢灵运，又不同于专写静美，充满禅悦的王维。而与此相适应的修辞手法则是极善使用拟人，表现了作者对自然景物有发自内心、息息相通的深切感情。

"白水遥连郭，青山直到门。"畏垒山人诗也；"野水白连郭，乱山青到门。"王子乘诗也。二诗各臻其妙，然观杨诚斋"江欲浮天去，山疑渡水来。"(此二句诗出自《题湘中馆》，"疑"，原作"能")则又瞠乎后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

用心而不吃力。(陈衍《宋诗精华录》)

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暮热游荷池上》)

闭轿哪知山色浓，山花影落水田中。水中细数千红紫，点对山花一一同。(《水中山花影》)

溪边少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迟出。归来闭户闷不看，忽然飞上千峰端。却登钓雪聊一望，冰轮正挂松梢上。"诗人爱月爱中秋?"有人问侬侬掉头："一年月色只腊里，雪汁揩磨霜水洗。八荒万里一青天，碧潭浮出白玉盘。更约梅花作渠伴，中秋不是欠此段?(《钓雪舟中霜夜望月》)

峭壁呀呀虎擘口，恶滩汹汹雷出吼。泝流更着打头风，如撑铁船上牛斗。"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檄风伯》)

(三)层次曲折，深婉多致，变化无穷，力避陈俗、平庸和直露。对此前人有深透的评价：

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抵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六）

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胡卢，终落空套。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宋诗中如杨诚斋，非仅笔透纸背也。言时折其衣襟，既向里折，又反而向表折，因指示曰：他人诗，只一折，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折又向左；诚斋则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生看诚斋集，当于此等处求之。（《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其诗如：

大矶愁似小矶愁，篙稍宽时船即流。撑得篙头都是血，一矶又复在前头。（《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夏夜玩月》）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

韩退之称柳子厚云："玉珮琼琚，大放厥辞。"苏子瞻答王庠书云："辞至于达而止矣。"诚斋此诗，可谓乐斯二者。（周必大《跋杨廷秀饮酒对月辞》）

杨诚斋月下传杯诗云："……（略）"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

（四）幽默风趣，调侃谐谑，但在似不经意中又不失理趣，表现了他诗化了的理学思想。有些佳作还充满哲理和禅意以及深刻的讽刺性。

后村谓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似李白，盖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古人之所谓似李白者，入今人之俗目，则皆俚哆也，……见者无不大笑。呜乎！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吕留良等《宋诗钞》)

旧读杨诚斋绝句云："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幸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按：此诗题为《有叹》)不晓所谓，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东漕奉祠归之作也。凤虽不听命于狙公，然犹待桐花竹实而饱，以花实况祠廪也，欲并祠廪扫空之耳。未几，遂请掛冠。(刘克庄《后村诗话》)

其作品如：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偶尔相逢细问途，不知何事数迁居？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观蚁》)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宿灵鹫禅寺》)

（五）为与"活法"相谐，杨万里诗的语言大多极平易通俗，口语化，有时索性直用民间俚俗之语，但其佳作仍能达到语俗而理不俗的境界，更增加了其诗的幽默性与活泼性。

放翁与杨诚斋同以诗名，诚斋专以俚言俗语阑入诗中，以为新奇；放翁则一切扫除，不肯落其窠臼。(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用方言入诗，唐人已有之。用俗语入诗，始于宋人(按：此语不确)，而要莫善于杨诚斋。(李树滋《石樵诗话》卷四)

诚斋之诗，巧处即其俚处。(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

以上所举之诗皆有此特点，又如：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

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插秧歌》)

晚发丹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舟人及牵夫终夕有声，盖讴吟啸謼以相其劳者。其辞亦略可辨，有云："张哥哥，李哥哥，大家着力齐一拖。"又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弯弯照几州。"其声凄婉，一唱众和，因檃栝之为《竹枝歌》云：

莫笑楼船不解行，识侬号令听侬声。一人唱了千人和，又得蹉前五里程。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以上《竹枝歌》并序)

杨万里的"活法"也有其弊端。前人多不满其过于俚俗即是其一。

南辕以后，杨诚斋辈又俚俗过甚。(田雯《鹿沙诗集序》)

杨诚斋诗，粗直生硬，俚辞谚语，冲口而来，才思颇佳，而习气太甚。(蒋鸿翮《寒塘诗话》)

诚斋诗集甚富，然未免过于摆脱，不但洗净铅华，且粗头乱服矣。(陈讦《诚斋诗选》评语)

杨诚斋理学经学俱不可及，而独于诗非所长，如《不寐》云："翻来复去体都痛"，复成何语？(李调元《雨村诗话》)

诚斋则粗梗油滑，满纸村气，似"击壤"而乏理语，似江湖而乏秀语。……《退休集》尤晚年之作，老笔颓唐，其甚率俗者，几可喷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但其最大的缺点乃在许多诗取材过于细碎，诗料过于狭小，因而往往被表达得太尽太露，失去含蓄之美。如：

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胡：一鸦飞立钩栏角，仔细看来还有须。(《鸦》)

五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杨万里诗"活法"的源头当来自苏轼。其理论与创作不过都是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冲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诗颂》)的实践与发展。杨万里在当代及后代都享有盛名。

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

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陆游《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

以人而论，则有……杨诚斋体。(严羽《沧浪诗话》)

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刘克庄《题诚斋像二首》)

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欧阳玄《圭斋文集》)

至清代，有些人还特意学"诚斋体"，如袁枚、郭麐：

汪大绅道余诗似杨诚斋，范瘦生大不服，来告余。余惊曰："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其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袁枚《随园诗话》卷八)

诗，……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青莲一人，……宋有杨诚斋。(袁枚《随园诗话》卷九)

第二节　范成大

一　生平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隆兴元年(1163)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起知处州(1168)……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论第，至二十年，民便之。……访古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

说书(1169)……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除中书舍人(1170)。……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竟寝。知静江府(1172)。……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1174)。……教阅将兵，外修堡砦，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1178)，两月，为言者所论，奉祠。起知明州，……除端明殿学士，寻帅金陵。……以病请间，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1192)，加大学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号石湖，有《石湖集》……行于世。(《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

二　诗歌的思想内容

范成大诗内容充实，其反映民生及爱国思想的诗，尤值得称述。

(一)从多方面深入而生动地反映人民生活。从整个诗歌史来看，范成大可谓把反映民生作为创作中最重要主题的作家之一。其主要成就与贡献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对传统的"田园诗"加以发展与改造。范成大的田园诗既不同于以"聊为陇亩民"相标榜的陶渊明，也不同于"即此羡闲逸"的王维，只写些优美的农村风光。他能把中唐以来表现农民悲惨生活的新乐府诗的精神移植到田园诗中，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农家的景物、岁时、风俗、劳作、苦难、煎迫、斗争等各种内容，特别能写出各层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因而提高了田园诗的价值。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以及前后《催租行》、《夔州竹枝歌》、《乐神曲》等即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且如农桑樵牧之诗，当以《毛诗·豳风》及石湖《田园杂兴》比熟看。（吴沆《环溪诗话》）

范文穆《田园杂兴绝句六十首》……以大资领洞霄宫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圃故事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〇）

范石湖《四时田园杂兴》诗，于陶、柳、王、储之外，别设樊篱。王载南评曰："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知言哉！（宋长白《柳亭诗话》）

石湖于桑麻洲渚，一一有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

孝宗欲相范致能，以其不知稼穑之艰，遂止。范因作《田园杂兴》诗十六首（《柳亭诗话》引杨廷尉《公余日录》）（按："十六首"当误，应为六十首）

其诗如：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供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催租行》)

按：此诗意境可参阅《四时田园杂兴》中的："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后催租行》）

……不辞春养禾，但畏秋输官。奸吏大雀鼠，盗胥众螟蠓。掠剩增釜区，取盈折缗钱。两钟致一斛，未免催租瘢。重以私债迫，逃屋无炊烟。晶晶云子饭，生世不下咽。食者定游手，种者长流涎！不如峡农饱，豆麦终残年。（《劳畬耕》）

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采菱辛苦废犁钼，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以上《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2. 开扩了反映民生的社会面。不但写一般农民之苦，而且写到了卖歌者，卖卜者，小贩等市民阶层；不但善写民生，而且善写民俗。

窗明似月晓光新，被暖如熏睡息匀。冲雨贩夫墙外过，故应嗤我是何人！(《枕上有感》)

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

另外还有《吟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等。其写民俗者尤以《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并序为最佳，其序曰：

余归石湖，往来田家，得岁暮十事，采其语各赋一诗，以识土风，号《村田乐府》。其一《冬舂行》：腊日舂米为一岁计，多聚杵臼，尽腊中毕事，藏之土瓦仓中，经年不坏，谓之舂米。其二《灯市行》：风俗尤竞上元，一月前已买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市。其三《祭灶词》：腊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说谓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前期祷之。其四《口数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阖家同飨，云能辟瘟气，虽远出未归者亦留贮口分，至襁褓小儿及僮仆皆预，故名口数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门故事，流传为此。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吴中特盛，恶鬼盖畏此声；古以岁朝，而吴以二十五夜。其六《烧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于门首燃薪满盆，无贫富皆尔，谓之"相暖热"。其七《照田蚕词》：与烧火盆同日，村落则以秃帚若麻藍竹枝辈燃火炬，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遍野，以祈丝谷。其八《分岁词》：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其九《卖痴呆词》：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叫云："卖汝痴。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讳之，欲贾

其余，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词》：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祈利市，谓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庙中如愿故事，惟吴下至今不废云。

其《村田乐府》十首，于腊月风景渲染无遗，吴中习俗，至今可想见也。（宋长白《柳亭诗话》）

又如《姑恶》并序：

姑恶，水禽，以其声得名。世传姑虐其妇，妇死所化。东坡诗云："姑恶，姑恶；姑不恶，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苕霅，始闻其声，昼夜哀厉不绝。客有恶之，以为此必子妇之不孝者。予为作《后姑恶诗》。

姑恶妇所云，恐是妇偏辞。姑言妇恶定有之，妇言姑恶未可知。姑不恶，妇不死，与人作妇亦大难，已死人言尚如此！

3. 在其它一些题材如写景、纪行诗中，也常借以抒发对民生的关怀。如：

过尽巴东巫峡长，荆川鼓棹更茫茫。避风怕入三江口，乘月贪行百里荒。夜后逢人尽刀剑，古来踏地皆耕桑。可怜行路难如此，一簇寒芦尚税场。（《鲁家洑入沌》题下原注曰：三江口即岳阳路，水大难行，遂入沌行。沌中最空夐处名"百里荒"，盗区也。）

范成大之所以能在描写民生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因其有深切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基础：

老身穷苦不须忧，永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次韵汪仲嘉尚书喜雨》）

一身冒雪浑家暖，汝不能诗替汝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之二）

（二）从多方面深入而生动地反映爱国思想。范成大的爱国诗

虽不像陆游那样慷慨奋发，但表现得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使金时所作的七十二首绝句，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抒发了收复河山的豪情，批判了宋王朝丧权辱国的罪行，反映了中原人民眷恋故国的感情，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题材也很灵活多样，有借怀古咏史以针砭现实者，有借比兴寄托以抨击时政者，有借纪行写景以抒发爱国思想者。

其作品如：

九陨元身不陨名，言言千载气如生。欲知忠信行蛮貊，过墓胡儿下马行。（《过雷万春墓》）

平地孤城寇若林，两公犹解障妖祲。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双庙》）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沉痛不可读。此则七绝至高之境，超大苏而配老杜者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太行东麓照邢州，万叠烟螺紫翠浮。谁解登临管风物，枯荷老柳替人愁。（《邢台驿》）

女僮流汗逐毡軿，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清远店》）

除上述两大内容外，范成大还有不少描写日常生活，抒发自我情怀和纯纪行写景的诗。

三　诗歌的艺术特色

对范成大的文学成就，杨万里曾有一段全面的论述：

然公之诗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诸口者，公颦呻謦欠之间，猝然谈笑而道之，则其诗文之工，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谓也哉？甚矣文之难也。长于台阁之体者，或短于山林之味；谐

于时世之嗜者，或漓于古雅之风；牋奏与记序异曲，五七与百千不同调，非文之难，兼之者难也。至于公，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深刻，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偕，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于是文士诗人之难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

由此可见范成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风格多样，兼善众长，既有清新妩丽的一面，又有奔逸隽伟的一面，要而言之，不出“精工”二字。

尔学赡而文缛，阯美于前人。（洪适《范成大秘书省正字制》）

公天资俊明，辅以博学，文章赡丽清逸，自成一家。尤工诗，大篇短章传播四方。（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

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

范致能之宏丽，……亦皆有可观者。（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

……有新趣，……尤淡秀可爱。（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五）

石湖与放翁齐名，清新藻丽，然才亚于放翁。（费经虞《雅伦》卷二）

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叶燮《原诗》）

范石湖取境雅瘦，力排丰缛；然气韵自腴，故高峭而不寒俭。（陈讦《宋十五家诗选》）

石湖诗如“客愁无锦字，乡心有灯火”，“酿泥深巷五更雨，吹酒小楼三面风”，何尝不凄婉？“洛花堆锦暖，吴藕缕冰寒”，“石门柳绿清明雨，洞口桃花上巳山”，何尝不工致？悲壮则“舟危神女峡，马瘦鬼门关”，“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精细则“袖单嫌翠薄，杯冷怯金寒”，“雪堆不动山深碧，星出无多月淡黄”。即五七律中可见者如此，而可以一格律之哉！（周之鳞《石湖先生诗钞序》）

石湖主清新。（洪亮吉《北江诗话》）

“清新妩丽”者如：

陇麦欣欣绿，山桃寂寂红。帆边渔菼浪，木末酒旗风。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赏心添脚力，呼渡过溪东。（《寒食郊行书事二首》）

“奔逸隽伟”者如：

天险东南重，兵雄百二尊。拂云千雉绕，截水万崖奔。赤日吴波动，苍烟楚树昏。向无形胜地，何以控乾坤？（《赏心亭再题》）

“精工”者如：

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清明日狸渡道中》）
雪尽小桥出，烟消千嶂生。（《次韵温伯城上》）
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鄂州南楼》）
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初归石湖》）

范成大诗之所以能风格多样，兼善众长，是和其广泛师法前人分不开的。他学陶渊明、鲍照、谢朓、李白、杜甫、韩愈、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杜（牧）、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甚至同时代的陈与义、杨万里、陆游。但就其成就最高的诗作来看，显然接受白居易、张籍、王建等人的长庆体、新乐府体的影响最大。

直从长庆成编日，便到先生晚岁诗。（敖陶孙《上闽帅范石湖五首》）
南渡之尤、杨、范、陆，绝类元和。（姚壎《宋诗略》自序）
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观第三卷《夜宴曲》下注曰：“以下二首效李贺”，《乐神曲》下注曰：“以下四首效王建”，已明言之。其他如《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则杂长庆之体。《嘲里人新婚》诗，《春晚》三首，《隆师四图》诗作，则全为晚唐五代之音，其门径皆可复案。自官新安椽以后，骨力

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伯仲于杨、陆之间，固亦宜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湖集》）

范成大的诗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如朱彝尊批评其诗“弱”（《橡村诗序》），翁方纲批评其诗“未为高格”（《石洲诗话》），李慈铭批评其诗“颇兼率易槎枒之病”（《越缦堂日记》），李重华批评其“滑薄少味”（《贞一斋诗说》），但其最大弱点乃是在“偏者兼矣”的同时，于自成一家，突出个性方面尚有欠焉。纪昀所云“自成一家”似稍有溢美之嫌。

范石湖《田园杂兴》，验物切近，但句律太费力气，于唐人之藩，尚窘步焉。（方岳《深雪偶谈》）

杨诚斋诗，力求超脱。范石湖诗，力求精工。却不道诗从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脱而自超脱，不求精工而自精工。（徐晓亭《麈谈笔存》）

按：如果把“句律太费力气”理解为因重形式而于个性精神方面不能贯注其中；把缺少“至情至性”理解为缺少富于鲜明个性的真情实感，则二人之评可为知言。

四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范成大的诗在当时即享有盛名，更得到后人的推崇和效仿：

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陆游《范待制诗集序》）

自余观之，南渡以后，范石湖、陆放翁两家为冠。杨诚斋谓范之清新，陆之敷腴；姜白石谓温润如范，俊逸如陆，当时已推服之。（《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一）

有总其全局而论者，如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宋以欧、苏、陆、范为大家是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三）

较似后山更平淡，一生爱诵石湖诗。（方回《至节前一日六首》）

《新正无事，偶阅乡先哲范文穆公〈石湖诗集〉，见其多道吴中事，因摘

取其句有涉于春者，辄赋一绝，得十二首。盖予入官适三十年，处世几七十岁，公私所系，不成归田。赋成，令儿子辈诵之，恍如身在吴中，亦可以自慰也。昔人有〈和陶〉之作，予僭备为〈赓范〉，其不免文穆公之笑乎？》（按：此为明人吴宽的诗题，见《匏翁家藏稿》卷二六）

吾郡范文穆公成大，以乾道六年使金，自渡淮至燕山途中有绝句诗一卷，自白沟河至会同馆凡八首，则余入畿南所经历道也。吊古忧时，感叹天水、金源遗迹，援笔属和，情见乎辞，庶几效矇瞽之义焉。（钱谦益《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绝句八首》）

五　其　它

范成大的散文和词亦有相当高的成就，惜乎散文流传得不多。

宋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记》（按："记"当作"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何宇度《益都谈资》卷上）

范石湖《吴船录》二卷，自成都至平江数千里，饱历饫探，具有夙愿。其纪大峨八十四盘之奇，与银色世界兜罗锦云，摄身清光，现诸异幻，笔端雷轰电掣，如观战于昆阳，呼声动地，屋瓦振飞也。蜀中名胜不遇石湖，鬼斧神工，亦虚施其伎巧耳。岂徒石湖之缘，抑亦山水之遭逢焉。（陈宏绪《吴船录题词》）

第三节　陆游的生平、创作道路及文学主张

一　生　平

陆游的生平可分为五期。1153年前为第一期，即读书学诗时期；1153—1170为第二期，即应试与为官初期；1170—1178为第三期，即入蜀时期；1178—1190为第四期，即东归后为官时

期；1190年以后，即除一度为官外退居山阴时期。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有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1155），始赴福州宁德簿（1158），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

孝宗即位（1163），迁枢密院编修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遂赐进士出身。……言者论游交结台练，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

久之，通判夔州（1170）。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

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起知严州。……除军器少监。绍熙元年（1190），迁礼部郎中，兼实录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1203），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

按：关关陆游的生卒年历来小有争议：

方回云：放翁卒于嘉定二年（1209）冬己巳，年八十六，见所选《瀛奎律髓·人日雪》诗注。如注，则生于甲辰（1124）矣，然按放翁实生于宣和七年乙巳（1125）十月十七日，……《宋史》云年八十五。陈直斋《书录解题》云卒于嘉定庚午，年八十六，作八十六是。（姚范《援鹑堂笔记》）

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见于《宋史》本传者也。而《直斋书录解题》云嘉定庚午（1210），年八十六而终。庚午则嘉定三年也，与本传殊不合。考《剑南诗集》有绝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更醉几春风。"则庚午春放翁尚无恙，当以直斋为正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陆游对自己的生平曾有若干记载：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三山杜门作歌》）

岁庚寅(1170)始溯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后再岁(1172)，北游山南(即南郑)，凭高望鄠、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又一岁，客成都唐安，又东至于汉嘉(即嘉州)，然后知昔者之盛，盖非适然也。到汉嘉四十日，以檄得还成都。（《东楼集序》）

《予十年间(指1180—1189)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

按：上为一诗之题目，见《剑南诗稿》卷二一。前一次指1181年在江西常平提举时因“江西水灾，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见《本传》)而遭至“臣僚论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屡遭物议”而罢职。(见《宋会要辑稿》卷一〇一《黜降》九)后一次指1189年以谏议大夫河澹论“其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并攻其嘲咏风月而罢职。

二 创作道路

陆游的创作道路与其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大约经历过三个时期：初期从曾几学诗，以江西派入，较注重诗歌的辞采。中期，即入蜀后，特别是到南郑后，火热的生活使他一扫江西羁绊，面向文学创作的真正源泉——生活，真正体会到“诗家三昧”，诗歌创作进入高潮期，“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汉宫春》)形成了他雄浑苍劲的独特风格，这是陆游创作中具有本质性的变化。晚年退隐后又在原基础上多增加了一重清新自然、平淡古朴的风格，诗风又为之一变。陆游自己也承认这些变化，他曾说：

忆在茶山（曾几）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

授》）

儿时闻公（曾几）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篇。……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公不谓狂疏，屈体与周旋。（《别曾学士》）

河南文清公（曾几）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顾未尝轻许可。某独辱知，无与比者。（《跋曾文清公诗稿》）

（予）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吕居仁集序》）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此诗所述，字字真实，学者不悟此旨，终不为作家矣。（《昭昧詹言》引姚鼐评此诗语）

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宁知竟卤莽，所得才土苴。入海殊未深，珠玑不盈把。老来似少进，遇兴颇倾泻。犹能起后生，黄河吞巨野。（《入秋游山赋诗略无缺日》）

入蜀还吴迹已陈，兰亭道上又逢春。诸君试取吾诗看，何异前身与后身！（《忆昨》）

今（指入川时）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废之迹。动心忍性，庶几或进于毫分，娱忧纾悲，亦当勉见于言语。（《通判夔州谢政府启》）

后人对陆游的创作道路亦有精辟的论述。

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

观其……《示子遹》诗云："（已见上引，略）"此可见其宗尚之正，故虽挫笼万有，穷极工巧，而仍归雅正，不落纤佻，此初境也。后又有自述一首云："（即《九月一日夜……》，已见上引，略）"是放翁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刘后村谓其皮毛落尽矣，此又诗之一变也。（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剑南诗稿》）

陆放翁诗，本于茶山，故赵仲白题曾文清公诗集云："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剑南，谓放翁也。然茶山之学，亦出于韩子苍，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则加豪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九）

不蹑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姜特立《梅山续稿·陆严州惠剑外集》）

三　文学主张

由于陆游作诗能从江西派入而不从江西派出，所以他论诗的主张非常广泛，既有继承肯定江西派主张的一面，也有反对江西派过于追求形式，转而强调内容、强调生活、强调平淡自然的另一面，较好地解决了诗和书本，诗和生活，亦即创作的"源"和"流"的辨证关系，这是他文学主张中最有价值的所在。

（一）　继承发展江西派的一面

陆游到晚年虽对江西派总体持否定态度，但对江西派的某些主张，如注重法度的写作态度，由锤炼而归于平淡的写作方法，始终还是服膺的。

诗家忌草草，得句未须成。（《子聿入城》）

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评。（《晨起偶得五字戏题稿后》）

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赠应秀才》）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可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何君墓表》）

（二） 彻底突破江西派的一面

江西诗派自黄庭坚、陈师道，经吕本中、曾几、陈与义，发展到陆游、杨万里等人，已历及三代。在爱国主义思想高涨的新形势下，在经历过丰富的生活经验之后，陆游终于"悟"出了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真正源泉。这种"悟"，既不同于以前江西诸子只"悟"到诗法的圆转灵活，也不同于杨万里只"悟"到师法自然，他终于悟出了美在"诗外"——即美在生活这样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阐述，这是他对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贡献。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见事可怜迟。（《示儿》）

按：陆游虽也讲"悟"，"换骨"，但其内含却不同于以前江西诸子，而是"独心知"的"穷源"，即悟出诗歌创作的真正渊源。

陆游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工夫在诗外"。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

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

满前好句无人领，堪笑寒窗费苦吟。（《即事》）

诗思出门何处无？（《病中绝句》）

人生需广大，勿作井中蛙。（《自贻》）

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感兴》）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

唐子西云："平居作诗，须收拾诗材以备用。"此学人之言。陆放翁诗有云："诗材满地无人取"，此诗人之言也。（陈锡露《黄妳余诗话》卷三）

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二四载陆游与杜思恭札）

2. 重内容、重感情、重气节，矫正北宋末年以来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

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尊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追感往事》）

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于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言诗乎？（《答陆伯政上舍书》）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方德亨诗集序》）

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集序》）

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上辛给事书》）

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澹斋居士诗序》）

某……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则愚矣。（《上辛给事书》）

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

诗情剩向穷途得，蹭蹬人间未必非。（《舟过樊江憩民家具食》）

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读唐人愁诗戏作》）

此怀岂独骚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读唐人愁诗戏作》）

身外原无易，情中自有诗。（《自勉》）

3. 反对江西派过于追求雕琢藻饰，提倡平淡自然，清新古朴的文风。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

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何君墓表》）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亦远。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老学庵笔记》卷七）

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读近人诗》）

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韵》）

文章须要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评方误人。（《答郑虞任检法见赠》）

按：此是针对吕本中《夏均父集序》所云："昔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

文章最忌百家衣。（《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

诗如水淡功差进，身似云孤累转轻。（《秋怀》）

诗情随处有，信笔自成章。（《即事》）

无意诗方近平淡。（《幽兴》）

诗凭写意忘工拙。（《初晴》）

身闲诗简淡。（《秋夜》）

身游与世相忘地，诗到令人不爱时。（《山房》）

（陆游）末年云："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学，俗人犹爱未为诗。"则皮毛落尽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但受理学影响，有时竟把平易发展到取消文采：

学当尽力去浮华，从事文词但可嗟。（《自儆》）

文词终与道相妨。（《老学庵笔记》）

文词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几。（《杂感》）

4. 提倡师法名家，博采众长。（参见本章第五节）

第四节　陆游诗的内容

陆游诗数量繁富，内容广博：

古来作诗之多，莫过于放翁。今就其子子虡所编八十五卷计之，已九千二百二十首。然放翁六十三岁在严州刻诗，已将旧稿痛加删汰，六十六岁家居，又删订诗稿，自跋云："此予丙戌以前诗十之一也。"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然则丙戌以前诗，存者才百之一耳。子虡刻全集时亦跋云："先君在严州刻诗，多所去取，所遗诗存者尚有七卷。"今合计全集及遗稿，实共一万余首。每一首必有一意，就一首中，如近体每首二联，又一句必有一意，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是一万首即有一万大意，又有四万小意。自非才思灵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来诗人未有之奇也。（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陆游诗思想内容的总特点是在南宋特殊历史背景下，发挥了中国古典诗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忧国与忧民又构成其诗歌的主要内容。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陆游《太息》）

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

《剑南诗稿》……发乎情性，充乎天地，见乎事业，忠愤感激，忧思深远，一念不忘君。（郑师尹《剑南诗稿序》）

观放翁陆先生《晨起》诗有云："余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万世见唐虞，夔龙获亲陪"等法，此老平生胸次悠然，惟恐不得置明主于三代之上，而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气象，蔼然于言外矣。（速博克恭《题晨起诗》）

一 爱 国 诗

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不论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对后代的影响上看，表现爱国思想当是陆游思想内容的主要特色。

《剑南诗》，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

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前辈评南渡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

翁为南渡诗人，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志，往往发之于声诗。昔人称老杜为诗之史。老杜遭天宝之乱，居蜀数载，凡其所作，无非发泄忠义而已。翁亦居蜀数载，然后归杭。其出处大致，存心积虑，旷世相符。（黄漳《书陆放翁先生诗卷后》）

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当时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其时朝廷之上，无不以画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或疑书生习气，好为大言，借此为作诗地；今阅全集，始知非尽虚娇之气也。……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自注：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自注：放翁集中胡尘等字，凡数十见，盖南渡之音也。（以上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这些诗内容博大，思想精深，感情真挚，多层次、多角度、深入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并且生动深刻地揭示了那不幸的时代。概括起来有以下五大特点。

（一） 思想的明确性

陆游是以一个爱国志士的身份写爱国诗的，因而以诗明志，以诗报国的目的非常明确。

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作诗人。（《初冬杂咏》）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楼上醉书》）

此诗倘不作，丹心尚谁明。（《春夜读书感怀》）（按：所谓“此诗”，指对“岁周一甲子，不见胡尘清”的感慨。）

一饭亦忧国。（《凄凄行》）

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送范舍人还朝》）

放翁之读杜亦曰：“后人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杨大鹤《剑南诗钞序》）

放翁非诗人也，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以意逆之，是为得之，夫志非他，情之发于性者，是故传曰：“诗以道性情。”南宋自绍兴改元，讫于嘉定，中间五六十年，金壬柄国之日为多。朝廷之上，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忠义为僇、道学为邪，正人君子，朝进用而夕报罢，见机明决者，求去惟恐不速：此为放翁所遭之世。初为权奸所嫉，后忤贵倖自免，五为州别驾，西泝夔道，宿留十载，竟有终焉之志。仅以笔力回斡，见知当宁，得拜爵致仕以老。少不治生事，老不请祠禄，晚岁东归，补书巢，插东篱，安贫自得，未尝有戚戚之容。尤与张魏公父子，吕伯恭、朱晦翁诗贤厚善。忠孝节义，本乎天资；理学文章，出于学力：此为放翁生平之为人。孝宗即位，首赐进士出身，入对辄上言，乞信诏令以示中外，诛沮格以惩玩习，于建都立国，积粟练兵，三致意焉。迄不得大用，酒旗鼓，笔刀槊，一饭不忘，没齿无二，临绝《示儿》之作，至今读之，使人泪如雨下：此为放翁不可夺之志。论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为诗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为诗人，乃可以论放翁之诗。（杨大鹤《剑南诗钞序》）

（二） 内容的广泛性

陆游的爱国诗涉及到爱国诗人笔下的种种内容：

1. 讴歌北伐抗战。

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

君不见昔时东都宗大尹，义感百万虎与狼。疾危尚念起击贼，大呼过河身已僵。（《感秋》）

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

2. 思念沦陷区的领土，关心沦陷区的人民，批判金国统治者的野蛮罪行。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题海首座侠客像》）

群胡本无政，剽夺常自如。民穷诉苍天。日夜思来苏。（《感兴》）

中原昔丧乱，豺虎厌人肉，辇金输虏廷，耳目久习熟。不知贪残性，搏噬何日足！（《闻虏乱次前辈韵》）

3. 批判南宋统治集团妥协苟安的投降政策。这在投降苟和已成为朝廷之基本国策时，是非常可贵的。

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

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醉歌》）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南渡之不振，实由于此，扼腕而言，自成高调。(《唐宋诗醇》)

本朝敢作此等诗！(吴焯《批校剑南诗稿》)

4. 最集中、最生动的乃是塑造了自己的爱国形象：对恢复事业的高度热情和不断追求以及理想不得实现后所带来的深切悲哀。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

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

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夜泊水村》)

率多胸臆，兼有气骨，可为南渡君臣慨然太息。(《唐宋诗醇》评《夜泊水村》语)

三、四生气奋出，千古常新。(方东树《昭昧詹言》引吴闿生语》)

陇头十月天雨霜，壮士夜挽绿沉枪。卧闻陇水思故乡，三更起坐泪数行。我语壮士勉自强，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岂若妇女不下堂。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

有古直悲凉之气。(《唐宋诗醇》评语)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剑南七绝，宋人最占上峰，此首又其最上峰者，直摩唐贤之垒。(《陈衍《石遗室诗话》)

笔墨之乱，脱化殆尽。(《唐宋诗醇》引卢世㴶语》)

(三) 信念的坚定性，一贯性

在敌强我弱，主降嚣张的形势下，陆游始终坚持抗战立场，并把它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国吾宗庙，群胡我寇仇。但应坚此念，宁假用他谋？望驾遗民老，忘兵志士忧。何时闻遣将，往护北平秋。(《纵笔》)

蓬窗老抱横行略，未敢随人说弭兵。(《书愤》)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观大散关图有感》)

壮士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按：此诗作于一二〇六年，时陆游年八十一。)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杜景熙《读陆放翁卷后》)

矍铄哉此老！可谓没齿不忘朝廷者矣。较之宗泽三呼渡河之心，何以异哉！(徐伯龄《蟫精隽·放翁临终诗》)

陆游……有恢复中原之志，故《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至于临终一绝云："(即《示儿》，略)此亦有三呼渡河之意。史称天才豪迈，正似其诗也。(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一)

悲哉放翁，读此诗愈恨贼桧。(陆次云《五朝诗善鸣集评语》)

放翁易箦嘉定中，国弱已极，而尚作此想，其赍志可悲矣。(《唐宋诗醇》)

(四)表现的灵活性

陆游的爱国思想决非只在特定的题目中表现，它渗透到各种题材，如投赠、忆昔、行役、登览、饮酒、读书、记梦，以至看画题字、歌咏时令等。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常能取得以小见大的效果。

平生搴旗手，头白归扶犁。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嘶。(《书愤》)

我行江郊莫犹进，大雪塞空迷远近。壮哉组练从天来，人间有此堂堂阵。少年颇爱军中乐，跌宕不耐微官缚。凭鞍寓目一怅然，思为君王扫河洛。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

兵。(《弋阳道中遇大雪》)

(五) 认识的深刻性

难得可贵的是，陆游一方面能坚持抗敌，一方面又对北方民族持平等态度；一方面把恢复的希望寄托在王朝身上，一方面又对人民的力量有足够的认识。

乾坤均一气，夷狄亦吾人。(《斯道》)

尽诛非无名，不足烦戈鋋。还汝以旧职，牧羊辽海边。(《长歌行》)

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长歌行》题下原注："路逢野老共语，归舍赋此诗"。"私忧"两句下原注："二句实书其语")

陆游的爱国诗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的：

进无以显于时，退不能隐于酒，事刀笔不如小吏，把锄犁不如健妇。或问陈子何取而肖其象？曰："是翁也，腹容王导辈数百，胸吞云梦者八九。"(《放翁自赞》)

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

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书》)

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君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跋曾文清公奏议稿》)

二 农 村 诗

陆游农村诗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借以表现爱国思想之外，同情人民，热爱生活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务观闲适，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然中间勃勃有生气。中原未定，梦寐思建功业。其真朴处多，雕锼处少。（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

（一）深刻地反映了南宋时期农民所受的沉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体现了陆游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切。

韦苏州诗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太守能为此言者鲜矣。若放翁云："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退士能为此言，尤未之见也。（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书叹》）

富豪役千奴，贫者无寸帛。（《岁暮感怀》）

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秋获歌》）

常年征科烦箠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

但愿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春日杂兴》其三）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农家叹》）

陆游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农民所受的阶级压迫之甚是深有体会的，在各地方任上对农民所遭的痛苦更有实际的了解。这类诗篇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若赋不加轻，别求

他术，则用力虽多，终必无益；立法虽备，终必不行。……凶年饥岁，虽贫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贫者惟守田亩，孰为当恤？视郡县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体者，皆贫民也。(《上殿札子》)

（二）描写农民简朴勤劳的劳动生活。

今年液水满西畴，父老人人卜有秋。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春耕》)

山村处处晴收麦，邻曲家家午晒丝。(《致仕后即事》)

老农爱犊行泥缓，幼妇忧蚕采叶忙。(《春晚即事》)

东家云出岫，西家笼半山。西家泉落涧，东家鸣珮环。相对篱数掩，各有茅三间。芹羹与麦饭，日不废往还。儿女若一家，鸡犬意自闲。我亦思卜邻，余地君勿悭。(《东西家》)

村东买牛犊，舍北作牛屋。饭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纤纤稻秧绿。二月鸣搏黍，三月号布谷。为农但力作，瘠卤变衍沃。腰镰卷黄云。踏碓舂白玉。八月租税毕，杜瓮浓如粥。老幼相扶携，闾里迭追逐。坐令百世后，复睹可封俗。君不见朱门玉食烹万羊，不如农家小甑吴粳香。(《农家歌》)

（三）描写民风民俗。

放翁自江西归山阴作诗，往往记乡土节物。(查慎行《得树楼杂钞》)

其作品如：

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师新禁舞斋郎。(《社日》)

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乌臼烛明腊不如，鲤鱼糁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赛神曲》)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

人。(《秋日郊居》)

城南倒社下湖忙，阿姥龙钟七十强。犹有尘埃嫁时镜，东涂西抹不成妆。(《阿姥》)

(四)描写农村优美景色。

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一诗之中，必有一联致语，如雨中草色，葱翠欲滴。(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五)

其作品如：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

有如弹丸脱手，不独善写难状之景。(《唐宋诗醇》评语)

以游村情事作起，徐言境地之幽，风俗之美，愿为频来之约。(《昭昧詹言》评语)

(五)描写自己的村居生活以及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陆放翁诗，山居景况，一一写尽，可为山林史。但时有抑郁不平之气，及浮夸自侈之谈。去此，便与陶渊明何殊？(梁清远《雕丘杂录》)

其优游里居，啸咏山湖，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其诗如：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小园四首》)

风横云低雨脚斜，一枝柔橹莫咿哑。昏昏醉卧知何处，推起船篷忽到家。(《初冬杂题》)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

三 爱 情 诗

陆游爱情诗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真挚而深切地抒发了他对唐婉至死不渝的爱情，其感情的专注、哀艳与凄惋古今罕见。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赵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实绍兴乙亥岁(1155)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按：此二首诗题为《沈园》)盖庆元己未岁(1199)也。未久，(当指1155以后不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1192)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柱香。"又至开禧乙丑岁(1205)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周密《齐东野语》卷一)

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陈衍《宋诗精华录》)

四 其 它

陆游还有一些写景、纪行、咏物、论诗、课儿，以及描写自

己日常生活，抒发闲适心情的诗。

写景如：

宋人写景句，脍炙人口，如晏元献之"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亦不过代数人，人数语，视唐人传作之多，不及远甚。此外惟放翁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云归时带雨数点，木落又添山一峰"，"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较多数联耳。(陈衍《石遗室诗话》)

纪游咏物如：

行遍梁州又益州，今年又作渡泸游。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南定楼遇急雨》)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恐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花时遍游诸家园》)

按：除海棠外，陆游还喜咏梅，有"七律至数十首"(《养一斋诗话》)。《昭昧詹言》评陆游《十二月初一得梅一枝绝奇，戏作长句》曰："骨冷神清，是诗家写魂妙手。"《养一斋诗话》评《西郊寻梅》三首曰："笔力横绝，实能为此花写出性情气魄者。"

描写日常闲适生活如：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

陆放翁少时，调官临安，得句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传入禁中，思陵称赏，由是知名。(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十二)

颔联团转，脱口而出，一涉凑泊，失此语妙。卢世潅曰："三四有唐人风韵。"(《唐宋诗醇》评语)

第五节 陆游诗的艺术成就

陆游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是继唐宋之李、杜、白、苏后出现的又一个伟大的超一流诗人，也是唐宋以至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超一流诗人，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一 渊源各家，风格多样，各体皆工

陆游生活在唐宋诸大家之后，前人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作为一个集大成的诗人，陆游又善于汲取前人的成果，因而集众美于一炉成为陆诗的显著特色。

（一） 渊源各家

陆游对《诗经》、屈原、陶渊明、王维、岑参、李白、杜甫、梅尧臣、苏轼，以至同代的吕本中、曾几，都十分推崇，并能广泛地向他们学习，融各家之长，成一家之风。其中受陶、李、杜、梅影响最大。

《东山》、《七月》篇，万古真文章。（《夜坐示桑甥十韵》）

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答郑虞任检法见赠》）

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读陶诗》）

学诗当学陶。（《自勉》）

公（岑参）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夜读岑嘉州诗集》）

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感兴》）

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杜甫）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亦知此老愤未平，万窍争号泄悲怒。（《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

歌诗复古，梅宛陵独擅其宗。（《宣城李虞部诗集序》）

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唯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读宛陵先生诗》)

苏公本天人，谪堕为世用。……公车三千牍，字字岌飞动。……我生虽后公，妙句得吟讽。整衣拜遗像，千古尊正统。(《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

按：对吕本中，曾几的评价与师法已见前引。

(二) 风格多样

正因为师法广泛，再加上诗作繁多，所以陆诗风格多样，备有诗经之风致，屈原之浪漫，陶渊明之淳朴，王维之静穆，岑参之恣肆，李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梅尧臣之古淡，苏轼之飘逸，以至曾几之规矩、吕本中之流转。

此翁笔力回万牛，淡中有味枯中膏。有时奇险不可追，剑门石角钱塘涛。源流不嗣江西祖，自有正宗传法乳。(姜特立《应致远谒放翁》)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朱熹《答徐载叔赓》)

陆放翁之敷腴。……(杨万里《千岩摘稿序》)

俊逸如陆务观。……(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

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放翁天才豪迈，气势遒劲，属事比偶，不烦绳削。(罗憼《涧谷精选陆放翁诗序》)

放翁文笔简健，有良史风，故为中兴大家。(祝允明《书新本谓南集后》)

陆放翁之闲雅。……(陈瑚《确庵日记·诗因年进》)

放翁之雄健。……(徐乾学《宋金元诗永序》)

放翁挺出，虽沉雄腾踔不逮苏黄，然亦非余子可望并肩。(田雯《山薑诗说》)

大者鈲鈲，细者喁喁，乐者于于，忧者恻恻。大约身之所历，目之所寓，梦寐之所怀思，靡不有作。日有课，月有程，逮年八十余不少废，故为诗以万计，前此诗人未有也。(柴升《放翁诗钞序》)

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剑南诗稿》）

放翁激发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既富，变境亦多。（姚鼐《今体诗钞序目》）

若放翁则全以淋漓尽致为能事。（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

世称放翁，多就其律诗、绝句言之，不知近体乃其余事。近体甚多，亦非一律，如"飞飞鸥鹭陂塘绿，郁郁桑麻风露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皆极自然；"山从飞鸟行边出，天向平芜尽处低"，"丹枫断岸秋来早，淡日孤村客到稀"，……此类又极研炼，至"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午瓯谁致叶家白，春瓮旋拨郎官清"，句甚丽矣；"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故人"，"时平酒价贱如水，病起老身闲似云"，又多野趣。惟其步趋者多，不名一家，所以为大家也。（马星翼《东泉诗话》）

谓南则主沉郁。（洪亮吉《北江诗话》）

放翁诗派，初境本宗少陵，虽穷极工巧，而仍归雅正。自从戎巴蜀，而后始臻闳肆。适及晚年，又力归平淡，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盖自道其诣力之所至也。……全集中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指不胜屈。（梁章钜《退菴随笔》）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刘熙载《艺概》卷二）

陆放翁则跌荡淋漓，仍复清和蕴藉，言言忠爱，字字熨帖。（邓淳《主一斋随笔》）

陆放翁浑厚和平，包孕闳富。（邹湘倜《历朝二十五家诗录卷首凡例》）

（三） 各体皆工

北宋及南宋杨、范诸人的律诗成就较差，而陆游作为集大成者，于古、律、绝各体无不精工。

放翁一生精力，尽于七律，故全集所载，最多最佳。古诗稍有松处，然至其精采发露，自斑剥可爱。（陈讦《剑南诗选题词》）

七律……宋人则陆务观。若欧、苏、黄三大家，只当读其古诗歌行、绝句，至于七律，必不可学。（何世璂《然镫记闻》）

七言长篇，唐惟李、杜、韩，宋则苏、黄，南渡已后，独陆放翁得与此选。（鲍依云《退余丛话》）

放翁以律诗见长，名章俊句，层见叠出，令人应接不暇；使事必切，

属对必工，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择，实古来诗家所未见也。然律诗之工，人皆见之，而古体则莫有言及者。抑知其古体诗，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语而无淫词；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此古体之工丽更深于近体也。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抑知所谓炼者，不在字句险语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试观唐以来古体诗，多有至千余言、四五百言者，放翁古诗从未有至三百言以外，而浑灏流转，更觉沛然有余，非其炼之极工哉？至近体之刮垢磨光，字字稳惬，更无论矣。又放翁古今体诗，每结处必有兴会，有意味，绝无鼓衰力竭之态，此固老寿享福之征，亦其才力雄厚，不如是则不快也。（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按：赵翼所论比上引陈讦所论更为切实，且赵氏所论虽从古、律体裁上着眼，但亦不妨视为陆游诗之总特点。

放翁七律诗，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沈德潜《说诗晬语》）

七律之多，无有过于宋陆务观者，……陆诗善写景，……写景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盖诗家之能事毕矣，而七律之能事亦毕矣。（洪亮吉《北江诗话》）

尝论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舒位《瓶水斋诗话》）

宋人绝句，亦有不似唐人，而万万不可废者，如陆放翁《读范至能揽辔录》云："（已见上引，略）"《追感往事》云："（已见上引，略）"……此类纯以劲直激昂为主，然忠义之色，使人起敬，未尝非诗之正声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

宋剑南最工七律、七言绝句。略分三种：雄健者不空；隽异者不涩；新颖者不纤。古体诗次之，五言律又次之。七言律断句，美不胜收。（陈衍

《剑南摘句图》)

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抵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六)

二 高度的抒情性

陆游的很多诗，特别是那些表现其爱国思想的诗，之所以能具有力透纸背、催人泪下的抒情性和感染力，最主要的原因虽在于"忠义盘郁于心"(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有深厚的爱国思想，但和他高度的艺术表现力也有密切的关系。陆游在爱国诗感情的酝酿与表现上成功地吸取了杜甫之沉郁与李白之浪漫，他能以杜甫为体——以杜甫式的深沉，雄厚的爱国思想作为抒情的基调；以李白为用——吸取李白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富于自我色彩、善于夸张、跳跃、善于高度概括，作为抒情的表现手法，并能将这二者融为一体，形成自己既沉郁悲壮，又踔厉风发的一家之风。对此前人有所评价，但不够透彻。

先看以杜甫为体者：

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刘应时《读放翁剑南集》)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于事功者，(高明《题晨起诗卷》)

余观杜少陵诗，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尝掩卷而言曰："唐之时，以诗名者众，有能于千载之下尚古之人如公之心乎？"及观放翁《晨起》诗一首，篇终云："万世见唐虞，夔龙获亲陪。"其大言正气，若与少陵同游于土阶茅茨之侧，而载赓勅天之歌者，信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之二公之心，皆欲君人于尧舜，惜乎位不能称其才，才不能施于时，而徒托诸空言以自见。(李晔《题晨起诗卷》)

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所谓爱君忧国之诚，见乎辞者，每饭不忘。故其诗浩瀚崒嵂，自有神合。呜呼，此其所以为大宗也与？（《宋诗钞·剑南诗钞小序》）

放翁之读杜亦曰："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此非其证也？（杨大鹤《剑南诗钞序》）

自夫神京陆沉，偷安南渡，渭南以一书生，蒿目当途，弯弧跃马之思，既老不释。观于"家祭无忘"之语，千秋而下，亦为长恸，此其用心与子美何以异？（周之麟《放翁诗钞序》）

杜陵诗在得其骨。（冯兆观《钞读剑南诗复书长句于后》）

（放翁）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则自作放翁之诗，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岂后之空同、沧溟辈，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语？（翁方纲《石洲诗话》）

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棲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唐宋诗醇》）

其笔力横逸，如丈八蛇矛，十荡十决，学古得力，全在少陵。（陶元藻《全浙诗话》按语）

陆游对杜甫的推崇也主要集中在忧国忧民的思想上：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读杜诗》）

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壈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东屯高斋记》）

再看以李白为用者：

孝宗一日御华文阁，向周益公曰："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对，由是人竟呼为"小李白"，篇什富以万计，今古无双。或评"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或评"如翠岭明霞，碧溪初月"，何足尽其胜概耶？（毛晋《剑南诗稿跋》）

滔滔滚滚，多或数百言，少或数十言，不窘、不狭、不纤，独能出奇无穷者，舍务观谁归？（汪琬《剑南诗选序》）

按：此条所述之特点，正与李白相符。李白的古体诗篇幅一般不长，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陆游的古诗，篇幅也较短，很少有像赵翼所说"多至千余言，四五百言者。"而能做到"不窘、不狭、不纤"，"出奇无穷"，也恰恰得力于学习李白善于高度概括的特点。

再看将二者结合：

刘后村之论曰：陆放翁似少陵，杨诚斋似太白。……盖宋人之诗，多学李杜，画疆分道，各不相谋，南宋以后，愈见痕迹，故当时之论如此。余亦不尽谓然。放翁之于李杜，皆时时有之，而皆不足以定放翁。跪可定者，世间纸上之李杜；时时有之者，放翁胸中之李杜也。论放翁之胸中，吐纳众流，浑涵万有，神明变化，融为一气，眼空手阔，肝肺搓枒，容王导辈数百，吞云梦者八九，此乃放翁之诗，非诗人所能为者尔。（杨大鹤《剑南诗钞序》）

放翁诗，世但取其写景清新之句，转相摹效，不知放翁诗所以卓然可称为大家者，不在此也。放翁诗根本忠孝，如《追感往事》云："（略）"临终《示儿》云："（略）"死不忘君，便是李杜嫡派，真不愧乎东坡所谓止乎忠孝者。从此着眼，放翁之真诗出矣。然其声情气象自是放翁，正不必摹仿李杜。（李兆元《十二笔舫杂录》）

至于放翁诗实宗李杜，为宋人之冠，非予私言也，放翁固自言之，诸公亦尝许之矣。其《示子遹》诗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令，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又《示宋都曹》诗云："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凌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是放翁亦以晚唐至宋为不足

学而推本于李杜也。(王复礼《放翁诗选序》)

按：陆游推本李杜而取其精华的主张还可见《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杜)供奉(李)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到同时却有功。"看到李杜之"同"，亦即取其共有的精华之意。

陆游以杜甫为体，以李白为用的抒情特色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在面对现实时，多以深沉激奋、悲慨苍凉为抒情的基调，这尤像杜甫。如其名作《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后人评曰：

陆游……少好结侠客，有恢复中原之志，故《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郎瑛《七修类稿》)

悲壮感慨，不当徒以虚语视之。纪批：此种诗是放翁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如全集皆"石研不容留宿墨，瓦瓶随意插新花"句，则放翁不足重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二)

志在立功，而有才不遇，奄忽就衰，故思之而有愤也。妙在三四句兼写景象，声色动人，否则近于枯竭。(方东树《昭昧詹言》)

(二)富于想象，特别是善于借助梦境来抒发恢复的激情，而这时的感情通常变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富有浪漫情调，这一点尤像李白。如《九月十六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都是这类名作。

即如记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赵翼《瓯北诗记》卷六)

（三）很少就某一具体细微的感情来抒发，而是高度概括地抒发带有普遍性的感情，因而篇幅较短，语言凝炼，感情跨度大，跳跃性强，尤其在结尾往往有更大的跳跃。这也是对李白的继承和发展。

每结处必有兴会，有意味，决无鼓衰力竭之态。（《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放翁古诗，善于用短。……不多为委折，用古乐府法作古诗也。（陈衍《石遗室诗话》）

按：类似评价又见“各体皆工”部分中所引赵翼对陆游古体诗的评价。其作品如著名的《金错刀行》和《关山月》。这两首诗全是四句一层，层与层之间感情跳跃极大，每一层虽都可以展开，但作者却将感情只凝结在这四句之中。又如：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兴来买进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何当凯还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长歌行》）

放翁《长歌行》最善，虽未知与李杜如何，要已突过元白。集中似此亦不多见。（马星翼《东泉诗话》）

压卷。吴闿生批：所以压卷，亦以豪迈纵横也。（方东树《昭昧詹言》）

（四）善于夸张，语言宏丽恣肆，多豪壮感慨、反问等抒情句式，这一点也颇似李白。

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

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三月十七日夜醉书》）

有时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泪如雨。（《闻虏乱有感》）

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前有尊酒行》）

世间岂无一好汉？叱咤喑呜气吞虏。（《雨夜不寐观壁间所张魏郑公砥柱铭》）

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术成欲试酒半酣，直蹑丹梯削青壁。（《融州寄松纹剑》）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酒酣博簺为欢娱，信手枭卢喝成采。牛背烂烂电目光，狂杀自谓元非狂。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楼上醉书》）

三 清新优美的风格

陆游的很多诗，特别是那些表现农村生活和表现自己归隐生活的诗风格清新，语言简朴，意境优美，和他“天成”、“信笔”的论诗主张相符，体现了他沉雄诗格外的另一种风格。

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朱熹《答徐载叔赓》）

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

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是惟无出，出则自然。（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其直朴处多，雕镂处少。（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先生取材宏富，对仗精工，而出以隽笔，每遇佳句，不啻如杨柳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饰；而呕出心肝者，虽镂冰刻骨，无以过之。（李调元《陆诗选序》）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观其《斋中弄笔》诗云：“诗虽苦思未名家”，虽自谦，实自命也。（刘熙载《艺概》卷二）

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刘熙载《艺概》卷二）

其作品如：

只愁去远归来晚，不怕飞低打着人（《燕》）

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细雨有痕秧正绿，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有差科起。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宦游所得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岳池农家》）

四 锤炼之功

陆游虽天成自然，但也注重锤炼，"使事必切，属对必工"（赵翼语，见前引），为后人留下大量名句名对。

句法茶山出豫章。（赵蕃《呈陆严州》）

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箝纸尾，摸床稜；烈士壮心，狂奴故态；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下泽乘车，上方请剑；酒宁剩欠寻常债，剑不虚施细碎仇，空虚腹，垒块胸；爱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手版，肩舆；鬼子，天公；贵人自作宜明面，老子曾闻正始音；床头《周易》，架上《汉书》；温卷，热官；醉学究，病维摩；无事饮，不平鸣；……似此者不可殚举，姑记一二于此。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驰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世称宋诗人……对偶工切，必曰陆放翁。（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读放翁诗，须深思其炼字炼句猛力炉锤之妙，方得真面目。（陈讦《剑南诗选题词》）

放翁七言律，队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沈德潜《谈诗晬语》）

一诗之中，必有一联致语。（贺裳《载酒园诗话》）

放翁善用"痕"字，如"窗痕月过雨"，"水面痕生验雨来。"之类，皆精炼所不能到也。(翁方纲《石洲诗话》)

放翁诗善用"阴"字，此心地清闲，故体贴得到。如"乞借春阴护海棠"，"正开却要日微阴"，"月过花阴故故迟"，"春在轻阴薄霭中"，无不入妙。(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

放翁七律，佳者诚多，然亦佳句耳；若通体浑成，不愧南渡称首者，尝精求之矣。如："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早岁君王记姓名，只今憔悴客边城。""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少日壮心轻玉塞，暮年幽梦堕沧州。"……此十数章七律，著句既遒，全体亦警拔相称，盖忠愤所结，志至气从，非复寻常意兴。(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按：赵翼《瓯北诗语》、张培仁《妙香室丛话》，亦多摘录陆游佳对，兹不多录。

陆游诗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某些诗语意重复，某些诗有句无篇，某些诗过于直露上。这一方面和他创作时贪多求快有关，另一方面和他在抒情时多注重抒发普遍性感情而缺乏具体细微地挖掘，沉郁有余而顿挫不足有关。这也说明陆游在继承方面有余，而在创新方面稍有欠缺，缺乏更鲜明的个性化手法。

陆游集佳处固多，而率意无味者更倍。由此以观，亦安用多也。(叶燮《原诗》)

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犹有发，门如村舍强名官。""迹似春萍本无底，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禅师。""心似春鸿宁久住，身如秋扇合长捐。""身似败棋难复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栎孰知年。""心似江淮归业户，身如湖岭罢参僧。""心似游僧思道远，身如败将陷重围，""居似穷边荒马驿，身如深谷老桑门。""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闲似苔矶垂钓叟，淡如村院罢参僧。""懒似老鸡频失旦，衰如蠹叶早知秋。"……(下略二十七联)余诗腰膝用"如"、"似"字作对，难以悉数，就中非无佳句，此陆平原所云

“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者也。(《朱彝尊《书剑南集后》)

朱竹垞(彝尊)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余联，缘放翁年八十余，“六十年间万首诗”后，又添四千余首。诗篇太多，不暇时择也。初不以此遂轻放翁，然亦足为贪多者镜矣。八句中上下时不承接，应是先得佳句，续成首尾，故神完气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沈德潜《说诗晬语》)

按：先得佳句，续成首尾者，可以《临安春雨初霁》为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评曰：“五、六凑泊，与前后不称。”李调元《雨村诗话》评曰：“陆放翁诗，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得名，其余七律名句，辐辏大类此，而起讫多不相称”。

夫游之才情繁富，触手成吟，利钝互陈，诚所不免。故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集跋，摘其自相蹈袭者至一百四十余联，是陈因窠臼，游且不能自免，何况后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剑南诗稿》)

南渡气格，下东都甚远，唯陆务观为大宗，七言逊杜、韩、苏、黄诸大家，正坐沉郁顿挫少耳，要非余人所及。(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按：此条除“顿挫少耳”外多非确言。

放翁兴会飙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痺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与。(《姚范《援鹑堂笔记》)(按：此则又见《昭昧詹言》卷十二，方东树谓姚鼐语)

陆务观不免于滑易。(田同之《西圃说诗》)

放翁尤甚，大约伸纸便得数首或更至数十首，以故流滑浅易居多，笔力去少陵辈绝远。可知诗必有为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尔，不如辍笔。(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第六节　陆游的词和散文

陆游是个全才的作家，词和散文的成就也很高，可惜常被诗名所掩。

一 陆游的词

（一） 陆游对词的认识

和诗相比，陆游对词价值和意义的评价较低，这使他只以作诗之余力作词。现存词只有140余首。

游平生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

陆游对词的认识较为矛盾，但总的说来，是从以否定为主，转向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态度。他有五段论词之语，按时间排列如下：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跋花间集》之一）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声。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1189)炊熟日，放翁自序。（《长短句序》）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1191）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跋后山长短句》）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易有珠拢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1195)元日，笠泽陆某书。（《跋东坡七夕词后》）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

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1205）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跋花间集》之二）

按：第一篇虽未标明写作时间，但大约作于40余岁时，第四篇中的两"诗"字，当为"词"字。"东坡此篇"指《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

（二）陆游词的创作成就

陆游对词虽不甚看重，但他才力大，功力深。"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借用苏轼《稼说》语），成就仍很高。

1．高度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抒情性相结合

陆游词内容之充实，题材之广泛，现实性之强烈，几可和辛词相比，这是继北宋苏轼和南渡初一些爱国词人之后，对词内容上的继续开拓。

最具有社会意义的是那些回忆军中战斗生活，抒发建功立业理想，以及痛慨壮志未遂的作品词。其次，是那些描写渔歌菱唱，啸傲江湖，抒发自己旷达胸怀，又不失英雄本色的词。它们和他的诗一样，表达了陆游强烈的爱国思想，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生动形象。

秋到边城画角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秋波媚》）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诉衷情》）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世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

按：据《宋史·孝宗本纪》载，孝宗曾"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往中原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宋史·张浚传》载："以檄谕契丹。"可资第一首词参阅。

除上述内容外，陆游的词还涉及到其它领域，如《钗头凤·红酥手》之写爱情，《卜算子·驿外断桥边》之咏物，《鹊桥仙·夜闻杜鹃》之写羁旅，都是传世之作。

2. 风格的多样化

陆游词的风格和其诗有相仿之处，即风格多样，而以纤丽婉约、雄慨旷达、超爽豪放三种更为著称。因此，后人常把他和秦观、苏轼、辛弃疾等人相比。

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绝少。（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四）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原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坠鞭京洛，解珮潇湘"，"欲归时，司空笑问；渐近处，丞相嗔狂"，真不减少游。（杨慎《词品》）

杨用修云："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似稼轩耳。（毛晋《放翁词跋》）

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

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刘熙载《艺概》卷四)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谭献《复堂词话》)

1. 超爽豪放者

此种风格常出现在爱国词中，是陆词中最突出的风格，确可和辛词比美。但陆游确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是以“诗人之言”写词，所以很多词比起辛词来又显得较为直露，不如辛词之有韵味；而且在这类词中，陆游的感情较之诗更为沉痛，因而和辛词纵横驰骋，大声鞺鞳又有不同。

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提要》以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也。(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

陆放翁词……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刘熙载《艺概》卷四)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其词如：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

2． 雄慨旷达者

如《卜算子》之咏梅，堪与苏轼《卜算子》之咏鸿相比，深得清旷之美。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按：此词可和陆游《言怀》诗："兰碎作香尘，竹裂成直纹。炎火炽昆冈，美玉不受焚"合读。

3． 纤丽婉约者

如《钗头凤》(已见上节引)，又如《夜游宫·宫词》，以温柔的形式讽刺皇帝用人不专、抗战信心的动摇不定。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3． 在抒情时以沉郁悲慨为主，很少有诗中那种高昂激扬的情调，而且感情跨度大，尤善在结尾作大跳跃、大议论。但由于作者才高工深，并不给人以号呼叫嚣，矜气作色之态，而是称心而言，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神完气足之感。上引诸词都有此特点，又如：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二　陆游的散文

陆游的散文堪称南宋一大家。

（游）自少颖悟，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序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知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张孝祥自谓辞翰独步一时，每见辄倾下之。（张淏《会稽续志》）

先太史（指陆游）之文，于古则《诗》、《书》、《左传》、《庄》、《骚》、《史》、《汉》；于唐则韩昌黎；于本朝则曾南丰，是所取法。然禀赋宏大，造诣深远，故落笔成文，则卓然自为一家，人莫测其涯涘。……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渭南者，晚封渭南伯，乃自号为陆渭南。（陆子遹《渭南文集跋》）

其文初不累叠全句，专尚风骨，雄深沉着，自成一家，真骈俪之标准也。（刘壎《隐居通议》）

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士龙清省，庶乎近之，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渭南文集》）

陆游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当推《老学庵笔记》、《入蜀记》和《渭南文集》中的一部分序、跋、记、传文章。

《老学庵笔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作品，是陆游“淳熙、绍熙间所作也。”（陆子遹语）所记内容多是他对当时世事的所见所闻或读书写作时的心得体会。

老学衡茅底，秋毫敢自欺？开编常默识，闭户有余师。大节艰危见，真心梦寐知。唐虞元在眼，生世未为迟。（陆游《老学庵》）

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所闻，殊有可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老学庵笔记》）

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入蜀记》生动地记述了陆游沿长江入蜀的旅游生活，是一部记载长江两岸风光、古迹、风情、文化的优秀游记文学。

游以乾道五年授夔州通判，以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是记。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足广见闻，……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蜀记》）

《老学庵笔记》、《入蜀记》和陆游的一些其它散文，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内容充实。举凡爱国思想、政治见解、读书心得、诗文考辨、风土人情、典章沿革等无不随时可见。

（二）见解深刻。不管是议论国事，还是记录见闻、辨驳正伪，都能高屋建瓴。

（三）感情强烈。不必说抒情文字，即使是议论、记叙文字，也常流露出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

（四）文笔雅健。陆游文不以冗长详尽见长，而以简短警策著称，常常是几笔点染，就能鞭辟入里，写出神采，故尔前人评其文为“雅洁”、“专尚风骨，雄浑沉着”，和其诗有相通之处。

如：

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老学庵笔记》卷一）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卷五）

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入蜀记》卷二）

八日，五鼓尽，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有竟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入蜀记》卷六）

一旦崇成（指铜壶阁），人徒骇其山立翚飞，岿然摩天，不知此阁已先成于公（指蒋公堂）之胸中矣。夫岂独阁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备，欲试为之，事已纷然，始狼狈四顾，经营劳弊，其不为天下笑者鲜矣。方阁之成也，公大合乐，与宾佐落之。客或举觞寿公曰："天子神圣英武，荡清中原，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世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知公举大事不难矣，其可阙书！（《铜壶阁记》）

平仲功不成（指袭金营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姚平仲小传》）

李丈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后四十年，偶读公家书，虽徙海表，气不少衰，丁宁训戒之语，皆足垂范百世，犹想见其道"青鞋布袜"时也。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泽陆某题。（《跋李庄简公家书》）

第七节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与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

一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陆游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对前代的诗经、杜甫、梅尧臣的现实主义，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陶渊明、王维的田园诗派，岑参、高适的边塞诗派；秦观、苏轼的婉约、旷达各种词风，都有所继承，是中国诗史长链上举足轻重的一环。

陆游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并不断地受后人推崇，有人甚至把他推为宋代第一诗人，影响甚为深远。这一影响既表现在他高度的爱国热情上，也表现在他艺术成就上，而前一种表现，在国难当头时尤为强烈。

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身老空山，文传海外。（陆游《放翁自赞》）

四海诗名老放翁。（楼钥《谢陆伯业通判示淮西小稿》）

四海文章陆放翁。（杜旃《陆务观赴召》）

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宗，自过江后一人。（刘克庄《题放翁像二首》）

刘漫塘云：“范至能、陆务观，以东南文墨之彦，至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南宋有陆放翁者，山阴人，其诗在高、岑之间，虽不及苏欧，自余宋人，举无其敌。（陶望龄《与袁六休书》）

放翁亦学杜学白，而尖新峭别，自成一体，有宋诗人无出其右。近日家弦户诵，不能得其深厚悲壮，但得其率易而已。（费经虞《雅伦》）

唐诗以杜子美为大家，宋诗以苏子瞻、陆务观为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学赡，气俊而词伟，虽至片言只句，往往能写不易名之状与不易吐之情，使读者爽然而觉，跃然而兴，固非饾饤雕画者所得仿佛其万一也。（汪琬《蓬步诗集序》）

刘后村谓：“……（陆放翁）南渡而下，故当为一大宗。”吾谓岂惟南渡，虽全宋不多得也。（《宋诗钞·剑南诗钞小序》）

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于苏也。（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但后人也有学陆而偏者：

今海内之士，方以南宋杨、范、陆诸人为师，流入纤缛滑利之习。（朱彝尊《沈明府不羁集序》）

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实则务观胜处亦未能见，止爱其读之易解，学之

易成耳。遂无复体格，亦不复锻炼深思，仅于中联作一二姿态语，余尽不顾。起结尤极草草，方言俗谚，信腕直书。（贺裳《载酒园诗话》）

二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

陆游与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中兴诗人，其间自有异同。要言之，他们的诗歌现实性都很强，内容都很广泛，但陆更强于范，范更强于杨；在艺术上，陆与范在继承方面成就更大，陆游尤堪称集大成者，而杨万里在个人风格创新方面成就较明显。三人的艺术风格也有区别。

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杨万里《千岩摘稿序》）

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乎？痛快有如杨延秀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序》）

至阜陵在宥，而四钜公出焉，非以其浑大典正，与中原诸老并欤？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公（指尤袤）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媲《雅》。盖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出，出则自然。近世乃有刻削以为新，组织以为丽，怒骂以为豪，谲觚以为怪，苦涩以为清，尘腐以为熟者，是不可与言诗也。（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梁溪之槁淡细润，诚斋之飞动驰掷，石湖之典雅标致，放翁之豪荡丰腴，各擅一长。（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

驯至隆兴、乾道之时，尤延之之清婉，杨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丽，陆务观之敷腴，亦皆有可观者；然终不离天圣、元祐之故步，去盛唐为益远。（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

南宋陈简斋、陆放翁、杨万里、周必大、范石湖诸人之诗，虽则尖新，太露圭角，乏浑厚之气，然能铺写情景，不专事绮缋，其与但为风云月露之形者，大相径庭。终在元人之上。世谓元人诗过宋人，此非知言者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杨诚斋诗，力求超脱，范石湖诗，力求精工。却不道诗从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脱而自超脱，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此妙惟陆放翁先生得之。南

渡以后诗，断宜推此老为第一。（徐晓亭《麈谈笔存》）

降至范石湖、杨诚斋，而平熟之径，同辈一律，操牛耳者，则放翁也。平熟则气力易均，故万篇酣肆，迥非后山、简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翁方纲《石洲诗话》）

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清园，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南渡之尤、杨、范、陆，绝类元和。（姚壎《宋诗略自序》）

今以杨、陆二集相较，其（指范成大）才调之健，不及万里，而亦无万里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游，而亦无游之窠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湖诗集》）

第八章　辛弃疾以及陈亮、刘过、朱熹

第一节　辛弃疾其人

一　生　平

辛弃疾的生平可分为四期：

(一)1140—1162，南渡前沦陷及起义时期；(二)1162—1181，南渡初为官时期；(三)1181—1203，闲居带湖、瓢泉时期（除一度被起用任福建提点刑狱外）(四)1203—1207，晚年再起，参与北伐时期。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齐之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佥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1168)，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

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顺逆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1172)。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

又……奏疏曰："……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傔人在外，战马铁甲皆备。……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粜者配，强粜者斩。"……于是(粮)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进一秩，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1181)。

绍兴二年(1191)，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贤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未期岁，积镪至五十万缗，榜曰："备安库。"……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

久之，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1203)。四年，宁宗召见，……寻差知镇江府(1204)，……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1206)，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江陵府(1206)。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辞免(1207)。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1207)。……

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故以"稼"名轩。……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

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汙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美芹十论·

序》）

（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济南府志》）

二　思　　想

（一）辛弃疾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乃是其强烈鲜明的爱国思想。而这一特色，除了在他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词外，主要体现在《美芹十论》、《九议》及其它一些奏议中。

1．和陆游一样，辛弃疾可谓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

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常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美芹十论·察今》）

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美芹十论·详战》）

2．能以“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具有较高的人民性。

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其一》）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美芹十论·观衅》）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窭，无置锥者冻馁。……（民）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钜，而怒已盈也。（《美芹十论，观衅》）

3．对时局和复国大业有战略家的清醒中肯的分析和认识。

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

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响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故以形言之，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击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九议·其三》）

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九议·其二》）

（二）辛弃疾的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对人民的同情上，这是他在各地都颇有政绩的思想基础：

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按：同类内容又见第一章总论所引同名文章。

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九议》）
忍于疮痍之余，督以承平之赋！（《谢免上供钱启》）

（三）辛弃疾在思想上的另一特点是以儒家为主，兼收佛老，但对这三家思想又都有所批判。对于理学，辛弃疾有所接触，但他决不是一个理学家者流。

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满江红》）

君诗好处，似邹鲁儒家。（《念奴娇》）

要识生死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读语孟》

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读语孟》

渐识空虚不二门，扫除诸幻绝尘根。此心自拟终成佛，许事从今只任真。（《丙寅九月二十八日作》）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卜算子》）

伯夷饥采西山蕨，何异捣齑餐杵铁。（《玉楼春》）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语无生更转诬。（《读语孟》）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本传）

如此人物（指辛弃疾），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得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见闻，岂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告之。（朱熹《答杜叔高》）

三　文学主张和渊源

辛弃疾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有关文学主张的论述，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某些文学主张，如重视作品的内容和感情，要求作品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等。

说剑论诗余事。（《水调歌头》）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

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恩怨。（《沁园春》）

老无情味到诗篇，诗债怕人索。却笑近来林下，有许多词客。（《好事近》）

人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鹧鸪天》）

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

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

以毕生精力注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辛弃疾在文学创作中受前人影响最大的当属屈原和陶渊明，其直接称引、化用、摹拟屈原的作品不下二三十篇。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餐落英。(《水调歌头》)

兰佩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贺新郎》)

辛弃疾在赋闲退隐时，尤喜读陶渊明，而且尤推崇其静穆恬淡之中所带出的那种兀傲不平之气。

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

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

谁知《止酒》《停云》老，独立斜阳数过鸿。(《鹧鸪天》)

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感怀示儿辈》)

渊明漫爱重九，胸次正崔嵬。(《水调歌头》)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向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水龙吟》)

第二节 辛弃疾词的内容

辛词的内容比苏词更为广阔，真正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起到与诗文同等的社会功效。

一 爱 国 词

辛词中内容最集中、最进步的当属那些表现其爱国思想的词，这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志士。

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真陶写之具尔。（范开《稼轩词序》）

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朱熹《答稼轩启》）

以孝皇之神武，及公壮盛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八）

率多抚时感事之作。（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八）

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釚《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刘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谢枋得）过其墓，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则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乎？（刘熙载《艺概》卷四）

稼轩词仿佛魏武诗，自是有大本领、大作用人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一）在辛弃疾的爱国词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表现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的词，因为辛弃疾决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表达爱国之情。他有过光辉的战斗经历，在爱国斗争中，他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正是他高于其他只能泛写爱国之作人的地方。

1．追念自己的战斗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扬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

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

按：对第二首的上阕，可参看《美芹十论·序》："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

2．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悲愤。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勾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

落日数语，不减王粲《登楼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裂竹之声，何尝不潜气内转。(谭献《复堂词话》)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八声甘州》)

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酹黄犊。(《满江红》)

心似伤弓寒雁，身如喘月吴牛。(《雨中花慢》)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鹧鸪天》)

有些词更道出了不甘屈服，坚定不渝的品格和气节。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年，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

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满江红》)

(二)评议时局，议论世事，关心国家命运，陈述恢复大业。这部分内容，虽不以表现自我为目的，但作者的激情仍然是非常饱满的。

1. 热情鼓吹抗敌御侮、北伐恢复。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

2. 不满于偏安江左的局面，日夜思念沦陷区河山和人民。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菩萨蛮》)

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

应使神京再复，款曲问家山。(《水调歌头》)

醉里重揩西望眼，唯有孤鸿明灭。(《念奴娇》)

8. 痛斥投降派，批判他们清谈误国、苟且偷安的投降政策。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曾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千年调》）

有些词不仅批判了投降派，而且把矛头指向整个黑暗腐败的官场。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颠倒烂熟只这是，怎奈向，一回说，一回美。　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夜游宫》）

随巧拙，任浮沉。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鹧鸪天》）

辛弃疾爱国词内容上的突出特点是题材广泛，他可以利用各种题材，随时将自己的爱国思想抒发出来，运用最多的乃是酬唱赠答、写景咏物、怀古咏史等。

在酬唱赠答中，仅以内容最窄的祝寿词为例：

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

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

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阵子·为范南伯寿》）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

辛弃疾最善于借写登临之景来抒发爱国之情。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念奴娇》）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

借古讽今是辛弃疾表达爱国思想的重要手段。如后人评其名作《永遇乐·千古江山》曰：

意在恢复，故追述孙刘。（宋翔凤《乐府余论》）

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杨慎《词品》）

二　农村、闲适、言情等其它内容

除爱国词外，辛弃疾还写了很多其它内容的词，以下几类较为突出。

（一）农　村　词

辛弃疾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词约有三四十首，这是对苏轼农村词的继承和发展。词中有的描写了农村的劳动生活，有的描写了农村的自然景色，有的描写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但和苏轼一样，对农民的痛苦生活缺乏描写。除其名作《清平乐·茅檐低小》及《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外，又如：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浣溪沙》）

北陇高田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　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浣溪沙》）

（二）闲 适 词

辛弃疾曾在家中赋闲近二十年，因此有很多诗酒自乐，风景自赏的作品。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鸟，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

（三）言 情 词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稼轩词最不工绮语。"其实，辛弃疾只是很少写纯粹的情词，但偶尔为之，即是"绝不作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的佳作。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祝英台近》)

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沈谦《填词选说》)

辛弃疾在写以上题材时，有一共同特点，即时常流露出爱国的英雄本色。如：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

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多病关心药裹，小摘亲锄菜甲，老子颇堪哀。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水调歌

头》）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

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第三节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及其它

辛弃疾不但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而且在整个词史上也属第一流的大词人。

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稼轩。（元好问《遗山乐府自序》）

稼轩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于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帜。（冯煦《蒿庵词话》）

南宋词人，……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一　豪放词风的种种表现

辛词最大成就在于极大地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并登上了这一风格的最高峰。可以说，激昂的内容与豪放的风格在辛词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辛弃疾对这种风格是自赏的：

壮怀激烈须歌者。（《贺新郎》）

写尽胸中块磊未全平。（《江城子》）

须作蝟毛磔，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

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

后人对这种风格也作了高度评价：

君看幼安气如虎。(陆游《寄赵昌父》)

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形变态，无非可观。(范开《稼轩词序》)

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精神此老健于虎。(刘过《呈稼轩》)

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王士祯《花草蒙拾》)

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

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彭孙遹《金粟词话》)

但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绝不作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

豪杰之词。(刘熙载《艺概》卷四)

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白雨斋词话》卷一)

稼轩《水调歌头》诸阕，直是飞行绝迹。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虽未能痕迹消融，却无害其为浑雅。(《白雨斋词话》卷一)

也有对其豪放持批评者：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张炎《词源》卷下)

辛弃疾创造豪放风格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创造鲜明、生动、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

写人，包括自己和他人，常是慷慨悲歌，雄姿英发的形象。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

看长身玉立，鹤般风度，方颐须磔，虎样精神。(《沁园春》)

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满江红》)

看公风骨，似长松磊落，多生奇节。(《念奴娇》)

写景也多是飞动壮观的景物，而且饱含豪放的感情色彩，尤善写山：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摸鱼儿》)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

谁信天峰飞坠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

咏物也多格高意远之风，不失豪放本色。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撚，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贺新郎·赋琵琶》)

写场面也多具阔大雄豪的特色，如前引之《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

（二）使用想象、象征、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段，使人物的形象和感情能在更广阔的时空中驰骋，更增加一层奇异的色彩。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

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　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水调歌头》)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人间词话》)

（三）善用跳跃、顿挫之法，增强时空与感情的跨度和起伏，尤善于将最凝重的感情（有时是将情化景）融铸于开头结尾之中，从而加强豪放的色彩。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

（四）善于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从小处、平凡处开发开来，使细节和常景都联系到重大题材上，并染上豪放色彩。

小窗人静，棋声似解重围。(《新荷叶》)

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念奴娇》)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

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起他恨。(《蝶恋花》)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

清溪奔快，不管青山碍。十里盘盘平世界，更着溪山襟带。　　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此地居然形胜，似曾小小兴亡。(《清平乐》)

(五)辛弃疾的豪放还往往通过"变调"的形式加以表现。变调在评词家的语汇中原指非正宗，今特借此词形容辛词是通过各种手法来表现其豪放风格的，即很多词表面看来并不怎么豪放，但骨子里仍不失豪放精神。这正是豪放大家的本色表现，有时也是环境的局限所致。

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顶踵。……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平生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出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论盗贼札子》)

这类"变调"词常采用"寓托"与象征的手法，从而达到生动而含蓄的效果，正如《白雨斋词话》所评："不必剑拔弩张，洞已穿过七札。"

词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而深沉浑厚，皆由此得。虽以稼轩之纵横，而不留于悍疾，则能留故也。(陈洵《海绡翁说词稿》)

豪放"变调"又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

1. 寓刚健于温柔之中。这类词能摧刚为柔，取得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效果。如其名作《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表面上如一首宫词，实际上包含了作者很深厚的感情，后人评曰：

稼轩"更能消几番风雨"一章，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梁启超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令娴《艺蘅馆词选》）

辛幼安《晚春》词云："（按：即此词，略）"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指孝宗）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也已。（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此诗（指唐人李涉《春晚游鹤林寺》）有爱惜人才之意。……辛稼轩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谗谂，遂赋《摸鱼儿》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乱红无数。"正得此诗遗意。（谢叠山注解《唐诗选·春晚游鹤林寺》语）

2. 寓悲壮于平淡之中。这类词以淡笔写浓愁，细笔写大志，在平淡之中孕育着不平。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千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

3. 寓庄严于诙谐之中。这类词能用幽默的笔调，诙谐的口吻，曲折地反映庄重的主题。

杯，汝前来，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沁园春》）

何人夜半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　西风瞥起云横渡，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玉楼春》）

辛弃疾亦不乏清旷婉约之作。

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范开《稼轩词序》）

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刘熙载《艺概》卷四）

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王国维《人间词话》）

清旷者如几首咏梅之作：

雪里温柔，水边明秀，不借春工力。骨清香嫩，迥然天与奇绝。……飘泊天涯空瘦损，犹有当年标格。万里风烟，一溪霜月，未怕欺他得。（《念奴娇》）

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临江仙》）

其婉约者如：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

方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造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那边，柳绵，被风吹上天。（《唐河传·效花间体》）

二　表现手法的种种发展

对表现手法的多方面发展，是继苏轼之后，辛弃疾对词的又一大贡献。

（一）喜　用　典

辛词大量用典，这是不同于北宋词的地方，也是对苏词的发展。总的说来，辛词的用典凝炼贴切，技巧高妙，但有时也有逞才使气之嫌。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弃疾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吴衡阳《莲子居词话》卷一）

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词林纪事》卷九）

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刘克庄《刘叔安感秋八词跋》）

这和辛弃疾平时注重学力分不开。

百药难治书史淫。（辛弃疾《鹧鸪天》）

万卷邺侯书插架。（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搜罗万象，……驰骋百家。（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启》）

其例如岳柯《桯史》所载：

稼轩有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则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辛词用典善于选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来为自己的抒情服务；形式多样，如连用典故，典中套典，反用典故等。前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永遇乐·千古江山》等都有此特点。又如：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非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前片北都旧恨，后片南都新恨。（周济《宋四家词选》）

此词尽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相似。（陈模《怀古录》）

上三项说妇人，此二项言男子，中间不叙正位，却罗列古人许多离别，

如读文通《别赋》亦创格也。(许昂霄《词综偶评》)

稼轩词以《贺新郎》一篇(即此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王国维《人间词话》)

(二) 喜 议 论

苏轼词中已有些议论成分，辛词更发展了这一特点。

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毛晋《稼轩词跋》)

总的说来，辛词的很多议论都暗含在写景或叙事等生动形象中，较为含蓄，如《蛮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千古江山》、《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等。但也有些词议论枯燥，甚至成了老庄言论的翻版，如《哨遍·蜗角斗争》、《玉楼春·有无一理谁差别》等。如前词：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梯米。嗟小大相形，鸠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

(三) 喜 诙 谐

苏、辛都是善诙谐之人，但辛词的格调显得更高，如前举《沁园春·杯汝来前》等。又如：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

(四) 善用比兴、比拟、比喻等修辞手段

这也是对前人，特别是对苏轼的巨大发展。可以说到辛弃疾手下，不但词的内容风格已经诗化，而且表现手法的丰富和成熟，也完全可和诗并驾齐驱了。

辛词的比兴手法多样，或者以景物节序起兴，或者以咏古起兴，或者发扬屈赋的传统，以香草美人起兴。如前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皆如此。又如：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太常引》）

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而已。（周济《宋四家词选》）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生查子》）

辛词的比拟感情饱满，形象生动，常用对话体，除前引《沁园春·杯汝来前》外，又如：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西江月》）

辛词的比喻不但生动，而且形式多样，如倒喻、博喻、曲喻等。（参见第四章第四节（四）有关论述）

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细看爽气今犹在，惟有南山一似翁。（《鹧鸪天》）

桃李漫山过眼空，也曾恼损杜陵翁。若将玉骨冰姿比，李蔡为人在下中。(《鹧鸪天》)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愁，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粉蝶儿》)

酒是短桡歌是桨，和情放，醉乡稳到无风浪。(《渔家傲》)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为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沁园春》)

且说松("松"当作"山")而及谢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杨慎《词品》)

(五)　善于细致描写

辛词能在铺叙中作生动细腻的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这使辛词的意境更加深邃，表情更加细密。其作品如前引之《祝英台近·宝钗分》、《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等。又如：

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桕树。"(《玉楼春》)

有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　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寻芳草》)

(六)　语言精工通俗、清新而富于变化

辛词既善用精美的文学语言，又善用通俗的口语；既善以散文句式入词，又善于点化前人诗句成语入词。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夐异。(《刘熙载《艺概》卷四》)

稼轩词有以朴处见长，愈觉情味不尽者。如《水调歌头》结句云："东岸

绿阴少，杨柳更须栽。”信手拈来，便成绝唱，后人亦不能学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

文学语言如《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中的“组练”、“投鞭”、“飞渡”、“鸣髇”、“黑貂裘”等。又如：

疏蝉响涩林逾静，冷蝶飞轻菊半开。（《瑞鹧鸪》）
因风野鹤饥犹舞，积雨山栀病不花。（《鹧鸪天》）

口语如：“大儿“、“中儿”、“小儿”、“七八个星”、“两三点雨”、“一霎儿价”，以及“儿”、“呵”、“些”、“嗏”等语气词。又如：

轿儿排了，担儿装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睚得一千余里。（《鹊桥仙》）

散文句式如《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沁园春·杯汝来前》等。又如：

襟以潇湘桂岭，带以洞庭青草。（《水调歌头》）
后之览者，又将有感斯文。（《新荷叶》）

但也有些过于散文化，如《六州歌头·晨来问疾》等。

点化前人成语诗句，甚至集其成句者，如：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

登山临水送将归，悲莫悲兮生别离。不用登临怨落晖，昔人非，唯有年年秋雁飞。（《忆王孙》）

按：此词分别集《九辩》、《九歌》、李峤、杜牧诗。

辛稼轩词运用唐人诗句，如淮阴将兵，不以数限，可谓神勇；而亦不不能牢笼万态，变而愈工，如腐迁夏本纪之点窜禹贡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

三 苏辛异同

文学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他们都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地位，开拓了词的内容，而辛词的社会性、现实性则更强；他们都于婉约之外别立一宗，但辛词则更为豪放；他们都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但辛词则走得更远，变词诗为词论，将更丰富的典故、语汇融入词中。苏辛词的主要差异乃在基本风格上，这就是苏词更偏重于旷，辛词更偏重于豪。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刘熙载《艺概》卷四）

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

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王国维《人间词话》）

四 辛词的影响

辛词，尤其是其爱国词、豪放词，在南宋末期，以至后来都产生了强烈、深远的影响。

南渡词人沿稼轩之后，惯作壮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

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和刘过，和后来的刘克庄、刘辰翁、以及蒋捷、文天祥、刘将孙等人，在词的创作上有的有意模仿辛弃疾，有的受其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妨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称为辛派词人。这些人的词作与辛弃疾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多写爱国词、豪放词，多用长调，讲格律而不拘于格律，喜用散文句式，并大量吸收经史诗文语言。但也有与辛词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如辛词，风格粗豪有余，清逸不足，且随着国势的衰微，变得越来越苍凉凄楚了。

元代元好向，清代陈维崧、杨夔、顾翰等人的词集中也有很多学辛的作品。

五　辛弃疾的诗文

辛弃疾存诗约120余首，主要内容与情调与其词大致相通，但直接描写爱国之情的较少，抒发悲愤之情的较多。其中以七绝成就最高，能于清秀隽逸中造成一种含蓄绰约的风姿，意境优美，神韵独高，颇有唐人风味。

剩喜风情筋力在，尚能诗似鲍参军。（辛弃疾《和任师见寄之韵》）
悲壮雄迈，惜为长短句所掩，（刘克庄《后村诗话》）

其作品如：

莫邪三尺照人寒，试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作琴伴，未能携去斩楼兰。（《送剑与傅岩叟》）

饱饭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干人不知。（《鹤鸣亭绝句》）

辛弃疾存留的散文主要是一些奏疏札子。这些作品议论英伟，笔势遒劲，逻辑性强，颇具西汉之风。辛曾曰：“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九议》）“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九议》）

“主乎气”者，亦可概括其文章的风格。

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

以稼轩奏议教之，曰：“西汉人物也。”读其书，知其人，欣然其执节之想。（谢枋得《叠山先生文集》卷七）

其作品除前引的某些片段外，又如：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按：《宋史》本传记曰：“尝跋绍兴间诏书曰‘（即此文，略）’人服其警切。”

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美芹十论序》）

第四节　陈亮、刘过

陈亮和刘过是与辛同时代的词人，风格亦和辛相近，后世多称他们为辛派词人。陈亮同时还是著名的散文家。

一 陈　　亮

（一） 生平与思想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县）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墙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励志读书，所学益博。……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词，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奏名第

三，御笔擢为第一。……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陈亮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爱国者。

臣伏见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亮，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物成务，酌古理今，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是实有经济之学。"所为文号《龙川集》，行于世。(乔行简《奏请谥陈龙川劄子》)

陈亮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上主张"事功"、"人本"、"义利"，并尖锐批判理学思想。

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经书发题·书经》)

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乙巳春书之一》)

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问答》下)

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王应麟《困学记闻》引陈亮《对策》语)

是时，熹与亮往复论王霸之辨，叶适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学，上下三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李贽《藏书·名臣传·陈亮传》)

(朱熹曾劝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熹《寄陈同甫书》之四)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陈亮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和狂放的浪漫气质。

追思十八九岁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酒酣，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则抵掌叫呼以为乐。间关世途，毁誉率过其实，虽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终未下脐也。（《中兴五论》跋）

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是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酌古论序》）

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

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与吕伯恭正字》又书）

促膝对坐，抵掌剧谈之时，每欲颉颃飞动。（《与韩子师侍郎》）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自赞》）

其气绰然，足支弱宋，杯酒淋漓，神色悲壮。（郭士望《万历刻本龙川文集序》）

陈亮对文学创作也偶有论述。

闲居无用心处，却欲为一世故旧朋友作近拍词三十阕，以创见于后来。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英豪一笑，顾于今未能有为我击节者耳。（《与郑景元提干书》）

欣观李白集，高吟数篇，皆古今不经人道语，骚章逸句，洒然无留思。寥寥数百年间，扬鞭独步，吾所起敬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叹久之，恨无人能继太白后。（《谪仙歌》序）

大凡论不必作好语，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辞句之间，则亦陋矣。……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书作论法后》）

（二） 陈亮的文学创作

陈亮的文学创作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其内容与风格都与辛弃疾同调，是辛词的有力响应者与支持者。

陈词，特别是那些爱国词，在内容上比辛词更注重与政事相结合，甚至可堪称“极论世事”（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的政论词，和辛词相比，虽然艺术性较粗糙一些，但它仍具有较高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并非都是政治语汇的堆砌。

（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类此。（叶适《书龙川词集后》）

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同甫《贺新郎》寄幼安见怀韵云：“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观此，则两公之气谊怀抱，俱可知矣。（刘熙载《艺概》卷四）

同甫《水龙吟》之“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渡河之意。（刘熙载《艺概》卷四）

其作品如：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精警奇肆，几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敌，势成宁问强对。（《念奴娇

·登多景楼》)

按：此词若与《宋史》本传及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合读，即可看出其政论性之强。本传曰："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第一书》曰"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再上书》曰："陛下何不于此时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通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兵虽未出，而圣意振动，天下之英雄豪杰，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则吾之驰驱运动亦有所凭藉矣。臣请为陛下论天下之形势，而后知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江傍极目千里，固将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

又，此词亦可和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合读，即可看出陈词偏于粗率。

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贺新郎》)

按：此词和《中兴论》合读，即可看出其政论性之强。"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

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论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

陈词在艺术风格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豪放。很多词都是扼腕拊膺、至大至刚之作，但有时不免粗糙。陈亮对自己的豪放风格是颇为自赏的，他人对此亦有中肯的评价。

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晬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色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秋书》)

惟平者合律，奇者为出伦耳，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与韩无咎尚书》)

同父之才，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人方窘步，我则沛然。(辛弃疾《祭陈同甫》)

陈同甫豪气纵横，稼轩几为所挫。而《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则去稼轩远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其作品除上举外，又如：

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贺新郎》)

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斥鷃旁边笑，河汉一头倾。(《水调歌头》)

陈亮也不排斥其它风格，集中也有一些清徐婉丽之作。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语媚语，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

未能超然，但无一调合本集者(按：指龙川集中30首词)……或花庵专选绮艳一种，而同甫子沆所编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干，故若出二手。(毛晋《龙川词补跋》)

其作品如：

一夜相思，水边清浅横枝瘦。小窗如昼，情共香俱透。　清入梦魂，千里人长久。君知否？雨僝风僽，格调还依旧！(《点绛唇·咏梅月》)

陈亮的散文，特别是政论文，援古论今，纵横驰骋，也有较高的成就。

若其他文，海涵泽聚，天霁风止，无狂浪暴流，而回旋起洑，萦映妙巧，极天下之奇险，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至其雄才壮志，横骛绝出，健论纵横，气盖一世，与文公往复辩论，每书辄倾竭浩荡，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与之商论，盖一代人物也。(刘壎《隐居通议》)

陈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刘师培《论文杂记》)

予始读陈同甫论史诸文，见其弛骋为惊人可喜之谈，以为同甫特尚气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观其上孝宗四书，不觉慨然而叹，毛发森然上竖。呜呼，同甫岂狂者哉，盖俊杰丈夫也！"(方孝孺《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

二　刘　过

(一)　刘过其人

刘过生平事迹不详，以布衣终老，为人豪爽有气节，支持北伐。

龙洲事迹，诸书所载略备，惟生卒年与存年无及之者。考《万历昆山志》，称祠建于宋嘉定五年，即龙洲葬年也。殷奎《复墓事状》则谓没后七年始葬，以推之，其卒年当在开禧二年(1206)。又读陈谔《题墓诗》，知龙洲

卒年五十三，由开禧二年上溯五十三年，则龙洲实生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也。(罗振常《订补怀贤录》)

刘过，字改之，号龙洲，庐陵人也。尚气节，喜饮酒，高视一世，恒以功名自期，长于谈兵，为文章豪放英特，如登多景楼诗，有"中原在望莫登楼"之句，又有"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等词，至今脍炙人口。陈亮、陆游、辛弃疾，皆折节与友。尝抗疏请光宗过宫。屡与时宰陈恢复方略，谓中原可一战而取。词极剀切。时故人潘友文宰昆山，延改之。过雅志欲航海，因客其所，遂娶妇而家焉。既死无子，友文与主簿赵希楙共出私钱买地马鞍山东葬之，并祠于东斋之侧。陈止安志其墓。(《昆山县志》)

家徒壁立，无担石储。(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

平生四海刘龙洲，高卧百尺元龙楼。(苏大年《洋龙洲先生墓》)

文章事，到底恃身自误。功名难料迟著。鹑衣箪食年年瘦，受侮世间儿女。(苏绍叟《忆刘改之摸鱼儿》)

少有志节，以功业自许。博学经史、百氏之书，通知古今治乱之略。(殷奎《复刘改之先生墓事状》)

某本非放纵旷达之士。垂老而无所成立。故一切取穷达贫贱死生之变，寄之杯酒，浩歌痛饮，旁视无人，意将有所逃者。于是礼法之徒，始以狂名扫之，某以受而不辞。(刘过《与许从道书》)

十年南北走东西，豪气峥嵘老不衰。(刘过《挂塔松窝》)

东游吴会三千里，西入成都一万山。(刘过《谒淮西帅》)

蜂稜四面起，节操一生坚。……纵教方有妨，终不效规圆(刘过《方竹杖》)

(二)文学创作

刘过的诗词都有较高的成就，而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特点较为明显的还是词，后人常把他的词与辛词相提并论，称他为辛派词人。他对辛也确实很倾慕。

诗满天下，身霸骚坛，死虽穷而名不穷。(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

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王世贞《艺苑卮言》)

虽沉着不及稼轩，然足以自成一家。(刘熙载《艺概》卷四)

改之全学稼轩皮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明神鉴，未必能诗。常衮何如？羊公聊耳，千骑东方侯会稽。中原事，纵匈奴未灭，毕竟男儿。(刘过《沁园春·寄辛稼轩》)

1. 刘过诗词的内容

抒发"感时抚事，血泪迸流"的爱国思想，包括鼓吹北伐，反对苟和等内容，是刘过诗词内容上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特点是热情洋溢，奋发昂扬，具有较强的感发力。

何不夜投将军扉，劝上征鞍鞭四夷。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盱眙行》)

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京口多景楼》)

盖自吴晋以来，立国于南者，恃长江天险，兢兢保守。北望中原，置之度外，况沙漠之境，氈毳之域哉！诗意盖深寓此恨也。(瞿佑《归田诗话》)

一空前作。(俞文豹《吹剑录》)

中原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者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封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

刘过还有一些表现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以及歌咏民生、写景咏物之作，其诗的思想内容更为广阔。

十年无计离场屋，说到功名气拂胸。(《上袁文昌知平江》)

抖擞尘埃旧时帽，不妨觅句倒骑驴。(《寄吕英父》)

四举无成，十年不第，大宋神州刘秀才。(《沁园春》)

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多景楼头，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虚名相误，十年狂费辛苦。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白璧追欢，黄金买笑，付与君为主。莼芦江上，浩然明日归去。(《念奴娇》)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世事只如此，自有识鹓鸾。(《水调歌头》)

方今讲论肥民策，不数横流地上钱。(《寄李侍郎》)

但刘过为人江湖习气过浓，因而集中也有一些谀作、艳作：

观集中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阕，刻画猥亵，颇乖大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龙洲词》)

沁园春等调，淫词亵语，污秽词坛，即以艳体论，亦是下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2. 刘过诗词的艺术特色

刘过诗词的艺术风格以豪放著称，特别是其词，豪迈奔放，足为辛派以至豪放派的健将。

刘郎饮酒如渴虹，一饮涧壑俱成空。胸中磊块浇不下，时吐劲气嘘青红。刘郎吟诗如饮酒，淋离醉墨龙蛇走。笑鞭列缺起丰隆，变化风雷一挥手。(陈亮《书赠刘改之》)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张炎《词源》)

出语豪纵。(张世南《宦游记闻》)

改之，稼轩之客，……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者也。(黄升《花庵词选》)

横放杰出，尤较幼安过之。(吴梅《词学通论》)

其作品如：

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安能龌龊守一隅，白头章句浙与闽。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材剑客结楚荆。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多景楼醉歌》)

万马不嘶，一声寒角，令行柳营。见秋原如掌，枪刀突出，星驰铁骑，阵势纵横。人在油幢，戎韬总制，羽扇从容裘带轻。君知否，是山西将种，曾系诗盟。　　龙蛇纸上飞腾，看落笔四筵风雨惊。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未惬平生。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归来晚，听随军鼓吹，已带边声。(《沁园春·张路分秋阅》)

但总的说来，刘过豪放雄迈有余，沉郁顿挫不足，这是他不如辛的地方。

龙州自是稼轩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转。(冯煦《宋六十名家词选·前言》)

刘改之、蒋竹山皆学稼轩者，然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支蔓，词之衰，刘、蒋为之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按：上两条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未免贬之太甚，其实，刘过作品虽变化不足，但不是没有变化。

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刘熙载《艺概·词概》)

其作品如：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唐多令》)

读之下泪。（李攀龙《草堂诗余隽》）

与陈去非"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并数百年绝作。（先著《词洁》）

小令中工品。（李佳《左庵词话》）

词旨清越，亦见含蓄不尽之致。（黄蓼园《蓼园词选》）

刘过也不乏婉约之作：

佳人无意拈针线，绕朱栏，六曲徘徊，为他留恋。试把花心轻轻数，暗卜归期近远。奈数了，依然重怨。把酒问春春不管，枉教人，只恁空肠断。肠断处，怎消遣！（《贺新郎·春思》）

刘过的作品，特别是其词，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比辛弃疾更为明显，"游戏笔墨，实为长短句之诗"（《古今词话》），前引诸作中有很多都带有这种明显特点，又如：

腐儒寒酸作何用？国家所欠奇伟士。丈夫立身两字尽，臣子忠孝而已矣。（《赠许从道之子祖孙》）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言"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访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沁园春》）

词语俊拔，如尾腔对偶错综，盖出唐王勃体而又过之。（岳珂《桯史》）

沁园春第七首注曰："寄辛承旨，时承旨召不赴。"此原注也，其事本明。又注或作风雪中欲诣稼轩，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赋此以解，此毛晋校本注也。已自生伪异……考岳珂与过相善，珂所作《桯史》第二卷载此事云："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云之。"与集中自注相合，则诸说之诬审矣。珂又称过诵此词，掀髯有得色，珂乃以白日见鬼调之。其言虽戏，要亦未尝不中其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龙洲词》）

不须别样规模，但收揽人才多用儒。（《沁园春》）

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水调歌头》)

刘过还喜用口语。

别酒醺醺容易醉，回过头来三十里。马儿只管去如飞，牵一会，坐一会，断送杀人山共水。　是则青衫终可喜，不道思情拚得未？雪迷村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烦恼自家烦恼你。(《天仙子·初赴省别妾》)

词俗意佳。(杨慎《词品》)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贺裳《皱水轩词筌》)

但从总体上看，语言还是精炼的，更无"掉书袋"之病。如：

情深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　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销香暖云屏，更那堪酒醒。(《四字令》)

第五节　朱熹及其他两宋理学家

两宋理学泛滥。在朱熹之前有北宋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同时及之后有陆九渊、杨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般说来，他们并无多大文学成就可言，但他们的文学观在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而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不但有系统的文学观，而且创作成就亦有堪述者。

一　朱熹的生平和思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第。……

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

(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而革之。……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陈)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本部侍郎林栗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光宗即位，……差知漳州……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侍讲。……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

二年(1196)沈继祖……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自熹去国，侂胄势益张，……刘德秀……首论……伪学之罪，……未几……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嘉泰初，学禁稍弛，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朱熹的哲学核心是理学，或曰道学，他认为宇宙本源乃在"天理"，属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他同时又指出"理"在物中，为此，他又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一系列道德观、修养论。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熹《读大纪》）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

二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文学观

理学家在文学观上不但重道轻文，而且重道废文（文采），扼杀感情，只把文（文章）当成载道的工具。

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周敦颐《通书·文辞》）

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程颐《答朱长文书》）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程颐《语录》卷十一）

在这些理学家中，邵雍和魏了翁也谈到过以诗抒情的问题，但仍不离理学家的大原则。

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予）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歌咏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邵雍《伊川击壤集序》）

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魏了翁《费元甫陶靖节

诗注序》）

朱熹的文学主张仍不出理学家重道轻文，道本文末、以文害道的体系。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为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过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缘他都是因了作文渐渐地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朱子语类》卷八）

学者始则以其文而说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答吕伯恭》）

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而。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八）

但正像他的宇宙观中虽承认理高于气，却又不得不承认理要附著于气之上一样，朱熹虽重道，但也不得不承认道需要文来载，因此，在文道观上，他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调合态度，给文留下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论诗时更是如此。因为理学家们不得不把《诗》奉为经典。

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徽州婺县学藏书阁记》）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语类》卷一四〇）

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自已焉。（《清邃阁论诗》）

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东归乱稿序》）

二年（1196）沈继祖……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四年，熹以年近

既然给文留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出一系列相应的观点。朱熹在这方面不乏精到之见。

在创作论上，朱熹强调作家人品的修养。

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人。（《王梅溪文集序》）

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题李彦中所藏俞侯墨戏》）

他也承认感情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语类》卷八十）的意义，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

既有可怨之事，亦须还他有怨的意思，终不成只如平时，却与土木相似。……喜怒哀乐，但发之不过其则耳，亦岂可无？圣贤处忧患，只要不失其正。（《语类》卷八一）

诗曲尽人情。方其盛时，则作之于上，《东山》是也；及其衰世，则作之于下，《伯兮》是也。（《语类》卷一三九）

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

杨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指司马相如）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语类》卷一三九）

文字奇而稳方好。（《语类》卷八一）

在风格论、手法论上，朱熹最强调平淡。

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人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答巩仲至》）

需还他新巧，然后造于平淡。(《语类》卷八)

(欧阳修)虽平淡，其中却自有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语类》卷一三九)

平易自在说出底便好，说出来崎岖底便不好。(《语类》卷九)

圣人之言，坦易明白。(《语类》卷八)

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语类》卷九)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语类》卷一四〇)

还特别注重涵咏、曲折、风致、"萧散冲淡"(文集附《朱子年谱》语)，因而特别推崇比兴，且把它广泛用于评诗之中。

看《诗》义理之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而今人费尽气力去做，尚做得不好。(《语类》卷八十)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闲字。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语类》卷十九)

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诗序辨说》)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

还特别提倡温柔敦厚的风格，因为"惟情是徇，则人欲炽盛，而天理灭息"(《乐记动静说》)，这是理学家文论的重要特点。

夫温柔敦厚，宽大平夷，固诗之数。(《答廖子晦》)

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语类》卷八》)

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谕。(《论语集注》卷七)

政使暮年穷到骨，不教吟出断肠声。(《寄江文卿、刘叔通》)

三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创作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说理之作，大部分作品无什么文学价值可言，正如前人所评：

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刘克庄《吴恕斋诗稿跋》）

东坡以黄茅白苇比王氏之文，余以为不独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后，诸儒寄身储胥、虎落之内者，余读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

宋人之诗与乎唐人之诗，渠有异乎？惟其生于宋也，二程、邵子竞趋理学，遂以训诂语入四声，去风人之旨实远。（田雯《古欢堂记》）

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章正宗》）

但他们总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樊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周敦颐）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度正《彭推官诗序跋》）

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陆九渊集》卷三四）

如：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读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

邵雍抒情作品较多一些，但过于以浅易为能事，流入王梵志、寒山子一流。

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闲吟》）

殊无纪律诗千首，富有云山酒一瓢。（《和赵充道秘丞见赠》）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病亟吟》）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题黄河》）

后人评其作品曰：

言意之间，亦可以见天地，此尧夫之所独得而不容已于吟也。（金履祥《濂洛风雅》卷四）

不复以文字为长，志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击壤集》）

朱熹的才力、见识都高出诸人之上，因而创作成就也显然高出一筹。

天才卓绝，学力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判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黄震《日钞》）

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方回《送罗寿可诗序》）

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益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惟紫阳朱子

可以当之。盖紫阳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朱熹的诗歌亦有纯说理者，如《斋居感兴》20首，乃是效法陈子昂的《感遇诗》的，又有《训蒙诗》100首，乃是向初学者阐明理学义理的，又如《致知》：

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

按：此类诗虽然亦有人评之为“旷世而一遇”（王夫之《薑斋诗话》语）之作，但若和其阐明义理的文章结合起来读，便知仍跳不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的窠臼。如朱熹曾云：“古人之学，以致知为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谓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谓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接应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致知，则行无不立，而遇事不患其无立矣。（《答赵民表》）

但朱熹较其他理学家更多形象生动、深刻警策的说理诗，正象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评；“寓物说理而不腐。”如：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泛舟》）

公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盖借物以明道也。又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观此则公之所作又可概见矣。（《鹤林玉露》卷六）

前首言自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濂洛风雅》引王柏语）

按：如结合朱熹的有关论述来读这两首诗，就能看出它们说理的形象性："识得道理源头，便是地盘。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无好基址，空自今日买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间，只起在别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没顿放处。""须就源头看，教大底道理透，阔开基，广开址。"(《朱子语类》卷八)"(不会读书的人)如一个船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泛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语类》卷一一四)如将这几首诗和前引的《致知》相比，就更能看出它们具有较高的文学美质。

又如《水口行舟二首》之一、《春日》，也都"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朱㴠斋居感兴·序》)，"简健有力"。(陆九渊《与朱元晦》)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水口行舟二首》之一)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

朱熹的散文也以议论为主，体系清晰，思想精深，逻辑严密，富于论辩性。而平淡自然，明白如话，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是朱熹散文的总风格，在赠序、题跋、记事等散文中，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朱子之文明净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其文如：

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

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今岁惠然来自昭武，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送郭拱辰序》)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其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记孙觌事》)

第九章　南宋末期文学

陆、辛之后，南宋文学的高峰期结束，文学的发展逐渐衰落，但仍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就词而言，不但仍有辛派的后继，而且还出现了以姜夔为代表的包括众多作家的另一派——骚雅派；就诗而言，出现了以"四灵"、刘克庄、戴复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江湖诗人。而在南宋灭亡时，又出现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现实性、纪实性的爱国作家。

第一节　姜夔和骚雅词派及其他词人

这一派之所以称为骚雅派，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以典雅为主要特色，且都进一步将诗人的笔法融入词中。而这种诗人笔法又与《离骚》为开创的，偏重抒发自我感情为特色的传统相接近，故尔可称它为"骚雅派"。虽然在疏密、虚实等具体特征上有所差异，要之不离骚雅这一总特征。主要代表作家是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

一　姜　　夔

姜夔(1155?—1221?)，虽只稍晚于陆游、辛弃疾，但为了叙述方便，一并放入此处论述。

（一）　生平和文学主张

姜夔字尧章，鄱阳人(《本集》)。……夔孩幼随宦，往来沔、鄂几二十年(《本集》)。淳熙间客湖南，识闽清萧德藻。德藻工诗，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齐名(杨万里《诚斋集》、《乌程县志》)。既遇夔，自谓四十

年作诗，始得此友。(周密《齐东野语》载白石自述)以其兄之子妻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张镃《南湖集》)，携之同寓湖州。永嘉潘柽字之曰"白石道人"，以所居邻苕溪之白石洞天也(《本集》)。

夔少以词名，能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本集》)。尝以杨万里介，谒范成大于苏州(《诚斋集》)。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齐东野语·白石自述》)……万里尝称其文无不工，甚似陆龟蒙。夔来往苏杭间，亦颇以龟蒙自拟(《本集》)。并时名流若楼钥、叶适、京镗、谢深甫，皆折节与交；朱熹爱其深于礼乐；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参见《齐东野语·白石自述》)。

时南渡已六十载，乐典久坠，士夫多欲讲古制以补遗轶。夔于宁宗庆元三年进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于朝，论当时乐器、乐曲、诗歌之失(《宋史·乐志》)。……五年，又上圣宋铙歌十三章(《本集》)。诏免解与试礼部，不第(《书录解题》)，以布衣终。

夔气貌若不胜衣，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陈郁《藏一话腴》)。……今存有旁谱之词十七首。……亦精赏鉴，工翰墨，辨别法帖，察入苗发(朱彝尊《曝书亭集》)。……

张俊之孙曾有名鉴字平甫者居杭州，夔中岁以后，依之十年(《齐东野语·白石自述》)鉴卒，旅食浙东、嘉兴、金陵间。(《本集》、吴潜《履斋诗余》、苏泂《泠然斋集》)。卒于西湖(《履斋诗余》)，年约六十余。贫不能殡，吴潜诸人助之葬于钱塘门外西马塍(《履斋诗余》、《砚北杂志》)。(以上节自夏承焘所编《辑传》，见《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姜夔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诗说》以及《诗集自序》等文中。这些虽是论诗之作，但"有与长短句相通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且"多精至之论，严羽之前，无与比也"。(王士禛《渔阳诗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崇尚及情趣乃在精思独运，求新独创，典雅空灵，格高意远，含蓄自然等方面。

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余又自嗜曰：

“余之诗，余之诗耳！”（《诗集自序》）

作诗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诗集自序》）

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串，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诗说》）

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诗说》）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诗说》）

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方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诗说》）

小诗精深，短章蕴藉，大篇开阖乃妙。（《诗说》）

陶渊明天资既高，趣旨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诗说》）

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诗说》）

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诗说》）

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诗说》）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诗说》）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诗说》）

一家之语，自有一家风味，……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诗说》）

（二）姜夔的词

姜夔以词著称，是南宋末期骚雅词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在整个词史上也堪称卓然大家。有些人，特别是清代浙派词人，把

他捧得过高，认为他超过辛弃疾，可比诗中老杜，这当然是过誉之评。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仅存二十余曲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按：夏承焘所辑《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收姜词多至八十余首。）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

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宋翔凤《乐府余论》）

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搉。（冯煦《蒿庵论词》）

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姜尧章，杜少陵也。（张祥龄《词论》）

1. 姜夔词的思想内容

姜夔词的题材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而以前四种为主，不但数量相对更多一些，而且意义也较为深刻。而这些不同的题材又带有两种共同的倾向，一是抒发自己感时伤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爱国精神，和当时的爱国词派有某些一致处，但情调较为低沉伤感。

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趣，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柴望《凉州鼓吹自序》）

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席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泪落，……为三百篇之苗裔无可疑也。（王昶《姚茝汀词雅序》）

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

《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宋翔凤《乐府余论》）

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伤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南宋词人，感时伤事，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王沂孙），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其时临安半壁，相率恬熙，白石来往江淮，缘情触绪，百端交集，托意哀丝，故舞席歌场，时有击碎唾壶之意。（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其作品如《扬州慢》并序，后人评曰：

白石《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数语，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南寇，江淮军败，中外震骇。亮寻为其臣下弑于瓜州。此词作于淳熙三年，寇平已十有六年，而景物萧条，依然废池乔木之感。此与《凄凉犯》当同属江淮乱后之作。（《唐宋名家词选》引郑文焯批语）

又如：

云鬲迷楼，苔封很石，人向何处？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使君心在，苍厓绿嶂，苦被北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　　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年依依种柳，至今在否？（《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

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凄凉犯》）

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玲珑四犯》）

二是描写自己飘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事的精神苦闷，以及超脱风俗，飘然不群，有如野鹤孤云的个性。“使酒被清愁，花销英气”（《翠楼吟》），二句可作为这一精神世界的写照。

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飞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　　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遇。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如今安在，唯有阑干，伴人一霎。（《庆宫春》）

2. 姜夔词的艺术成就

姜夔词以“骚雅”（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著称，意境高妙，韵味隽永，语言典雅，自成一家之风。而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意境的塑造上。姜夔能于婉约、豪放之外别立“清空”一宗。既不同于北宋末年以来的绵丽软媚，又不同于辛派末流的粗犷叫嚣。而他的清空又与苏轼的清旷不同，他注重“以诗法入词”（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尤其善于以注重锤炼，讲究瘦硬峭拔的江西诗风入词，因而其清空之中又带有刚劲之风，故前人又以“清刚”或“清劲”概之。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张炎《词源》）

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沈义父《乐府指迷》）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朱彝尊《词综发凡》）

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七家词选》）

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白石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格调最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而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冯煦《蒿庵词论》）

而这清空或曰清刚、清劲的词风又借助于以下手段：

（1）善于提空描写。

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着色相之谓。"（沈祥龙《论词随笔》）

不论写景，还是咏物，白石都不屑作过多质实的描写，而是从空际中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并将自己的感受融合进去。在抒情时也力避直露而求其蕴藉冲淡，因而其意境往往显得较为朦胧，颇似李商隐的诗。这正和他的诗论相吻合。这一特点在咏物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咏梅的《暗香》、《疏影》：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暗香》）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疏影》）

后人对这两首词有很多评价，至于这两首词的寓意，迄今尚无定论，有的说是伤时，有的说是专指被虏之二帝及后妃，有的说是写恋情，有的说是咏画。

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尾，斯为绝妙，如……白石暗香、疏影咏梅云："(略)"齐天乐赋促织云："(略)"此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张炎《词源》)

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张炎《词源》)

《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暗香》、《疏影》恨偏安也。(宋翔凤《乐府余论》)

此章(指《疏影》)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之句。(张惠言《词选》)

《疏影》前阕之"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后阕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乃为北庭后宫言之，则卫风燕燕之旨也。(邓廷祯《双砚斋词话》)

(2)善于将各种题材聚拢于统一风格中去。在写浓愁时善于用清笔，在写柔情时善于用健笔，这样就能将各种感情、各种题材的表达都统一到清空、或曰清刚、清劲的个性风格中上。用清笔写浓愁可以上引《扬州慢》、《永遇乐》为例。以健笔写柔情的如表现恋情的《长亭慢》并序：

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桓大司马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悽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予深爱之。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

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白石《长亭怨慢》云：“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白石诸词惟此数语最沉痛迫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

麦孺博云：浑灏流转，夺胎稼轩。（《艺衡馆词选》引）

（3）善于用诗人笔法，特别是江西诗法来锤炼语言，因而使词的语言更富骚雅之特点。

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汪森《词综序》）

如写景云：

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点绛唇》）

咏物云：

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玉梅令》）

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

写个人心绪感受云：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齐天乐》）

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信。（《湘月》）

写恋情云：

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小重山》）

长记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暗香》）

又尤善用“冷”字来写通感，而这“冷”字又可视为姜夔之语言特色。除上引“淮南皓月冷千山”，“香冷入瑶席”，“波心荡冷月无声”外，又如：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
十亩梅花作雪花，冷香下携手多时。(《莺声绕红梅》)
冷红叶叶下塘秋。(《忆王孙》)
冷云迷浦，倩谁唤玉妃起舞。(《清波引》)
东风冷，香远茜裙归。(《小重山令》)
月上汀洲冷。(《湘月》)
重见冷枫红舞。(《法曲献仙音》)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翠楼吟》)

又善于点化前人诗意：

白石疏影云：“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又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用少陵诗，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张炎《词源》)

又善于属对：

虚阁笼寒，小帘通月。(《法曲献仙音》)
池面冰胶，墙腰雪老。(《一萼红》)
枕簟邀凉，琴书换日。(《惜红衣》)(陆辅之《词旨》所引)

(4)善于情景交融，尤其善于在结尾处将情化景，使意境更加清空。

言情之作，必借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白石“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要。”又“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罗袜。归来后，翠尊双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似此造境，觉秦七、黄九尚有未到，

何论余子。（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又如：

西山外，晓来还卷，一帘秋霁。（《翠楼吟》）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点绛唇》）

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点绛唇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以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但白石的清空，有时过于朦胧，再加之内容和感情的贫乏，反而造成沈义父所云"生硬"（已见前引）和王国维所云"隔"和"无情"的毛病。

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人间词话》）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王国维《人间词话》）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王国维《人间词话》）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王国维《人间词话》）

姜夔词还有其它一些特点，如音律考究，且有17首工尺谱留

传至今，其讲究格律之处，已见前引《暗香》与《长亭慢》序，又如：

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后)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满江红序》)

(范成大)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姜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小红辄歌而和之。……(《砚北杂志》)

还喜在词前作小序，如上引《扬州慢》序等，即可视为优美之散文。但有时稍和词意重复。

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矣。(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 姜夔与其他词人的比较及其影响

评词家常把姜夔和其他词人相比，尤其是常把他和南宋的骚雅词人相比。从比较中，不但能看出他和其他词人的关系，更能看出他对后代的影响。

在与周邦彦的比较中，人们能看出他受周邦彦的影响最深，其与周之不同，乃在化绵密为清疏，格调显得更高。

白石词极妙，不减清真，其高处美成不能及。(黄升《绝妙词选》)

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出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之句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张炎《词源》)

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引邓牧语)

美成《应天长慢》，空淡深远，石帚专得此种笔意，遂于词家另开宗派，

如"条风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尽矣；然渊源相沿，是一祖一祢也。（先著《词洁》）

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则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所谓各有独至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白石何尝不自清真出，特变其秾丽为淡远耳。（张文虎《舒艺室杂著賸稿》）

与辛词相比：

稼轩劬郁，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辛宽姜窄，宽故容藏，窄故斗硬。（周济《宋四家词选》）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刘熙载《艺概》卷四）

与其他骚雅派词人相比，姜夔的成就最高。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

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练，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

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汪森《词综》序）

汪玉峰（森）之序《词综》云："（见上段所引，略）"此论盖阿附竹垞（朱彝尊）之意，而不知词中源流正变也。窃谓白石一家，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未易学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见高妙，乌能为之羽翼。至梅溪则全祖清真，与白石分道扬镳，判然两途。东泽得诗法于白石，确有似处，词则取径狭小，去白石甚远。梦窗才情横逸，斟酌于周、秦、姜、史之外，自树一帜，亦不专师白石也。虚斋乐府较之小山、淮海则嫌平浅，方之美成、梅溪则嫌伉坠，似郁不纡，亦是一病，绝非取径于白石。竹山则全袭辛刘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无味，与白石尤属歧途。草窗、西麓两家则皆以清真为宗，而草窗得其姿态，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间有与白石相似处，而亦十难获一。碧山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托体最高，与白石亦最异。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虽变，托根有归，可为白石羽翼。仲举则规模于南宋诸家，而意味渐失，亦非专师白石。总之，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

意欲灵动，不欲晦涩；语欲稳秀，不欲纤佻。人工胜则天趣减，梅溪、梦窗自不能不让白石出一头地。（先著《词洁》）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当作"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

姜夔的影响远至清代，以至"家白石而户玉田"，尤其是浙派词人最推崇姜夔。

在昔鄱阳姜尧章、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朱彝尊《曝书亭集》）

姜夔诗也颇有名气，风格与其词相近。

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齐东野语》引杨万里评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绝句》语）

奇声逸响，率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随近体。（陈郁《藏一话腴》）

其诗初学西江，已而自出机杼，清婉拔俗，其绝句则骎骎乎半山矣。其诗则一屏靡曼之词，清空精妙，夐绝前后。（江春《白石道人诗集序》）

宋姜夔尧章《白石集》，……盖能参活句者，白石词家大宗，其于诗亦能深造自得。（王士祯《香祖笔记》）

其诗如：

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七）

二 吴 文 英

吴文英是骚雅词派中成就较高，且风格与姜夔又不尽相同的另一重要作家。

白石拟稼轩之豪快而结体于虚，梦窗变美成之面貌，而炼响于实。南渡以来，双峰并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陈锐《褒碧斋词话》）

词至白石，疏宕极矣，梦窗辈起以密丽争之；至梦窗而密丽又尽矣，白云以疏宕争之。……（张祥龄《词论》）

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周济《宋四家词选》）

（一） 生平及文学主张

吴文英（生卒年不详）字君特，号梦窗（《花庵词选》），四明人（《本集》）。原姓翁（据《浩然斋雅谈》）。梦窗流寓各地，以苏杭为最久。尝为苏州仓台幕僚（见《本集·声声慢》词题）。从吴履斋（潜）诸公游，晁曾入吴幕（《本集》），后又为嗣荣王赵与芮客。与贾似道亦有来往。吴文英以词游公卿间，晚年困踬以死（全祖望《鲒埼亭集·奉答万九沙编修〈宁波府志〉杂问》）。梦窗似不止一妾，一娶于苏州，一娶于杭州，后一遣一死，约略可稽。（以上参引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吴梦窗系年》）

有关吴文英的文学主张只留下沈义父《乐府指迷》所引的数语，从中能看出吴氏的主张亦不离“骚雅”的本旨，而吴文英的创作实践又与其主张十分相谐。

余(沈义父)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态。因此则知所以为难。

（二） 吴文英词的内容

吴文英词以情天恨海，文期酒会，抒发自己缠绵缱绻的情怀和落泊失意的情绪为主题的作品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特别是那些怀恋情妾的作品更占相当比重，而在表现这些感情时又相当深密隐晦，吞吐曲折。如：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风入松》)

吴文英的词也有感时伤世思想的流露，有人认为《瑞龙吟》、《绕佛阁》、《三姝媚》、《古香慢·赋沧浪看桂》等四首，还是吴梦窗在南宋亡国后的亡国之叹。(见杨铁夫《吴梦窗事迹考》)但比起姜夔来，似乎更隐晦，更微弱。如：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栏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余。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倚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高阳台》)

"浅画成图"，半壁偏安也；"山色谁题"，无与托国者；"东风紧送"，则危急极矣。"愁鱼"，殃及池鱼之意；"泪满平芜"，城邑丘墟，高楼何有焉？故曰："伤春不在高楼上。"是吴词之极见沉痛者。（陈洵《海绡说词》）

此词写登高眺远，感今伤昔，满腔悲慨。作者触景而生之情，决非专为一己。盖有身世之感焉。以身言，则美人迟暮也；以世言，则国势日危也，大有"举目有河山之异"之叹。（刘永济《微睇室说词》）

其它如：

几番时事重论，坐中共惜斜阳下。（《水龙吟·送万信州》）
莫登临，几树残烟，西北高楼。（《高阳台·过种山》）
看故苑离离，城外禾黍。（《绕佛阁》）
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金缕歌》）

（三） 吴文英词的艺术特色

吴文英词亦以典雅著称，但其表现则与姜夔之清空有很大不同。他以秾艳凝涩的字面，绵密曲折的结构，奇丽凄迷的境界，缠绵沉挚的情感著称。如以诗而喻，他的词既像李商隐，又像李贺。

1．字 面

吴文英很注重字面的锤炼，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过于晦涩的一面。

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张炎《词源》）
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况周颐《蕙风词话》）
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涩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

府指迷》）

（梦窗）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吴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窗稿》）

词意固宜清空，而举典尤忌冷僻。梦窗词高劈处固足矫一时放浪通脱之弊，而晦涩终不免焉。至其隶事，虽渊雅可观，然锻炼之工，骤难索解，浅人或以意改窜，转不能通。（郑文焯《梦窗词校议》）

其取字多从长吉诗中得来，故造语奇丽。（郑文焯《梦窗词跋》）

其含思高远，琢语幽邃，读者不易得其端倪。（蔡柯亭《乐府指迷笺释》）

梦窗《声声慢》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张炎《词源》）

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戈载《宋七家词选》）

如喜用一些怪字：

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八声甘州》）

吹箫楼外冻云重。（《浣溪沙》）

搅翠栏总是愁鱼。（《高阳台》）

岩上闲花，腥染春愁。（《高阳台》）

还爱用一些秾艳的字：

藻国凄迷，麹澜澄映，怨入粉烟兰雾。（《过秦楼》）

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祝英台近》）

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宴清都》）

绀缕堆云，清颸润玉，氾人初见。蛮腥未洗，海客一怀凄惋。（《琐窗寒》）

还爱用一些"代"字，如用"长娥"代月等：

骤卷风埃，半掩长娥翠妩。散红楼，渐红湿杏泥，愁燕无语。（《扫花游》）

殷勤待写，书中长恨，兰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人哀筝柱。（《莺啼序》）

王国维评曰：

词忌用代字。……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人间词话》）

其句法也很特别，常把看似不连属的词组成一句，如：

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霜叶飞・重九》）

按：此二句将今日实有之寒蝉与昔日实有之彩扇作非现实的时空混淆；将今日寒蝉声中之所感"倦梦"与昔日持彩扇之佳人"蛮素"硬接在一起。

2．结构与意境

对结构与意境的处理，是吴词最有特色的地方。由于吴文英在作词时太重抒发自己深微窈冥、难以言传的心绪，而不太注重读者的可接受性，所以他在结构的安排上常以心理发展和感情逻辑为线索，打破时空的正常理性顺序，打碎人物、事件、景物的完整形象，并将这一片片被打碎的形象作为自己表情的工具与媒介。这样就使词的结构变得深曲难测，意境变得凄迷朦胧。后人对此或毁或誉。

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

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王国

维《人间词话》）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人间词话》）

这一大串的套语与古典（指《琐窗寒》词），堆砌起来，中间又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个纲领。我们只见他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胡适《词选》）

梦窗词用事下语，诚有深入而未能显出者。然《四稿》中不晦涩之作，细择之，亦实在不少。（蔡柯亭《乐府指迷笺释》）

即其芳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况周颐《蕙风词话》）

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胳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跋》）

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惟过嗜饾饤，以此被议。若其虚实并到之作，虽清真不过也。（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于方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犹之玉溪生之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戈载《宋七家词选》）

于是所谓顺逆、提顿、转折诸法，触处逢原，知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律精。（杨铁夫《梦窗词笺释》序）

其作品如《莺啼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虽评其为"全章精粹，空绝千古"，但其结构线索实扑朔迷离，时间、地点、事件往往都交织在一起：

残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遡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隄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

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兰霞辽海沈思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但吴文英也有一些不失清疏明快的作品：

门隔花深梦旧游，夕阳无语燕归愁。玉纤香动小帘钩。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临夜冷于秋。（《浣溪沙》）

池上红衣伴倚阑，栖鸦常带夕阳还。殷云度雨疏桐落，明月生凉宝扇闲。　　乡梦窄，水天宽。小窗愁黛淡秋山。吴鸿好为传归信，杨柳阊门屋数间。（《鹧鸪天》）

3. 表情

由于结构与意境曲折凄迷，吴词的表情也常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再加上每用比兴象征之体，有时让人难以理解，即如上引胡适所批评的《琐窗寒·玉兰》为例：

绀缕堆云，清颸润玉，汜人初见。蛮腥未洗，海客一怀悽惋。渺征槎去乘阆风，占香上国幽心展。□遗芳掩色，真姿凝澹，返魂骚畹。　　一盼，千金换。又笑伴鸱夷，共归吴苑。离烟恨水，梦杳南天秋晚。比来时，瘦肌更销，冷薰沁骨悲乡远。最伤情，送客咸阳，佩结西风怨。

题标玉兰，实指去姬，诗之比体，上阕映合花，下阕直说人，又诗之兴体。……梦窗一生恨事全见。（杨铁夫《梦窗词选笺释》）

吴文英也有一些表情明朗、格调高远的词，如：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厓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

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按：陈洵《海绡说词》评此词虽有些过于坐实，但不无道理，今附于此："换头三句，不过言山容水态如吴王、范蠡之醉醒耳。'苍波'承'五湖'；'山青'承'宫里'。独醒无语，沉醉奈何，是此词最沉痛处。今更为推演之，盖借夫差之受欺越王也。长颈之毒。蠡知之而王不知，则王醉而蠡醒矣。女真之猾，甚于勾践；北狩之辱，奇于甬东；五国城之崩，酷于卑犹位；遗民之凭吊，异于鸱夷之逍遥；而游艮岳、幸樊楼者，乃荒于吴宫之沉湎。北宋已矣：南渡宴安，又将岌岌。五湖倦客，今复何人？一'倩'字有众人皆醉意。不知当时庾幕诸公，何以对此？

三　王沂孙

王沂孙是宋元之际著名词人。在清代影响尤大，特别是常州词派，提倡作词"问途碧山"，将他抬到很高的位置。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周密之后，张炎之前，卒于张炎之前。一据《志雅堂杂钞》定其卒年为1291，一据他本人的《一萼红》词，定其卒年为1306。)"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与周公谨(密)、唐玉潜(珏)诸公倡和，有词，名《花外集》(《宋诗纪事》)(元)至元(1271—1294)中，王沂孙庆元路学正。(《绝妙好词笺》引《延祐四明志》)

通过咏物，寄托"都是凄凉意"(张炎评王词语)的亡国之哀，抒发故国之情，是王沂孙词中成就最高的所在，但毕竟显得过于隐微曲折、缺乏力量。其风格以疏空清雅为主，最近姜夔与张炎。但也吸收了吴文英注重安排锻炼的某些特点，因而更加重了深曲的特点，以至有些作品晦涩难读，过于匠气。

(碧山)能文，工词，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张炎《琐窗寒》序)

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逊其深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王沂孙词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思、笔可谓双绝。幽折处大胜白石，惟圭角太分明，反复读之，有水清无鱼之恨。（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词选》云："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自是确论。读碧山词者，不得不兼时势言之，亦是定理。……碧山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都无一笔犯复，字字贴切故也。就题论题，亦觉踌躇满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碧山词颉颃双白，揖让二窗，实为南渡之杰。（王鹏运《花外集跋》）

有些评论虽有道理，但未免过高：

予尝谓白石之词，空前绝后，匪特无可比肩，仰且无从入手，而能学之者唯中仙。其词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其气清，故无沾滞之音，其笔超，故有宕往之趣，是真白石之入室弟子也。（戈载《宋七家词选》）

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白石词，雅矣、正矣，沉郁顿挫矣。然以碧山较之，觉白石犹有未能免俗处。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词有碧山，而词乃尊。否则以为诗之余事，游戏之为耳。必读碧山词，乃知词所以补诗之阙，非诗之余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其作品如：

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眉妩·新月》）

“便有”四句，寓意自深，音辞高亮。欧、晏如兰亭真本，此仅一翻。然后阕蹊径显然。（谭献《词评辨》）

《词选》云：“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齐天乐·蝉》）

此伤君臣晏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张惠言《词选》）

此家国之感。（周济《词辨》）

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感耶？“宫魂”字点出命意；“乍咽”、“还移”，慨播迁也；“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二句，残破满眼，而修养饰貌，侧媚依然，衰世臣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铜仙”三句，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言海岛栖流，断不能久也；“余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二句，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王幼遐四印斋花外集跋》引端木埰语）

碧山《齐天乐》诸阕，哀怨无穷，都归忠厚，是词中最上乘。《咏萤》云：“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何人为省。但隔水余辉，傍林残影。”咏叹苍茫，深人无浅语。“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咏蝉》首章云：“短梦深宫，向人犹自诉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后祝发为尼事乎？后叠云：“病叶难留，纤柯易老，空忆斜阳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绝余音，尚遗枯蜕。鬓影参差，断魂清镜里。”意境虽深，然所指却瞭然在目。次章起句云：“一襟余恨宫魂断，”下云：“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合上章观之，此当指王昭仪改妆女冠。后叠云：“铜仙铅泪如洗，叹

移盘去远，难贮寒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字字凄断，却浑雅不激烈。余音数语，或有感于太液芙蓉一阕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四　张　　炎

张炎是宋元之际又一著名词人。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甚大，以至有“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志居诗话》）之语。

（一）　生平及论词主张

炎(1248？—1330？)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张俊诸孙(当为六世孙)。本西秦人，家临安。生于淳祐八年(1248)。宋亡，落魄纵游。有《山中白云词》、《词源》。(《全宋词·张炎》)

(德祐二年三月)，元巴延入临安城，……以独松关守将张濡(张炎祖父)尝杀廉希贤，斩之，籍其家。(《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坠，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蓴丝，慨然襆被而归。不入古杭，扁舟浙水东西，为漫浪游。(舒岳《山中白云词序》)

玉田张叔夏与予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时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意色不能无沮。(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叙》)

玉田为循王五世孙(应为六世孙)，时来鄞设卜肆。(袁桷《赠张玉田诗》注)

张炎著有《词源》二卷，上卷专谈音律，下卷专谈批评，是宋人词话中水平较高者。其论词以姜夔为宗法，主张清空骚雅，以及意趣，有时不免片面；同时也讲究字面、句法、章法、用事等技巧。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

成片段。此情空质实之说。梦窗《声声慢》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如唐多令云："何处合成秋，……(下略)"此词疏快，却不质实。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放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作长短句耳。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

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平易中有句法。

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

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作诗者犹旬锻月炼，况于词乎？

诗难于咏物，词尤为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以上均见《词源》)

(二) 词的创作

张炎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基本相符。从内容上看，前期词以写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为主；后期词以咏物，抒发感慨以及描写离群索居的生活为主。从风格、手法上看，张词宗法姜夔，词风清空、格调高雅，但也讲究字法、句法、章法技巧，和姜夔之刚劲与吴文英之朦胧相比更多一些疏朗。但过于受雅正观点局限，某些词不免隐晦。

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按：此说有误)，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词》)

南宋词人姜白石外，唯张玉田能以翻笔、侧笔取胜。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虚骚雅，可谓脱尽蹊径，自成一家。迄今读集中诸词，一气舒卷，

不可方物，信乎其为《山中白云》也。（《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

《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仇远《山中白云序》）

词至白石疏宕极矣，梦窗辈起以密丽争之，至梦窗而密丽又尽矣，白云以疏宕争之。（张祥龄《词论》）

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者谓丽莫如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邓牧《张叔夏词集序》）

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沧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即《探芳信》之次韵草窗，《琐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妆》之悼梦窗可见。……今观张、王两家，情韵极为相似。……玉田论词曰："莲子熟时花自落"，予更益以太白诗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刘熙载《艺概》卷四）

学玉田以空灵入手。（戈载《宋七家词选》）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诸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价之，曰："玉老田荒。"（王国维《人间词话》）

表现爱国之思的作品如：

杨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壶中天》）

旅怀无恨，忍不住低低问春："梨花落尽，一点新愁，曾到西泠？"（《庆春宫》）

梦里瞢腾说梦华，莺莺燕燕已天涯。蕉中覆处应无鹿，汉上从来不见花。　今古事，古今嗟。西湖流水响琵琶。铜驼烟雨栖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思佳客》）

写景咏物，感慨飘零的如：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南浦》)

花底莺声深处隐，柳阴淡隔湖里船。路绵绵，梦吹旧笛，如此山川。(《瑶台聚八仙》)

星散白鸥三四点，数笔横塘秋意。岸嘴冲波，篱根受叶，野径通村市。(《湘月》)

漂流最苦，况如此江山，如此情绪！(《台城路》)

乐笑翁张炎词如"荒桥断浦，柳阴撑出鱼舟小。"赋春水(即《南浦》词)入画。其咏孤雁(即《解连环》词)云："自顾影，……只寄得相思一点。"如此等语，虽韵难画矣。(周密《草窗词选》)

春水(即《南浦》词)一词，绝唱古今，人以"张春水"目之。(邓牧《张叔夏词集序》)

尝赋孤雁词(即《解连环》)，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孔齐《至正直记》)

以上诸词已能见其风格之一斑，兹再举一例以证之：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高阳台·西湖春感》)

张炎词另一特点是格律精妙：

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仲敏、徐南溪诸公商推音律，尝知绪余，故生平好为词章。(《词源序》)

酒酣气张，取平生所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仰，流丽清畅。(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

和骚雅派不尽相同甚而相对立的，南宋末词坛上还有以真率

清畅，时夹辛派的豪放为主要格调的另一些作家。除文天祥等在另节专述外，兹介绍刘辰翁和蒋捷如下。

五 刘 辰 翁

（一） 生 平

刘辰翁字会孟，江西庐陵人，自号须溪（据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刘辰翁传》），生于绍定壬辰(1232)（据刘辰翁《百字令·少微星小》自注），卒于大德元年(1297)（据刘辰翁子刘将孙《戴勉斋墓志铭》及《须溪先生集序》）“辰翁贡于乡，会丁大全骤用，辰翁对策严君子小人明党之论，有司忌其涉谤，摈斥之。”（《宋季忠义录·刘辰翁传》）（景定初，1260）“补太学生，江万里为国子祭酒，亟称赏其文。”（《宋季忠义录·刘辰翁传》）后追随江万里达十五年，并几度入江万里幕。（据刘辰翁《祭师江丞相古心先生》）景定三年(1262)，中进士第（据刘将孙《养吾斋集·梅所王公墓志铭》），中第后以亲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江西通志·刘辰翁传》）。又因江万里荐，任临安府学教授（《宋季忠义录·刘辰翁传》）。后又入文天祥幕：“将孙之先人交丞相兄弟为厚，盖尝与江西幕议”（《养吾斋集·文氏祠堂记》）。“丙子宋亡，江万里死节。辰翁驰哭之。壬午归，托方外以自诡”（《宋季忠义录·刘辰翁传》）。

（二） 文学创作

刘辰翁以词名。其词大部分内容是一些毫无寄托深意的寿词、酬词、咏物词，但有若干作品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的悲哀，较有现实意义。其风格一反典雅雕琢之风尚，专以清新畅朗为宗，有些词还不失豪放悲壮的格调，堪称辛派之后劲。

近人论词，或以须溪词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其词笔多用中锋，风格遒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世俗之论，容或以稼轩为别调，宜其以别调目须溪也。（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体格绳之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须溪集》）

其词如：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柳梢青·春感》）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永遇乐》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十五年宇宙，宫中赝，堂中伴，翻虎鼠，博鹊雀，覆蛇龙。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原注：都人窃议者称西头）　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原注：都城籍妓皆隶歌舞，无敢犯），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原注：葛岭（贾似道私邸）瞰里湖，无敢过。）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六州歌头》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

按：最后一首可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六所载，即能看出其现实意义："贾似道以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将后军，军鲁港。……时阿术与虎臣对阵，伯颜令举巨炮击虎臣中坚，虎臣军动。阿术以划船数千艘乘风直进，呼声动天地。虎臣前锋将姜才方接战，虎臣遽过其妾乘舟，众见之，讙曰："步师

遁矣！”军遂乱。夏贵不战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错愕失措，遽鸣钲收军，舳舻簸荡，乍分乍合……杀溺死者不可胜计，水为之赤，军资器械，尽为元所获，……似道乃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明日，溃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之，皆莫应，有为恶语谩骂之者。江汉守臣皆弃城遁。太平、和州、无为俱相继降元。

六　蒋　　捷

捷字胜欲，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咸淳十年(1274)进士。自号竹山，遁跡不仕。有《竹山词》。(《全宋词·蒋捷》)

蒋捷年青时曾是一贵介公子，宋亡后是一个较有气节的遗民。因此其词的创作内容跨度较大，特别是中年以后，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较有意义。其风格亦较多样，从不同方面吸取了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等人的特点。既有豪放之作，亦有清空、秾艳之作，但惜乎未能臻于化境。

(刘辰翁、蒋捷)皆忠节自苦，设齿不恕者，必欲屈抑之为元人，不过以词章阐扬之，则亦不幸甚矣。(沈雄《古今词话》引《松筠录》)

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熙载《艺概》卷四)

刘改之，蒋竹山皆学稼轩者。然仅得稼轩糟泊，既不沉郁，又多支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竹山词属)夔之一体。(朱彝尊《黑蝶斋词序》)

语语纤巧，真世说靡也；字字妍倩，真六朝腴也。(毛晋《汲古阁词跋》)

其词如：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虞美人·听雨》)

此种襟怀固不易到，亦不愿到也。（张载华《词综偶评》）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贺新郎·兵后寓吴》）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水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舟过吴江》）

第二节　四灵、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

诗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随着开禧之后的国势苟安，陆游式的慷慨悲歌已无嗣响，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了一批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江湖诗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南宋中期。其代表作家是“四灵”、刘克庄、戴复古等人。其中刘克庄影响更大一些，江湖诗人常把他推为领袖，他在《送许昕序》中也自称：“江湖社友犹以畴昔虚名相推让，虽屏居田里，载贽而来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阅。”只有到文天祥等人笔下诗歌才重现生机，并给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结束。

一　江湖诗人的概念

南宋末年书商陈起陆续刊行一批当代诗人的诗作，取其总名为《江湖集》。这些作者虽然特色成就各不相同，但存异求同，也有若干相似之处。一是身份多比较低下，有些人只作过小官，有些人仅是布衣，因而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如或依附于权门，或奔走于仕途，或飘泊于江湖。二是诗歌的取材面不宽不深，大多是围绕自身的天地来写，只是偶尔涉及到国计民生，因而既不像

陆游等人那样慷慨激昂，也不像后来文天祥等人那样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三是诗歌的风格都较清新质朴，语言通畅圆熟，很少用典。总的说来，这批作家的成就并不很高。《江湖集》曾因诽谤朝政罪而被劈版，后人重辑时所收录的作家有所出入。

旧本题宋陈起编。起字宗之，钱塘人。……是集所录，凡六十二家，……案方回《瀛奎律髓》曰："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刻《江湖集》以售。刘潜夫《南岳稿》亦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本改刘屏山句也。或嫁"秋雨春风"句为敖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按：刘克庄的《落梅》诗有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是孤高不主张"，亦被论者诬为诽谤朝政)，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绍定癸巳，弥远死，诗禁乃解。……疑原本残阙。后人掇拾补缀，已非陈起之旧矣。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然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没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江湖小集》)

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故诸家所藏……少或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辗转传钞，真赝错杂，莫详熟为原本。今检《永乐大典》所载，有《江湖集》，有《江湖前集》，有《江湖后集》，有《江湖续集》，有《中兴江湖集》诸名。其接次刊刻之迹，略可考见。……当时所分诸集，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刊，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其分隶本无义例，故往往一人之诗，而散见于数集之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江湖后集》)

二　四灵诗派

(一)　四灵诗派的组成、文学倾向及文学地位

"四灵"指浙江永嘉四位名、字或号中都带有一"灵"字的诗人，他们是徐照(？—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1162—1214)字文渊，又字致中，号灵渊；赵师秀(？—1220)字紫芝，又字灵芝，号灵秀，又号天乐；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又字灵舒。

四灵论诗，以崇尚晚唐，尤以崇尚贾岛、姚合为主要倾向，以清苦为工，取境不高。从积极一面讲，这是对影响当时诗坛甚大的江西诗派以及理学派的一次反动；从消极方面讲，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诗的生命力变得更为脆弱。

幽深真似离骚句，枯健犹如贾岛诗。(徐玑《梅》)

君爱苦吟吾喜听，世人谁更爱清才。(徐照《宿翁卷书斋》)

天教残息在，安敢废清吟。(徐照《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

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赵师秀《哀山民》)

五字极难精，知君合有名。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篇新。(徐玑《书翁卷诗集后》)

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

初，唐诗废久，玑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永嘉县志·徐玑传》)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肤挛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律。(刘克庄《刘圻父诗集序》)

"四灵"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方回《瀛奎律髓》卷十)

四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陈世崇《随隐漫录》引曹豳语)

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戴复古《哭赵紫芝》)

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范希文《对床夜语》)

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儒类以穷经相尚，诗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律吕相宜也。潘柽出，始创为唐体，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寻绎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徐学聚《两浙明贤录》)

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刘克庄《林子显诗序》)

四灵诗派上反江西，下启江湖诸人，在当时颇有影响，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四灵以清苦为诗，一洗黄陈之恶气象、狰狞面，然间架太窄，学问太浅，更不如黄陈也。(《寒厅诗话》)

乾淳以来，尤杨陆萧其尤也。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晚唐诗。(方回《罗寿考诗集序》)

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

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后村诗比四灵斤两轻，得之易，而磨之犹未莹也……后村晚节诗饱满四灵，用事冗塞，小巧多，风味少，亦减于四灵也。(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四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继诸家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王绰《薛瓜庐墓志铭》)

逃江西而为四灵，厌四灵而为九岩，总未窥正法眼藏也。四灵气味似诗，然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馁弱。当江西盛行之日，能特立如此，亦可取也。要知真盛唐方是高手，然真高手又不专学唐也。(《瀛奎律髓》卷二十引冯舒语)

(二) 四灵诗派的特色

四灵诗派对于现实不够关注，其诗以抒发个人感受、吟咏田园、流连光景为主要内容，贫弱而幽微，但也有少许感时伤世，感慨民生的作品。

四灵诗薄弱，其锻炼处露斧凿痕。所取者气味清纯，不害诗品耳。(《瀛奎律髓》卷二十附冯班语)

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唯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

晋赵非殊异，山河本浑全。人心方激切，天道有回旋。王佐存诸葛，

中兴仰孝宣。何当渭桥下，拱揖看骈阗。（徐玑《传胡报二十韵》）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翁卷《乡村四月》）

“四人之体略同”（《南宋群贤小集·云泉诗》），专攻律诗，尤其是五律，且特别注重中间两联的对仗，古体诗甚少。语言雕琢精巧，但一反“资书以为诗”之习，“捐书以为诗”（刘克庄《韩隐君诗序》），屏弃典故，以白描取胜。风格以萧散野逸、平淡简远、圆美自然为主。颇得晚唐贾、姚以及宋之王（安石）、杨（万里）之趣。

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刘克庄《后村集》亦有赠卷诗云：“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有一联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岩集》）

叶适作照墓志，称其诗数百，琢思尤奇，皆横绝欻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掉憀慄，肯首吟叹，不能自已。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芳兰轩集》）

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南宋群贤小集·瓜庐诗》）

其（赵师秀）诗亦学晚唐，然大抵多得于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又《梅磵诗话》，杜小山问句法于师秀，答曰：“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云云。故其诗主于野逸清瘦，以矫江西之失，而开宝遗风则不复沿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苑斋集》）

四灵非极莹不出，所以难。（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

其诗如：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赵师秀《数日》）

乱山秋雨后，一路野蝉鸣。（翁卷《送包释可抚机》）

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赵师秀《薛氏瓜庐》）
官况湘流碧，诗情楚岫多。（徐玑《送翁巴陵之官》）
轻烟分近郊，积雪盖遥山。（翁卷《冬日登富览亭》）
月生林欲晓，雨过夜如秋。（徐玑《夏日怀友》）
虽阴、何弗过也。（胡应麟《诗薮》评《冬日登富览亭》语）
细味之十字皆好。（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一）

但“四灵派”毕竟过于“淡狭瘦弱”。

（赵师秀曰）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刘克庄《野谷集序》）

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亦为不善变矣。（沈德潜《说诗晬语》）

淡狭瘦弱在所不免。淡者句好意浅，狭者词修窘边幅，瘦者势不伟岸，弱者有骨不挺劲。（《瀛奎律髓》卷三三引冯舒语）

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芳兰轩集》）

三 戴复古

（一） 戴复古其人

戴复古终身布衣，享年约80岁。

复古字式之，号石屏。尝登陆放翁之门。以诗鸣江湖间。有《石屏集》。（《宋诗纪事》）

天台人，乾道三年（1167）生。家于石屏山下，因号石屏。（《全宋词》）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诗鸣宋季，类多闵时忧国之作。（马金汝《书石屏诗集后》）

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一生。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蹭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夫诗者，皆吾侬平日，愁叹之声。（戴复古《沁园春》）

（二） 文学主张

戴复古论诗一方面推重杜甫、陆游，提倡内容上要“感寓伤时”，风格上要雄浑平淡，感情上要激切真实；一方面又摆脱不掉江西余习，强调雕琢苦吟，但他对四灵及晚唐的破碎小巧也深表不满。

高吟比兴体，力救风雅丧。（《杜甫祠》）

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论诗十绝》之四）

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论诗十绝》之六）

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字安。（《论诗十绝》之十）

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论诗十绝》之一）

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唯宜怕近村。（《论诗十绝》之二）

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论诗十绝》之五）

辨玉先辨石，论诗先论格。（《题郑宁玉轩诗卷》）

使有五字可传如崔信明“枫落吴江冷”一句，十字可存如杜荀鹤“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足矣！果何以多为嘉。（《书石屏后集后》）

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瞿佑《归田诗话》）

（三） 戴复古的诗

戴复古的创作与其主张有相副之处，忧国伤时之作较多，其它题材的诗格调也较为高古雄浑。其“雕琢”并未表现在“资书以为诗”上，因而诗中绝少使用典故，语言质朴而有意味，风格与孟浩然、杜甫、元结、陆游等有相似之处。

式之诗天然不费斧凿痕，大似高三十五辈。晚唐诸子，当让一面。（《石屏集·姚雪篷跋》）

石屏诗清健轻快，自成一家。（《石屏集·方万里跋》）

一身飘泊，千里漫游，冰雪涤其胸襟，江山助其气势。（宋世荦《重刻石屏集序》）

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锼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赵汝腾《石屏集序》）

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予谓其非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果无古书，则有真意，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包恢《石屏集序》）

其作品如：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频酌淮河水》）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岐。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庚子荐饥》）

梦说去年事，诗从昨夜吟。三杯新岁酒，千里故乡心。人共梅花老，愁连江水深。家书忽在眼，一纸直千金。（《临江军新岁呈王幼学监簿》）

白云自舒卷，青山无古今。（《刘圻父为吴子才索赋云山燕居》）

鹤换一身雪，花开满树金。（《君玉同访……鹤方换翎羽，出舞于桂花之下》）

戴复古的词与其诗有相同之处，如：

忆把金罍酒，叹别来，光阴荏苒，江湖宿留。世事不堪频着眼，赢得两眉长皱。但东望，故人翘首。木落山空天远大，送飞鸿、北去伤怀久。天下事，公知否？　钱塘风月西湖柳。渡江来，百年机会，从前未有。唤起东山丘壑梦，莫惜风霜老手。要整顿、封疆如旧。早晚枢庭开幕府，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看金印，大如斗。（《沁园春》）

四 刘克庄

(一) 生 平

公讳克庄(1187—1269)，字潜夫，世为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县)人。……嘉定己巳(1209)以郊恩奏补将仕郎……甲申(1224)改宣教郎，知建阳县。……公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笺公落梅诗与朱三郑五之句(按：指"不是朱三能跋扈，却缘郑五欠经纶"两句)，激怒当国，几得谴。……乙未(1235)六月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丁酉(1237)改知袁州，……因宽得众，郡以最为。……文清李相当国，擢公江西提举，改广东提举，……丙午(1246)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令。……次日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又三日除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暂兼中书舍人，……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学士大夫争相传诵，以为前无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宝文阁知漳州。……辛亥(1251)……除起居舍人，……兼侍讲。……六月，依旧职提举明道宫。公游里闬，作为新居，揭宸翰所赐"樗庵"、"后村"二扁，日与宾客觞咏其间。……景定庚申(1260)……除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甲子(1264)秋以目眚谢事，除焕章阁学士，守本官致仕。……公见地既高，而学有定力，穷达得丧，是非毁誉，寄之歌咏，一付嬉笑，梅花数句以诗得谤也，而略不以为悔；巴陵一疏，以言获谴也，而不自以为高。前后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无蚍蜉之憾，含沙之射，而未尝恨其人。……有前、后、续、新四集，已行于世。(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

(二) 文学主张

刘克庄的文学主张比起四灵来，要显得全面些，既注重内容与气势，又不排斥形式与技法；既推崇平谈自然，又不推斥文采雕饰、既不满意于晚唐及四灵的小气，又颇受其影响，总之，比较注重博采众家之长。

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又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诸老，上及于唐人大

小家数，手钞口诵。(《刻楮集序》)

古诗皆切于世教。(《王子文诗》)

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不离唐律，……皆轻清华艳如露蝉之鸣木杪，翡翠之戏苕上，非不娱耳而悦目也。然视古诗盖有等及，毋论骚选，求一篇可以籍手见岑参高适辈人难矣，虽穷搜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俭刻削之态。(《晚觉口稿》)

杂博伤正气，绨绘损自然，……常恨古今词人往往词胜理，华过实。(《退庵集》)

繁浓不如简淡，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浊不如轻而清，实而晦不如虚而明，不易之论也。(《真仁夫诗卷》)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熄，风雅之气脉复续，世之学梅诗者率以为淡，……逐字逐句铢铢而较者，决不足为大家数，而前辈号大家数者，亦未尝不留意于句律也。(《后村诗话》)

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伏室，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后村诗话》)

下字清新，用事精巧，音节流丽，……有不可掩者。(《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跋)

世间小家数，不瘦失之寒，都未饱鲸脍，徒然烹虮肝。(《题近稿二首》其二)

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轻，边幅窘，万人一律。(《后村诗话》)

贾(岛)太雕镌，姚(合)差律熟，去韦柳尚争等级。(《后村诗话》)

虽郊岛才思拘狭，或安一字而断数髭，或先得上句，经岁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风少之。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幅小而警策多，今皆亡矣。(《林子显诗序》)

(三) 刘克庄的诗

内容贫乏，手法单调，决定刘克庄的诗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大量的应酬之作，毫无寄托的写景咏物、歌吟时令之作，数以百计的挽诗，“八和”、“十和”，十数和的步韵，一味平畅圆

熟，以至粗糙而缺乏深味，都令人生厌。但披沙拣金，他的作品中总有一些关系到爱国以及抒发自己真情实感的好作品，在平熟通畅、喜发议论，绝少使事用典、绝不故作艰涩的基本特色之上，有些古诗颇得白居易、梅尧臣之古淡，陆游之豪宕，有些律诗与绝句颇得晚唐、半山、诚斋、四灵之流畅圆润。

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论者谓江西苦于丽而冗，莆阳（刘克庄）得其法而能瘦淡，能不拘对，又能变化而活动，盖融合众作，而自为一宗也。（吴之振《宋诗钞》）

其诗派近杨万里，大抵词病质俚，意伤浅露，……然其清新独到之处，要亦未可尽废。……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盖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诗则汩于时趋，文则未失旧格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村集》）

后村初学晚唐，……晚节诗欲学放翁，才终不逮，对偶巧而气格卑。（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

予尝谓后村诗，其病有三：曰巧，曰冗，曰俗，而格卑不与焉。（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

刘潜夫初亦学四灵，后乃少变，务为放翁体，用近人事，组织太巧，亦伤太冗。（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

其作品如：

兴亡天数亦人谋，战舰蒙冲一炬休。雪浪如山限南北，不消江令沈侯羞。（《天堑》）

神州只在栏干北，度度来时怕上楼。（《冶城》）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采缣百段支女乐。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合得金疮药！（《军中乐》）

万匹沙场似电奔，轰天笳吹簇辕门。（按：刘克庄年青时曾有一段军中生活）而今出借东家马，烟雨孤行小麦村。（《沧浪亭夜归》）

能灵活熟炼地借助各种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情，是刘克庄诗歌的一大成就。如：

十年学奕天机浅，技不能高谩自娱。远听子声疑有着，近看局势始知输。危如巡远支孤垒，狭似孙刘保一隅。未肯人间称拙手，夜斋明烛按新图。(《棋》)

(四) 刘克庄的词

刘克庄词的成就高于诗，他对词的认识较深，因此，其词"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不乏爱国之作，慷慨激越，有辛陆之遗风，更喜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且不失灵活生动。有些词还颇具浪漫主义气息，这在南宋末期是很少见的，因此，堪称是辛派之后继，但不如辛之富于变化，且无聊之作及过分的议论、散化终嫌太多。

潜夫负一代时名，别调一卷，大约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

《别调》一卷，大率与稼轩相类，杨升庵谓其壮语足以立懦，余窃谓其雄力足以排界云。(毛晋《后村别调跋》)

后村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如《玉楼春》云："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忆秦娥》云："宣和宫殿，冷烟衰草。"伤时念乱，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于词得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贺新郎·寿张史君》云："不要汉廷夸击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念奴娇·寿方德润》云："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胸次如此，岂剪红刻翠者比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

刘后山词，旨正而语有致。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怨。"又云："我有生平《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词品耶?(刘熙载《艺概》卷四)

春端帖子让渠侬，别有诗余继变风。压尽晚唐人以下，托诸小石调之

中。（刘克庄《自题长短句后》）

老去胸中，有些块垒，歌罢犹须着酒浇。（刘克庄《沁园春》）

其作品如：

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猿臂故将军，无功级？　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

溪峒事，听侬说；龚遂外，无长策。便献俘非勇，纳降非怯。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到崆峒，快寄凯歌来，宽离别。（《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沁园春·梦孚若》）

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

束缊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　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剪梅·余赴广东，实之夜饯于风亭》）

风高浪快，万里骑蟾背。曾识姮娥真体态，素面原无粉黛。　身游银阙珠宫，俯看积气濛濛，醉里偶摇桂树，人间唤作凉风。（《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

第三节　文天祥等人的纪实文学

在宋亡之际，出现了一批爱国性、纪实性很强的作家。与骚雅词派相比，他们不再仅以写个人感受为主，从侧面反映现实；与江湖派相比，他们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因而纪实性更强，感情也更加激切、悲愤、沉郁，不但很好地继承了陆游、辛弃疾诗词的传统，而且发扬了消沉已久的老杜风格，为宋代文学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在这批作家中以文天祥的成就为最高。

以诗道否于宋世，而国亡之日，乃有才志若诸子，亦一时之异也。（胡应麟《诗薮》）

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始盛。翱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音》，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钱谦益《序胡致果诗》）

一 文天祥

（一） 生平及思想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按：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号文山)吉之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也。……年二十，举进士，……帝亲拔为第一。

开庆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天祥既数斥，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德祐初(1275)，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博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提兵至临安，除知平江府。……败绩，……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宰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天祥……夜亡入真州。……

天祥未至时，扬有脱归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为天祥来说降也，……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乃东入海道，……至温州。

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1277)……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收残兵奔循州，……十五年……卫王继立，……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媿。"（《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文天祥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且能突破狭隘的忠君观念，最后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高歌。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使北》）

英雄未肯死前休。（《指南录·纪事》）

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己卯十月一日至燕》）

博罗曰："德祐嗣君非尔君耶？"曰："吾君也。"曰："弃嗣王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国，为宗庙社稷，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纪年录》十七）

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身杀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

夫慷慨就义，决死生于一旦，中人犹或能也；若历履万死，其执弥坚，其志弥励，非仁者其能然乎？方公之使虏，诋大酋，骂逆贼，当死；脱京口，走真州，如扬州，趋高邮，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于虏寇，内煎于饥饿，无日不当死；然后遵海道，涉鲸波，归立二王，开督南刘，败绩于空坑，当死；仰药于潮阳，当死；绝粒于南安，当死；卒

至就囚燕狱，从容南向，再拜而死；震动天地，照耀万世，可谓天下之大忠也。（罗伦《宋丞相文信国公祠堂记》）

（二） 文学创作

文天祥的诗论流传不多。

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闷之无声，诗之精；宣于有声，诗之迹。（《罗主簿一鹗诗序》）

魏晋以来，诗犹近于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后，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矣。（《八韵关键序》）

（邓光荐之诗）浑涵有英气。锻炼如自然，美则美矣，犹未免有意于为诗也。……（丧乱后）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伸，皆于诗乎发之，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后文字也。（序邓光荐《东海集》）

文天祥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之作，成就并不高，除了一些政论文外，其它诗文只是时而流露出对国事的担忧。但在起兵勤王后，他的诗、词、文均有惊世之作。这些作品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且能和强烈的纪实性相结合，实践了他以诗为史的文学主张，为此，他特别标举杜甫。作品的风格也力学老杜，以慷慨激昂和悲壮苍凉为主，于诗可算陆游的后劲，于词可算辛弃疾的后劲，于文可算南宋的最强音，其中尤以诗的成就为最高。总之，他在他所处的环境下，为南宋文学作了光辉的总结。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燦

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序》)

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杜陵宝唾手亲拾，沧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长留国风什，鬼神呵护六丁立。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鸣乎八歌兮歌转急，魂招不来风习习。(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八

其诗辞序记等作，或论理叙事，或写怀咏物，或自大篇)短古而今，吊章，宏衍钜丽，严峻剀切，皆惓惓焉爱君忧国之诚，匡济恢复之计。至其自誓尽忠死节之言，未尝辍诸口，读之，使人流涕感奋，可以想见其为人。(韩雍《文山先生文集序》)

天祥生平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翰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山集》)

(集杜诗)一名《文山诗史》……凡二百篇，皆五言二韵，专集杜句而成。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信公集杜诗》)

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刘熙载《艺概》卷一)

其诗除著名的《过零丁洋》及《金陵驿》外，又如：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常州》)

其词如：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酹江月》)

按：清雍正三年刊本《文山全集·指南录》载上引第一首，题作《驿中言别》，下署"友人作"，未知何据。论者以为乃是邓剡所作。俟考。

其文如《指南录后序》最后一段：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二 汪元量

(一) 生 平

据有关汪元量有限的材料，可知他曾以琴艺供奉宋廷，宋亡后曾随王室北上燕都，受过元朝的封赏，但最后辞官，归老江南。

元量(1241？—？) 字大有，号水云，钱唐人。以善琴事谢后、王昭仪。宋亡，随三宫留燕，后为黄冠师，南归，往来匡庐、彭蠡间，世莫测其去留。……有《水云集》、《江湖类稿》。(《宋诗纪事》)

青云贵戚玉麟儿，曾逐鸾车入紫闱。(《宋遗民录》引李吟山《赠汪水云》)

盛年以词章给事宫掖，如沉香亭北太白。(《湖山隐处记》)

十载高居白玉堂。(汪元量《答徐雪江》)(按：此指在燕京事)

东观初令司书史，宝诏再直行丝纶。(陈泰《送钱塘琴士汪水云》)

世皇闻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骎骎有渐离之志而无便可乘也。遂哀恳乞为黄冠，世皇许之。……元量既还钱塘，往来彭蠡间，风踪云影，倏无定居，人莫测其去留之际，遂传以为仙也，人多画像祀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文丞相被执在狱，汪上谒，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吴莱《续琴操·哀江南》)

归江南，入名山，著黄冠，据槁梧以终。(刘辰翁《湖山类稿叙》)

(二) 诗歌成就

汪元量的诗具有高度纪实性，全面记载了“一代之颠末”(《续资治通鉴》语)，特别是《湖州歌》、《越州歌》、《醉歌》等代表作，将国事和自己的感慨详细地写入诗中，可补史阙，他自己也以作诗记史为目的，因而继杜甫之后又荣膺“诗史”的称号。其风格也近似杜甫，特别是那些抒发亡国之哀、故国之思的作品，“意极凄惋”(《归田诗话》语)，“幽忧沉痛”(赵文《元量诗稿序》)，但语言更为清新流畅。不足的是，力量较弱，模拟气较重，且多以绝句为主，故尔缺乏浑厚沉雄的力量。

南朝千古伤心事，每阅陈编泪满襟。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汪元量《答林石田》)

走笔成诗聊纪实。(汪元量《凤州》)

少年读杜诗，颇觉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汪元量《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

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忧，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也。其愁思抑郁，不可复申，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噫，水云留诗与后人哀耶？留诗与后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赋二十字书缀卷尾云："天地如许事，英雄鬓已斑。泪添东海水，愁压北邙山。(李鹤田《湖山类稿跋》)

予读水云诗，至《丙子》以后为之骨立。再嫁妇人，望故夫之宠，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周方《书汪水云诗后》)

南吟北啸，如赋史传。(刘辰翁《湖山类稿序》)

吟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潘耒《书汪水云集后》)

种种悲凉，先生以片言只语形容略尽，令读者如身经目击。(汪森《湖山类稿后序》)

袖有诗史继草堂。(萧灼《题汪水云诗卷》)

其诗多慷慨悲歌，有故宫离黍之感。于宋末诸事，皆可据以征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湖山类稿》)

其诗如：

夜半棰金鼓，南边事已休。三军坑鲁港，一舸走扬州。星殒天应泣，江喧地欲流。欺孤生异志，回首愧巢由。(《鲁港败北》)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醉歌》)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唱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湖州歌》)

莫雨潇潇酒力微，江头杨柳正依依。宫娥抱膝船窗坐，红泪千行湿绣衣。(《湖州歌》)

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萧萧入短襟。(《秋日酬王昭仪》)

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

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利州》)

按：上引各诗可参见以下史料：(《鲁港败北》一诗可参见刘辰翁《六州歌头》词所引)

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称臣非所较也。"……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乞为藩辅。……元人索宫女、内侍及诸乐官，宫女赴水死者以百数。……阿答海等入宫宣诏，免牵羊系颈之礼，趋帝及太后入觐。太后全氏泣谓帝曰："荷天子圣慈活汝，宜拜谢。"礼毕，帝与太后肩舆出宫。……闰月，帝及太后随元兵北狩。(《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七)

三　林　景　熙

景熙(1241—1310)字德阳，号霁云，温州平阳人。咸淳辛未，上舍释褐，授泉州教授，历礼部架郎，转从政郎。宋亡不出，与王修竹、郑朴翁、胡天放辈，寻岁晏之盟，往来吴越。庚戌，卒于家。有《白石樵唱》。(《宋诗纪事》)

林景熙论诗注重内容和品格，所以其诗风格亦节足气完。

作诗匪雕镂，要与六义涉。臣甫再拜鹃，高风或可蹑。肯作蟋蟀鸣，悲凉和秋叶。(林景熙《杂咏十首酬汪镇卿》)

忠义气概，落落简编，有足多者。(胡应麟《诗薮》)

霁山先生以忠义之气发为词章，声情绵邈，音节悲凉，足以凄金石而泣鬼神。(《霁山集》附《鲍正言序》)

林景熙的诗以那些感伤时事，抒发忠义者为最佳，有的感伤时事的变迁，有的塑造自己眷恋故国的遗民形象，有的借咏物以寄托故国之思，有的歌颂民族英雄，纪实性十分鲜明。

风物瞭西子，笙歌醉北人。(《西湖》)

酒酣欲寄登临恨，黄叶斜阳满废台。(《寄葛秋岩》)

偶伴孤云宿岭东，四山欲雪地炉红。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西窗障北风。(《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

半生书剑孤心志，万里山川两眼腥。(《别方槐庭山人二首》)

南山有孤树，寒乌夜绕之。惊秋啼眇眇，风挠无宁枝。托身未得所，振羽将逝兹。高飞犯霜露，卑飞触茅茨。乾坤岂不容，顾影空自疑。徘徊向残月，欲堕已复支。(《西山有孤树》)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苦寒尚握苏武节，垂尽犹存杲卿舌。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洒泪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读文山集》)

四 郑思肖

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福州连江人。太学上舍，应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叩阍上太后、幼主，疏辞切直，忤当路，不报。遂客吴下，寄食城南报国寺以终。有《锦钱集》,《一百二十四图诗集》，《咸淳集》、《中兴集》。(《宋诗纪事》)

按：《咸淳集》、《中兴集》乃是郑思肖《心史》一书中的集名。顾炎武《井中心史歌序》曰：“崇桢十一年冬，苏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铁函经’。锢之再重，中有书一卷，名曰《心史》。称‘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

所南初名某，宋亡，乃改名思肖，即思趙。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无所凭藉。或问其故，则云：“地为人夺去，汝犹不知耶？”(《遗民录》)

郑思肖是个关心现实，民族意识很强的人，其论诗又以“诗史”

自负，因而其诗，特别是其中年的作品，既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热忱，又具有较强的纪实性。时代变迁，国家沦丧，抗敌斗争，元军暴行，以及自己的种种感慨都摄入诗篇。其风格健俊酣畅，绝少雕饰。

自幼岁世其儒，近中年闯于世，入晚境游于禅。(郑思肖《三教记序》)

为痛英雄并消没，托诗为史笔得传。(《哀刘将军》)

篇篇字字皆盟誓，莫作空言只浪传。(《八砺》)

夫诗也者，心之动也。其动维何因？所悦所感，所忧所苦触之耳。……今八荒翻沸，山枯海竭，身于是时，能无动乎？……非歌诗无以雪其愤。所以皆厄挫悲恋之辞。我之所谓诗者，非空寄于言也。(《中兴集·序》)

我罹大变，心灰骨寒，力未昭于事功，笔已断其忠逆。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心事系焉。(郑思肖《心史》总后序)

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倪赞《题郑所南兰》)

《过齐子芳之书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御寒不借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其忠肝义胆，于此可见。(《辍耕录》)

其诗如：

德祐初年二月二，元兵陷我苏州地，城外荡荡为丘墟，积骸漂血弥田里。(《陷虏歌》)

(伯颜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从，于是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并人筑之，杀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斩艾之余，止有七人伏于桥坎获免。(《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七)

有怀不可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德祐二年岁旦歌》)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寒菊》)

五 谢 翱

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闽之长溪人，后徙浦城。咸淳中，试进士不第。丞相文信公开府延平，署咨议参军。信公被执后，避地浙东。在浦江，主吴渭家，与方凤、吴思齐游。度钓台南地为文冢，名会友之所曰汐社，期晚而信。集同好名氏作《许剑录》，取吴季子意。乙未八月，寓杭，终于妇刘氏舍。友人方凤，吴思齐辈归其骨，葬于钓台，从初志也。有《晞发集》。(《宋诗纪事》)

皋父性耿介，不以贫累人，所居产薪若炭，率秋暮载至杭，易米卒岁。少裕，则资游江海，访前代故实，著宋史，……(邓牧心《谢皋羽传略》)

谢翱的诗文主张与创作与林景熙，郑思肖基本相同，内容充实，感情强烈，重白描而不用典，洋溢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热忱，但比林、郑更注重雕镂苦吟，更愿以诗人自居，因而有些诗又呈现出沉郁而奇特的风格。后人常把他比之李贺不无道理。谢翱还有"效孟郊体"，要之不离韩孟诗派。

丈夫事业在简册，要令姓名留耿光。(谢翱《杂言郑主簿炎之官昌化》)

尽夜吟诗不自休，……当其执笔时，瞑目遐思，身与天地俱忘。每语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其苦索多类。(宋濂《谢翱传》)

谢皋羽《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杨慎《升庵全集》五十五)

谢皋羽为宋末诗人之冠，其学李贺诗歌，入其室而不蹈其语，比之杨铁崖(维桢)盖十倍矣。(杨慎《升庵全集》五十五)

宋末盛传谢翱歌行，虽奇邃精工，备极人力，大致李长吉锦囊中物耳。(胡应麟《诗薮》)

谢翱最好的作品是为纪念文天祥而作的一些诗文。如：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满吴江水，潮随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西台哭所思》)

魂飞万里路，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丹心浑未化，碧血已先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书文山卷后》)

……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指文天祥灵位)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指严子陵祠)。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眷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余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登西台恸哭记》)

按：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曰："唐之诗入宋衰，宋之亡也，其诗始盛。皋羽之恸西台，……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栗，悲忆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此论对谢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虽过高，但对这些作品本身的评价还是正确的。

第十章　宋代文学的其它样式

宋代文学不但诗词创作繁荣，而且诗词评论亦很发达，应运而生的即是诗话与词话。不仅诗词的创作与评论发达，其他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亦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小说，不仅有承继唐代传奇体的文言小说，如《李师师外传》，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新体白话小说——话本。总的说来，宋代传奇小说的成就不如唐代，可搁置勿论；宋代的戏曲表演虽有相当发展，但剧本流传甚少，故并入元代杂剧一起论述，此章仅就话本、民歌与诗话、词话作一概述。

第一节　话本与民歌

一　话　　本

（一）　话本的性质与产生的过程

“话本”即“说话”人演出的底本，是一种新兴的市民文学，属于白话小说。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

而“说话”又有悠久的历史，在隋唐即有记录：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启颜录》)

每日上皇与高公(高力士)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高力士外传》)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又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按：《一枝花》即李娃的故事)，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

按：《骄儿诗》足以证明在唐代即有说三国故事的。又说话的渊源还可追溯得更久：《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淳注云："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又宋代的说话和唐代讲经、讲史的"变文"、"俗讲"也有密切的关系，可参见唐代部分的有关章节。

说话技艺的蓬勃发展是和宋代城市经济的发达分不开的，除本篇总论所引资料外，还有关于北宋汴京及南宋杭州有关"瓦子"的若干资料：

南瓦(清冷桥、熙春楼) 中瓦(三元楼) 大瓦(三桥街，亦名"上瓦") 北瓦(众安桥，亦名"下瓦")(下还列有蒲桥瓦等十九处，从略)(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

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

艺人除在瓦肆讲唱外，还有走村下乡，临时设场的：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

一日翁至田家，适有村优唱传奇者过，门客戏请翁赋之，谈笑即成云："……(即上诗，略)"虽嬉笑之语，亦自有味。(朱承爵《灼薪剧谈》)

（二） 话本的种类、体制及主要书目

话本可据说话内容的不同分为四类，但由于记载不清，具体分哪四类则很难确定，但无疑以小说、讲史两家最为重要，其次是讲经。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单是小说名目就列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大类，共107种之多。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惮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声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吹板［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迷、戾谜、社迷，本是隐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浑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五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惮；讲史书，谓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说郛》卷三耐得翁《古杭梦游录》）

按：《说郛》所引耐得翁所述之四家条理较清晰，可和上两条合读。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专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还须《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讲史）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说新话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一般说来小说篇幅较短，讲史，亦称平话，篇幅较长。在正文之前往往先附一个小故事，称"入话"或"得胜头回"，故事常以诗词作为开头或结尾，中间也常穿插一些诗词以及一些骈偶的赋赞。

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错斩崔宁》）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词略）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的季春词又好：（词略）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诗略）……

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碾玉观音》)

(《碾玉观音》中形容火灾曰：)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坐糁盆敌不住。六丁神推倒宝天炉，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骡子。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

现存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说话本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大部，以及《古今小说》、《三言》中的一小部分作品。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包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薛仁贵征辽事略》、《梁公九谏》)，说经话本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粧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按：缪刻本存第十至第十六凡七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按：此说有误，词话乃话本中之一种)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使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其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传》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余于戊辰冬，得《宣和遗事》二册，识是述古旧藏。……述古堂书目，宋人词话乃有《宣和遗事》四卷，……后检之高儒百川书志，于史部传记类

云：《宣和遗事》二卷，载徽钦二帝屯泰二百七十余事，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黄丕烈《宣和遗事跋》）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敓去数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名家书目皆未著录。……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缺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一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此书与《五代平话》、《宋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大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载元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另外，还有一些话本，虽未流传下来，但见于记载。如《说汉书》、《说唐末黄巢起义故事》、《说北宋狄青征讨西夏故事》等：

乾道六年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禄（仁）……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洪迈《夷坚支志·班固入梦》）

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真是愁。（刘克庄《田舍即事十首》九）

（三） 话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1． 小说

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主要分爱情和公案两大类。许多作品是以市民为主角，特别是以妇女为主角，渗透了很浓重的市民意识，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特别是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正所谓“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醉翁谈录》）这是对前代文学作品内容上的重大突破。

那女子正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那里去讨？”正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便叫：“卖水的，你倾些甜蜜蜜的糖水来。”……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这范二自思量道：“这言语蹊跷，分明是说与我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公是大，婆是大，伯伯姆姆且坐下。两个老的休得骂，且听媳妇来禀话。你儿媳妇也不村，你儿媳妇也不诈。从小生来性刚直，话儿说了必无挂。公婆不必苦憎嫌，十分不然休了罢。……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快嘴李翠莲记》）

“摘奸发复、雪枉洗冤”的公案小说则揭露了官场的腐败，贪官的昏愦。

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错斩崔宁》）

小说中还包括一些劝讽世俗以及歌颂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话本。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

小说话本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一部分女性形象上，不但长于动作、对话描写，尤长于心理描写；其次是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尤善于细节描写及制造悬念，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再次是语言通俗简明、生动活泼，大量运用民间口语。比起唐人传奇，以及后世"诰诫连篇，喧宾夺主"（鲁迅语）的拟话本更富有生活气息、时代感，也更生动细腻，富有感染力。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僻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白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哪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决，

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错斩崔宁》）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篋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作禁魂张员外。（《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 讲史

讲史话本比起正史来更多一些民主性和反抗性，且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为了表达鲜明的爱憎和积极的愿望，往往把一些历史人物理想化，因而富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较强的感染力。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苏轼《东坡志林》）

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宣和遗事》）

（四） 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话本问世后，产生了通俗小说，并奠定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基础。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即是从话本发展而来，如《水浒传》即

由《花和尚》、《武行者》及《大宋宣和遗事》而来，《三国演义》即由《三国志平话》而来，《西游记》即由《西游记评话》而来，《封神演义》即由《武王伐纣平话》而来，还有一些话本被改编成短篇小说。明清文人还喜欢作“拟话本”，如《三言》、《二拍》，即有很多拟话本之作。很多话本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如《大唐三藏取经记·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演为大闹蟠桃会和偷吃人参果两回：

猴行者曰：“我师且行，前去五十里地，乃是西王母池。”法师曰：“汝曾到否？”行者曰：“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七人才坐，正歇之次，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有数株桃树，森森耸翠，上接青天，枝叶茂浓，下浸池水。……师曰：“你神通广大，去(偷)必无妨。”说由未了，撷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猴行者即将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乃见一个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鹯，开口露牙，从池中出。行者问：“汝年几多？”孩曰：“三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敬(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枝乳枣，当时吞入口中。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

又如《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事，在《宣和遗事》中是这样描写的：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列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扬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瘦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

二 民 歌

宋代的民歌民谣亦很发达，现实性和讽刺性极强；尤以那些揭露、批判统治阶级、贪官污吏、奸臣败将的歌谣最为生动泼辣。

昨夜阴山贼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著皮裘入土空。(《宋诗纪事》卷九六《嘲张师雄》)

"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不知何人之诗，颇为边人传诵。有张师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人目为蜜翁翁。会官于塞外，一夕，传胡骑犯边，师雄仓惶震恐，衣皮裘两重，伏于土穴中。秦人呼土窟为土空，无名子因改前诗以嘲之云。(《宋诗纪事》引《隐居诗话》)

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宋诗纪事》卷一百《伶人语》)

蔡卞之妻王夫人，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丞，家宴张乐，伶人扬言云云，中外传以为笑。(《宋诗纪事》引《清波杂志》)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宋诗纪事》卷一百《靖康间语》)

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如复春秋科，太学生免解，改舒王从祀之类，时为语云云。(《宋诗纪事》引《避戎夜话》)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它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宋诗纪事》卷一百《行在军中谣》)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少壮长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号"花腿"，军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云云。(《宋诗纪事》引《鸡肋编》)

还有一些表现世态的歌谣也很精彩深刻：

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宋诗纪事》卷一百《宣和京师语》)

宣和初，王黼为少宰，置应奉司于其家，四方珍贡多半隐盗，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语云云。(《宋诗纪事》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宋诗纪事》卷一百《靖康民谣》)

靖康初，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当时民谣云。(《宋诗纪事》卷一百引《宣和遗事》)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发酒醋。(《宋诗纪事》卷一百《建炎后语》)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宋诗纪事》《吴中舟师歌》)

此两句乃吴中舟师之歌，每于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声而歌之，声甚凄怨。(《宋诗纪事》引《云麓漫抄》)

第二节　诗话、词话、笔记

一　诗话、词话的基本特点

诗话与词话都是在宋代产生并繁荣起来的诗词批评著作。从形式上讲，它将前代论文专著与笔记文学结合起来，因而具有悠远源头。

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何文焕《历代诗话》序)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违。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此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侨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

诗话、词话有纪事、品藻、议论三类。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总结了有关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关诗歌理论的探讨，有关诗歌创作的经验。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𫖮《彦周诗话》）

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如《莲坡诗话》是也。（沈楙惠跋《莲坡诗话》）

诗话的体例以笔记、札记式为主，三言两语，各成片断，不注重严密的理论体系及大篇的论述。即使需要论证，也多以形象的譬喻或画龙点睛式的意会为主，因而简短警策，生动活泼，富于趣味性和哲理性，对于形成民族式的美学理论和美学传统有深远的影响。如：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诗人玉屑》引敖陶孙《臞翁诗评》语）

二　宋诗话的发展阶段

宋诗话约有一百三十九部（按：郭绍虞《宋诗话考》列今尚流传者四十二部，今部分流传或由他人纂辑成书者四十六部，已佚而仅知其名者五十一部。）其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

（一）初　起　期

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是欧阳修的《诗话》一卷，二十八则，后人为称谓明确起见，称它为《六一诗话》。稍后还有司马光的

《续诗话》(又称《司马温公诗话》)、刘邠的《中山诗话》(又称《刘贡父诗话》)这几部诗话的共同倾向是提倡平易自然，意新语工，这和当时的创作背景——反西昆派有关；其弱点是结构松散、只偏重于记事和摘评佳句，学术性较差。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欧阳修《六一诗话》)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中山诗话》)

(二) 发 展 期

自苏黄以后直至中兴四大诗人，宋诗进入繁盛期，宋诗亦逐渐形成自家面目。如何评价宋诗，特别是如何评价江西诗派，就成为这一时期诗话的主要内容。要之，这一时期的诗话观点各异，且较为鲜明，理论性较第一期也略显成熟，文学批评色彩增强了，记事成分减少了。代表作有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杨万里的《诚斋诗话》。

《后山诗话》、《韵语阳秋》等推崇江西派。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

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韵语阳秋》)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吴可《藏海诗话·学诗》)

《临汉隐居诗话》、《石林诗话》、《岁寒堂诗话》对江西派多所批评，并提出了一些自家见解。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至此扫地矣。(《岁寒堂诗话》)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之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岁寒堂诗话》)

杨万里论诗虽多本江西，但有很大发展。

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诚斋诗话》)
诗有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者。(《诚斋诗话》)

(三) 成 熟 期

南宋末期姜夔的《白石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代表了宋诗话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沧浪诗话》理论性、系统性、针对性都很强，在保持诗话原有的生动活泼风格的原则下，更增强了严肃系统的学术性。

姜夔论诗提倡"意格"、"余味"、"微妙"、"自然高妙"，以达到"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境界。(已见姜夔节所引)

严羽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邵武人，自号沧浪逋客。有《沧浪吟》(《宋诗纪事》)

严羽的《沧浪诗话》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部分。其主要论点包括：

1. 对诗歌特征的见识和论证。严羽论诗主妙悟说，即要妙悟出诗的形象性，诗的"别材"、"别趣"、"情性"、"兴趣"、"当

行”、“本色”、“入神”等。

2．在此基础上对苏黄以来的宋诗作了批评，并品评历代诗人诗作，对诗歌发展史作了总结。

3．探讨诗歌体制、流别、风格、法则。《沧浪诗话》在写法上一反过去诗话片言只语，结构松散的特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论述得较为系统周密，且借禅喻诗，生动形象，更增加了“妙悟”的色彩。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诗辩》)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

韵。……须是本色，须是当行。……不必太著题，不必太使事，……押韵不要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诗法》)

严羽对自己的《沧浪诗话》评价甚高，而它确实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直开明清人“神韵”、“格调”说。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答吴景仙书》)

宋诗话中还有若干部总辑性质的，以《苕溪渔隐丛话》及《诗人玉屑》成就较高。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宋胡仔撰。……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后有序，称阅所载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唯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唯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苕溪渔隐丛话》)

《诗人玉屑》二十卷，宋魏庆之撰。……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备矣。庆之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然采摭既繁，菁华斯寓，钟嵘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者，亦庶几焉，固论诗者所必资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人玉屑》)

有些人认为宋诗话繁荣反而影响了宋诗的创作：

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赵文《郭氏诗话序》）

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不可否认，有些诗话所论确实迂腐，如：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远不可言远，……一戒乎生硬，二戒乎烂熟，……（《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吟窗杂录序》）

余观李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诗人玉屑》卷三引《艺苑雌黄》）

但不可否认有价值的批评总是多数，这对诗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几部重要的词话

词话的发展也大约经历了由纪事为主而转向论词为主的过程。最初，词话多是杂在或附在笔记和诗话之中，如《苕溪渔隐丛话》辟有《长短句》专卷，并录有晁补之和李清照的两段词论。最早的词话专著是北宋杨绘（元素）《时贤本事曲子集》，该书以纪事为主。《晁无咎词话》与李清照《词论》由述事转为品藻和议论。之后较有影响的词话有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碧鸡漫志》着重从音乐方面研究词调，《乐府指迷》、《词源》则可视为骚雅词派的理论，其中尤以《词源》成就最高。

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然窃谓宜更广之，但嘱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辄献三事，更乞拣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苏轼《与杨元素》）

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碧鸡漫志》）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

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分异耳。(《碧鸡漫志》)

宋人所谓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义取大雅；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音律为雅也。(沈曾植《金拙庵温故录》)

词欲雅而正之，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张炎《词源》)

(词源)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厘析精允，间系以图，与姜白石歌词、九歌、琴曲所记用字纪声之法大略相同。下卷历论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六篇，并足以见宋代乐府之制。(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词源》)

南宋晚期杨缵有《作词五要》，传于张炎，著于《词源》，吴文英有词法四条，传于沈义父并著于《乐府指迷》。最后张炎又发先辈之余绪，总括为要诀四条，传于陆行直，并被他著于《词旨》。

第一要择腔，……第二要择律，……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张炎《词源》)

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乐府指迷》)

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此翁(张炎)之要诀。(《词旨》)

四　笔　记

笔记一词始于南朝，而以其为书名者，始于北宋宋祁，他著有《笔记》三卷。

笔记作为一种文学式样，源于先秦，始于汉魏两晋，而盛于唐宋。笔记的内容非常"杂"，而以故事、史料、考索三类为主要内容；笔记的形式非常"散"，而以随意不拘、短小精悍、质朴自

然、富于机趣和幽默为主要特色。笔记文对后代的小品文以至短篇小说影响至深。

(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象正史那样装腔作势。(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提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洪迈《容斋三笔序》)

可以稽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何异《容斋随笔·总序》)

唯宋则出士大夫手(指笔记类)，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明人编《五朝小说序》)

宋代笔记的代表作除欧阳修的《归田录》、苏轼的《志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外，较著名的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周密的《武林旧事》等。

梦溪笔谈　宋沈括撰，……凡分十七门：曰故事、曰辨证、曰乐律、曰象数、曰人事、曰官政、曰权智、曰艺文、曰书画、曰技艺、曰器用、曰神奇、曰异事、曰谬误、曰讥谑、曰杂志、曰药议，……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汤休年跋，称其目见耳闻，皆有补于世，非他杂志之比，勘验斯编，知非溢美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溪笔谈》)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　宋吴曾撰。……书中分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谨正、记事、记文、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共十三类。……曾记诵渊博，故根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按：因党附秦桧)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颣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

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能改斋漫录》)

容斋随笔　宋洪迈撰。……孝宗称其有议论，迈因重编为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尤熟于宋代掌故，……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容斋随笔》)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其书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学之名，故每持两端，不能归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谬于圣贤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鹤林玉露》)

武林旧事　宋周密撰。……(周密)流寓于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如孟元老梦华而近雅。今考所载，体例虽仿孟书，而词华典赡，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近雅之言不谬。……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于言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林旧事》)

兹举笔记若干：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梦溪笔谈·鉴画》)

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必知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鹤林玉露·论菜》)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武林旧事·观潮》)

渊材好谈兵，晓大乐，通知诸国言语。尝诧曰："行军顿营，每患乏水，

近闻开井法甚妙”。时馆太清宫，于是日相其地而掘之，无水；又迁掘数处，观之，四旁遭其凿掘，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楼之际，颦额曰：“吾观为败龟壳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渊材不怿。又尝从郭太尉游园，咤曰：“吾比传禁蛇方甚妙，但呪语耳，而蛇听约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渊材可施其术。”蛇举首来奔，渊材无所施其术，反走汗流，脱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为之一笑。尝献乐书得协律郎，使余跋其书曰：“子落笔当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渊材在布衣有经伦志，善谈兵，晓大乐，文章盖其余事。独禁蛇开井，非其所长。”渊材观之，怒曰：“司马子长以郦生所为事事奇，独说高祖封六国为失，故于本传不言者，著人之美为完传也。又于子房传载之者，欲隐实也。奈何言禁蛇开井乎？”闻者绝倒。（彭乘《墨客挥犀·记叔父渊材》）

第十一章 辽金文学

第一节 辽代文学概述

辽为契丹族所建。耶律阿保机即位(907)后，加速了文明化进程，全面学习汉文化。

时太祖(阿保机)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宗室传》)

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陶宗仪《书史会要》)

太宗(耶律德光)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辽史·文学传序》)

国家(宋)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岳柯《桯史》)

由于文明化较晚，国祚不长，辽代的"典章文物视古犹阙"，文学也不发达．但在诗、词、曲、戏剧方面，终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其共同特点是一方面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一方面深具刚健质朴的民族特色。

辽代君主皇室多雅好文学，文学之臣亦皆淹通风雅，而尤以道宗及道宗后萧观音及诸妃水平最高。

(耶律倍)有文才，博古今，习举子。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

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厉鹗《辽史拾遗》）

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指太宗），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耶律倍传》）

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语）

（圣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又喜吟诗，……又制御曲百余首。（叶隆礼《契丹国志·圣宗本纪》）

乐天诗集是吾师。（《辽文汇》记兴宗诗句）

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耶律弘基（道宗）。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辽史·后妃传》）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辽史·后妃传》）

扫深院，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萧后《回心院十首》其一、五）

辽萧后《回心院》词，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风也。（徐釚《词苑丛谈》）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萧后《怀古》）

（萧后《谏猎疏》）词意并茂，有宋人所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吴梅《辽金元文学史》）

（天祚帝文妃萧瑟瑟尝作《咏史》诗谏帝）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辽史·后妃传》）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良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辽史·后妃传》）

(秦晋国妃)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代。(失名《墓志》)

(耶律常哥尝述时政云)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辽史·列女传》)

契丹大臣及汉人入辽仕宦者能文者亦不少：

(耶律谷欲)兴宗命为诗友。(《辽史·耶律谷欲传》)

耶律观音奴集(萧)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辽史·萧柳传》)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赵延寿《失题》)

辽代文学除受唐代，特别是白居易影响外，还受北宋，特别是苏轼的影响。

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

(辽元辛谓苏辙曰)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栾城集》卷四一)

谁将家集过幽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苏辙《使辽诗·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

时时鴂舌问三苏。自注：余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苏轼《次韵子由使契丹见寄》)

臣等因此料本朝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士子录论，及小民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述窠《辽痕五种·苏辙论北边事札子》)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诗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辽代文学也反过来影响汉文学，特别是对后世之曲有深远影响：

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可歌之。（曾敏行《独醒杂志》）

今之北曲，盖辽金鄙杀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徐谓《南词教录》）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按：王氏所云亦应包括辽代。）

第二节　金代文学概述

一　金代文学的概况

女真人"以兵得国"（《金史·兵志》），于1115年建立了金国。1126年攻克北宋汴京后逐步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熙宗（1136—1149）时始尊孔读经；世宗、章宗（1161—1208）时文化始盛。

（熙宗）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大金国志·熙宗四》）

（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大金国志·章宗下）

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金史·文艺上》）

金代文学的总特点是全面接受汉文化的传统，特别是接受唐宋文化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以诗词及曲的成就为最高。

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小亨集引》)

赵闲闲(秉文)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已而麻知之、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刘祁《归潜志》)

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

二　金代文学的分期及代表作家

金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 初　　期

金初战争频繁,文学并不发达,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多是辽宋被迫入金的文士,他们的创作多表现一种矛盾的心理。主要作家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海陵王完颜亮亦有佳作。

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兵甲并起,万姓盼盼,国内骚然。(《金史·世宗下》)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会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庄仲方《金文雅序》)

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独蔡松年丞相乐府与吴彦高《东山乐府》脍炙艺林,推为吴蔡体。(周紫芝《竹坡诗话》)

百年以来,乐府推蔡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元好问《中州集》甲集第一)

(蔡)乐府尚豪华,然非纨绮中人,未免邻女效颦。《明秀》一集,以崇高之余发而为词章,如饮内府酒,金沙雾散,六府为之醺酣。方之逢麹车而口流涎者,固有间矣。(王恽《跋蔡萧闲醉书》)

(金)风雅之始，端推海陵。(吴 梅《词 学通论》)

一咏一吟，冠绝当时。(《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下》)

其作品如：

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宇文虚中《又和九日》)

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魂垒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蔡松年《念奴桥》)

公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元好问《中州集》甲集第一)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吴激《人月圆·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

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桥》先成，而颇近鄙俚，及见彦高此作，茫然自失。是后人有求作乐府者，叔通即批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元好问《中州乐府》甲集第一)

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夫乐章则剪裁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犹胜于宇文自作者哉？(刘祁《归潜志》)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纪之，闻者挥涕。其词曰："(略)"激字彦高，朱元璋婿也。(《容斋随笔》卷十三)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撚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斩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完颜亮《鹊桥仙》)

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完颜亮《南征至维阳诗》)

海陵阅柳永望海潮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立马吴山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二）中　　期

大定（1161—1189）明昌（1190—1196）间金国进入“投戈息马，治化休明”的安定繁荣期，“几埒于中原盛日”，史称世、章二帝为“北方小尧舜”（《金史》）。文学也相对繁荣，出现一批俨然以中华正统自居的作家，文风也出现了追求尖巧凿琢的倾向。

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治规。……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金史·章宗四》）

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然。……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元好问《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大定间，天子留意儒术，建学养士，以风四方，举遗湮，兴废坠，旷然欲以文治太平。（党怀英《重建郓国夫人殿碑》）

北宋而后，金人据有中原，雄视天下，承平既久，异才间出。（李辂《金元明八大家古文选》）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刘祁《归潜志》）

其代表作家如蔡珪：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宗之传。（元好问《中州集·蔡太常珪小传》）

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摩欧苏。（郝经《书蔡正甫集后》）

不肯蹈袭祗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郝经《书蔡正甫集后》）

森森凡例本六经。（郝经《书蔡正甫集后》）

其诗如：

扇底无残暑，西风日夕佳。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橹，断霞

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蔡珪《晉川道中》）

又如党怀英：

党怀英，辛弃疾少同舍，属金国初乱，辛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荣宠。（刘祁《归潜志》）

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

文章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川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赵秉文《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

公之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晋魏。（赵秉文《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

其作品如：

云步凌波小凤钩，年年星汉踏清秋。只缘巧极稀相见，底用人间乞巧楼。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作可怜愁。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鹧鸪天》）

"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潇洒疏俊极矣。尤妙在"窥窗"二字。窥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里生出，不同矫揉钩致，不堕尖纤之失。（况周颐《蕙风词话》）

又如王庭筠，他的创作是与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其作品如：

梨叶成荫杏子青，榴花相映可怜生。林深不见人家住，道上唯闻打麦声。（《河阳道中》）

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丛台绝句》）

（三）后　　期

金后期“纪纲大坏，亡征已见”（《金史·哀宗下》），蒙古南侵，边疆日蹙。或者面对现实，描写战乱及亡国，抒发忧国之思；或者逃避现实，描写隐逸，便成了后期作家的主要内容。前者风格激越悲凉，后者风格旷达。但总的说来应以前者成就较高。重要的作家有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

（章宗时）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金史·哀宗下》）

文风一变，……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刘祁《归潜志》）

逮乎汴水南迁，边疆日蹙，龙蛇澒洞，豹虎纵横，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谈兵；刘越石之清刚，辄闻伤乱。（伍绍棠《金文最跋》）

陶之达，杜之忧，盖兼而有之。（吴澄《二妙集序》）（按：二妙指段克己、段成己兄弟）

如赵秉文：

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格，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元好问《闲闲公墓铭》）

其作品如：

北兵数道下山东，旌旗绛天海水红。胡儿归来血饮马，中原无树摇春风。橐驼毡车载金帛，城上官军宜叹息。累累妇女过关头，回望都门心断绝。（《从军行》）

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饮马长城窟行》）

歌管之年乐太平，而今征鼓替欢声。裴公祠下无穷水，好乞余波为洗

兵。(《济源四绝》)

四明有狂客，呼我谪仙人。俗缘千劫不尽，回首落红尘。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真。　倚长松，聊拂石，坐看云。忽然黑霓落手，醉舞紫毫春。寄语沧浪流水，曾识闲闲居士，好为濯冠巾。却返天台去，华发散麒麟。(《水调歌头》)

又如完颜琇、李纯甫、段成己等：

襄阳古通灞陵桥，诗兴与秋高。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霸清玉塞，云飞陇首，枫落江皋。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园周遭。(完颜琇《朝中措》)

日日闲窗下，箪瓢乐不殊。花魁秾且艳，湖玉秀而臞。忆友寻诗卷，思山展画图。丹青传六逸，能著老夫无？(完颜琇《宴息》)

功名半纸，风波千丈，图个甚么？云栈扬鞭，海涛摇棹，争如闲坐。但尊中酒，心头无事，葫芦提过。(李纯甫《水龙吟》)

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　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回首玉津春色早，雕栏犹挂当时月。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段克己《满江红》)

初未识，名为累；今始觉，身如寄。把闲情换了，平生豪气。致主安民非我事，求田问舍真良计。看野云，出岫却飞回，元无意。(段成己《满江红》)

王若虚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论诗上。其《论诗诗》对元好问有直接影响。他论诗主“真”、“性情”、“自得”，反对“经营过深”，“雕琢太甚”。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论诗诗》)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为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滹南诗话》)

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滹南诗话》)

第三节 元 好 问

元好问是金末，乃至金源一代最重要的作家，且诗、文、词及文学批评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

一 生 平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成业。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卿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趣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金史·文艺传》）

二 文学主张

元好问论诗主“正”，主“本”，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不但“金元两代谈艺者奉为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意义。所谓“正”与“本”，主要表现在“近风

雅”,“中和平正”,“美教化”，重视生活，反对模拟，主张天成，反对侈靡，提倡高雅，反对险怪，推崇豪壮，反对纤弱等诸方面。

吟咏性情之谓诗，……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杨叔能小亨集引》)

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柳子厚，最为近风雅。其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东坡诗雅引》)

风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无邪。(《大中大夫刘公墓碑》)

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答潞人李唐佐赠诗》)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论诗三十首》)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论诗三十首》)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三十首》)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论诗三十首》)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三十首》)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论诗三十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三十首》)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论诗三十首》)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论诗三十首》)

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君看陶集中，饮酒

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怜。枯淡足自乐，勿为虚名牵。(《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

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与张仲杰郎中论文》)

按：后人评元好问论诗也着眼于"正"、"本"上，如郝经在《遗山先生墓志铭》中就称赞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

三　文学创作

(一) 诗

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相符，他继承了唐宋，特别是杜甫和苏轼的优良传统，内容充实，现实性强，感情饱满，风格清挺，华实并茂，文质相兼，特别是那些表现金亡前后的丧乱诗，更具老杜风格。从体制上讲，尤以七古和七律成就更高。

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赵翼《瓯北诗话》卷八)

赵礼部(秉文)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

神似杜公，千载以来，不可再得。(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苏学)流入金元而有元好问。(钱谦益《复李叔则书》)

苏学盛于此，景行遗山仰。(翁方纲《斋中与友论诗》)

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易言？(翁方纲《读元遗山诗四首》)

元氏从来多慷慨，并门自古出英雄。(耶律楚材《致元好问和诗》)

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末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诗派生拗粗犷之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遗山集》)

七言古诗，气王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沈德潜《说诗晬语》)

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赵翼《瓯北诗话》卷八）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集》）

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瓯北诗话》引郝经语）

其诗如：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按：据《续资治通鉴》所载：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蒙古取金凤翔，完颜哈达，伊喇布哈迁京兆民于河南。”又据《中州集》雷琯《商歌十章·序》载：“客有自关辅来，言秦民之东徙者余数十万口，携持负戴，络绎山谷间，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室庐，饥羸暴露，滨死无几。”可参看。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壬辰十二日车驾东狩后即事》）

按：此诗作于1232年，时元好问任左司都事，困于汴京。据《续资治通鉴》载：元好问曾问城内掌权者萨尼亚布：“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萨曰：“吾二人唯有一死耳。”又赵翼《瓯北诗话》评此诗曰：“事关国家，尤易感人。”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癸巳五月三日北渡》）

元好问的写景咏物，以及吟咏性情之作，或老健磅礴，或清新天成，体现了风格的多样性。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

鹊语喜复喜，山城谁与娱？青灯一杯酒，千里 故人 书。(《得纬文兄书》)

(二) 词

元好问的词有同其诗之处，内容广泛，风格多样，但终以内容上描写国事，抒发爱国感情，风格上豪放雄劲的词作成就最高，并使这类作品在苏辛之后再次大放异彩。他自己也极推崇苏辛词。但亦有别于其诗处，直接纪实的成分减少了，主观抒情的成分增多了，常借写景咏物及比兴手法出之。除豪放词外风流醖藉之作亦不少。

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稼轩。(元好问《遗山自题乐府》)

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练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邱》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尔。(张炎《词源》)

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附录)

苏黄之后，放翁遗山二家并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

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指，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阕，泰半晚年手笔。其赋隆德故国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此等词宋名家如辛弃疾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知人论世，以谓遗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充类言之，坡公不过逐臣，遗山则遗臣孤臣也。……其词缠绵而婉曲，若有离言之隐，而又不得已于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

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刘熙载《艺概》卷四）

其词如：

百年来，神州万里，望浮云，西北泪沾襟。（《八声甘州》）

南渡崩奔，东屯留滞，世事悠悠白发边。（《沁园春·除夕》）

白发故人今健否？西北望，一潸然。（《江城子》）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水调歌头·赋三门津》）

牛羊散平楚，落日汉家营。龙拏虎掷何处，野蔓罥荒城。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飞云奔走，惨淡五年兵。天地入鞭箠，毛发懔威灵。　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古今情。谁谓麻池小竖，偶解东门长啸，取次论韩彭。慷慨一尊酒，胸次若为平？（《水调歌头·汜水故城登眺》）

瘦绿愁红倚暮烟，露华凉冷洗婵娟。含情脉脉知谁怨，顾影依依定自怜。　风送雨，水连天。凌波无梦夜如年。何时北渚亭边月，狼籍秋香拂画船？（《鹧鸪天·莲》）

（三）散　文

元好问的散文有欧曾之风，纡徐委备，一唱三叹。

辅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泛舟之役。东门祖道，北海开樽。念会合之良难，欲殷勤之至接。时则暮春三月，人则楚囚再期。鲁连之一箭空飞，季子之百金行尽。释射钩之怨，虽当三沐而三薰；动去国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原注：沈云卿云：东南水国，肠一断而一连，西北乡关，魂九招而九散）见铜驼之荆棘，梦金马之衣冠。感今怀昔，怒焉如捣；况夏中年哀乐，流景须臾，歌骊驹而再中，横素渡而径去。瞻仰弗及，我劳如何。如春登台，翻失熙熙之意，仰天击缶，无呜呜之声。诸公从衍圣孔公赋诗赠别，凡若干首，而某为之引。（《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

吾友李生为予言，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记，君其以我故为之。予曰：“若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今夫乾没氏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垅断，利觜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曰：“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耶？何乃不二价？’乃叹曰：‘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奚以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贞祐丙子十二月日何东元某记。（《市隐斋记》）

第四节 《西厢记诸宫调》

一 所谓诸宫调及董解元其人

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因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故名。它虽然仍属于说唱文学之类，但对杂剧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它大约起自北宋时期，后分化成北南两派，北派以琵琶和筝为伴奏，故又称“弦索”或“搊弹”。

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王灼《碧鸡漫志》）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吴自牧《梦粱录》）

《西厢》虽出金董解元，然犹弦唱小说之类。□其曲（指董曲）乃优人弦索

弹唱者，非搬演杂剧也。（胡应麟《庄岳委谈》）

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尚是院本模范，在元末已无人能按谱唱演者，况后世乎？（沈德符《顾曲杂言》）

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记》掐弹词，则有白有曲，要以一人掐谈，并念唱之。（毛奇龄《西河词话》）

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今其词尚存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厢》耳。董解元《西厢》，……讫不知为何体。沈德符《野获篇》（卷二十五）且妄以为金人院本模范。以余考之，确为诸宫调无疑。陶南村《辍耕录》谓："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时代未远，犹罕有人能解之。"则后人不识此体，固不足怪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词只是抒情的短曲，最长也不过一百余字；大曲进步了，却也只是用十个八个同样的曲调来反复咏唱着一件故事的歌体；唱赚更进步了，它的作者懂得用同一宫调中的好几个不同的曲调组成一个有引子有尾声的套数来歌唱。但诸宫调作者的能力与创作欲更为弘伟，他竟取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套数，连续起来歌咏一件故事。《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这样不同宫调的套数竟有192套（内二套是只曲）之多，《刘知远诸宫调》虽为残存少半的残本，竟也存有不同宫调的套数八十套之多。这种伟大的创作的气魄，诚是前无古人的。（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

现存的诸宫调作品有三种，即董解元之《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后一种乃元人作品，前二种均是金人之作，约出自章宗年间，足以证明这一时期以诸宫调形式出现的说唱文学达到很高水平，而尤以《西厢记》最为完备，共有五万余言。

"解元"乃是借一种功名之称来敬称读书人，董解元真名已佚，生平亦无考。

（董解元）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金章宗（1190—1208）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录鬼簿》）

仕于金。（朱权《太和正音谱》）

二 《西厢记诸宫调》的渊源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原文略)及其之后的有关作品。《莺莺传》的主题乃在张生能于莺莺"始乱之，终弃之"，"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并宣扬美貌的女子是"天之所命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之后，不断有人吟咏此事，但不再荒唐地为张生"文过饰非"(鲁迅语)了，而对莺莺抱有一些同情，甚至批评了张生之薄情。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去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正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序全篇之意。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　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三 《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就

《西厢记》(按：指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在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董西厢为)王实甫所本，有出兰之叹，然其佳者，实甫莫能过之。(吴兰修桐花阁校本《西厢记》卷首题记)

董西厢改变了《莺莺传》中私下偷情，始乱终弃的主题，歌颂了莺莺和张生对爱情的热烈追求，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叛逆。

（莺莺赖简后）〔中吕调〕〔跨莎行〕辣浪相如，薄情卓氏，因循堕了题桥志。锦牋本传自吟诗，张张写遍莺莺字。〇沈约一般，潘郎无二，算来都为相思事。莺莺你还知道我相思，甘心为你相思死。

……

〔瑞莲儿〕刁镫得人来成病体，争如合下休相识。三五日来不汤个水米，教俺难恋世。到此际，兀谁可怜见我这里！

〔尾〕把一条皂條梁间系，大丈夫死又何悲，到黄泉做个风流鬼。

〔双调〕张生是日心将碎，猛把残生弃。手中把定套头儿，满满地两眼儿泪。……

（老妇人听信谗言，将莺莺许配郑恒后，莺莺私奔至张生处）〔渠神令〕许了姑舅做亲，择下吉日良时。谁知今日见伊，尚兀子鳏居独自，又没个妇儿妻子。心上有如刀刺，假如活得又何为，枉惹万人嗤。

莺解裙带掷于梁。

〔尾〕譬如往日害相思，争如今夜悬梁自尽，也胜他时憔悴死。

珙曰："生不同偕，死当一处。"

〔黄钟宫〕〔黄莺儿〕懒噪懒噪，似此活得，也惹人耻笑。把皂條儿搭在梁间，双双自吊。

董西厢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大约包括相逢、联吟、闹场、兵围、请宴、琴挑、掷简、相思、问病、拷红、许亲、送别、惊梦、婚变、出走、团圆等情节，避免了《莺莺传》中一些过于突兀、缺乏衔接的毛病。

董西厢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其中红娘的形象比《莺莺传》尤为生动。它能通过人物的神色表情、举止行动、景色描写、内心独白等多种手法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拷红"一节：

〔大石调〕〔红罗袄〕〔尾〕相国夫人高声唱："贱人怎敢瞒我！唤取红娘来问则个"。

一女奴奔告莺，莺急归。见夫人坐堂上，莺莺战慄。夫人问红娘曰："汝与莺更夜何适？"

红娘拜曰："不敢隐匿，张生猝病，与莺往 视疾"。夫 人 曰："何不告我？"答曰："夫人已睡，仓猝不敢觉夫人寝。"夫人怒曰："犹敢妄对，必不捨汝！"……

红娘徐而言曰："夫人息怒，乞申一言。"

〔仙吕调〕〔六么令〕"夫人息怒，听妾话踪由，不须堂上，高声挥喝骂无休。君瑞又多才多艺，咱姐姐又风流。彼此无夫无妇，这时分相见，夫人何必苦追求！〇一对儿佳人才子，年纪又敌头。经今半载，双双每夜书帏里宿，已恁地出乖弄丑，泼水难再收。夫人休出口，怕旁人知道，到头羸得自家羞。

〔尾〕一双儿心意两相投，夫人白甚闲疙皱？休疙皱，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罪妾，夫人安得无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愿夫人裁之！"……

夫人曰："贤哉，红娘之论！……"

又如月夜听琴：

〔中吕调〕〔碧牡丹〕夜深更漏悄，莺莺更闷愁 不 少。拥衾无寝，心下徘徊筹度：君瑞哥哥，为我吃担阁，你莫不枉相思，枉受苦，枉烦恼？　适来琴内排唤着，即自家大段不晓，自心思忖：怕咱做夫妻后不好？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聪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调？

〔鹘打兔〕奈老夫人，情性㥏，非草草，虽为个妇女，有丈夫节操。俺父亲，居廊庙，宰天下，存忠孝。妾守闺门，些儿恁地，便不辱累先考？　所重者，奈俺哥哥，由未表。适来恁地，把人奚落。司马才，潘郎貌，不由我，难偕老。怎得个人来，一星星说与，教他知道？

《董西厢》还善于用"吴道子手段"（汤显祖评语）——清新质朴而富有神韵的白描手法，将叙事、抒情和写景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优美的画面，洋溢着恬静的美感。如月下联吟：

〔中吕调〕〔鹘打兔〕对碧天晴，清夜月，如悬镜。张生徐步，渐 至 莺庭。僧院悄，回廊静，花阴乱，东风冷。对景伤怀，微吟步 月，陶写深情。　诗罢踌

踏，不胜情，添悲哽。一天月色，满地花阴。心绪恶，说不尽，疑惑际，俄然听；听得哑地门开，袭袭香至，瞥见莺莺。……

〔正宫〕〔虞美人缠〕霎时雨过琴丝润，银叶龙香烬。此时风物正愁人，怕到黄昏，忽地又黄昏。　　花憔月悴罗衣褪，生怕旁人问。寂寥书舍掩重门，手卷珠帘，双目送行云。

又如送别之后：

〔正宫〕〔梁州令断送〕帘外萧萧下黄叶，正愁人时节。一声羌管怨离别。看时节，窗儿外雨些些。　　晚风儿淅溜淅冽，暮云外征鸿高贴。风紧断行斜，衡阳迢递，千里去程赊。

〔应天长〕经霜黄菊半开谢，折花羞戴，寸肠千万结。卷帘凝泪眼，碧云外乱峰千叠。望中不见蒲州道，空目断暮云遮。　　荒凉深院古台榭，恼人窗外，琅玕风欲折。早是离人心绪恶，阁不定泪啼清血。断肠何处砧声急，与愁人助凄切。

《董西厢》语言也较为优美，尤善于将古典诗词与民间口语镕铸在一起。

〔大石调〕〔玉翼蝉〕蟾宫客，赴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鸳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怏，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乍歇，向晚风如漂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揾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有千种风情，何处说？

〔尾〕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按：此曲可与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与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合读。

又如闹道场中众人见莺莺：

〔雪里梅〕诸僧与看人惊晃，瞥见一齐都望。住了念经，罢了随喜，忘了上

香。　选甚士农工商，一地里闹闹攘攘。折莫老的、小的、俏的、村的。满坛里热荒。　老和尚也眼狂心痒，小和尚每掇头缩项。立挣了法堂，九伯了法宝，软瘫了智广。

又如形容郑恒：

行一似獱老，坐一似猢狲。甚娘身分。驼腰与龟胸，包牙缺上边唇。这般物类，教我怎不阴哂——是阎王的爱民。

董西厢在艺术上尚有粗糙之处，某些情节较为枝蔓，人物形象的塑造尚不够细腻、丰满、与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尚有一段距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
作者=
页数=1000
SS号=10919826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宋代文学总论
第一节　宋代的世风、士风及文风
一　宋代世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二　宋代士风及对文风的影响
三　宋代文风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宋代散文
一　宋代散文的样式及总成就
二　宋文的总特点及分散
第三节　宋代诗歌
一　从唐宋诗对比看宋诗的总成就
二　宋诗的主要特点
三　　宋诗分期概述
第四节　宋代的词
一　宋词的成就
二　宋词繁荣的情况
三　宋词分散概述
第二章　北宋初期文学
第一节　柳开和王禹尔
一　背景
二　柳开
三　王禹尔
第二节　西昆派诗人
一　《西昆酬唱集》　其书
二　西昆派的主要作者
三　对西昆派的评价
第三节　穆修　　范仲俺　　尹洙　石介等反西昆派作家
一　穆修
二　范仲俺
三　尹洙
四　石介
第四节　晏殊等北宋前期的词人
一　晏殊
二　晏几道
三　张先
第五节　柳永
一　柳永其人
二　柳永对词的贡献
第三章　欧阳修和北宋中期文学
第一节　欧阳修其人及文学主张
一　欧阳修其人

二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第二节　欧阳修的散文
一　成就和地位
二　题材和内容
三　艺术角色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词
一　诗
二　词
第四节　梅尧臣和苏舜钦
一　梅苏的生平
二　梅苏的文学主张
三　梅苏的诗歌创作
第五节　王安石以及王令、司马光
一　王安石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　王安石的文学主张
三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
四　王令
五　司马光
第六节　曾巩、苏洵、苏辙
一　曾巩
二　苏洵
三　苏辙
第四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其人
一　生平
二　思想及政治态度
三　性格
第二节　苏轼的文艺观
一　文与道
二　新与变
三　真与理
四　空与静
第三节　苏轼的散文
一　平淡与情韵
二　流转与新奇
三　雄浑与雅谑
第四节　苏轼的诗
一　内容特色
二　艺术特色
第五节　苏轼的词
一　认识上的突破
二　内容上的突破
三　风格上的突破
四　音律上的突破
第五章　北宋后期文学

第一节　黄庭坚　陈师道　张耒　晁补之
一　黄庭坚
二　陈师道
三　张耒
四　晁补之
第二节　秦观　贺铸　周邦彦
一　秦观
二　贺铸
三　周邦彦
第六章　两宋之交文学
第一节　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江西诗派
一　江西诗派的组成概况
二　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
三　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
四　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　吕本中　　曾几、陈与义
第二节　朱敦儒、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
一　朱敦儒
二　李清照
三　张元干
四　张孝祥
第七章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
第一节　杨万里
一　生平及思想
二　文学主张及创作道路
三　诗歌的内容和题材
四　诗歌的艺术成就
五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范成大
一　生平
二　诗歌的思想内容
三　诗歌的艺术特色
四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五　其它
第三节　陆游的生平、创作道路及文学主张
一　生平
二　创作道路
三　文学主张
第四节　陆游诗的内容
一　爱国诗
二　农村诗
三　爱情诗
四　其它
第五节　陆游诗的艺术成就
一　渊源各家、风格多样、各体皆工
二　高度的抒情性

三　清新优美的风格
四　锤炼之功
第六节　陆游的词和散文
一　陆游的词
二　陆游的散文
第七节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与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
一　陆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的异同
第八章　辛充疾以及陈亮、刘过、朱熹
第一节　辛充疾其人
一　生平
二　思想
三　文学主张和渊源
第二节　辛弃疾词的内容
一　爱国词
二　农村、闲适、言情等其它内容
第三节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及其它
一　豪放词风的种种表现
二　表现手法的种种发展
三　苏辛异同
四　辛词的影响
五　辛弃疾的诗文
第四节　陈亮、刘过
一　陈亮
二　刘过
第五节　朱熹及共他两宋理学家
一　朱熹的生平和思想
二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文学观
三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创作
第九章　南宋末期文学
第一节　姜夔和骚雅词派及其他词人
一　姜夔
二　吴文英
三　王沂孙
四　张炎
五　刘辰翁
六　蒋捷
第二节　四灵、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
一　江湖诗人的概念
二　四灵诗派
三　戴复古
四　刘克庄
第三节　文天祥等人的纪实文学
一　文天祥
二　汪元量

三　林景熙
四　郑思肖
五　谢翱
第十章　宋代文学的其它样式
第一节　话本与民歌
一　话本
二　民歌
第二节　诗话、词话、笔记
一　诗话、词话的基本特点
二　宋诗刊话的发展阶段
三　几部重要的词话
四　笔记
第十一章　辽金文学
第一节　辽代文学概述
第二节　金代文学概述
一　金代文学的概况
二　金代文学的分散及代表作家
第三节　元好问
一　生平
二　文学主张
三　文学创作
第四节　《西厢记诸宫调》
一　所谓诸宫调及董解元其人
二　《西厢记诸宫调》的渊源
三　《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就